武俠世界



$2.00

798



◀編 後 話▶

「千里不留行」今期大結局，年書劍服下武林怪人贈予的「紫金丹」，痼疾霍然而愈，反弱為强，以他的智慧，配合了他嫻熟的家傳武技，終於揭發了他父親「大儒俠」年南瀛死後變為殭屍之謎，其中過程，曲折驚險，讀者諸君，萬勿錯過。秦紅君在下期裏，將會繼續為本刊撰寫一部一期完俠情哀艷中篇：「三生石上刀」，秦紅君的作品，久已為讀者所喜愛，他的生花妙筆，描寫細膩，早已享譽文壇，敬請留意下期本刊。

×××　　×××　　×××

諸葛青雲繼「歡喜橋」後，今期又推出一部以抗戰初期上海作背景的間諜鬥智故事「黃埔喋血記」，要知當時的上海有很多個租界，是個華洋共處，龍蛇混集之地，因而黑組織及犯罪份子觸目皆是，「黃埔喋血記」就是描述當時的一段精彩故事，請參閱是期本刊。

×××　　×××　　×××

今期本刊內容相當豐富，除了固有之長篇全部齊刊外，更有倪匡君的老千奇行錄故事「尺蠖」。下期的定型性大小說為馬雲的「鐵拐」故事「滴血丹青」，幸勿錯過。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尺　蠖（世界老千奇行錄）
貪婪，是人性的通病。上帝雖然賜予奧麗卡公主以無比的美艷；但却沒有賦予她脫俗的心胸，這篇「尺蠖」就是描述奧麗卡貪婪無止的心理，她以卑鄙的手段威迫年輕的中國人為她效力，又運用她的美色和煽動力，進行她的幻想但到頭來……倪　匡 3

十萬言中篇傳奇故事

死亡客棧（民初游俠傳奇故事）
心黑手辣　魂驚肉跳
人為財死　法網難逃……朱　羽 27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黃埔喋血記
鐵腕玉面玲瓏心……諸葛青雲 18

五 龍 筆
鐵掌鑄大錯　軟語倒是非……高　皐 50

戰 雲 飛
虎將悲折翼　戰士哭傷殘……蕭　逸 56

金 縷 衣
苦守伺毒物　絕地遇佳人……東方英 62

不 歸 河
翠袖乾坤大　芳心日月長……朱　羽 80

神眼遊龍
技壓長老院　智揭奸佞謀……臥龍生 87

千里不留行◀大結局▶
殭屍謎團揭　沉寃眞相白……秦　紅 92

武林奇技・氣功修養

女子實用散手防身術（練功秘訣）……半禪居士 69

復　仇（精選俠情短篇）
快劍誅鷹犬　織掌了恩仇……江　南 71

白鶴派（武林軼事）……神　龍 97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澳連郵：半年港幣	$ 50.00
一年港幣	$ 98.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57.00
一年港幣	$112.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內政部內版僑台誌字第〇一〇二號
台灣發行所：
台北市中華商場信二樓109號
電話：336250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厦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武俠世界

第798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册港幣二元・
H.K. $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世界老千奇行錄

倪 匡·文
盧 令·圖

尺蠖

幾番生死鬥一片眷戀情

尺蠖是一種蛾的幼虫，這種蛾，就叫尺蠖蛾。尺蠖蛾也有十幾種之多，但牠們的幼虫，都叫尺蠖，這種虫的樣子有點像蠶，身子細，約有三寸長，好像是一節四季豆，脚生在頭部和尾部，所以行動起來，樣子就非常怪，要將長在尾部的脚，移到了齊近頭部的脚，在頭部的脚，再向前移去，如此繼續不斷。當頭部的脚，和尾部的脚，靠在一起的時候，整個身子，就彎了起來，所以牠在向前行進之際，實際上就是不斷彎成弓形再放直的動作，幾十條尺蠖，一起在樹幹上，身子弓起來又放直，向前蠕動，這種情形，實在令人有說不出來的憎厭和不舒服之感，覺得這種毛虫向上爬的姿態實在太令人噁心了！

人看尺蠖拚命向上爬的情形，覺得噁心，不知道反過來尺蠖看人拚命向上爬的情形，是不是也覺得噁心？人在向上爬的時候的情形，只怕還要醜惡得多吧？

在一個漂亮俐落的急轉彎之後，年輕人點住了滑雪板，在一簇枯樹之前，停了下來，回頭望去，幾分鐘之前，自己的站立之所，看來已經有點高不可攀，從山頂上向下滑來，那種風馳電掣移動的感覺，眞叫人心曠神怡！

氣溫很低，雙手雖然戴着手套，手指尖仍然有點痲木，年輕人將手指伸屈了幾下，正準備繼續向前滑，滑到他居住的那間由松木築成的屋子去，而就在此際，連續的兩下槍聲，突然响了起來。

在這幽靜的地方，他住了超過一年，在這一年中，他聽到的最大的聲响，怕不會响過他自己的咳嗽聲，那突如其來的兩下槍响，襯着山巒的回音，令得年輕人的身子陡地一震，當他看到他前面的兩株枯樹，樹幹上忽然開了花之際，他已經向前直撲了下去。

他並沒有中槍，他向前撲出去，是爲了躲避再有可能射來的第三槍，他在雪上打着滾，一直滾下去，在平整的雪地上，下了極難看的痕跡。

一直到他滾下了三十多碼，他才有機會，定神向四面看去。

槍聲來得太突兀了，他甚至無法判斷子彈是從哪一個方向射來的，但是憑他對槍械的知識來下判斷，他却可以肯定，子彈劃破冷空氣時所發出的尖銳的呼嘯聲，一定是一柄性能極佳的遠程來福槍所發出來的。

年輕人伏在雪地上，喘着氣，他穿着鮮艷奪目的衣服，而四周圍是一片茫茫的白，那使他成爲最佳的靶子。

年輕人的心頭，感到了一股寒意，他用最快的動作，將滑雪板除了下來，然後，身子扭動着，盡可能令浮雪將自己的身子蓋住。

槍聲沒有再傳來，連最後的一下回聲也靜止了，四周圍仍然是那樣寂靜，空氣寒冷而凝止，可是年輕人却覺得死亡之神，在他身邊徘徊。

他向自己的身子望了一眼，他伏着的地方，離屋子還有三百碼，如果他能够奔進屋子去，那麼，至少他可以比較安全，可是在這三百碼的過程之中，他是不是能避開槍手的射擊呢？

年輕人的手心，在隱隱冒着汗，他已經對剛才突然其來的那兩槍聲下過判斷，覺得那絕不會是獵人的傑作，因爲這裏根本沒有獵人，而且，除了他之外，最近的隣人，也在一公里之外，而且，這裏除了積雪，並沒有可供打獵的野獸，這裏是芬蘭的北部，接近北極圈之處，他已在這裏住了一年多，這一次，眞正是除了他的叔叔之外，沒有別人知道他在這裏！

可是，剛才就有人向他射了兩槍！

想起剛才的情形，他還有點不寒而慄，要是那兩顆子彈，稍爲瞄準一點的話——可是，那種不寒而慄的感覺，只不過維持了幾秒鐘，他就忍不住伸手在自己的腦門上拍了一下，同時哈哈笑了起來。他眞是太蠢了，他心中罵了自己一聲蠢才，然後，從雪地上站了起來。

他站在雪地上，成爲極其明顯的一個目標，而且，幾乎是他一站起來，槍聲又响了，就在他身側，還不到一呎處，子彈發出「滋溜」的聲音，鑽進了積雪之中。

可是年輕人却一點也不害怕，他只是揚了揚眉，向子彈飛來的方向，揮了揮手，又繼續向前走去，當他走出七八步之後，第四下槍聲又响了起來，他覺得頭上，像有什麼東西飛過，他伸手在頭上摸了一下，他所戴的那頂絨綫帽上面的一個絨球，已經被射掉了！

年輕人笑了一下，那更證明他才聽到那兩下槍聲時的害怕，是多餘的。

他在那一剎間所想到的是，雖然有槍手在他看不見的地方，向他射擊，所使用的又是遠程來福槍的話，那麼，他早就應該死在第一，第二响槍聲之下了，因爲裝有望遠瞄準器的來福槍，是十拿九穩的，而開始的兩槍既然放過了他，他實在不應該害怕，那證明對方無意取他的性命，只不過和他開一個玩笑而已。

年輕人在站了起來之後，本來是想循着子彈射來的方向，去找那個槍手的，但當他帽子上的絨球，被子彈射飛了之後，他就改變了主意。

他知道自己料得不錯，槍手並沒有取他性命之意。不過如果說這是開玩笑的話，那麼這個玩笑，也未免太過份了一些，如果開槍的人，手指稍爲震動一下——

年輕人改變了主意，決定先回到屋子裏去再說，那個槍手，能够來到這樣遙遠荒僻的地方來找到他，當然不會放棄最後的幾百碼不走，不到屋子裏來和他見面！

在年輕人走向自己的屋子之際，槍聲一下又一下地响着，他左，右兩脚的滑雪撬上，各中了四槍，留下了八個小孔，而他來到門口之際，最後的兩槍，射斷了他雙手所握的滑雪桿。

年輕人吸了一口氣，空氣乾燥而寒冷，他無法不承認，那個隱蔽的槍手，是第一流的槍手，讓他去易地而處，是不是會有同樣的好成績，還未可逆料。

當然，年輕人在向屋子走去的時候，腦細胞也在迅速地活動着，他在想：誰會

找到這裏來，對他作這樣的示威呢？照目前這種危險遊戲的情形來看，那倒像是奧麗卡公主的標準手法。

想起了奧麗卡公主，年輕人皺了皺眉，又不禁嘆了一口氣。但是，他並不認爲公主會有那樣神妙的槍法，而且，他也最不希望公主在他面前出現——那並不是說他不想念奧麗卡，他幾乎每一天都會想過，如果奧麗卡不是現在的奧麗卡，那該有多好！

手中的滑雪桿被射斷之後，年輕人也推開了門。

門才一推開，一股暖意，夾着一重松木的香味，就撲面而來，年輕人順手拉掉帽子，他應該多少有點準備，準備那槍手來訪。

然而，他立即發覺，他沒有機會作準備了，屋子裏已經有了客人，背對着他，站在窗前，那不速之客，顯然一直在窗前看着他，看他中槍之後滾下雪坡，又看着他在槍擊之下，一步一步，走向屋子。

當然，那人也知道他進了屋子，可是那人却並不轉過身來，年輕人一時之間，也不知道那是什麼人，因爲那人戴着和穿着愛斯基摩人戴的帽子和外衣，看起來，只是毛茸茸的一團。

但是年輕人立時看到，那人的手中，拿着一幅油畫，那是年輕人的作品，畫的是奧麗卡公主——他心中想像的奧麗卡，一個極美麗的女人，而臉上有着聖潔的光輝。

那幅油畫是年輕人花了很多時間畫成的，他的油畫技巧，或許不是太成熟，但是只要是認識奧麗卡公主的人，誰都可以一看就認得出那是她的畫像，而如果是對藝術有一定造詣的人，一定可以看出，畫這幅像的人，在畫像之中，注入了極深的感情。

年輕人看到那人手中拿着那幅油畫，他就不禁苦笑了起來，不知道是高興，還是討厭，他已經知道那是什麼人了，要不是奧麗卡自己，誰會注意這幅油畫？

他伸手在自己的臉上，撫摸了一下，在一張椅子上坐了下來，椅旁有一堆叠得相當整齊的木塊，他順手拿起兩塊來，拋進了壁爐之中，壁爐中的火頭，向上竄了一竄，新落進火燄的木塊，發出了一陣劈劈拍拍的爆裂聲，年輕人緩緩地道：「你是怎麼找到我的？」

奧麗卡公主仍然不出聲，也並不轉過身來，就在這時，「砰」地一聲，門被撞了開來，一陣冷風隨着捲了進來，等到門關好，屋子中又多了一個人，那是一個身形十分高大的西方人，約莫四十左右年紀，手中拿着一柄遠程來福槍。

年輕人望着那人，奧麗卡公主直到這時，才道：「認識這位亨特先生麼？」

年輕人向亨特望了一眼，這個人，這個名字，他，像是在什麼地方聽說過的，可是一時之間，他却又想不起來，他只是翻了翻手，道：「亨特先生，你剛才的槍法，很令人佩服！」

那個亨特也拉下了帽子，道：「你的勇氣，更令人佩服，我不明白爲什麼你不害怕！」

年輕人乾笑了一聲，道：「或許我知道能够在這裏找到我的人，一定不是普通人的緣故吧！」他頓了一頓，才又道：「奧麗卡，好麼？」

奧麗卡公主直到這時，才轉過身來，在柔長的獸毛的掩遮之下，她美麗的臉龐，看來像是瘦了不少，不過她的一雙眼睛，仍然是那樣明澈動人，而且，也一樣閃耀着那種不可測的光輝。

年輕人指着她手中的那幅畫，道：「畫得不好，幾乎不像是你，是不是？」

公主沒有說什麼，只是走向前去，將油畫放在一個架子上，緩緩地道：「不過對你來說，這油畫是無價之寶，因爲他救了你的性命！」

年輕人望着奧麗卡的側影，一時之間，還不明白她這樣說，是什麼意思。

不過，年輕人隨即明白了，奧麗卡公主找到了他，心中懷着極度的恨意，她帶着那個槍手，本來是想來殺他的，可是當她見到了自己的那幅畫像之後，她改變了主意，那就是神槍手亨特爲什麼只是恐嚇他，而沒有射死他的最大原因！

但，奧麗卡爲什麼要恨到來殺他呢？

年輕人不禁苦笑了起來，唯一的可能，就是盧拉酋長的那件事發作了，奧麗卡已經知道他在伊通古董店中，並沒有將眞的藏寶換出來，而是將八件贋品，原封不動地帶了出來，由她去交給盧拉酋長！

年輕人一面苦笑着，一面攤着手，道：「你是怎樣找到的？」

奧麗卡公主仍然沒有望年輕人，只是微側着頭，望着自己的那幅畫像，她道：「眞不容易，我足足找了你半年，才知道你在這裏！」

年輕人仍然苦笑着，道：「我以爲盧拉酋長的博物院，要兩年才造得成。」

奧麗卡冷笑一聲，道：「或者你更希望他的興趣過去了，再也不建造那個博物院！」

年輕人攤了攤手，聳聳肩。

奧麗卡笑了起來，道：「不錯，事實的確是如此，盧拉酋長，已經放棄了他建造博物院的計劃，他現在正在興建一條一百公里的快速跑道，好讓他統治的地區，成爲全世界賽車的中心！」

年輕人道：「那麼，我不明白——」

奧麗卡公主這才轉過頭來，望着年輕人，潔白的牙齒，咬着下唇，道：「不過，你的運氣不够好，當盧拉酋長放棄了建造博物院的計劃之後，他就將那十年珍藏，照原價出售，而由我買了下來！」

年輕人的神情更其苦澀，但是他却竭力裝出輕鬆的樣子來，道：「那就該說，你運氣不够好！」

奧麗卡「哼」地一聲，道：「你知道那總共是多少錢？」她不等年輕人回答，就繼續道：「我出讓了我那幾家工廠的所有股權，變賣了珠寶首飾，湊齊了那筆錢給酋長，當時我想，我只要能够以伊通古董店的訂價三成，將這十件古董賣出去的話，我的財產，就可以增加三成，可是結果，結果——」

奧麗卡講到這裏，聲音變得十分激動，可是她却隨即冷靜了下來，道：「結果是怎樣，你應該知道的了！」

年輕人嘆了一口氣。

除了嘆氣之外，年輕人實在沒有什麼話好說的了，奧麗卡公主既然只是用伊通古董店訂價的十分之一，買進了那批古董，可是，那也是一筆極大的數目，年輕人完全不懷疑她要出讓工廠，變賣珠寶，才能湊到這筆錢，而結果怎樣，自然不問可知了。當她發現那十件東西之中，只有那柄寶刀和那頂皇冠是眞的，其餘八件，根本全是贋品之際，唯一的結果是：她破產了！

這就是爲什麼她要天涯海角來找他，而且還帶着神槍手的原因了！

奧麗卡公主揚着眉，道：「你現在覺得很高興，是不是？」

年輕人再嘆了一聲，道：「或許你不相信，但是我的確很代你難過，我可以賠償你的損失。」

奧麗卡陡地縱笑了起來，道：「我的損失，你知道我的損失是什麼？」

年輕人道：「金錢方面的——」

他的話還未曾講完，公主就發出了一下尖叫聲，打斷了他的話頭，而她的神情，也變得極其憤怒，在一旁的那位神槍手亨特，後退了幾步，來到屋角，舉起槍來，對準了年輕人。

奧麗卡公主尖聲道：「我一次又一次地相信你，又一次一次被你欺騙，這種損失，你用什麼來賠償我？你說，你用什麼來賠償？」

年輕人心中很難過，眞的很難過，他張開手，向奧麗卡公主走過去，可是他才跨出一步，公主就厲聲道：「別碰我！」

年輕人站定，奧麗卡喘着氣，道：「本來我決定要殺死你，我要看你慢慢死的，命亨特先射斷你的腿，然後，讓你死在雪地之中，可是……那幅油畫，改變了我的主意……」

她又轉過頭去，望向那幅油畫，聲調也在刹那之間，變得十分柔和，道：「你是全憑想像畫出來的，可見你並沒有忘了我！」

年輕人低聲道：「是，我想念你！」

奧麗卡陡地又變得兇狠起來，道：「你想我什麼？是不是因爲你一次又一次欺騙了我，而使你感到心中很快樂，想起來就好笑？」

年輕人又嘆了一聲，向亨特道：「對不起，請你出去一下，我和奧麗卡有點話要說！」

亨特聽了年輕人的話，現出一種十分難以形容的笑容來。

年輕人一時之間，還不知道他發出這樣的笑容，是什麼意思，可是他立即就明白了，因爲奧麗卡公主已然立即道：「你不論有什麼話和我說，亨特都有權在場，因爲他是我丈夫！」

年輕人陡地震了一震，望向奧麗卡，在那一刹間，他心頭的震動，是如此之甚，以致他看出去，奧麗卡俏麗動人的臉龐，竟然有點模糊。不過他還是可以看得出來，奧麗卡的臉上，有着一種復了仇的快感！

年輕人在刹那之間，心頭不知湧起了多少事來，他直到這時才知道，原來奧麗卡知道他對她的感情，所以才嫁了人，用這個行動來使他也感到痛苦！

年輕人本來是想掩飾自己的痛苦的，他的能力，也完全可以做得到這一點，但是他覺得完全沒有這個必要，因爲他在奧麗卡那種充滿了復仇快感的神情中，也同時看出了她心頭的痛苦。

年輕人後退了幾步，頹然坐了下來，低着頭，過了半晌，才用一種十分平板的聲調道：「恭喜你！」

奧麗卡公主尖聲笑了起來，道：「我破產了，因爲你，我沒有辦法，只好嫁給亨特，他有足够的錢，可以使我依然過豪奢的生活！」

年輕人向亨特望了一眼，這時候，他已經知道亨特是什麼人了。

亨特是一個典型的花花公子，愛好一切刺激的運動，曾獲得幾次世界性大賽車的冠軍，他精擅爬山，射擊，游泳，劍擊。和一切屬於新時代的時髦玩意，精通幾國的語言，最重要的是，他是巴西擁有私人土地最多的一個人，有着數不清財產！

看樣子，奧麗卡公主嫁了亨特這樣的一個人，倒是天造地設的一對！

年輕人想到了這裏，又不禁喃喃地道：「恭喜你！」

公主再度縱笑了起來，年輕人有點無可奈何，道：「現在，你也一定不在乎我金錢上的補償了，對不對？你既然找到了我——」

奧麗卡揚了揚眉，打斷了他的話頭，道：「不錯，我不在乎你金錢上的補償，可是——」

年輕人沉聲說道：「你已經結婚！」

公主冷笑着，道：「我要你替我做一件事。」

年輕人陡地站了起來，揮着手，大聲道：「每一次，我都不是存心騙你的，可是你一定要我做我所不願意的事，你是自己在騙自己！」

奧麗卡公主的神色，變得十分冷峻，道：「這一次，你不會有騙我的機會，亨特，是不是？」

亨特在奧麗卡面前，看來有點像是木偶一樣，和他那種花花公子的聲名，完全不相稱，他只是盯着年輕人，直到聽得那一問，才道：「當然是，奧麗卡！」

年輕人聽到他們兩人的一問一答，不禁有點啼笑皆非，同時，他的心中，也有幾分苦澀的味道，那自然是因爲奧麗卡公主忽然嫁了這樣一個花花公子！

他在芬蘭北部，終年積雪，人跡不到的地方隱居着，當然是爲了躲避奧麗卡，可是他的心情，却也十分矛盾，連他自己也覺得不能解釋。

他只是坐了下來，拿起了一根在壁爐中燃燒的松枝，點着了烟，深深吸了一口。奧麗卡公主的神情，看來像是一隻踏住了老鼠的貓一樣，道：「你怎麼不問我，這次我要你去做什麼？」

年輕人徐徐地噴出了一口烟，緩緩搖了搖頭，道：「奧麗卡，我認爲，任何遊戲都應該停止了，或者，你應該找別人和你去一起玩，例如亨特先生，你找我來幫助你，你應該知道後果的！」

奧麗卡揚了揚眉，發出了一陣「嘿嘿」的冷笑聲來，道：「這一次不怎麼相同，我是有準備而來的，你爲什麼不先問，

我是怎麼找到你的？」

年輕人聽得公主那樣問，心中不禁陡地一動。

是的，公主是怎麼找到他的呢？他在這裏，和上次在尼泊爾隱居不同，只有他叔叔一個人知道，而這時，看公主那種有恃無恐的神情，難道是他的叔叔——

年輕人一想到這裏，不由自主，陡地站了起來。

奧麗卡立時冷笑着，說道：「你想到了！」

年輕人像是根本沒有聽到奧麗卡的話，立時又坐了下來，可能是他叔叔吃了奧麗卡的虧，但是他隨即想起，那是不可能的，他現在這一身應付任何惡劣的本領，全是在他叔叔那裏學來的，他要對付奧麗卡，要不是有感情上的糾纏的話，可以說只是一舉手之勞而已，他叔叔怎會吃虧？

他剛想到這裏，坐了下來，奧麗卡又道：「你雖然想到了，可是你仍然以為那不可能？」

年輕人立時抬起頭來，以極其疑惑的神色，望定了她。她那兩句話像是完全猜中了他的心事，實在是不能不令他起疑！

年輕人緩緩地道：「我以為你是來殺我的！」

奧麗卡道：「是的，但是現在，我既然改變了主意，就要你替我做點事！」

年輕人噴出了一口烟，道：「算了，我不會替你做任何事，因為你永遠不會滿足——」他講到這裏，略頓了一頓，道：「這次我如果答應了你，或者你下次又會要求我，幫你去做一個女皇帝！」

奧麗卡公主忽然笑了起來，一時之間，年輕人實在不知道自己那句話，有什麼好笑之處，可是奧麗卡却不斷地笑着，足足笑了一分鐘，才道：「你說對了一半，我不是下次要做女皇帝而是這次就要！」

年輕人陡地一震，連手中挾着的烟，也幾乎跌了下來！

這樣的話，如果出自別的女人之口，年輕人自然完全不會去考慮這件事的真實性，但是出自像奧麗卡這樣的女人之口，年輕人却也不會懷疑她的真實性！

她想要做女皇！這真正是異想天開到極點的想法，她是準備去發動一場革命，還是用什麼其他別的辦法呢？

年輕人定了定神，有點苦澀地笑了起來，道：「恭喜你順利登基，我不想做什麼開國功臣，也不會踏進你的領土半步，同時，我告訴你，任何威脅，對我都不發生作用，剛才你錯過了殺我的機會，以後也不會再有同樣的機會了，你走吧！」

奧麗卡只是冷冷地望着年輕人，在一旁的亨特，突然怒不可遏，踏前一步，揮動手中的來福槍，槍管向着年輕人的臉上，疾掃了過來。

年輕人一伸手，抓住了槍管，順手一拉，亨特整個人向前衝來，手仍抓在槍柄上，可是年輕人的手轉了一轉，亨特的手腕跟着轉動，雙手不由自主，鬆了開來，年輕人手再向前一送，槍柄在亨特的肚子上，重重撞了一下。

雖然亨特穿着很厚的衣服，不過那一下，仍然撞得他面上的肌肉抽搐，彎着身後退了出去，他在退出之際，雖然，向彎着腰，可是仍然抬着頭，用一種絕不相信的神情，望着年輕人。

他不明白年輕人是用了什麼手法，將他手中的槍奪去，又怎麼可能在那麼短的時間中，連身子也不起，就重重撞了他一下的。

亨特當然不可能明白，他雖然是第一流的西洋拳擊的好手，可是他怎能懂得中國武術中的三十六路大擒拿法？又怎麼能懂得中國詠春拳術中「勁發於寸」道理？

年輕人順手將奪過來的來福槍拋了開去，目光冷峻。

奧麗卡公主也在這時，滿面怒容，來到亨特的面前，揚起手來，左右開弓，就在亨特的臉上，接連打了兩個耳光，同時罵道：「蠢才，我對你說過多少次了，叫你不要動手，告訴你，和他相比，你只不過是一團泥！」

奧麗卡會這樣對待自己的丈夫，年輕人也不禁呆了一呆，亨特慢慢直起身子來，臉上的肉，在簌簌地跳動着，看來極其生氣。

但沒有多久，他就變得十分順從，道：「是！」

接下來發生的事，更出於年輕人的意料之外，奧麗卡的怒容未息，指着門外，道：「我們走！」

年輕人怔了一怔，亨特已向外走去，不但亨特向外走去，奧麗卡也跟在後面，年輕人實在想不通，何以一剎那間，公主就肯離去，他當然不那麼樂觀，以為事情已然全過去了。

亨特先拉開了門，寒風捲了進來，年輕人道：「亨特先生，你的槍！」

亨特略停了一停，可是他還未及轉過身來，就見奧麗卡一伸手，推了出去，亨特被推出去，一腳踏在外面的積雪之上，靴子將積雪踏得發出了「吱」的一聲響。

奧麗卡也在這時，轉過身來，指着壁爐架上的一隻旅行袋，道：「你看看這裏面的東西，看完了，如果想來找我，我在赫爾辛基。」

奧麗卡公主話一講完，就重重關上了門，年輕人直到奧麗卡一指，才發現壁爐架上的那隻旅行袋，因為剛才他在槍林彈雨中進來，一進來就看到了奧麗卡，一切來得實在太以突然了！

他先不去看那旅行袋，只是立時來到了窗前，向外面看去。只見奧麗卡和亨特，已經走出了十來步，從前面的高地上，兩輛雪車，以極高的速度，衝了下來，到了他們的面前，駕駛那兩輛電動雪車的兩個人，面貌看不真切，因為他們全戴着很長的皮帽子，但是可以看得出，他們的身形都十分高大。

而更令得年輕人愕然的，是那兩輛雪車的車頭上，竟然都架着輕機槍！

亨特和奧麗卡的動作很快，年輕人在一個錯愕間，兩人已分別上了雪車，雪車也向前疾駛而出，濺起四溜雪花，轉眼之間，就看不見了！

年輕人深深吸了一口氣，轉回身來，來到了壁爐之前，取過了那隻旅行袋來，將拉鍊拉開，取出兩隻扁圓形的盒子來，那是兩卷影片。

年輕人又怔了一怔，兩卷影片，那自

然是奧麗卡留下來要他看的了，他想順手將之拋到雪地中去，根本不去理會它，可是他終於站了起來，拉出了放映機。

他之所以決定要看那兩卷電影，決不是因為好奇，而是他心中對奧麗卡是如何找到自己的這一點，心中還有着想不通的疑題。

奧麗卡公主是怎樣找到他隱居的所在的？為什麼她立刻就走，而且好像預定他一定會到赫爾辛基去找她？她說的要做女皇帝，又是什麼意思？

這些問題，在那兩卷影片中，或許可以得到答案。

他拉出了放映機之後，隨便拿了一卷，裝了上去，放映機發出軋軋的聲響，前面的牆上，出現了一片極其廣寬的平原，接着，便是一個規模相當宏大的印地安土人的聚居地，看來像是在南美洲。

再接着，影片上出現的是許多排列整齊的印地安戰士，一眼望去，幾乎望不到盡頭，可能超過一萬人，那些印地安戰士，都穿着他們傳統的服裝，有的還戴着五色繽紛的羽毛冠，來表示他們的身份。

看來，這像是風土紀錄片，可是年輕人却越看，心中越是吃驚。

因為他看到，影片中的那些印地安戰士，手中所拿的，並不是他們傳統的武器，弓箭或長矛，而是極其現代化的武器。

從那些武器看來，影片上的那些印地安戰士，是一個攻擊力極強的戰鬥兵團！

年輕人全神貫注地看着，不一會，他又看到那些印地安戰士，全都舉槍致敬，幾輛吉普車駛了過來，奧麗卡公主站在最前面的一輛吉普車上，服飾奇特，看來像是一個印地安女皇。

年輕人一看到這裏，陡地站了起來，按下了放映機上停止掣。

牆上的電影，就停在奧麗卡的身上，奧麗卡微舉着手，顯然她是在檢閱那些戰士。

年輕人不禁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這卷影片，奧麗卡的話，再加上亨特，他至少已經可以知道是怎麼一回事了，一點也不是開玩笑，奧麗卡的確想做女皇帝，她要建立一個印地安王國。

亨特在巴西，擁有大量的土地的面積，比一般小國家大得多，傲桀不馴的印地安人，又是最容易煽動的，如果已有了那麼多武器……。

年輕人真有點不敢想下去，世界上有各種人種的國家，可是沒有純印地安人的王國，奧麗卡的這個計劃，可能獲得美國激進印地安人的支持，她不是開玩笑，真的想建立一個王國！

年輕人呆了半晌，又按下了一個掣，電影繼續放映下去，他看到跟在奧麗卡後面的吉普車上，坐着亨特，和兩個印地安人，那兩個印地安人，一個看來地位很高，像是大酋長，另一個一望而知，是一個大祭師。

再後面的一輛吉普車上，是兩個白種人，穿着制服，那是納粹德國將軍制服！

年輕人的心頭，又一陣亂跳，在希特勒戰敗之後，的確有不少納粹軍人，逃到了南美洲，以逃避國際軍事法庭的審判。

這兩個納粹將軍，當然現在是奧麗卡的手下，幫助她策劃，如何來建立一個印地安王國的了！

年輕人不禁苦笑了起來，他深知奧麗卡公主的「遊戲」，但是却也料不到，她竟然會玩起這樣的遊戲來！

影片放完了，年輕人收了起來，思緒很混亂，他再裝上了第二卷。

第二卷影片才一開始，年輕人就不由自主，發出了「啊」地一下低呼聲。

他首先看到的，是一個老籐盤虬，十分古雅的中國式庭園的正門。

那自然是他極其熟悉的，那是他叔叔在金馬倫高原的一間別墅，而且他也知道，當他在芬蘭北部，和他叔叔分手之後，他叔叔正是在金馬倫高原的那所別墅中居住，作高地蝴蝶生活的研究。

如今影片一開始，就出現了這別墅的正門，那就證明，他叔叔的確是出了事！

年輕人只覺得心中一陣慌亂，幾乎連手中的烟也有點挾不穩，接着，他就看到，有一架直昇機，自天而降，停在門口，直昇機才一停下，就有幾個穿着醫院制服的人下了機，其中兩個，抬着一張担架，直奔進去。

跟在担架後面的幾個人中，有一個穿着白色長袍的，正是奧麗卡。

一行人進了庭園，直昇機的機翼，還在轉動着，不一會，担架就抬着人，走了出來，銀幕上出現躺在担架上的人的特寫鏡頭，年輕人不由自主，發出了一下呻吟聲，那是他的叔叔！

他叔叔看來衰弱而蒼白，閉着眼，一動也不動。

年輕人看着担架上了直昇機，門內又有幾個人走了出來，奧麗卡公主在前，跟在她後面的，是兩個五十左右的男人。

那兩個男人，年輕人也認得的，一個是別墅中的男僕，另一個是廚子，到了門口，奧麗卡就轉身，拍了拍他們兩人的肩頭，說了兩句話，現出嘉許的神色來，接着，就看到她取出了兩大疊鈔票，一人分了一疊，僕人和廚子拿了錢，興高采烈地走了進去。

再接着，直昇機起飛，影片也結束。

年輕人僵立着，任由軟片在放映機上轉動着，發出「拍拍」的聲響來。

整件事已經很明白了，他叔叔在毫無抵抗的情形下，被奧麗卡弄走了！

奧麗卡是用什麼辦法，使他叔叔變得毫無反抗的，也很明白了，她收買男僕和廚子，一定是花了不少工夫，用慢性毒藥，放在他叔叔的食物之中，令得他叔叔越來越是衰弱，終於任人擺佈！

年輕人雙手緊緊地握着拳，手心在冒着汗，陡地，他發出一聲怒吼，用力將放映機推倒，人也向着門口，疾衝了出去。

可是，當他才一拉開門，寒冷的空氣迎面撲過來之際，他打了一個寒戰，停了一停，立時又回到了屋中。

寒冷的空氣，使他的頭腦清醒了不少，他覺如今，現在是處在絕對的下風，他只知道他的叔叔落在奧麗卡的手中，還不知道是被囚在什麼地方，生死如何，他不能憑衝動行事。

越是處在下風，就越是需要鎮定。

現在，沒有別的辦法可想，自然只有

按照奧麗卡安排的路去走，第一步，先到赫爾辛基去找他！

年輕人來回踱了好久，收拾了一下應用的東西，提着一隻手提箱，離開了屋子，在屋子的後面，登上了雪車，駕着雪車，向前駛去。

放眼望去，四周只是茫茫的一片積雪，而他的心頭，也同樣茫然，這一次，他不能騙奧麗卡，不能再弄同樣的手法了，因爲奧麗卡已完全佔了上風！

兩天之後，他到了赫爾辛基，才下飛機，就聽到擴音機中，叫着他的名字，他來到了一個櫃前，一個金髮北歐美人，交給了他一封信。

一看信封上的字跡，他就知道那封信是奧麗卡公主寫給他的。

年輕人走開了幾步，並在手提箱上，拆開了那封信來，信上寫着：「我知道你一定會來的，不過，你想見我，還要經過長程的旅行，我已經回去了，回到屬於我自己的土地，你要見我，請到里約熱內盧來吧。」

在信的後面，是一個稀奇古怪的徽號，那可能是未來的奧麗卡印地安王國的國徽了！

年輕人苦笑了一下，一切要等見到了奧麗卡，才有辦法進一步開展，奧麗卡就算安排他到南極去，他也只好依命前往！

年輕人將信摺好，站起來，開始去購買機票，在一小時之後，又登上了飛機。

從那一刻起，他就開始了漫長的旅程，奧麗卡公主對他的行程，像是十分熟悉，每當他必需在一個大城市逗留若干時候，在機場總會叫出他的名字，他就可以得到奧麗卡的信。

奧麗卡的信，每一封都很簡單，只是要他繼續飛行一直到達里約熱內盧爲止。

年輕人終於到了里約熱內盧，他在機場大堂中，等候着擴音器叫他的名字，就在他等待期間，兩個身形魁梧的印地安人，來到了他的身後。

那兩個印地安人，來到了他的身後，一個一聲不響，伸手就將他手中的手提箱，接了過去，另一個只說了一句話：「跟我來！」

年輕人沒有任何表示，就跟着他們，向外走去，出了機場，一輛豪華大房車，就駛了過來，年輕人登上了車，車向前疾駛而去。

車子經過了市區，並駛向郊區，年輕人索性閉目養起神來，一直到七小時之後，車子才駛進一幢極大的房子的範圍。

汽車經過的道路兩旁，盡是經過悉心整理的草地和花圃，大大小小的噴泉和石像，站立在花圃中，向前看去，就是那幢宏偉壯麗的大厦。

車子在大厦門口停下，年輕人一下車，就看到亨特走了出來，冷冷地望着他，道：「你來了，她在等你！」

年輕人仍然不說什麼，跟着亨特走了進去，穿過了一個極大的大廳，來到了書房，年輕人就看到奧麗卡和那兩個納粹將軍，站在一張大桌子前，桌上排着一幅極大的南美洲地圖。

那張南美洲地圖，和普通的美洲地圖，有着極其顯著的不同之處。

那張南美洲地圖，除了一塊心形的地區外，其餘的地方，全是白色的。

那一塊心形的地區，看來相當大，包括了巴西北部的一大片土地，和委內瑞拉，秘魯，哥倫比亞一部份的領土，甚至連圭亞那也被侵蝕了一部份，至於法屬圭亞那，則恰好在心形的右方突起部份，完全不見了。

年輕人一進來，奧麗卡和那兩個納粹軍官，就一起抬頭來，奧麗卡道：「亨特，將門關上！」

亨特像是一個忠於主人的狗一樣，連答應一聲都不必，立時關上了門。

年輕人定了定心神，當他在旅途中的時候，他已經做了不少事，首先，他對他叔叔的情形，已經有了進一步的了解。那是他在幾個中間站，和他叔叔的一些舊部下，或者說，一直替他叔叔工作的那些人，取得聯絡的結果。

那些人，也正因爲他叔叔的失踪而感到奇訝，年輕人更從一個他叔叔熟稔的醫生口中，知道老人家在近兩個月來，身體很差，精神不好。

年輕人相信，那是慢性毒藥的結果，而現在的情形，比慢性中毒還要嚴重，因爲他叔叔在奧麗卡的手中，他也可以肯定，他叔叔是在南美洲，但要在整個南美找尋一個被人小心藏起來的，有病的老年人，那簡直是在開玩笑了。

至於奧麗卡的「大業」，年輕人也曾到處打聽過，可是却一點消息也沒有獲得，直到這時，他走進了這間房間，看到了桌上的那幅地圖，他一看就心裏有數，在地圖上有顏色的部份，一定就是幻想中的「奧麗卡印地安王國」的版圖了。

奧麗卡冷冷地望着年輕人，道：「你看過那兩卷電影了，對於我們的雄心，你有甚麼意見？」

年輕人冷笑了一聲，他的回答很簡單，道：「希特勒也曾對着他的巨型地球儀發過白日夢！」

奧麗卡有點惱怒，她的臉開始脹紅，道：「和希特勒不同，我們的條件比他更有利！」

年輕人聳聳肩。

奧麗卡的臉更紅，聲音也更高，道：「希特勒是要去征服別的民族，那是做不到的事，而我們，是要聯合三百二十多個印地安部落，組成他們自己的王國！」

年輕人冷然道：「原來妳也知道有做不到的事！」

那兩個納粹將軍顯然有點怒意，沉着臉，面肉抽動，不過年輕人望也不向他們望一眼。

奧麗卡要在南美洲建立王國的計劃，不是一項遊戲，而是一項眞正的計劃，而她的本錢，也不單是那些已經有了現代化武器配備的印地安土著軍人，她還要更厲害的武器，一枚氫彈！

她要是有了那樣的武器，雖然在訛詐威脅之下，仍然未必成功，但是，那總可以在想像之中，使她覺得夢幻和現實，只不過是一綫之隔！

年輕人更明白，奧麗卡現在，還沒有氫彈，要在他的身上，得到那種一下子可以毀滅一個城市的武器！

年輕人深深吸了一口氣，抬起頭來，道：「我叔叔在甚麼地方？」

奧麗卡作了一個美妙動人的手勢，道：「等氫彈運到了我們的基地，就將你叔叔交給你，保證他健康如昔。」

年輕人陡然之間，覺得極其疲倦，他本來是想對着奧麗卡大聲吼叫的，可是，結果他却只是伸手，在自己的臉上，撫摸了一下，有氣無力地說道：「你看幻想式的卡通片，看得太多了，我不是超人，世界上也沒有甚麼人，憑空可以得到一枚氫彈的！」

奧麗卡公主冷冷地道：「你可以的，爲了救你的叔叔，你做得到，而且，還有我們的印地安朋友幫助你，你可以做得到的！」

年輕人的聲音，聽來仍然有氣無力，道：「這樣說來，你們的目標是美國？」

公主挺了挺胸，說道：「是的，那算是美國白種人攫奪印地安人土地的一種補償！」

年輕人站了起來，道：「你何不在聯合國大會上，向美國政府提出這樣的補償要求？」

奧麗卡顯得很惱怒，尖聲道：「別忘記，你叔叔的性命，在我們手上！」

年輕人要用盡他的一切抑制力，才使他的怒意不致表現出來，他沉着氣，道：「任何人的生命在你手上，我都無法做得到這樣的事！」

一個納粹將軍踏前一步，道：「朋友，這事情，事實上不像你想像中的那麼困難。公主說你是最佳人選，而事實我們可以找到同樣合適的人去辦這件事！」

年輕人由心底產生了一股厭惡感，他冷笑道：「那麼你爲甚麼不找旁人？」

奧麗卡公主厲聲道：「我要你！」

年輕人轉過身，對着奧麗卡，他想說幾句刻薄的話，可是結果，他只是揮了揮手，沒有說甚麼。

年輕人又坐了下來，只是仰頭看着牆上所掛的一幅油畫，公主却又來到了身前，道：「你不要後悔，你叔叔會受到極殘酷的待遇，你別忘了，他現在是一個毫無抵抗能力的老人！」

年輕人的視綫不變，只是他的面肉開始抽搐。

奧麗卡又繼續道：「我們會將他受痛苦的情形記錄下來，讓你欣賞，第一步，我會將南美洲那種有毒的生漆，塗在他的臉上，你該知道那會有甚麼結果的了？」

年輕人臉上的肉抽搐得更甚，尤其是當亨特爆發出了極難聽的笑聲之後。

公主咬着牙，道：「第二步，將他的變腿，暴露在外，放在黑蟻窩的上面！」

亨特的笑聲更難聽，年輕人覺得自己快支持不住了，他的精神已到了不能支持的極限。

他的聲音變得更虛弱，他已變得無法自持，他只好不斷地揮着手，像是想藉此揮走奧麗卡說過的話和亨特的笑聲，他覺得自己在冒虛汗，他道：「你知道，我是不受人威脅的！」

公主得意地笑起來，道：「未必！」

年輕人用盡氣力叫了起來，但是在他自己聽來，他的叫聲，好像是來自一個十分遙遠的地方，他叫道：「將他放出來！將他放出來！」

寬大的房間中，只有他一個人的叫聲，旁人只全是冷冷地望着他。

年輕人覺得自己的叫聲，好像越來越遠，汗水淌了下來，使得他的視綫有點模糊。

他不知道自己叫了多久，也不知道自己停止了叫喚之後，喘息了多久。

他只知道，忽然從他的口中，說出了一句話來，道：「已經計劃好的步驟是怎樣的？」

接着，就是奧麗卡輕鬆的笑聲，那麼動人，聽來自遠而近，年輕人抹了抹汗，他還是在那間房間中，公主就在他的面前，抓住他的手，令他站起來，然後，仰起臉，在他的唇上輕吻了一下，神情高興得像是一個獲得了稱心如意的生日禮物的小女孩。

亨特也走了過來，道：「整件事情，是我計劃的，我認得維納議員的好女兒，維納議員的工作，和熱核武器的發展有關，所以，我有一切資料——」

年輕人用心聽着，因爲他知道，那不是遊戲，這幾個人是瘋子，但是他却不能不和他們在一起！

×　×　×

道旁的白楊樹葉，在風中簌簌作響，年輕人駕着一輛舊車，駛在道路上，他到這個小鎮上，已經有十天了，他的身份，是一個南美作家，他的容貌也經過化裝，這一切，全是照着公主的計劃行事的。

沒有人對他的身份，有任何的懷疑，事實上，在這個恬靜的小鎮上，好像一切都照着簡單的規律在運行，不可能有任何意外一樣。

第十天，這應該是他開始活動的時候了，他駕着車，駛進了一個山谷，那裏有一片草地，有一個教師，帶着一羣孩子在捉蝴蝶，他繼續向前駛，穿過了山谷和一條鐵路，轉進了一條公路，在公路邊的一幅空地上，他看到了那輛大卡車。

大卡車停着，有兩個卡車司機模樣的人，正在車旁站着，一手拿着罐頭啤酒，一手拿着牛肉包。

年輕人將車子駛到卡車後，停了下來，卡車廂打開，一條斜板，伸了出來，年輕人駕車駛進卡車的車廂去，車廂裏漆黑一片，但是車門立時被打開，一股幽香，飄了進來，停留在他的身邊。

接着，奧麗卡的聲音，在他耳際響起，道：「一切都很順利——」略停了一停之後，又道：「你租用飛機，有沒有惹人起疑？」

年輕人道：「好奇的南美作家，租用一架中等大小的飛機，這是很平常事！」

公主笑了起來，道：「我早就說過了，很容易，明天開始，在熱核基地的附近，就會有印地安人的示威，參加的人會越來越多，三天之後，估計有兩千人，示威會發展成爲騷動——」

年輕人不出聲，只是聽着。

公主又道：「你看，所有的印地安人，全支持我！在騷動發生之後，你就趁機混進熱核基地去！」

年輕人「哼」地一聲，道：「一枚氫

彈，連同它的引爆裝置，有好幾噸重，我混進去有甚麼用，難道能夠一隻手將它提出來？」

奧麗卡道：「我們不要引爆裝置，只要它的核心部份，你已經熟讀資料，那不過三十公斤重！」

年輕人道：「不錯，可是你也讀過資料，該知道那三十公斤的東西，是世界上最危險的物品，任何人接近它，輻射就會毫不容情地使他死亡！」

黑暗中，卡車廂在震動，公主沉默了半晌，才道：「我一定要得到它！」

公主停了一停，又道：「防止輻射的箱子我們也有，而且已經運進去了，你究竟怕甚麼？」

年輕人嘆了一聲，道：「我怕你會變成瘋子！」

公主縱笑了起來，道：「我已經是瘋子了，你心中其實是想這樣說對不對？」

年輕人深深吸了一口氣，這十天來，他的生活看來很平靜，但是在他的租機飛行中，兩次飛近熱核基地降落，再利用內應接應，已經混進基地去了兩次。

當然，混進基地去，再安然退出是一件事，要想將一枚氫彈的核心部份偷出來，又是另一回事，但是他卻必需那樣做。

因爲他知道，他的一切行動，奧麗卡都派人監視他，唯有一切都按照她的計劃來行動，才能保護他叔叔的生命，而他之所以一直在聽從公主的計劃，也就是爲了要等候他和公主單獨相處的機會。

現在，這個機會已經來臨了，他遲疑着，沒有照自己的計劃行事，當然是因爲怕萬一他的計劃不成功，他叔叔就完了！

年輕人在吸了一口氣後道：「好的，那我們就照計劃行事，誰駕車接應我？」

奧麗卡道：「亨特！」

年輕人「哼」地一聲，道：「我還是不明白，就算你成了女王，有甚麼好處，我看不出你現在的生活，有甚麼不好！」

奧麗卡尖聲道：「廢話！」

年輕人又道：「有一種毛虫，叫作尺蠖，你有沒有注意過這種毛虫？牠用盡全身的氣力，在樹幹上爬着，形態醜惡，可是毛虫究竟是毛虫，不論牠多麼努力，牠唯一的結果，只是變成一隻蛾而已！」

奧麗卡冷笑道：「我不同，我可以變成——」

奧麗卡才講到這裏，年輕人已陡地揚起了手，一掌砍了下去。

車廂中雖然很黑暗，但是年輕人早已認明了他要砍的地方，那是奧麗卡左頸旁的大動脈，他也確具自信，這一掌砍下去，立時可以令她昏迷。

而他在一掌砍下的同時，立時模仿着奧麗卡的話，接了下去，說道：「——女王！」

接下來，年輕人變得極其忙碌，他開亮了車頭燈，看到卡車廂中，有座控制台，那是他意料之中的事，車內的一切談話，亨特和納粹將軍都聽得到！

年輕人一面輕輕將奧麗卡的身子，放平在車座上，一面打開車門，走了出去，同時又學着奧麗卡的聲音，和用他自己的聲音，交談着。

他模仿奧麗卡的聲音，當然不能十足，但是通過無綫電通訊儀之後，收聽到的人，卻也不會起疑。

年輕人出了汽車，來到了控制台前，仍然用奧麗卡的聲音，說道：「亨特，你聽着，我要和他單獨在一起，監視他的行動！」

控制台的一具通訊儀中，傳來了亨特的聲音，具有爆炸般的憤怒，道：「那太過份了！」

年輕人立時用本來的聲音道：「奧麗卡，你不應該嫁給他的！」

他立即又模仿奧麗卡的聲音，叱道：「亨特，別做傻瓜，別忘了我對你說過甚麼！」

年輕人其實並不知道奧麗卡對亨特說過甚麼，但是他卻可以知道，能使亨特這樣的一個人，附首貼耳，像是狗一樣，奧麗卡一定對他有着承諾。

果然，這句話很有用，過了片刻，又聽到了亨特心平氣和的聲音，道：「其餘呢？」

年輕人模仿奧麗卡的聲音，道：「仍然照計劃！」

亨特答應了一聲，年輕人按下了一個掣，仍然模仿奧麗卡的聲音，道：「減慢速度！」

他立時回到了汽車中，奧麗卡仍然昏迷不醒，他發動了車子，卡車的速度在減慢，卡車廂後面的板放下來，年輕人倒退着車子，從卡車廂中，駛了出來。

他一駛出卡車廂，卡車加快速度，向前駛去，而他也迅速轉進了一條小路。

在他轉進小路之後不久，他停了下來，望着奧麗卡，奧麗卡的眉毛，開始顫動，接着，她倏地睜大了眼，也立時坐了起來！

奧麗卡在醒過來之後，所顯示的那種怒容，年輕人是從來也未曾在她臉上見過的，她一面尖叫着，一面立時伸手來抓年輕人的臉。

年輕人一伸手，抓住了她的手腕，道：「別迫我扭斷它們！」

奧麗卡公主罵出一連串的粗話，年輕人冷冷地聽着，道：「沒有用的，現在你在我手中！」

奧麗卡尖叫着，道：「我要將你們一起餵黑蟻！」

年輕人點頭道：「我同意用黑蟻，我還會先塗上蜜糖，在這裏——」

年輕人一面說，一面在奧麗卡的身上，用手指輕輕地移動過去，又道：「而且，我也不會蠢到將你放在蟻窩上，我只是用一百隻，或者更少的蟻，來享受你身上的那些蜜糖！」

奧麗卡的身子，不由自主，發起抖來，她叫道：「你在做夢！」

年輕人道：「一點也不，再向前駛二十哩，就有飛機，一上飛機，我們就可以飛回南美洲去，至於要找螫人的黑蟻，不會太難吧！」

奧麗卡大口地喘着氣，眼睜得很大，年輕人不再說什麼，立時又駕着車向前衝出，直到幾乎駛出了一哩，奧麗卡才叫了起來，道：「停車！停車！」

她一面叫着，一面就去開車門，那時的車速，在時速一百哩，年輕人並不去阻

止奧麗卡開車，只是在她將車門打開了之後，又將車速提高了二十哩，奧麗卡向外看去，路面像飛一樣，向後縮去，迎面而來的勁風，逼得她連氣也喘不過來。

年輕人冷冷地道：「跳吧，那比身上塗上蜜糖，再被黑蟻來咬，要好得多！」

奧麗卡緊咬着下唇，憤然地關上了車門。

她打開車門的目的，自然是想跳出車去，可是她也知道，在這樣的高速之下，除非是久經訓練的專業人員，還要有足夠的保護，不然，實在是在自己找死，而這時，她卻一點也不想死！

她轉過頭，用兇狠的眼睛，瞪定了年輕人，年輕人卻吹着口哨，道：「別打什麼主意，車子要是出事，你死亡的機會比我更高，怎麼，看你的樣子，好像並不喜歡回南美洲去！」

奧麗卡的眼珠中，噴出憤怒的火燄，她緊緊地握着手，不過，在她還未曾想出如何來對付年輕人之際，已經可以看到那變引擎飛機了！

車子直衝過去，跟着就要撞中那架飛機之際，年輕人才陡地停了車，令得奧麗卡的身子，向前傾去，而年輕人也在這時出手，抓住了她的左腕，將她的右臂，反扭了過來，推着她下了車子向飛機走去。

奧麗卡被年輕人推出了幾步，突然停了下來，向後仰頭，看着年輕人，在她的臉上，已完全沒有了憤恨的神情，看來只是一片幽怨，在她豐滿的嘴唇中，吐出動人的聲音，道：「你完全將我當敵人？」

年輕人不禁嘆了一口氣。

奧麗卡公主這時的神態，是如此動人，完全是等待情人熱吻的姿態，眞正只有鐵石心腸的人才能不對她有絲毫憐惜。

年輕人並不想做鐵石心腸的人，可是他卻清清楚楚地知道，奧麗卡是一隻五彩斑斕的蠍子，決不能被她那種美麗的外衣，有絲毫的迷惑！所以，他一面嘆着氣，一面說道：「是的——」然後，他頓了一頓，道：「至少，在我的叔叔離開險境之前！」

奧麗卡迅速地將後仰的的頭伸直，年輕人仍然扭着她的手臂，押着她直上飛機，就用力一推，將她推倒在座椅上，伸手指着她，道：「你不想我將你再打昏過去，就乖乖坐着！」在座椅上，奧麗卡的身子縮成一團，一動也不動，年輕人坐上了駕駛位，三分鐘之後，飛機就破空而上。

等到飛機飛起之後，年輕人鬆了一口氣，因爲在高速行車中，奧麗卡既然打開了車門也不敢向下跳，那麼，在空中飛行，她更加沒有花樣可出了！

他的計劃也是十分危險的，但是他總算抓到了奧麗卡的弱點。

奧麗卡是一個充滿幻想和野心的人，凡是這樣的人，都不肯和人同歸於盡的，如果奧麗卡有了同歸於盡的念頭，那麼年輕人的一切計劃，都無法進行了。

飛機在升高之後，一直向東飛着，高度越升越高，好幾個小時，年輕人一直在駕駛着飛機，而奧麗卡也一直縮在椅上，幾乎沒有動過。

年輕人按下了通訊儀器的掣，轉過頭去，冷冷地望了奧麗卡一眼，道：「如果你不想我們的飛機，因爲燃料告罄而摔下，那麼，快和你的秘密機場聯絡！」

奧麗卡挪動了一下身子，她像是十分順從，向前走了過來，來到了年輕人身邊的座位，調節着通訊儀器，用聽來很正常的聲音道：「我是奧麗卡，請指示我們降落！」

通訊儀中，突然傳來一個聽來十分惶急的聲音，道：「公主，美國方面來的消息——」

奧麗卡立時打斷了那人的話頭，道：「別理會美國的消息，我要降落！」

那聲音停了一停，隨即指示着飛行，飛機在一片鬱鬱蒼蒼的原始森林上飛着，不多久，就看到了一條在森林中闢出了跑道，跑道盡頭，是一個僞裝十分巧妙的機場。

年輕人開始低飛，奧麗卡忽然冷笑道：「你看，你以爲你有多少機會？」

飛機的機輪已經擦上了跑道，機身跳動了幾下，飛機在迅速向前滑去，年輕人自然也可以看到，前面的空地上，有十幾輛吉普車，滿載着武裝的印地安戰士，正在飛駛過來。

年輕人笑了起來，道：「機場的指揮官是誰？如果是我，一定將他撤職了！」

奧麗卡有點憤然，道：「爲什麼？」

年輕人道：「因爲他在做最不會有結果的事，你在我手裏，再多調點人來，又有什麼用？」

奧麗卡悶哼了一聲，這時，飛機調了一個頭，停了下來，飛機才一停，奧麗卡就霍地站了起來。

但是她才一站起，年輕人的動作，比她更快，早已身子一伸，再抓住了她的手腕，而且身子巧妙地轉了一轉，再度將她的手臂，扭了過來！

這一次，奧麗卡怒吼了起來，道：「你沒有槍麼？你可以用槍指我！」

年輕人冷冷地道：「爲什麼？你要在你的部下面前，留一個好印象？」

奧麗卡臉色煞白，又尖叫道：「放開我！」

她一面叫，一面左肘向年輕人的胸口撞來，年輕人伸手推開，道：「你再亂動，我將你打昏拖出去，只怕更加難看！」

奧麗卡喘着氣，她的聲音並不高，可是她的聲音，卻令人聽來，不寒而慄，她道：「你要付代價，對這一切，你要付代價！」

奧麗卡的話，其實，並不能算是一種威脅，因爲年輕人在決定如此做的時候，心中何嘗不明白自己這樣做，要付出代價！但是，那總是以後的事情了，現在，重要的是，如何救出他叔叔來！

年輕人推着奧麗卡到機門口，命令奧麗卡用一隻手打開了機門，機門一開，他就看到，至少有三百個印地安戰士，已經列成了隊，而指揮他們的軍官，顯然又是一個納粹軍官。

年輕人並不立時下機，只是道：「我要一柄手槍，吩咐他們送過來！」

兩個納粹軍官，已經向前走來，奧麗卡立時道：「拋一柄手槍上來！」

那兩個軍官，呆了一呆並沒有行動。

奧麗卡覺出自己被扭着的手腕上，緊

他看到他叔叔的胸口中了一箭，手中的烟斗落地，他立時向他叔叔撲過去，同時向窗外，連射了兩槍，可是，當他撲向他叔叔時，他的肩頭，又中了一箭。

中箭的地方，並不見得如何痛，或許是在那一剎間，他的心情實在太緊張了，根本不覺得痛。可是，肩頭和腿上中箭之處，那一股麻痺之感，却迅速地在蔓延開來，他勉力向前跑出了一步，已經無法站得穩，向前一衝，陡地倒了下來。

年輕人倒下來的時候，恰好倒在他叔叔的身上，是以他能清楚地看到他叔叔的神情，老人家的雙眼睜得很大，可是誰也看得出，他已經死了！

年輕人想要大叫，不過這時，他的舌頭也已經麻木了，一點聲音也發不出來，他的雙眼還睜着，看到奧麗卡正在向前走來。在他的眼中看來，奧麗卡的動作，就像是電影中的慢動作鏡頭一樣。

接着，奧麗卡來到了他的身前，俯下身來看他，在年輕人看來，奧麗卡的臉，離他雖然很近，但是却極其模糊，終於，他什麼也看不到了！

年輕人的眼前，在變得一片模糊之後，他的知覺，還沒有完全喪失，他聽到奧麗卡的笑聲，和另外幾個人的叫聲，奧麗卡的笑聲，也在漸漸遠去，終於，完全失去了知覺。

年輕人再回復知覺之際，只覺得肩頭和腿上都無比灼痛，他陡然睜開眼來，所看到的東西，十分模糊，他想挪動一下身子，但是除了那兩處在劇痛的所在之外，他的身子像是根本不屬於他。

他又閉了眼睛，也在這時，他聽到了亨特的聲音，道：「爲什麼要救他？」

接着，就是奧麗卡冷然的聲音，道：「我愛怎麼樣就怎麼樣，你少管我！」

年輕人慢慢地吸了一口氣，緊緊地咬着牙，忍受着兩個中箭處的劇痛，將自己中箭前的經過，迅速地想了一遍，心頭一陣難過。

他太大意了，如果他的叔叔不是舒服地坐在搖椅上，他一定不會那麼大意的，奧麗卡並沒有虐待他叔叔，所以她才有機會轉處上風。

當然，她能轉處上風的最大原因，還在於她吩咐印地安人的那幾句話！

年輕人緊緊地咬着牙，奧麗卡和亨特好像還在爭論，但是年輕人却聽不清他們在講些什麼，只是聽得奧麗卡在尖聲嚷叫着。

那時，年輕人所能想的，只是一點：叔叔死了，我怎麼辦呢？仍是不是會好？奧麗卡爲什麼還要救活我？她以爲救活我，我就可以原諒她殺害叔叔麼？

年輕人覺得有人在對他進行注射，接着，他又昏昏沉沉地睡了過去。

他可以說沒有完全真正清醒過，一次又一次模模糊糊地有了知覺，又昏昏沉沉睡過去，每次，兩處傷處的痛楚，像是都減輕了些。

一直到了有一天，當他睜開眼睛來，完全可以看四周圍的情形之際，他看到自己是在一間房間中，看來，仍是那間木頭房子之中。

門關着，房間中除了他沒有人。

年輕人試着站起身來，可是他要費很大的力，才能挪動一下身子，連躺坐起來的力道也沒有，他嘆了一聲，仍然硬着不動，不多久，腳步聲傳來，有人到了門口，年輕人立時閉上眼睛。

他覺得有人進了房間，甚至可以肯定，進來的是奧麗卡！

年輕人也立時聽到了奧麗卡的聲音，道：「不必裝睡了，我剛才看到你想掙扎起來。」

年輕人吸了一口氣，又緩緩呼了出來，他可以覺出，自己的身子很虛弱，他閉上眼睛片刻，將所發生的事，迅速想了一遍，才又睜開眼來。奧麗卡已經來到了他的身前，年輕人竭力在自己的臉上，想擠出一個笑容來，究竟他的努力的結果怎麼樣，他自己並不知道，他只是道：「看來你贏了！」

奧麗卡只是冷冷地看着年輕人並不出聲，年輕人並不知道，從自己最後有知覺起到現在，已經過了多久，可是他却發現，奧麗卡看來，蒼老了許多。

奧麗卡只是望着年輕人，她至少望了他有三分鐘之久，才冷笑了一聲，道：「我贏了？你這樣說，是什麼意思？你以爲我終於要救你，不能聽憑你死去，這是我贏了？」

年輕人又閉上了眼睛，他的身子雖然極其虛弱，可是他的思緒，却一樣極其敏銳，奧麗卡公主的話，聽來雖有點晦澀，但是年輕人還是立即明白了她的意思，剎那之間，他的心中，也不禁一陣激動。

他明白奧麗卡這樣反問自己，是因她內心深處，和自己一樣，也有着一份令她自身都感到十分矛盾，難以決斷的感情。

但是，年輕人却立時冷靜了下來。

他在回復了知覺之後，曾立時將發生過的事，仔細想一遍，他回想起自己中毒箭時的情形，自然也記起了他叔叔一中箭後，立時倒下來的情景。

不論他對奧麗卡的感情怎麼樣，也不論奧麗卡對他的感情怎麼樣，他叔叔死了，是被奧麗卡殺死的，這是無可挽救的事實！

在這樣的事實面前，還有什麼別的路可供選擇呢？

年輕人感到心頭一陣劇痛，他半轉過頭去，道：「真的，你應該讓我死。」

奧麗卡笑了起來，在她的笑聲中，帶着極度的，無可奈何的成份，接着，聽得她道：「或許是我太傻了，這可能是我一生之中，所做的最傻的傻事！」

年輕人沒有回答，也沒有轉過頭來，他聽得腳步聲，和奧麗卡離去時關門的聲音。

從那一天起，接連十多天，年輕人沒有再見到奧麗卡，也沒有再見到亨特和那些納粹將軍，他全然不知道在這間房間之外，發生了什麼，不過，他却受着最好的照顧，每天都有醫生和護士來看他，直到他可以起床行走。

沒有人可以記得自己第一次學步時的情形是怎樣的，但當年輕人從恢復知覺開始，在床上躺了十八天之後，再由護士扶着，坐着喘了一分鐘，再挺直身子，雙腳踏實在地上，將他自己的體重，一半靠在

了一緊，她尖聲叫道：「將你的佩槍拋上來！」

其中一個納粹軍官，將佩槍抓在手中，手臂向上一揚，那柄二次世界大戰德國軍用手槍，就向着年輕人飛了過來。

這種槍的射程遠，殺傷力大，年輕人是知道的，槍向他飛了過來，他的右手，抓住奧麗卡的右腕，自然而然，左手一伸去接槍，他才抓到了槍，奧麗卡的左肘，幾乎在同時，撞中了他的胸口！

那並不是年輕人的疏忽，而是無可防禦的，他左手伸高去接拋過來的槍，自然左胸就門戶大開，奧麗卡又在他的身前，要一肘撞中他的左胸，那是再容易不過的事情。奧麗卡的那一撞，力道也相當大，撞得年輕人的身子，也向後側了一側，奧麗卡再向前一掙，身子已經掙了開去，向下直跳了下去。

奧麗卡才向下一跳，另一個納粹軍官已立時拔槍在手，如果有人認爲左、右手同樣會開槍，只是一種花巧，而並沒有實用意義的話，那麼就大錯特錯了，年輕人這時，根本連將槍交到右手的機會都沒有，立時就用左手扳動了槍機連射了三槍。

那三下槍響，在空曠的機場中聽來，簡直是震耳欲聾，第一枚射中了那拔槍在手的軍官的右腕，那軍官的一隻手，幾乎完全不見了，他的第二槍，射中了那個奔過來，想扶起奧麗卡公主的軍官的膝頭，那軍官身子一歪，倒在地上，一條小腿，幾乎已和他的身體分了家。

而第三槍，並沒有射中任何人，只是在才一落地，還未曾直起身子來的奧麗卡的頭頂，掠了過去，將奧麗卡的金髮，灼去了一溜，看來變成了一個中間有着一道寬頭路的奇異的髮型！

那三下槍響，只不過是幾秒鐘之內的事，奧麗卡連忙維持着半蹲半起的姿態，一動也不敢再動，而年輕人也在這時，跳了下來，來到了奧麗卡的身邊，伸手抓住了奧麗卡的手臂，將她拉了起來。

年輕人拉起了奧麗卡之後，道：「走吧，別再玩什麼遊戲了！」

在機場上的幾百個印地安戰士，目定口呆，眼看着年輕人將奧麗卡推到一輛吉普車之前，上了車，用腳踢了司機一下，又向奧麗卡望了一眼。

奧麗卡軟弱無力地道：「到東二號林屋去！」

司機連頭也不敢回，立時發動車子，向前疾駛了出去，一會，駛出了機場，轉進了一條由森林中開出來的小路，兩旁全是原始森林。

年輕人的槍，槍口始終對準着奧麗卡，不管車身顛簸得多麼厲害，他沉聲道：「我的目的，只是帶我叔叔離開這裏，你可以繼續你的胡鬧——」

他講到這裏，略頓了一頓，才又道：「不過，我勸你別胡鬧下去了，亨特雖然有錢，但是這樣胡鬧下去，也很快會花完的！」

奧麗卡抿着嘴，望着前面的路，一聲不出。

年輕人知道自己說也是白說，不過，他心底深處，奧麗卡總還有着一份十分玄妙的感情，覺得要是一將那幾句話一直重覆的話，心中就有所歉疚一樣。

半小時之後已經看到了一條穿過森林的河流，河上搭着一座木橋，橋那頭是一大片空地，有着一座極大的，純印地安風格的，完全用木頭建造的大屋，車子駛過了橋，在屋子面前停了下來。

車子一停下，在屋中就走出八個穿着古代服裝的印第安人來，年輕人先不下車，只是問道：「我叔叔在這屋子裏？」

奧麗卡「哼」地一聲，道：「你以爲我帶你來遊歷麼？」

年輕人道：「好，那你吩咐他們準備解藥。」

奧麗卡對那幾個印地安人講了幾句，年輕人皺了皺眉，他聽不懂那個部落的語言，自然也無法揣測奧麗卡公主實際上在說些什麼。

那八個印地安人聽了，都不約而同，向年輕人望了一眼，然後，一起轉身走了進去。

年輕人揚了揚槍，奧麗卡下了車，他緊跟着下車，仍然抓着奧麗卡的手背，一起向屋中走去，那屋子才一進去，就叫人有一種神秘之感，屋中一切的陳設，全是純印地安化的，有圖騰，有五彩斑麗的羽毛，有長矛和弓箭也有各種各色的獸皮。

經過了一個走廊，屋中很靜，靜得好像是一個人也沒有，奧麗卡在一扇門前，停了下來，回頭向年輕人望了一眼，年輕人心跳得很厲害，他知道，要是自己沒料錯的話，就快可以見到叔叔了！

奧麗卡在望了年輕人一眼之後，伸手敲門，門內傳來了年輕人十分熟悉的聲音，道：「進來！」

年輕人急忙踏前一步，將奧麗卡直推到門，奧麗卡開了門前，年輕人一時之間，幾乎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

房間內佈置得十分舒適，在年輕人的想像之中，他叔叔一定受着監禁，甚至於可能因爲慢性中毒，而昏迷不醒，可是這時，他所看到的情形，却和他所想像的，完全相反，房間中有一張搖椅，他叔叔就坐在那張搖椅上，緩緩地搖着，咬着烟斗，神態優遊自在，一點也看不出他是一個被囚禁的人！

當門打開的時候，他叔叔回過頭來，看到了年輕人，却一點也沒有訝異的表情，只是微笑着，道：「你來了？就像我料到的情形，一模一樣。」

年輕人輕輕推了一下，將奧麗卡推進了房間，反手關上了門，老人家微笑着，道：「對小姐別太粗鹵！」

奧麗卡悶哼了一聲，坐了下來，年輕人道：「叔叔，你好麼？」

老人家點頭道：「很好，除了沒有自由——」他向奧麗卡笑了一下，道：「我早就和你說過，你去找他，唯一的結果，就是和現在一樣！」

奧麗卡的面肉抽搐着，老人家站了起來悠然噴出一口烟道：「我們該走了！」

年輕人將手中的槍向奧麗卡揚了一揚，道：「好，怎麼來的，再怎麼出去，飛機還在等我們，走——」

年輕人話還沒有說完，突然一塊玻璃窗碎裂，四五支毒箭，陡地射了進來，年輕人才一轉身，腿上已中了一箭，接着，

護士的身上，而一半由自己的雙腳承担之際，他覺得自己不像是踏在地上，而像是踏在雲上，軟綿綿的而又在飄動的雲上！

經過了如此長時間的靜養，而他仍然如此之虛弱，那實在令他吃驚，他在勉强搖幌着身子，走了幾步之後，才苦笑着道：「箭簇上所塗的，究竟是什麼毒藥，毒性如此之甚！」

在那些日子來，他問醫生和護士，提出過不少問題，但是從來也沒有得到過任何回答，那些來看顧他的醫生和護士，全像是完全不知道人是會講話的一樣。

這時，也和經常一樣，那護士並不開口，只是又扶着他向前跨出了一步。

但也就在這時，房門推開，醫生走了進來。

醫生望了年輕人一眼，出乎年輕人的意料之外，他居然開了口，道：「這種毒藥，是當地的印地安人要來毒殺大型野獸的，你中了兩支箭，而居然能够活下來，那是——」

醫生還沒有講完，年輕人就道：「是奇跡？」

醫生却搖了搖頭，道：「不是奇跡，是我能够在毒藥剛開始使你的心臟停止活動之前趕到的緣故，當然，我也不能否認，你的心臟，比普通人要強健了不知道多少！」

年輕人一面向窗口走去，一面道：「多謝你來得及時，謝謝你！」

醫生「哼」了一聲，道：「別謝我，謝那位技術卓越的駕駛員，他使得飛機在幾乎不可能的情形下，直接降落在屋子之前，我才能趕得及救你！」

這時，年輕人也已經來到了窗前，拉開了百葉簾，他也立即看到了那架飛機，當然，同時也明白了醫生那樣說是什麼意思。

他從窗口看出去，可以看到一架小型雙引擎飛機，停在屋子之前，機身傾斜，一隻機薬已經折斷了，而在屋子面前的路上，有着相當深的機輪輾過的痕跡，這條路，即使是汽車駛過，車身也會跳動，要供一架飛機降落，那簡直是不可能的事！

年輕人吸了一口氣，道：「請問那位技術如此卓絕的駕駛員是什麼人？」

醫生的神情，年輕人看不到，但是激動却可以在聲音中聽出來，道：「公主，奧麗卡公主！」

年輕人的身子並沒有震動，這個答案本來就在他意料之中的，只不過他證實了之後，心頭反倒又起了一股異樣的茫然，以後令得醫生繼續所講的話，像是從遙遠的地方飄過來一樣。

醫生繼續道：「你可知道，硬要令飛機在這裏降落，對她來說，簡直是自殺，而她却爲了爭取時間來救你而甘冒這樣大險，你應該感到羞恥！」

年輕人直到這時，才震動了一下，他陡地轉過身來。他轉身轉得太急了，實在他這時是連自己站穩身子也不能的，所以身子一側，幾乎跌倒，他忙拉住了百葉簾，「嘩啦」一聲，將百簾葉拉了下來，護士忙過去，再將他的身子扶住。

年輕人直視着醫生，冷冷地道：「我並不感到我欠任何人的情，根本是她的安排，才令我中了毒箭的！」

醫生也冷笑了一聲，道：「你的安排又怎樣，將她押上飛機，當作俘虜！」

年輕人立時道：「不錯，可是事情最早是由什麼人開始的？」

醫生沒有說什麼，臉色很難看，過了半晌，才道：「好了，你應該上床了！」

年輕人立時拒絕，道：「不，正如你所說，我比別人強壯，也可以比別人恢復得快！」

他講到這裏，陡地提高了聲音，叫道：「奧麗卡，你自己爲什麼不來？」

醫生道：「她沒有空，進攻就要開始了！」

年輕人又陡地震動了一下，道：「進攻，什麼進攻？」

醫生伸手指着窗外，道：「你自己可以看，爲建立奧麗卡印地安王國而作的進攻！」

這一次，年輕人是慢慢轉過身去的。當他轉過身，望向窗外的時候，還是沒有看到什麼，只有那架折了翼的飛機，但接着，他就聽到了一陣又一陣的鼓聲。

年輕人對於印地安人幾乎可以代表語言的種種鼓聲，並沒有什麼深切的研究，但是他也一聽就可以聽出，那是戰鼓，在蓬蓬的鼓聲之中，充滿殺伐之音。

鼓聲越來越近，接着，年輕人就看到一輛吉普車在離屋子約有兩百碼處的路面駛過去。

吉普車上，是亨特，奧麗卡，和兩個納粹將軍，納粹將軍鮮紅色的袴子，襯着沉鬱的叢林，看來極其奪目，有着驚心動魄之感。

在吉普車之後，便是一輛接一輛，運載着戰士的大卡車，在大卡車上，配備着新式武器的印地安戰士，分兩排，面對面坐着。神情莊肅。

大卡車像是一條永遠看不到它的尾一樣，隨着蓬蓬的鼓聲，向前行駛着。

年輕人只覺得一陣昏眩，他實在支持不下去了，他用自己聽來、也覺得虛弱的聲音道：「我要和奧麗卡講話，讓我和她講話！」

醫生搖頭道：「你沒有法子和她聯絡的，公主臨走時曾經說過，要我讓你知道進攻的消息，他們進攻的第一個目標，需要行軍七日，也就是說，爲建立奧麗卡王國响的第一槍，會在七天之後响起！」

年輕人喘着氣，道：「第一個進攻的目標是什麼地方？」

醫生攤了攤手道：「不知道，那應該是高度的軍事秘密，是不是？」

年輕人並沒有再問下去，他只是轉向護士道：「扶我到床上去。」

等到他重又躺了下來之後，他立時閉上了眼睛，他顯得很平靜。

醫生和護士立時離開了房間，年輕人仍然閉着眼。剛才，他一句也沒有問及有關他的叔叔，那是因爲他不想自己再傷心。而他這時，躺在床上，也早已下定了決心，他一定要在最短時間內，使得自己能够行動！

剛才，他已經在醫生的口中，知道他自己的體質，比平常人壯健得多，那對他自己而言，並不是什麼值得奇怪的事。

而他比普通人壯健的體質，也不是與生俱來的，而是幾乎從一懂事就開始，長期鍛鍊的結果。他接受的那種訓練，一般而言，被人稱之爲「內功」或「氣功」，但不論稱之爲「內功」也好，「氣功」也好，都帶着濃厚的玄妙的色彩。

可是年輕人自己却很清楚，他二十多年來，不斷鍛鍊的，是使他的身體，適應最艱難的環境——幾乎不是人所能生存下去的環境，和將一個人的體質潛能，發揮到最高境界的一種訓練。

有了這種訓練之後，一個人可以出現醫學上的奇跡，也可以出現人的體能上的奇跡。年輕人並沒有問醫生，他要再隔多久，才能够和常人一樣地行動，但是他自己已下了決心，四天，至多五天，他要能和常人一樣地行動。

第一天，年輕人只是不斷地進行緩慢的深呼吸，他像是咀嚼着山珍海味一樣地在品嚐着他吸進來的空氣，然後，使得吸進來的空氣，如同實質一樣，有一種在順着血液循環而流遍全身的感覺。

第二天，他坐了起來，他已經能够身子挺得筆直地坐着，他仍然在繼續不斷地進行深呼吸。

醫生和護士都用一種奇異的眼光看着他，醫生曾經問過他：「這算是什麼？」

年輕人的回答很簡單，道：「那是中國人回復健康的一種特有的方法。」

經過了兩天，他可以清楚地覺得自己的體力，已經開始在漸漸回復了，第三天，當醫生在向他作檢查之際，在醫生的臉上，現出一種極其奇訝的神色來。這一整天，他只是不斷地踱着步，和不時作出許多古怪的姿態。而每當擺完一個古怪的姿態，重又挺直身子之後，他就長長地吁出一口氣。在他吁氣之際，他所發出的聲响，就像是一隻輪胎忽然穿了一個孔一樣。

第四天，他仍是不斷走着，和擺着相同的古怪的姿勢，而且，不斷地揮動着手和脚。

第五天早上，他才起床，醫生和護士就走了進來，醫生現出了一種抑遏的，不可忍耐的神情，一進來，就大聲問道：「先生，你這幾天，究竟在幹什麼？」

年輕人反問：「你的任務是什麼？」

醫生有點不耐煩，道：「看守你，不讓你走出這房間半步，你也不必妄想走出這間房間，外面有很多人看守，他們不會放過你！」

年輕人笑了一下，道：「你認爲要過多久，我才有這樣的危險性呢？」

醫生笑了起來，道：「先生，至少再過十天，現在，一個普通人就可以將你擊倒！」

年輕人道：「如果我告訴你，我現在就可以逃出屋子去，你信不信？」

醫生「哈哈」笑了起來，但是醫生的笑聲，並沒有持續了多久，因爲年輕人的一掌，已經向他的頸際，直砍了下去，醫生的身子，立卽像是一團棉花一樣，倒了下去，護士睜大眼看着，一時之間，幾乎疑心身在夢中！

年輕人立時又向護士作了一個抱歉的手勢，等到護士會意過來，想出聲叫嚷之際，年輕人的第二掌，又已砍了下去！他的計劃實現了，四天，他恢復了體力！

年輕人換上了醫生的衣服，窗的柱是固定的，年輕人又來到了門前，將門打開了少許，向外面張望了一下。

外面是一條走廊，靜悄悄地，一個人也沒有，年輕人又將門打得更大，可以看到更遠，等到他肯定了走廊中實在是沒有人之際，他不禁笑了起來。

醫生將他當作常人一樣來估計，那是大錯特錯了！

他立時閃身走了出去，十分鐘之後，他就來到了一間極大的房間之中，那房間的正中，有着一張十分巨大的桌子，足有一百平方呎，在桌上的，是一個作戰的模型沙盤，從模型上看來，中心部份，是一個中等規模的城市，東南是山，西邊有一條河流。

看到了這個模型，年輕人的心情，不禁緊張起來，那是什麼地方呢？他一面想，一面也不禁搖着頭，因爲那實在是一個不容易有答案的問題，就算對南美洲地形最有研究的人，也答不上來。

然而，年輕人却可以知道，這個城市，一定是他們進攻的第一個目標！

年輕人一面望着模型，一面不斷地喃喃自語，道：「這是什麼地方？這是什麼地方？」

就在這時，在他的身後，突然响起了一個十分熟悉的聲音，道：「這是波維斯達！」

一聽到那個聲音，年輕人陡地震動了一下，他的震動是如此之甚，以致他的手劇烈地揮動了一下，將模型上的幾輛裝甲車，一起碰倒了！

剎那之間，他幾乎沒有勇氣轉過身來看一看，他並不是懷疑自己的聽覺，他可以肯定，他的確聽到了那個他所熟悉的聲音。

但是，那實在是太不可能了，簡直是絕對的沒有可能！

但接着，便是一下劃着火柴的聲音，再接着，一種熟悉的烟絲香味，鑽入了他的鼻孔中，年輕人再也沒有懷疑，他陡地轉過身來，叫道：「叔叔！」

一點也不錯，在他面前的，是他的叔叔，像往常一樣，悠閒地坐在一張椅子上，咬着烟斗，微笑地望着他！

年輕人沒有再揉眼睛，他只是搖着頭，現出衷心的佩服來，道：「怎麼可能，你——」

他指了指胸口，那是他中毒箭之前，他叔叔中箭的地方。老人家笑了起來，低頭向他自己中箭的胸前，看了一下，才抬起頭來，深深吸一口烟，又徐徐噴了出來，道：「薑是老的辣，是不是？」

年輕人搖着頭，臉上仍然是一片迷惑的神色，老人家呵呵笑了起來，道：「太簡單了，我被人軟禁着，自然要時刻保護自己！」

年輕人終於叫了起來，道：「可是你明明中了箭！」

老人家揮着手，道：「不錯，我中了箭，不過在我被軟禁期間，我得到書籍的供應，我將幾本書，藏在衣服中間，護住要害，以防萬一。這種舉動，在做的時候，可能一點作用也沒有，但是也可能救了

你的性命，結果，那枝箭，只是差點射穿了一本書！」

老人家又笑着，道：「接着，我看到你也中了箭，這才是我最緊張，最需要作出決定的一刻，我知道這種毒箭的厲害，你中了兩箭，四十八小時之內，一定性命難保，我是自己裝死，等候逃脫的機會呢，還是設法救你？如果我設法救你，就一定要有行動，而只要我一有行動，毒箭就會繼續射來，第二箭，我就不會再有幸運了，而且，就算我成功地救到你，在四十八小時內，我又有什麼辦法來醫治你？」

年輕人聽着，不出聲。

老人家吁了一口氣，道：「如果易地以處，你將會怎麼決定？」

年輕人苦笑着，道：「我無法作出如何決定！」

他在講了這句話之後，頓了一頓，才又道：「叔叔，你結果是如何有了決定的呢？」

老人家道：「是奧麗卡幫助我作出決定的！」

年輕人的神情，變得極其迷惘，道：「奧麗卡？」

老人家道：「是的，在我實在無法決定如何行動之際，我聽得她在叫嚷：快去準備飛機，清理門口的邊路，我要去找醫生！」

老人家又頓了一頓才道：「所以，我就繼續裝死，將你交給她，而我隨即給兩個人抬了出去，隨便拋在森林中，他們以為我定會給森林中的大小動物，吃得一點不剩，不知我一點損傷也沒有，而奧麗卡眞的盡了她最大的努力將你救活了！」

年輕人苦笑了起來，揮了揮手，不知道說什麼才好。

老人家盯着年輕人，道：「如果你還不明白，那你就是一頭蠢豬！」

年輕人道：「是的，我明白！」

老人家笑了起來，道：「在我們年輕的時候，如果知道有一個女孩子這樣愛自己，一定會娶她！」

年輕人直跳了起來失聲道：「娶她？叔叔，她今天要你去弄一顆氫彈來，明天可能要你去造一座王宮，後天又會出主意叫你將尼斯湖的湖怪弄來飼養！娶她！」

老人家搖着頭，道：「現在的青年，連一點浪漫的情懷都沒有了！」他接連嘆了幾口氣，神情不勝感嘆之至。

年輕人望着他叔叔，啼笑皆非，可是老人家却像是還在懷念他談戀愛那個時期的浪漫氣氛，又道：「你沒有讀過普希金的長詩？一個青年為了表示對他女友的愛，一次又一次潛進深海去，結果死了！」

老人家一直在搖着頭，道：「好了，不論怎樣，你總不想她戰死疆場的吧！」

年輕人皺着眉，他的心情十分矛盾，這種矛盾的心情，他存在已久，而在他中了毒箭，奧麗卡又救活了他之後，他一直以為他叔叔已經死在毒箭之下，那是絕沒有挽回的餘地的了，然而，他叔叔却安然無恙！

他呆了半晌，嘆了一聲，仍然作不出任何決定，他叔叔笑了一下，道：「現在，她還在行軍途中，我駕機，你跳傘，如果你有心救她，可以將她一個人單獨救出來，問題是你肯不肯！」

年輕人仍然不出聲，老人家又道：「我已經通知了他們要進攻的城市的防備當局，他們的進攻，可以說一點機會也沒有的！」

年輕人深深吸了口氣道：「好吧！」

他在作出了決定之後，閉上了眼睛，又現出了一絲苦笑，而且不由自主地搖着頭。老人家走過來，拍了他的一下肩頭道：「走吧，想想她是怎麼冒險救你的！」

年輕人沒有再說什麼，他們一起出了屋子，找到了一輛汽車，直駛到了機場，看來奧麗卡將所有的力量，全都搬到戰場上去了，飛機場中冷清得很，只有一架小飛機，孤零零地停着。

年輕人在機場的一個儲藏室中，找到了完整的降落設備，帶着上了飛機，老人家駕着機，飛機一直向前飛着，他們預算，有八小時的飛行，就可以趕上在叢林中進軍的奧麗卡了。

不過，奧麗卡的行進速度，顯然比預算的要慢，六小時之後，他們已經看到了大軍。那時，天色早已黑了，從空中望下去，全是營火和燈光，通過望遠鏡，影影綽綽，可以看到很多人和很多卡車。

飛機在作了一個盤旋之後，年輕人就背上了降落傘，打開艙門，跳了下去。

年輕人落在一株大樹的頂上，降落傘被樹枝刺穿，他鬆開了皮帶，攀樹而下，在樹幹後向前看着，一面看，一面不禁搖頭。

這支軍隊，雖然是由精於作戰的納粹將軍指揮的，但是從他們這時休息的情形來看，只有以「烏合之衆」四個字，才能形容他們。

年輕人並沒有等多久，就輕而易舉，擊昏了一個印地安戰士，將他拖進了草叢之中，換上了他的衣服，然後堂而皇之，在雜亂的營地中穿來插去，半小時之後，他就看到了那個大營帳。

大營帳前，燃着個大火堆，帳前豎着大旗桿，上面飄着一面圖案特別的旗幟。

年輕人一直來到了帳後，用小刀將帳篷割開了一道縫，向內看去，他看到奧麗卡，亨特，兩個納粹將軍，正在研究地圖，年輕人一面搖着頭，一面將帳篷的裂縫割大，可以容人鑽進去為止。

然後，他拉開了一隻手榴彈，將那隻手榴彈，遠遠拋了開去，手榴彈的爆炸聲，令得兩個納粹將軍和亨特，一起衝出帳篷去，而年輕人也立時從裂縫中，進了帳篷，奧麗卡才轉過身來，年輕人已經一掌擊下，將她負在身上負出了帳篷去。

進攻計劃並沒有因為奧麗卡的失踪而停止，但也如同預料的一樣，全軍覆沒。

一個月之後，奧麗卡以亨特的寡婦的姿態，葬了南美洲大富翁，她的丈夫。

年輕人和他叔叔沒有再露面，奧麗卡的神情有點茫然，她知道是年輕人將她帶離帳篷的，但是她醒來時，在幾百里外的一個小城市，不知道他們到那裏去了。

宏麗的墓地旁，有許多樹，奧麗卡轉過頭去，看到有許多條尺蠖，正曲着身，向上爬着，爬到樹頂，跌了下來，但立時又向上爬，奧麗卡不禁嘆了一聲，神情也更加茫然了！

（完）

黃埔喋血記

鐵腕玉面玲瓏心

諸葛青雲

這是有冒險家的樂園之稱的上海。

儘管日本軍閥謀我日急，我政府當局仍在作最後的忍讓，但暗中已下定抗戰決心，並在積極部署中。

因此，雖然表面上還聞不到火藥氣味，但只要稍微關心時局的人，都能意識到，目前這種平靜狀態，一如暴風雨之前的平靜，一場有關東南亞兩大民族之間的生死存亡的大戰，已到一觸即發的階段了。

可是，生活在紙醉金迷、燈紅酒綠的十里洋場中的人們，却還有不少人在過着醉生夢死的生活……

時為晚上十點。

百樂門大舞廳中的樂隊，正奏着「藍色的多瑙河」。

悠揚而又優美的旋律，伴隨着衣冠楚楚、珠光寶氣的紳士淑女們的舞步，飄旋着，飄旋着……

好一片歌舞昇平的盛況！

靠近樂台的一角，一對年輕男女，却並未下池，只在座位上情話喁喁地，兩人互相依偎着。

這二位，男的約莫二十三四年紀，膚色黝黑，雙目炯炯有神，面部輪廓也頗為端正，襯托上那一身作工講究的米黃色西裝，顯得幾分帥氣。

女的年約十八九，有着八分以上的姿色，穿的是特別強調她那美好胴體的旗袍。

旗袍是白緞精製，黑緞滾邊，左胸上，那高聳而令人涉及遐思處，綉着一朵鮮艷奪目的紅玫瑰。

她，就是這百樂門舞廳的首席紅星，也是在上海灘的歡場中頗負盛名的名件——紅玫小姐。

盛名之下無虛士，今宵，她是薄施脂粉，淡掃娥眉，雖然沒有濃裝艷抹時的艷光懾人，却有如一枝清麗脫俗的水仙，顯得特別淡雅宜人。

尤其是她此刻喁喁細語，淺笑輕顰，看來更令人如沐春風，如飲醇酒，不自覺地陶醉其中。

不錯，眼前陪着她的這位年輕紳士，就已經醉了。

當然，他醉的不是酒。

他，黝黑的臉上透着幸福的光彩，目光痴迷地，凝注那烟霧迷漫的虛空，好像忘記了今日何世，今夕何夕。

緊隣着這一對的，也是一位年輕紳士，年紀也和那着米色西裝的人不相上下。

不過，他穿的却是白色上裝，黑色長褲。也許是因為穿着白色上裝之故吧！他的臉色也顯得特別白皙。

面部輪廓，也比那米色西裝的人要俊秀一些，溫文儒雅，風度翩翩，算得上是一位標準美男子。

但這位美男子，擺的却是「測字攤」，由他面前茶几上那一隻孤伶伶的茶杯判斷，他不曾自帶舞伴，也不曾叫過舞女。

他，咀上叼着一枝香烟，不時漫不經意地向隣座的那一對男女投過難以覺察的一瞥。

是由於自己的女友沒來，而有所期待？或者是衆人皆醉我獨醒，特別到這燈紅酒綠的場所中，冷靜地觀察一下人間百態？

一曲告終，舞池中的紳士淑女們，紛紛歸座。

大班匆匆走向那着米色西裝的座前，含笑躬身，說道：「先生請原諒，紅玫小姐要轉檯了。」

「是麼！」米色西裝客漫應着：「該沒這麼快吧？」

「先生請……請多多包涵，那位客人，本廳可惹……惹不起。」

「國有國法，行有行規，你，身為大班，難道不知道一隻檯至少是一刻鐘？」米色西裝客雖然是帶笑發問，但詞鋒却是咄咄迫人。

「先生請幫幫忙吧！我……我實在……實在……」大班一臉苦笑，欲語還休。

米色西裝客冷然注目，問道：「實在怎麼樣？」

大班神色一整道：「先生，如果不能通融，出了麻煩，我可担代不起。」

「你這算是威脅嗎？」米色西裝客有點火了。

「這個……這個……先生言重了。」大班的臉上又浮現起一片苦笑道：「先生，我是為您好。」

「好意心領。」米色西裝濃眉一揚，道：「我老實告訴你，按規矩，一刻鐘轉檯，時間不到，一切免談！」

米色西裝客這一發橫，大班的態度反而軟了下來。

他，特別走近一步，俯身貼着對方的耳邊

，低聲說道：「先生，他們是上海灘上，勢力最大的幫會首領之一的金三爺……」

米色西裝客截口問道：「就是天狗幫的金老三金立？」

「是的。」大班連連點首諂笑道：「金三爺還帶着好幾位弟兄……」

米色西裝客截口打斷他的話，道：「大班，我再說一遍，就是天王老子來，也必須坐足一刻鐘，才能轉檯。」

一隻有着筆挺褲管，與雪亮皮鞋的巨足，忽然踏上米色西裝客座前的茶几，同時並發出一聲冷哼。

大班臉色爲之一變。米色西裝客神態自若地，頭都懶得抬一下，只是斜睨着那隻踏在他茶几上的巨足，披唇一哂道：「唔……看這筆挺的西褲、雪亮的皮鞋，倒蠻有點紳士的味道，不過……」

這位以右足踏在米色西裝客茶几上的不速之客，是一位年約三旬上下，身裁高大，滿臉橫肉的彪形大漢，右額上還有一道深深刀疤痕跡。

他，以右手手肘撐在膝蓋上，手掌托住自己的下巴，皮笑肉不笑地，打斷對方的話，道：「不過怎麼樣呀？」

米色西裝客仍然滿不在乎地沒有抬一下頭，只是淡淡地一笑道：「即使外面用金子包着，狗腿子也還是狗腿子……」

他的話沒說完，刀疤大漢已揮拳猛擊，並怒叱一聲：「小子找死！」

拳影晃處，揍人的人——刀疤大漢卻反發出一聲殺猪也似的慘號。同時，米色西裝客發出一聲清叱：「紅玫，退到一旁去。……」

原來刀疤大漢那巨大的拳頭，已被米色西裝客的左掌握住。

別看那米色西裝客的體型比刀疤大漢小，但他的五指卻是長而强勁。

此刻，刀疤大漢的拳頭被握在對方手中，就像是被鐵鉗鉗住似地，痛入心脾，難以移動分毫。

就爲了刀疤大漢的這一聲悽厲慘號，那醉人的音樂停止了，舞池中婆娑起舞的紳士淑女們，也一齊臉帶驚容地，紛紛後退。

那位擺「測字攤」的白色西裝客，也退到二丈之外。恰好與花容失色的紅玫小姐站在一起。

那位大班滿臉惶急，又是打躬，又是作揖地，連聲央求着：「二位有話好說，有話好說，可千萬別動武。」

「沒你的事。」米色西裝客向大班投過冷厲的一瞥後，才向刀疤大漢沉聲喝道：「叫金立來！」

一個沙啞語聲由一旁冷然接道：「三爺已經來了，還不放手！」

米色西裝客循聲投注，只見五個彪形大漢，簇擁着一位五短身裁，年約四旬上下，留着一口仁丹鬍子的中年人緩步而來。

這一行六人，雖然，個個沐猴而冠地西裝革履，但那楚楚衣冠，卻沒法掩飾他們那一身流氓氣質。

米色西裝客目光一掃，冷笑一聲：「沒這麼簡單！」

金立那一行人已在距米色西裝客約莫八尺處，取包圍之勢停了下來。金立向着米色西裝客含笑點首道：「金某人已經來了，這位朋友不知有何見教？」

米色西裝客冷然說道：「賜教二字，担當不起，我胡立民不過是一個初出茅廬的無名小卒，哪有資格跟你這位三當家的作朋友。」

金立呵呵大笑道：「胡老弟，請恕我托大，這麼稱呼……」

胡立民截口冷笑道：「少裝馬虎，胡某人不吃這一套！」

金立注目含笑，問道：「那麼，你的意思是？——」

「你的手下，出手揍人，橫蠻無理，你這作頭兒的，至少也該擺句話過來。」

「哦！你是要我金某人向你道歉，才肯放人？」

「不錯。」胡立民昂着頭，冷然說道：「而且，紅玫小姐今宵已由我包下了，不得我的同意，誰也不能强迫她轉檯。」

一聲怒叱由胡立民的左側傳出：「小子放屁！」

隨着話聲，一個灰衣大漢揮拳飛竄過來。

胡立民順手將被他制住的彪形大漢向前一送，但聽「彭」地一聲，彪形大漢被他的同伴一拳揍得發出一聲慘號，雙手撫胸踉蹌後退。

胡立民退過一旁，披唇一哂道：「幹嗎打起自己的同伴來……」

他的話聲未落，又有三個彪形大漢，分三個方向，虎吼着撲了過來。

胡立民視若未覩，一直到對方三人的拳頭臨體的刹那之間，才滑如泥鰍似地，由對方三人的空隙間，一閃而過，並朗聲笑道：「別打了自己人……」

但事實上，那三個彪形大漢，不但各自挨了自己同伴的一記狠擊，而且由於去勢太急，一時之間沒法控制，而互相撞在一起，滾作一團。

胡立民目注金立，笑問道：「金三爺，威鎮上海灘的天狗幫，難道就是靠這些弟兄創出萬兒來的？」

臉上一片鐵青的金立，冷笑一聲道：「你既然是存心找碴而來，金某人不會教你失望就是。」

就這說話之間，金立身邊又衝過四個彪形大漢，撲向胡立民，立即展開一場無比激烈的惡鬥。

這後來的四個彪形大漢，顯然比以前的幾個要高明得多，儘管是四對一也不曾佔上風，但卻是拳來脚往地，打得有聲有色。

「彭彭」不絕的拳擊聲，混和着「唏哩嘩啦」的桌几倒塌和杯盤碎裂聲，已代替樂台上的樂隊，奏出一支奇異的交响曲。

胡立民並邊打邊揚聲大笑道：「金三爺，如果你身旁還有像樣一點的角色，最好是叫他們一齊上，否則，警察趕了來，咱們就玩不成啦！」

金立冷笑一聲：「好！我成全你……」

金立一擺頭，又有四個撲了上去，加入戰圈。

目前參戰的四個，手中都持着匕首，而且他們都屬於短小精悍型，不但身手矯捷，攻守騰挪之間，也顯得非常靈活。

由於增援的人馬，一批强過一批，又用上匕首，因此，孤軍奮戰的胡立民，儘管仍然有如生龍活虎似地，有攻有守，但臉色卻凝重得多。

不過金立的神態，也並不輕鬆。

因爲，天狗幫是上海灘首屈一指的黑社會組織，一般善良百姓對他們，固然是談虎變色，即使是負有治安責任的官府，也只好眼睜眼閉地裝迷糊。

像這樣的一個無法無天的組織，目前，出動了十多個打手，居然不能將一個初出茅廬的無名小子擺平，這消息，一經傳開來，可實在不是一宗光彩的事。

因此，這位在天狗幫中坐第三把交椅的金立金三爺，其心中的感受，是不難想見的。

就當他臉色陰晴不定之間，只聽「叭」地

一聲，胡立民已將一個徒手的大漢踢得飛射丈外。

緊接着，一聲慘號，又一個彪形大漢被胡立民因勢利導地，當作盾牌，挨了同伴一刀。

胡立民連克强敵，不由精神大振地，拳脚兼施，將剩下的六個對手，逼得連連後退。

金立緊蹙着眉峯，頓足怒叱道：「都是飯桶！」

六個圍攻大漢中，有人苦笑道：「三爺，這小子實在太高明了，恐怕得請三爺親自下場才行。」

金立冷哼一聲：「憑這小子也配！」

胡立民朗聲大笑道：「三爺畢竟是聰明的，憑你的身份地位，下場來對付我這個無名小子，勝之不武，敗了嘛！你就沒臉再在上海灘混啦……」

「叭」地一聲，又一個彪形大漢被踢飛丈外，並連聲歉笑道：「失禮！失禮……」

氣得臉色鐵青的金立，忽然振聲大喝：「退下！」

八對一都一個個弄得灰頭土臉，此刻在被對方連傷三人之後，剩下的五個，自然是更不濟事啦！

因此，金立口中的「退下」二字，等於是一道大赦令，聞聲之後，立即一齊疾退丈五之外。

也就在這當口，金立手中已多出一枝左輪手槍，瞄着胡立民冷然喝道：「朋友，乖乖的跟我走！」

這下子，胡立民可傻眼了。

但另一個清朗語聲，又使局勢作了一百八十度的轟變：「對不起，請金三爺將手槍收起來。」

這位「半路裏殺出來的程咬金」，就是那着白色上裝，黑色西褲的西裝客。

也許是所有在場的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惡鬥的場面上，也可能是這位白色西裝客的行動太快了。

因此，誰也沒看淸楚他是如何欺近金三爺身邊去的，即使是一直站在他身邊的紅玫小姐，也不例外。

他，一手持着咖啡杯，一手搭在金立的右肩上，俊臉上浮現着一片莫測高深的笑容。

金三爺的左輪仍然瞄着胡立民，一雙精目也一直注視胡立民，口中卻冷然問道：「憑甚麼？」

「三爺要這麼說，就不够意思了。」白色西裝客答得很輕鬆。

但金三爺卻是有如寒天飲冰水，滴滴在心頭。

對方搭在他肩頭上的手掌，已眞力漸增，就像是被一隻鋼爪扣住似的，痛入心脾，連手中的左輪，也幾乎把持不住了。

不過，金三爺畢竟是老江湖了，儘管已受制於人，但他的外表上，卻還是那麼鎮靜，也那麼冷漠地，冷然一哂道：「至少你得拿點像樣的東西出來。」

白色西裝客沉聲說道：「三爺，我已經給你面子了……」

話聲中，他右手中所握的咖啡杯，忽然發出一串輕微的碎裂聲，接着，化成一蓬白色細砂，由手掌中瀉落地面。

於漫不經意之中，將一隻瓷質咖啡杯握成一片細砂，這一份精深的內家眞力，不但使金三爺臉色爲之大變，連那位在金三爺的手槍威脅之下，不得不暫時屈服的胡立民，也爲之悚然動容。

「三爺，你認爲你的肩頭，比這隻瓷杯還要堅强嗎？」白色西裝客的語氣，還是那麼平和得不帶一絲火氣，但他那隻扣住對方肩頭的手掌上，又增加了一成眞力。

金三爺痛得一咧咀唇，但他還是强行忍耐着，也平靜地反問道：「朋友，我可以問你幾句話嗎？」

「可以。」

「你和這位胡朋友是一夥？」

「不是。」

「那你爲何要淌這塘渾水？」

「這叫作不平則鳴。」白色西裝客淡笑着說道：「三爺，你想想方才那情形，能算是公平嗎！」

這時，金三爺的手下人中，至少有五枝手槍對準着白色西裝客，並有人沉聲喝道：「小子，放開咱們三爺！」

「可以。」白色西裝客答得很爽快，但他卻又向金三爺笑問道：「三爺，你說呢？」

金三爺苦笑了一下，沉聲喝道：「沒你們的事，收回手槍，退下去！」

「是……」

白色西裝客淡淡地一笑道：「三爺，你自己的手槍，是否也該收回了？」

「好的！」金三爺苦笑了一下，道：「能否告訴我，你的尊姓大名？」

「在下朱天佑。够了嗎？」

「够了。」金三爺收回手槍，又苦笑了一下道：「二位請！」

胡立民快步向朱天佑身邊，但朱天佑卻不等對方開口，搶先笑道：「胡兄，現在甚麼都不必問，咱們先離開這個是非之地再說……」

一串警笛聲傳自大門口，並有人沉聲喝道：「不許動！」

也就在這當口，舞廳中燈光忽然熄掉，朱天佑一把握住胡立民的健腕，低聲喝道：「胡兄，咱們快走……」

朱天佑對這舞廳中，甚至於舞廳附近的地形都很熟悉。

儘管是在黑暗中，他卻輕車熟路地，帶着胡立民悄然由後門溜走。

半個鐘頭之後，朱天佑胡立民二人，已進入滙中飯店的一間華麗套房中。

朱天佑斟滿兩杯白蘭地，遞給胡立民一杯，含笑說道：「胡兄，爲我們的認識乾杯。」

胡立民乾了杯之後，卻苦笑道：「可是，我除了知道你姓朱、名天佑，並救過我一次之外，其餘卻是一無所知。」

朱天佑道：「胡兄認爲我對你的一切，知道得很多？」

「唔！至少我有這樣的預感。」

「事實上，我的確知道你不少的秘密，比方說，你是來自南京，此行目的，在找天狗幫的老大淌雪奪妻之恨，至於方才的那一場打鬥，也是你故意激怒對方，藉以試探對方的深淺的。」

「朱兄怎麼知道這樣詳細的？」

朱天佑神秘地一笑道：「因爲，我也是拜倒紅玫石榴裙下的火山孝子。」

胡立民苦笑着一「哦」道：「那就怪不得了。」

朱天佑笑了笑道：「胡兄，我已知道你不少秘密，而你對我卻一無所知，你是否覺得不公平？」

「不錯，我的確有這種想法。」

「很抱歉！這種不公平的情況，還得繼續維持下去。……」

「你這是封我的咀？」

「是的，現在，你只有聽我的安排，時機成熟時，我會自動告訴你，有關我的一切。」

胡立民注目問道：「你以爲我一定會聽你的安排？」

「除非你不想淌雪奪妻之恨。」朱天佑含

笑接道：「胡兄，你知不知道，天狗帮的老大是誰？」

胡立民一怔之後，才苦笑道：「對了，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我幾乎忘了加以說明。」

「現在說明，也不算晚。」

「方才，你雖然救了我，却也等于是破壞了我的計劃。」

「你是說，你本來打算借此機會，混入天狗帮去？」

「是啊！我不認識他們的老大，只有這一個笨法子才能達到目的，因爲我自信，像我方才所表現的身手，他們一定會設法吸收的。」

「胡兄，你想得過於一廂情願了。」朱天佑抬手拍了拍對方的肩膀，正容說道：「不錯，像你這樣的身手，正是他們要吸收的對象。但我得提醒你一聲，天狗帮能在這十里洋塲中，執黑社會的牛耳，豈能倖致，他們會輕易用你這麼一個來歷不明的人嗎？」

「那麼。」胡立民眉峯緊鎖，苦笑着問道：「朱兄何以教我？」

「請絕對相信我，聽我的安排。」朱天佑正容接道：「有關我的一切，目前不便說，但我可以透露一點給你，我和你是同仇敵愾。」

「哦！你也和天狗帮的老大有仇？」

「不錯。」朱天佑一挫鋼牙，道：「我和那老賊，仇深似海，恨比天高。」

「那麼，你當能知道他的住址了？」

朱天佑輕輕一嘆道：「那老賊自知樹敵太多，所以，他的行踪非常詭秘，就算是他的高級幹部跟他聯絡，也只能找他的代理人，也就是天狗帮坐第二把交椅的李二爺李唐。所以，天狗帮中，上上下下，只知道他們的帮主爲大爺，却不知道這位大爺姓甚名誰，當然也沒人見到過這位大爺廬山眞面目。」

胡立民接問道：「這麼說來，只要找李唐，也就可以找到那老賊了。」

「沒這麼簡單。」朱天佑笑道：「因爲，李唐也只能在電話中跟他的主子聯絡，其他的一切，就不用談啦！」

「那老賊竟然如此神秘？」

「我說的，一點也沒誇張。」

「那你又怎能知道他的住處的？」

「我幾時說過，我知道那老賊的住處？」

朱天佑的確不會這麼說過，因此，胡立民禁不住啞然失笑起來。

朱天佑含笑說道：「我雖然不會這麼說過，但事實上，對那老賊的行踪，我還有着相當了解的，本來，我自己早該採取復仇行動，但由於問題牽涉太廣，我又缺少一位像你這樣的得力助手，所以……」

胡立民截口笑問道：「所以，你才要我跟你合作？」

「可以這麼說。」

「你老兄注意我，已有不少日子吧？」

「唔！當你第一次替紅玫捧塲時，我就注意上了。」

「原來紅玫也早就給你收買了。」

朱天佑笑了笑道：「風月塲中的女人，爲的是錢，老兄江湖經驗還太差，以後，可得特別當心。」

接着，却是神色一整道：「紅玫這個小娘們，可能大有來頭，到目前爲止，我還沒弄清楚她的眞實身份。」

胡立民一怔，道：「一個舞女，居然還會另有來頭？」

朱天佑笑道：「你老兄一心只想湔雪你的奪妻之恨，其他的一切都不過問，我問你，你可知道，上海灘是怎樣的一個環境？」

「這個……」胡立民苦笑着接道：「我只好向你請教了。」

朱天佑神色一整道：「上海灘是一個華洋雜處的國際都市，形形色色的人，奇奇怪怪的事，隨時隨地，都可能遇上，尤其是最近，我國與日本的關係，外弛內張，隨時有爆發大戰的可能。因此，日本的間諜，我國政府的工作人員，都集中在這兒勾心鬥角……」

胡立民截口一「哦」，道：「我有點明白了。」

朱天佑笑問道：「說說看？」

胡立民沉思着接道：「朱兄是認爲，紅玫也負有甚麼特殊使命？」

「不錯。」朱天佑點點頭道：「因爲，像紅玫這樣的紅舞女，正是幹特務工作的人，最好利用的人物。不過，到目前爲止，我還不敢肯定她，究竟是在替誰工作。」

「朱兄對這一方面好像很內行。」胡立民含笑問道：「莫非也是大有來頭的人物？」

朱天佑苦笑道：「老兄怎麼尋起我的開心來，我不過是平常愛看看間諜小說，並對這一行工作頗爲嚮往而已。」

徵頓話鋒，又一整神色道：「胡兄，現在言歸正傳，在目前這樣的環境裏，今後的一切言行，都得特別當心才行，否則，自己丟了性命，還不知道是怎麼回事。」

「多謝指點。」胡立民正容說道：「以後，我會特別當心的。……」

經過一番懇談，兩人已由陌生而成爲無所不談的好朋友了。

互通籍貫，互叙年庚之下，決定結爲異姓兄弟，朱天佑二十四歲，大胡立民一歲，成了大哥。

兩人以最低的語聲，商量着今後的行動方針。

大致談妥之後，胡立民才笑問道：「大哥，小弟是否該告辭了？」

「不！」朱天佑笑道：「現在還不到十二點，早得很哩！」

緊接着，又笑問道：「老弟，你除了跑跑舞廳之外，對於夜上海的豪華夜生活，可能還不會領畧過吧？」

胡立民苦笑一下道：「大哥，方才小弟已經說過，小弟的家境並不富裕，平常很少涉足風月塲所，所以，一到這十里洋塲的上海，就顯得有點土裏土氣了。」

「不要緊。」朱天佑拍拍對方的肩膀，以非常誠懇的語氣接道：「今後，凡是我有的，也都有你一份，我保證，要不了一個月，你就成爲一位十足的洋塲闊少了。」

「多謝大哥！」胡立民苦笑道：「其實，我倒不想成爲甚麼洋塲闊少，只要心願得了就很滿足了。」

他，一面說着，一面游目四顧，打量這豪華套房中的一切陳設，緊接着，並注目問道：「大哥，我有一句很冒昧的話，問出來，你會不會見怪？」

朱天佑笑道：「有話請儘管問，即使不得體的話，我也不會見怪，因爲，咱們已成了兄弟呀！」

「大哥，」胡立民目光深注着，接問道：「你能住這種一流大飯店的豪華套房，而且訂的是長房間，我想，你一定很有錢，但我總覺得，未免太過於浪費了。」

他的話沒說完，朱天佑的臉色已變得非常難看。

因此，胡立民殊感不安地，接道：「大哥，你自己說過的，即使我說錯了，你也不會見怪的……」

朱天佑擺手制止他說下去，長長嘆了一聲：「兄弟，我不是怪你，是你提到錢，引起我一段傷心往事。」

胡立民尷尬地一笑道：「那我就更感到不安了，大哥又不肯說明那一段傷心往事……」

「時機成熟時，我會說的。」朱天佑截口打斷對方的話，並長嘆一聲道：「是的，我家非常有錢，但大部的資產都給人家有計劃的奪去了，還賠上我父親的一條老命。如今剩下的這點錢，與過去一比，可實在算不了甚麼，所以，我才根本不把它當一回事。」

胡立民輕輕一嘆，沒接腔。

朱天佑探手懷中，掏出一大叠嶄新的鈔票，隨手分出一半，塞給對方懷中，並含笑說道：「兄弟，我帶你去一家豪華的私人俱樂部，去見識一下上海灘中最糜爛的一面。」

不等對方接腔，又笑問道：「兄弟，你沒帶槍？」

「有。」

「槍法如何？」

「難道此行還要斷殺？」胡立民似乎不願正面答對方的話，而故意提出反問。

「兄弟，先回答我的問題。」

「對於槍法，我自信還算過得去，不過，在大哥你這位大行家面前，我可不敢……」

朱天佑擺手截斷他的話道：「這就行了。自己人，用不着客套，咱們走吧！」

×　×

日租界中虹口公園的右邊，有一幢佔地頗廣，建築宏偉的花園洋房。

洋房主人姓帥，名大元，是一位才三十出頭的花花公子。

據說，帥大元的父親，曾經是北洋軍閥部下的一位師長，由於搜括了不少的造孽錢，北洋軍閥垮台，民國統一之後，就在這十里洋塲的上海作起寓公來。

如今，帥師長早已蒙主寵召，偌大一份家當，也完全掌握在帥大元手中。

別瞧帥大元是一個花花公子，他，不但長袖善舞，與日本人打得火熱，而且生財有道，利用他住宅的地下室，開了一家全上海市中最豪華，也是獨一無二的銷金窟，——東方之珠俱樂部。

舞廳、酒吧，各式各樣的賭具，各色人種的美女，加上那別出心裁的設備，儘管一夕的消費，足够一般窮措大三五年的生活所需，但這個俱樂部却是每晚車水馬龍，冠蓋雲集。

也許是帥大元故意玩噱頭，儘管他是以斂財爲目的，但要進入這個俱樂部，却還有一些限制條件，那就是必須一次繳足十萬元會費，取得會員資格之後，才予接待，否則就必須有會員携帶才行。

當朱天佑、胡立民二人到達這銷金窟時，已經是翌日凌晨一時了。

胡立民雖然是土包子，但朱天佑却是這兒的會員。

因此，他們輕車路熟，毫無阻碍地進入俱樂部的酒吧間。

酒香混合着淑女們身上散發的高級香水氣味，使得這兩個年青人一進入酒吧立即精神爲之一振，朱天佑並扭頭笑問道：「怎麼樣？」

「甚麼怎樣啊？」胡立民有如進入大觀園的劉姥姥，一切都感到那麼新奇。

「我說的是這兒的情調？」

「情調？唔！情調很好，不過，好像有點世紀末的味道。」

一個銀鈴似的語聲由一旁傳來：「啊！朱先生，胡先生，二位也來啦……」

說話的是百樂門舞廳的紅星紅玫小姐。

出人意外的是，紅玫小姐那條圓潤雪白的手臂，竟然挽在金三爺金立的手臂上。

胡立民首先臉色一變，輕哼一聲：「這算是寃家路窄……」

金三爺似乎毫無敵意地，向着他們二人含笑點首，道：「想不到二位也是這兒的會員，咱們算是不打不相識，來來來，今宵由我做東，咱們共謀一醉，也算是爲方才的失禮，聊致歉意。」

「三爺爲何前倨後恭？」朱天佑的話雖然不好聽，但却是帶笑而說，語氣神情之間，也不帶一絲敵意。

金三爺打了一個哈哈道：「老弟台，待會我自罰三杯如何？」

朱天佑也趁風轉舵，爽朗地一笑，說道：「三爺言重了，方才，我這位把弟，也有不是之處……」

金三爺截口笑問道：「啊！二位已結拜兄弟了？」

「是的，也就是方才的事，我這位兄弟，自以爲學了點防身功夫，想到上海灘來闖闖天下……」

金三爺又截口笑道：「那眞是太好了，太好了，憑胡老弟的身手，我保證短時期內，就可出人頭地。」

「莫非三爺有意提拔不成？」朱天佑算是打蛇隨棍上。

「提拔二字是不敢當。」金三爺抬手摸摸他的仁丹鬍子，含笑接道：「如果二位肯屈就的話，眼前就有一個很好機會。」

朱天佑笑道：「三爺好厲害，居然連我也拉上啦！」

「好說，好說。」金三爺也爽朗地笑道：「咱們到裏面去，一方面慶賀二位老弟義結金蘭、一方面爲方才的事向二位老弟致歉，順便也談談二位老弟的工作。」

朱天佑扭頭向一旁的胡立民笑道：「兄弟，三爺盛意難却，咱們就叨擾三爺一頓吧？」

胡立民笑了笑道：「我一切聽大哥……」

在金三爺與紅玫的前導下，穿過酒吧，進入舞廳。

所謂舞廳，也就是一個小型的夜總會。其中除了一個可以容納約莫二十對人的舞池之外，週圍還設有二十個隔離卡座。

當金三爺等一行人進入時，舞池中不見一個人影，只有舞台上，一位幾乎全裸，健美而又妖冶的女郎，扭着蛇樣的腰肢，配合着輕盈的音樂，在表演着肚皮艷舞。

金三爺特別交代侍者，在舞台旁添了一張圓桌，就座之後，目光向同座三人一掃，笑道：「有人說，天下女人皆禍水也，二位老弟是否也有同感？」

朱天佑、胡立民含笑未語，僅不約而同地，向一旁的紅玫投過神秘的一笑。

紅玫却向金三爺投過一個嫵媚的白眼，嬌嗔地道：「三爺，怎麼跟我過不去呢？」

「這話可不是我說的呀，何况……」

「怎麼樣？」

「方才在舞廳中，就是爲了妳，幾乎使我和二位老弟傷了和氣。」

「不是幾乎吧！事實上，方才你們不但已經傷過和氣，而且還打得頭破血流了哩！」紅玫媚笑着，不但一張櫻桃小嘴中說着既清脆、又嬌甜京片子，連眼睛眉毛也似乎在說話。

金三爺笑道：「那我說妳是禍水，可沒有寃妳呀！」

「可是，要是沒有我這個禍水，你們又怎能言笑晏晏地歡叙一堂。」

「對、對。」金三爺連連點頭：「這麼說來，我該首先敬妳一杯。」

儘管到這個銷金窟中來的人，都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但這兒的每一道菜，每一種酒，都是最精美，最名貴的。因此，在一般交際塲所中，視爲奢華的「開香檳」，在這兒，可就是

稀鬆平常得很。

金三爺話聲中，侍者已開好香檳，替他們每人都斟滿了一杯。

金三爺舉杯含笑說道：「來，敬咱們禍水一杯。……」

侍者正待離去，却被金三爺以手勢止住，並含笑向胡立民說道：「從現在起，這個禍水，完全由老弟獨享……」

紅玫截口給了他一個白眼道：「三爺，甚麼叫獨享呀？」

「這個麼！只能意會，不可言宣。」金三爺曖昧地笑着，話鋒轉向朱天佑：「朱老弟對日本姑娘有興趣嗎？」

朱天佑笑了笑道：「我是『博愛』的實行家，有教無類，一視同仁。」

「那好極了！」金三爺扭頭向侍者笑道：「叫和子和安妮來。」

「是……」侍者躬身退走。

朱天佑向金三爺笑道：「三爺對白種女人有興趣？」

金三爺曖昧地一笑道：「談不上甚麼興趣，只是，吃膩了中國大菜，偶然吃吃西餐，倒別有風味的。」

紅玫披唇一哂，嬌哼一聲：「你們男人呀！一個個都是餵不飽的饞貓……」

少頃過後，一中一西兩位美人兒，嬝嬝婷婷地走了過來。

這就是這個銷金窟中，兩位最紅的尤物──和子和安妮。

和子是日本人，身裁嬌小如香扇墜，不但美，而且有一股足能顛倒衆生的無形媚力，算得上是一位每一寸都是女人的女人。

安妮為法國籍，雖然是白種女人，但身裁却與東方女性近似，其美、其媚，也和和子不相上下。

兩人都是雙十年華，都穿着旗袍，也都能說一口標準京片子。和紅玫一比，算得上是春蘭秋菊，各擅勝場。

朱天佑是這兒的常客，自然早就認識和子和安妮。

只有胡立民是生客，而且他還是第一次到這等場合來，因而不但應對之間，顯得蹩扭，也有點兒侷促不安。

因此，一番客套之後，胡立民首先岔開話題，目注金三爺笑問道：「三爺，咱們先談正經的可好？」

「好、好。」金三爺乾笑了一下，才接下去道：「本來這是只談風月的場合，但我先將工作的性質說明一下，是可以的。」

話鋒略為一頓，才輕嘆一聲道：「不瞞二位老弟說，咱們天狗帮，最近遭遇到了很大的困難。」

朱天佑搶先發話問道：「那是屬於哪一方面的？」

金三爺不答反問道：「朱老弟在上海多久了？」

「約莫已有三年以上。」

金三爺道：「那麼，兩個月前，哄動上海灘的那一宗大綁票案，朱老弟當也在報紙上見到過了？」

「就是那未經宣佈姓名的富家子，被勒索五十萬元的大案子？」

「正是，正是……」

胡立民插口問道：「難道那位未經宣佈姓名的富家子，與天狗帮有關？」

「是的。」金三爺點點頭道：「那就是咱們老大的長公子。……」

金三爺的話沒完，同座的男女五人，都一齊驚啊出聲。

少頃之後，朱天佑才接問道：「關於那個案子，報紙上只登了那麼一天，結果是怎樣的呢？」

「結果。」金三爺苦笑了一下，說道：「五十萬元贖金照給，但，贖回來的，却只是一具屍體。」

朱天佑哼了一聲道：「這可太不應該了，既要錢，又要撕票。」

胡立民蹙眉問道：「按說，盜亦有道，他們拿了錢，為何還要撕票？」

金三爺又苦笑了一下，說道：「撕票的原因，是說我們不該報警，更不該驚動那些新聞界。」

朱天佑也苦笑一聲，說道：「這簡直是欺人太甚！」

「欺人太甚的還不止這一點哩！」金三爺紅潤的臉上充滿了憂鬱，說道：「三天之前，咱們老大的二公子，又被綁走了，這次勒索的是一百萬元。」

紅玫伸了一下舌頭，道：「乖乖龍的多，這簡直是獅子大開口嘛！」

朱天佑注目問道：「這次，你們沒報警，也沒驚動新聞界？」

金三爺長嘆一聲道：「有了上一次的血的教訓，誰還敢再蹈覆轍。」

胡立民接問道：「那些人，究竟是甚麼來頭，居然敢向太歲頭上動土？」

金三爺苦笑着接道：「不知道，到目前為止，我們只知道對方的首領叫蝙蝠。」

「蝙蝠？」朱天佑禁不住啞然失笑道：「蝙蝠似禽非禽，似獸非獸，這倒是一個很別緻的名稱。」

金三爺却是聲容俱壯地，向紅玫、和子、安妮等三位小姐說道：「三位小姐，我沒把妳們當作外人，可是，這案子關係咱們二公子的生命，妳們三位可千萬要保守秘密。」

三位小姐同時點首嬌應着：「我們不會亂說的。」

「任何人面前都不許說！」

「好的……」

胡立民沉思着說道：「三爺，按常情來說，天狗帮既然受過一次慘痛教訓，就該格外當心才對。那麼，為甚麼不對二公子，特加保護呢？」

「誰說我們沒有特加保護。」金三爺苦笑着接道：「那位被慘殺的大公子，身邊經常有兩個保鏢，至于二公子的保鏢，則已增加到四個。」

胡立民道：「那些保鏢，他們的身手都很高明？」

「那還用說，那些保鏢，不論武功和槍法，比起方才在百樂門對付二位老弟的人來，至少要高出一倍。」

「那麼，當綁票案進行時，那些保鏢難道都睡覺了？」

「睡覺了，是的，他們也永遠不會醒過來了。」

胡立民苦笑道：「那是說，人家是先殺了保鏢，才綁票的？」

「唔……」

朱天佑插口接道：「據我所知，天狗帮的勢力，遍及上海灘的每一個階層，既然以往吃過那麼大的虧，為甚麼不全力加以追查？而居然又受到第二次的綁票？」

「當然會全力追查，而且也曾發現過一些綫索，可是……」金三爺長嘆一聲道：「那些發現過綫索的人，都沒有一個活着回來。」

朱天佑不禁也苦笑道：「這可的確是一宗令人頭痛的事。」

「所以。」金三爺含笑接道：「當我在百樂門發現二位老弟的高明身手之後，就有借重

二位之意。總算天緣巧合，咱又在這兒不期而遇。」

朱天佑謙笑道：「三爺，這麼重大的責任，恐怕我們担當不起。」

金三爺正容說道：「我金立老眼未花，深信二位老弟有這個能力。」

「何以見得呢？」

「就憑我方才在百樂門的親身體驗。」

朱天佑神色一整，目光深注着問道：「三爺已決定要我們效勞？」

「就等二位老弟一句話。」金三爺含笑接着道：「俗語說得好：學成文武藝，賣與帝王家，如今是民國，又是承平時期，所謂英雄無用武之地，二位老弟既然具有這麼高明的身手，何不就在咱們天狗帮中創一番事業出來。」

朱天佑沉思着接道：「三爺說得有理，我原本是一個游手好閒的敗家子，我這位把弟，更是特地趕到這兒來闖天下的，現在，能承三爺栽培，這是一個求之不得的大好機會，只是，咱們萍水相逢，我却不能不有所顧慮。」

「說說看？」

「第一：這案子太嚴重了，我深恐能力經驗不够，有負三爺的期望。」

金三爺笑道：「這是不成問題的問題，我的意思是：二位老弟能盡心盡力就行了，成功固然好，不成功也不要緊。」一頓話鋒，又注目問道：「第二呢？」

「第二。」朱天佑正容接道：「貴帮是一個江湖組織，對貴帮來說，我們兄弟是一個來歷不明的人，三爺對一個來歷不明的人，加以重用嗎？」

「這一問，問得好。」金三爺也正容說道：「我能重用二位，但目前只限于財力人力方面，可以無限制供應，至于名義方面，二位老弟暫時是我金立的私人保鏢，還不能算天狗帮中的一份子，如果二位老弟能替本帮解決目前的難題，則以後的好處，可就大啦！」

朱天佑笑問道：「我希望先知道一些以後的好處。」

金三爺一個字一個字地接道：「以後，二位老弟很可能成為天狗帮的老四和老五。」

朱天佑雙眉一揚，扭頭向胡立民笑道：「兄弟，咱們試試看如何？」

胡立民點點頭道：「我一切聽大哥的。」

金三爺伸手分握着朱天佑、胡立民二人的健腕，注目問道：「二位老弟都答應了？」

「答應了。」朱、胡二人同時正容點首。

「好，咱們一言為定。」金三爺顯得神彩飛揚地，含笑舉杯道：「來，為我們的合作乾杯！」

六人乾了六杯之後，金三爺才向一旁的三位美姑娘笑道：「妳們三個丫頭，還不乘機拍拍我們那未來的四爺和五爺的馬屁。」

和子搶先向朱天佑、胡立民二人舉杯嬌笑道：「我先敬四爺和五爺一杯。」

「這四爺和五爺，可叫得太早了點吧！」

朱天佑含笑舉杯，說道：「不過，俗語說得好：最難消受美人恩，所以，這一杯，我還是敬領了。」

與胡立民一仰頸子，喝了個杯底朝天。

金三爺笑道：「雖然四爺五爺叫得太早了一點，但却是一個好預兆。好了，正經事既已說好，咱們該各任自己所好盡情一樂才對。」

接着，特別貼着朱天佑的耳朵，低聲說道：「老弟，方才進來時，我已吩咐侍者開好三個房間，今宵，一切都由我作東。」

朱天佑笑了笑，說道：「三爺盛意，我先謝了……」

「自己人嘛！還用言謝。」

和子却向朱天佑媚笑道：「朱先生，也不請我跳跳舞。」

金三爺附和着笑道：「二位老弟，莫冷落了身邊的美人兒，先下池去跳跳舞吧！」

樂隊正奏着節奏緩慢的「勃羅斯」，燈光也轉為十分幽暗。

踏着輕盈的舞步，和子像依人小鳥似地，偎在朱天佑的懷中，微仰着那宜嗔宜喜的俏臉，嫵媚地一笑，說道：「朱先生，怪不得好久不到這兒來了，原來是給百樂門的紅玫小姐迷住啦！」

「誰說的？」

「還用誰說，兩個鐘頭之前，你們不是為了紅玫爭風吃醋在百樂門打得一塌糊塗麼！」

「別說得這麼難聽好不好？」

「我是老實人，說的也是老實話，說實在的，紅玫也的確有她的迷人之處，如果我是男人，也會給她迷得暈頭轉向的。」

「可是，最使我着迷的，還是妳。」

「先生，我的頭腦還清醒得很。」

「你以為我是在灌迷湯？」

「不過，我倒希望你說的眞話。」

朱天佑神色一整道：「我對天發誓，如果我是言不由衷，不但當不成天狗帮的四爺，而且，會被汽車……」

一隻溫軟的手掌，將他未說完的話堵住了，並給了他一個嬌嗔的白眼，道：「誰要你發這麼重的誓。」

「誰教妳不相信我的話。」

「現在，我相信了，可是，今後你要常來，別教人望穿秋水。」語聲膩膩的，粘粘的，即使是魯男子或柳下惠，也難免被這極富磁性的嬌語，給挑撥得意馬心猿。

一曲告終，回到座位上後，金三爺却向朱天佑歉笑道：「二位老弟，很抱歉，咱們必須要走了。……」

和子搶先截口問道：「三爺，說得好好的，怎麼又變卦了？」

金三爺緊緊摟着安妮的手臂，苦笑了一下道：「小妮子，我也不想離去，但大爺電召，可不能不走。」

和子道：「大爺請的是你，可不是胡爺和朱爺呀！」

「妳忘了他們現在是我的私人保鏢？」

「那麼，明晚來？」她那滿含着柔情蜜意的目光，却是凝注着朱天佑。

金三爺連忙接着說道：「明晚還不行，後天晚上一定來。」

「好，後天就後天吧！」她無可奈何地，輕輕嘆了一聲。

× × ×

三分鐘後，金三爺那輛豪華的「別克」轎車，飛馳在平坦光滑的柏油馬路上。

街道兩旁的店舖，迅疾地向後飛逝。

金三爺一臉肅容，猛抽着香烟，一口接一口，一直到快要燒到他的手指時，才將烟蒂向車窗外使勁一扔，並輕嘆一聲道：「二位老弟，明晚的任務，可艱鉅得很哩！」

朱天佑雙眉一揚，道：「方才大爺的電話，是怎麼說的？」

「大爺說，」金三爺接着說道：「一切跟前次一樣，也就是前一次事件的翻版。」

朱天佑苦笑道：「三爺，前一次事情的經過詳情，我還不曾聽說過哩！」

金三爺沉思着說道：「他們規定，由我方派出四個人，用皮箱裝着鈔票，前往指定的地點贖票。他們先行搜查我方的人員，確定未携帶任何武器之後，再檢驗鈔票，然後才『銀貨兩訖』……」

「這不是很公平嗎！」

「公平？可是，在『銀貨兩訖』之後，他

們却突然以亂刀將大公子和我方的人員，全殺死了。」

「這一次，他們也是明晚十二點，地點在龍華。」金三爺發笑着接道：「所以，今宵我才不讓二位老弟荒唐，必須養精蓄銳，以應付明晚的行動。」

朱天佑沉思沒接腔。

金三爺意味深長地一嘆道：「在這種不公平的條件下，這任務等于是賣命，老弟，我現在突然後悔起來。」

「這話怎麼說？」

「我後悔不該拉二位老弟下水，所以，如果二位老弟要退出，現在還不算遲。」

朱天佑含笑反問道：「三爺是在激我？」

「我完全言出由衷，二位老弟年紀輕輕，如果就這麼擱在這兒，可實在太可惜了。」

朱天佑苦笑道：「三爺，你對我們兄弟，好像失去了信心？」

「老弟，話可不是這麼說。」金三爺正容接道：「像我們所遭遇的這種情況，要想保全二公子的安全，可實在太困難了。」

朱天佑也正容說道：「不管它有多麼困難，既然接下了這任務，就決無反悔之理。」

金三爺扭頭向一直沉默的胡立民問道：「胡老弟，你呢？」

胡立民笑道：「我還是聽大哥的。」

「好！」金三爺分握着對方兩人的健腕，用力搖撼着，道：「這千斤重担，就交給二位了……」

朱天佑神色一整道：「三爺，有幾句話，我必須先說明白。」

「老弟有話說，請儘管說。」

「三爺，我們兄弟，決盡一切力量，將二公子救出虎口，但三爺也明白，這是一件非常危險而又艱難的任務，我們兄弟雖然有信心可以完成任務，但却不敢說有絕對的把握。」

「是的，這情形，我完全明白。」

「所以，萬一沒法完成任務時，我們也不能受過，這是所謂先小人，後君子，將醜話說在前頭。」

「那是當然，那是當然。」金三爺連連點着頭，並苦笑了一下道：「這也算是死馬當活馬醫，能醫好，是二位老弟的身手高明，也是咱們老大的福氣大，醫不好，那也只好歸之于命運的安排。」

朱天佑道：「有三爺這幾句話，我就完全放心啦。」

× × ×

龍華，是上海郊區的名勝之地。

時爲三月中旬，正是桃花盛開的時候。

如果是白天，只要天氣好，這兒必然是車水馬龍，遊人如鯽的。

可是，現在是夜晚——一點五十分，一切都顯得靜悄悄的，連那艷麗多姿的桃花，也在寒意猶濃的晚風中顯得黯然失色。

就在一片桃林外的公路旁，停着一輛流綫型的黑色小轎車。

車裏車外，燈光全熄，靜悄悄地，聽不到一絲人聲。

五分鐘過後，桃林深處，傳來一陣「沙沙」的脚步聲，並有人沉聲喝問道：「天狗帮來的是誰？」

黑色小轎車內，傳出清朗語聲，道：「我，朱天佑、胡立民。」

桃林內的人，在悄聲商量着：「這兩個人，沒聽說過。」

「管他是甚麼人，只要錢帶來就行了。」

「話不能這麼說，至少我們要弄清對方的身份才行，否則，上頭查問起來，我們如何回答。」

接着，又揚聲問道：「二位在天狗帮是何身份？」

朱天佑的語聲答道：「我們是金三爺新雇的私人保鏢。」

「哦！眞是失敬得很。」話說得頗爲客氣，但語氣中却顯然含着太多的揶揄意味。

而且，另一個人又接問道：「還有兩個是誰？」

「另二位是邱七、王五。」

「刀疤邱七、麻子王五，算得上是天狗帮的好手。」

「多承誇奬！」

「將車廂燈打開。」

燈光一閃，車廂燈亮了。雖然並不怎麼强烈，但在四週一片漆黑中，却也得頗爲明亮。

由外面看，一目了然。車廂中一共是五個人：朱天佑、胡立民、麻子王五、刀疤邱七、和一個司機。

桃林中人又沉聲喝問道：「哪一位是朱天佑？」

「我就是。」朱天佑揮了一下手臂。

「今宵，是你負責？」

「不錯。」

「我們的規定，你都記得？」

「當然！」

「那麼，我們要開始檢查了，諸位可得乖一點。」

四個短裝漢子，由桃林中快步走出。

四個人中，兩人持着鐵棍，兩人持着鋼刀。而且，四個人的面孔都用手帕蒙住下半部，一頂鴨舌帽又拉得很低，根本看不到他們的面目。

到達車前時，由爲首一人喝道：「姓胡的，你先提着皮箱出來。」

胡立民沒答話，首先提着皮箱走出車廂。

爲首蒙面漢子示意他的同伴，搜查過胡立民的週身上下，證明沒帶任何兵器之後，才向刀疤邱七笑道：「邱七，輪到你了……」

朱天佑是最後被搜查的一個。

搜查過朱天佑之後，那批蒙面人又在車廂內搜查一番，然後才向司機揮揮手道：「將車子開到一里外那家米記雜貨店旁邊去，快！」

司機默然將車子開走了。

那批蒙面漢子開始檢點鈔票，一直到點驗完畢之後，那爲首的人才笑道：「不錯，你們的大爺很乖……」

朱天佑一脚踏住盛鈔票的皮箱，沉聲問道：「朋友，你呢？」

「我怎麼樣？」

「現在，是你乖的時候了。」

那爲首的人啞然失笑，道：「朱朋友連口頭上也不肯吃一點虧。」

朱天佑咀唇微披，沒接腔。

那爲首的扭頭喝道：「將貴客送過來。」

一聲暴喏，桃林中又走出兩個持刀蒙面漢子，抬着一個大蔴袋，飛奔而前。

「砰」地一聲，蔴袋摔落朱天佑身前。那爲首的人陰陰地一笑道：「朱朋友先檢查一下看，是否有甚損傷？」

在朱天佑的示意之下，刀疤邱七將蔴袋打了開來。

這位被綁架的公子，年紀約莫十五六歲。由于環境好，一向養尊處優，長得倒也頗爲俊秀。

當然，像這麼嬌貴的公子哥兒，在匪巢中折磨了一段長時間後，那一副狼狽相，是不難想見的。

朱天佑目注正在替二公子鬆綁的邱七，沉聲問道：「邱兄，沒錯吧？」

邱七連連點首道：「沒錯……」

那爲首的人又陰笑道：「到現在爲止，也是活的。」

由于前次的經驗，目前這個爲首的人所說的話中涵意，也至爲露骨。

因此，本來就暗中捏着一把冷汗的邱七與王五二人，聞言之後，不禁臉色爲之大變。

朱天佑入目之下，沉聲喝道：「二位沉住氣！」

那爲首的人笑道：「朱朋友好一份沉着的功夫！」

不等對方接腔，又立即接着說道：「朋友，咱們的肉票已經交還，你是否也該抬抬尊足了？」

朱天佑的右足，還是踏在皮箱上，冷冷地一笑道：「不忙，我要先問你幾句話。」

那當首的人似乎楞了一下，才笑道：「行！冲着你朱朋友這份豪氣，有話請儘管問。」

朱天佑目光深注着，冷然問道：「今宵，你們還是打算拿到錢後，還要撕票呢？」

「朱兄這一問，太多餘了。」

朱天佑道：「你們也是江湖組織，爲何不講江湖規矩？」

那爲首的人笑道：「這一問，問得好，本來，我是奉命行事，沒理由要回答你的問題，不過，還是方才那句老話，冲着你這份豪情，我願意告訴你，免得你死後還是個糊塗鬼。」

一頓話鋒，又立即反問道：「朱朋友對于天狗帮所作所爲，應該很清楚吧？」

朱天佑哼了一聲，道：「我不過是三爺新僱用的私人保鑣，不是天狗帮中的一份子，而且，對于上海灘，又是初來乍到，又怎會知道天狗帮的所作所爲？」

那爲首的人笑道：「果眞如此，那我可以告訴你，朱朋友有興趣嗎？」

朱天佑漫應道：「只要你不怕夜長夢多，我倒是蠻有興趣的。」

那爲首的人濃眉一軒，冷笑道：「姓朱的，別虛聲恫嚇，目前，肉票還在我手，即使你們有大批的軍警趕來，我也有恃無恐。」

朱天佑淡然一笑道：「既然你如此自信，那就快點說吧！」

「好！」那爲首的人傲然一笑之後，才沉聲接道：「請聽着：天狗帮的所作所爲，大至走私，販毒，明搶，暗綁，小至包娼，包賭，魚肉良民……總而言之一句話，天狗帮三個字，代表了上海灘一切的罪惡，所以，他們才積聚無法計數的造孽錢。」

朱天佑「唔」了一聲道：「其實，這也算不了甚麼，作一個黑社會組織，不由這些地方去賺錢，又能作甚麼呢！」

那爲首的人冷冷地一笑道：「對于方才你所問的問題，現在我可以回答你，那就是，對付一個罪惡滔天的黑社會頭子，我們用不着講甚麼江湖規矩，也可以不擇一切手段。」

朱天佑冷哼一聲，道：「理由似乎都給你佔盡了，可是，你也想到你們這種拿到贖金再撕票的行爲，有多殘忍？」

那爲首的人冷然一哂，道：「對付天狗帮的頭子們，這點手段，可算不了甚麼。」

一頓話鋒，又立即注目問道：「姓朱的，你的話問完了嗎？」

「暫時是問完了。」

「那我們開始交換。」

「可以。」朱天佑聲容俱莊地接道：「不過，我要特別提醒你一聲，有我朱天佑在，可別再想玩甚麼花槍！」

「咱們走着瞧吧！」那爲首的人命將二公子提過來，向朱天佑身前一推，道：「肉票可以先給你。」

朱天佑順手將二公子向背後一帶，同時，他那踏在皮箱上的右足巧妙地一挑，那口盛着鈔票的皮箱，竟然「呼」地一聲，向那爲首的人面前砸了過去，口中並朗笑一聲道：「鈔票拿去！」

雙方面的動作，都發動得很快。

尤其是朱天佑那以皮箱當武器的動作，大出那爲首的人的意外。

尤其那口皮箱去勢勁疾，迫得那爲首的人匆促之間無暇多想，而本能地閃身避讓。

也就是這片刻之間的躭延，朱天佑，胡立民等四人，已護着二公子退到了五丈之外。

那爲首的人，怒喝聲道：「留下命來！」

事實上，不等那爲首的人追上來，桃林已飛奔出十多個短裝漢子，將朱天佑等人的退路截住。

那十多個短裝漢子中，大都持着長短不一的鋼刀，扁鑽，只有兩個人是握着手槍。

那爲首的人一見對方已成了待宰的羊，不由得意地，呵呵大笑道：「姓朱的，爲甚麼不衝呀！」

朱天佑顯得神態自若地，披唇一哂道：「你以爲，你已將我們困住了？」

那爲首的人撥弄着手中鋼刀，一面淡然道：「我想，除非你們有飛天入地的本領……」

朱天佑飛快地接道：「我不須要飛天入地，就憑我這雙肉掌，必然可以殺將出去……」

說話間，同時向一旁的胡立民投過深深的一瞥，並微微地點了一下頭。

她的話聲一落，右手隨之一揚，兩綫黑影，由他手中疾射而出。

緊接着，兩聲痛呼，同時傳出，「咚咚」兩聲，那兩個手握手槍的漢子槍枝墜地，人也抱腕蹲了下去。

也幾乎是在那兩枝手槍墜地的同事，胡立民像離弦急矢似地，射落當場。

當然，對方的人也不是庸手，儘管變生意外，而使他們有驚惶失措之感。但當胡立民射落那兩枝手槍旁時，只見寒芒一閃，兩把鋼刀，成交剪之勢，向胡立民橫掃過來。

此刻的胡立民，表現了他那超人的身手。

只聽他冷笑一聲：「找死。」

一道人影，騰昇丈餘，以尺許之差，避過對方的兩把鋼刀，同時，半空中雙足分踢，剛好踢中那兩人的肩頭，「叭叭」兩聲，那兩人被踢得分別跌出一丈七八。

這當口，那兩個已被朱天佑的暗器所傷，蹲在一旁的漢子，正在掙扎着想將墜地的手槍拾起。

不料胡立民有如天神下降地，疾瀉而下，仍然是雙足分踢，並怒叱一聲：「滾！」

那兩位仁兄可眞聽話，隨着胡立民口中那一聲「滾」，就像是滾元寶似地，滾出一丈多遠。

胡立民俯身拾槍時，又兩個短裝漢子，揮刀撲了上來。

不過，那兩個的情形，也並不比他們的同伴强，同樣的被胡立民巧妙地避過，加上一記掃堂腿，雙雙被掃跌八尺外，痛得齜牙咧咀。

兩枝手槍，已到了胡立民手中。

他，雙手撥弄着槍枝，精目環掃，淡然一笑道：「還有那位朋友有興趣的，上啊！」

這些，說來雖嫌冗長，但實際上，却是雙方交換時的刹那之間所發生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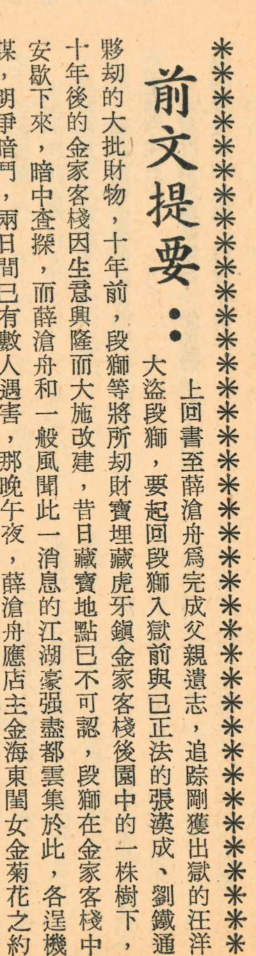
由于這刹那之間的變化太快，也由于胡立民所顯示的非凡身手起了鎮懾作用，因而使得現場中，一時之間，鴉雀無聲。

少頃之後，朱天佑才向那爲首的人淡然一笑道：「朋友，你也是一條好漢，俗語說得好：好漢作事好漢當，我不難爲你們，叫他們放下兇器，跟我走吧！」（未完）

民初游俠傳奇故事／

朱　羽·文
盧　令·圖

死亡客棧（下）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薛滄舟爲完成父親遺志，追踪剛獲出獄的汪洋大盜段獅，要起回段獅入獄前與已正法的張漢成、劉鐵通夥刼的大批財物，十年前，段獅等將所刼財寶埋藏虎牙鎭金家客棧後園中的一株樹下，十年後的金家客棧因生意興隆而大施改建，昔日藏寶地點已不可認，段獅在金家客棧中安歇下來，暗中查探，而薛滄舟和一般風聞此一消息的江湖豪强盡都雲集於此，各逞機謀，明爭暗鬥，兩日間已有數人遇害，那晚午夜，薛滄舟應店主金海東閨女金菊花之約，詎進入金菊花房中，發覺房中人並非金菊花——

心黑手辣　魂驚肉跳

難道這又是一次陰錯陽差？這女人明明是金二娘，對她屋裏出了事，不敢睡，搬過來和金菊花同住。金菊花爲啥不通知他？來不及，或者根本想不出通知他的法子，那麼也該提出警告，比如說，燃上燈，或者乾脆頂上門……這裏頭只怕又有花樣。

金二娘又說話了：「死鬼，怎麼變成啞吧啦？有話快說啊，菊花那丫頭跟她爺說話去了，一刻就回來，你可不能躭久啊！」

馮驥說金二娘是個問題人物，果然。薛滄舟倒想利用這個機會在她口中套點消息，而他却不能開口，一說話，對方就發覺他是冒牌貨了。

「怎麼不說話呀，眞是急死人了，」金二娘一雙小拳頭輕輕地在他的胸膛上搥擊着。「對了！剛才那挨刀的傢伙傷着你沒有？」

馮驥的猜測對了，她果然認識死者與兇手的其中之一。薛滄舟輕輕拍了她兩下，算是代替了回答。

「唉！」金二娘似是鬆了一口氣。「我一直担着心事，對了，那個保安隊長可眞厲害，「問東問西的沒個完，我給他來個一問三不知，他也沒轍兒……還有，段四那邊已經梢了口信去……還有事麼？你得趕緊走。」

這倒是意外的收穫，這個殺人的兇手竟然跟段四有連絡，他很想問問口信的內容，但他不敢冒險，於是裝模作樣地在金二娘頰上親了一下，仍然從原路退了出來。

經過第一間廂房的時候，他又從小孔中向內張望，發現金海東和陳三仍在喁喁交談，兩人都是一副愁眉苦臉的漠樣。

拱門已關，他只是踰牆而出，就在這時，黑暗中突然閃出來一個人影，一身翻毛大氅，翻皮帽，渾身都是毛，看起來活像一隻大狗熊，翻皮帽往後一捲，露出來一張雪白的臉蛋，竟是金菊花。

她拉住薛滄舟的衣袖，來到拱門的角落裏，刻薄地說道：「軟玉溫香抱滿懷，你眞舒服啊！」

「妳都看見了？」

「當然。」

「這明明是妳安排的。」

「我承認。」

「爲甚麼？」

「我不是說過有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告訴你麼？與其用咀吧告訴你，使人半信半疑，不如讓你自己去發現事實。」

「我甚麼都沒有發現。」

「難道二娘說得還不夠多？」

「她說的每一個字妳都聽見了？」

「不錯。」

「當時妳在那裏？」

金菊花道：「在衣櫃中，那是通往隔壁屋子的暗門。」

「不錯，她的話使我了解了許多情況，但是還需要妳加以補充。」

「歸根結底一句話——老夫少妻難相容，二娘勾結奸夫，想謀財害命。」

薛滄舟不禁吃了一驚，疾聲說：「菊花姑娘！這話可不能亂說啊！」

「我亂說？你方才親眼看見的，親耳聽見的，難道還不夠？」

「有一點妳一定要弄清楚：二娘不守婦道，紅杏出牆是一回事，店裏出了許多命案又是另一回事，不能扯在一起。」

金菊花一口咬定說道：「根本就是一回事的。」

「妳有甚麼憑據？」

「憑據太多了。」

「妳說說看，有那些憑據？」

「剛才那個人，就是她的奸夫殺的，沒錯吧？」

「嗯！還有呢？」

「那麼，另外幾個死者也一定是那個野男人殺的。」

「菊花姑娘！不可以這樣說……」

「你往下聽，」金菊花兇巴巴地輕吼着。「這是有計劃的謀財害命，先製造一個人心惶惶的混亂局面，然後再殺死我爹，誰也不會疑心到她頭上去。」

「是妳猜想的麼？」

「是我親耳聽見她和那個野男人秘密商議的。」

「那傢伙長得像甚麼樣子？」

「說不上來，反正是個年輕小伙子。」

「這些話妳跟妳爹說過沒有？」

「沒有。」

「爲啥不告訴他，反而告訴一個外人？」

「一來怕嚇着他，二來怕他老人家生氣，三來嘛！他寵二娘寵得厲害，只怕他不信。」

對於金菊花這一套說法，薛滄舟十分只信了一分，不過，他並沒有說破，煞有介事地說道：「菊花姑娘，要瞞就瞞到底，任何人也別說，……」

「放心，我不會說的。」金菊花詭譎地笑着說。「看樣子，你跟那位馮隊長很投緣，你不妨漏點風聲給他，教他好生收拾那個賤人一頓。」

「好，我一定照妳的話去辦。」薛滄舟突然語鋒一轉：「金二娘剛才到前面店堂去過沒有。」

「沒有。」

「有甚麼人到別院裏來過嗎？」

金菊花想了一想，說：「就只大柱兒來過，他來跟二娘搬東西。」

「回去睡吧，讓妳爹看見又是麻煩。」

薛滄舟教金菊花給他打開拱門，悄悄地溜了過去。他並沒有直接回房，却往灶房裏走。他知道大柱兒貪暖和，就睡在大灶灶門口的乾草堆上。

那半樁小子眞能睡，薛滄舟搖了好久他才醒，醒後一驚，張嘴要叫，却教薛滄舟的大手將他的嘴巴蓋住了。

「大柱兒，別嚷嚷！」薛滄舟輕輕地說，

蓋住嘴吧的手掌試着慢慢鬆開，另一隻手裏亮着一塊大洋錢。「我問你幾句話，老實說，這塊大洋賞給你。若是說話不老實，就要挨耳巴子。」

「甚……甚麼事啊？」

「先讓你定定心，你告訴我的話，我絕不會告訴任何人……說，你到別院去跟金二娘搬東西的時候，她叫你跟段四帶口信，可有這回事？」

「沒……沒有啊。」

「想挨耳巴子麼？」薛滄舟一隻手揚了起來。

一個十幾歲的半樁小子那裏禁得住嚇，立刻招了：「薛爺別打，我……我說。」

「快說。」

「是……是有這麼回事。」

「携帶甚麼樣的口信？」

「二娘說，要段爺明天一大早到東頭的苦棗林去，有個姓張的爺們要會他。」

「姓張的？」薛滄舟出神地想了一陣，又問：「沒錯。」

「沒錯，二娘是這麼交代的。」

「你跟段四說過了？」

「說啦！」

薛蒼舟將那塊大洋塞在大柱兒的手掌心裏，拍拍他的頭：「睡吧，就當這樁事沒有發生過，不准再在別人面前提起。」

薛滄舟回到房裏，發現窻子已經關妥，段四也躺上了床。他絕不相信段四睏得想睡，於是嚷叫起來：「老段，你不是給我捅旗麼？怎麼倒睡起來了？……」

段四翻身坐起，冷冷地說：「老薛，我看你和金家大姑娘有說有笑的，啥事都沒有，那裏還用得着我捅旗？說說看，暖和的房裏不待，却偏要站在外頭喝風吃雪，到底為啥？」

薛滄舟在床緣坐下，一本正經地說：「老段，我要跟你談點正經事。」

「哦？」段四站了起來，伸伸懶腰，走向火盆，似乎小心翼翼地和薛滄舟保持一段安全距離。

薛滄舟很久不說話，將氣氛拱托够了，這才開口：「金二娘是枝出牆紅杏，她有個姓張的小情人……」

「那干咱們甚麼事？」段四的態度顯得很平靜。

「擦黑光景死的那個人就是姓張的小伙子殺的。」

「誰告訴你的？」

「金二娘親口告訴我的。」

「哦！」段四的臉色已經不太平靜了。

「而且她還說，你和那個姓張也認識。」

段四拿起火鉗撥弄着盆中的炭火，看起來似乎是一個無聊的動作，其實，那把火鉗在必要時將是一件武器。他沉默許久，才緩緩地問：「你相信？」

「你親口告訴我的話我才相信。」

段四道：「我想先了解，你提起這件事的動機何在。」

「不希望你惹上麻煩。」

段四冷笑了一聲：「哼！老薛！犯不上跟我灌迷湯，我昨天踢了你一脚，有仇不報非君子，你難道忘記了。」

「老段，」薛滄舟語氣柔和地說道：「你根本就不了解我這個人的個性，我是個直性子，也就喜歡直性子的朋友，你的為人，跟我很對路。」

段四豪爽地說：「你既然這麼說，我也就不必瞞你，不錯，我認識他。」

「老交情？」

「新交，」段四經過十年苦獄之後，已經變成了一頭老狐狸，絕不會輕易吐實。「昨天我發現他從別院中越牆而出，我就暗中跟了上去。跟到野地裏，我們還打了一場，是打出來的交情。」

「他的功夫不錯？」

「很好，很下了點工夫。」

「聽說，他約你明天一大早到東頭的苦棗林裏見面，可有這回事？」

「他奶奶的！」段四狠狠地朝盆裏吐了一口唾沫。「金二娘啥都說了，是有這回事。」

「你打算去？」

「去。」

「你能不能帶我一起去？」

「老薛！」段四沉下了臉，不悅地說：「你這個要求可就太過份了，咱們在外面混的，也得講講規矩，不作興這樣的。」

「那就算了，」薛滄舟立刻知難而退。「其實我也沒有甚麼惡意，只不過好奇，想見識見識而已。」

「老薛，既然咱們敞開來說心腹話，我也要問你一件事。」

「你問吧，我一定老老實實告訴你。」

段四瞪眼看着他，一個字一個字地說：「有人說你可能是保安隊派來的探子。」

薛滄舟心頭暗驚，面上却鎮定如恆，笑着說：「這可新鮮，是誰說的？」

「別管是誰說的，」段四那兩道目光突然像刀子般鋒利。「以我看來，也有點像。」

薛滄舟突然發覺自己作了一件很愚蠢的事，他不該把姓張的事抖出來。本來大家還可以心照不宣地暫時相安，如今段四已施展了嚴厲的反擊，變方等於攤牌，很可能造成「你死我活」的決定性後果。

薛滄舟想起馮驥的交代，打算廻避這場可能發生的戰鬥，但是段四根本不容許他廻避，又緊逼着問道：「老薛，怎麼啞口無言呢？」

既然短兵相接無法避免，薛滄舟當然不肯示弱，也不能示弱，他微笑着反問：「如果我是保安隊派來的探子又怎麼樣？」

「不怎麼樣，」段四聳聳肩，兩手一攤，神態突然變得十分輕鬆：「我一不偷，二不搶，三不殺人，根本就不必怕甚麼保安隊。我也跟你一樣，只是好奇問問而已。」

薛滄舟這才發覺段四簡直比狐狸還要狡猾，還要變化無常，雖只簡簡單單的一問一答，自己心中的秘密已被他挖去了十之八九分。而且主動權始終操之在段四的手裏，鬆緊由他。

薛滄舟也想趁此機會再攻出一招，但他不敢冒失，於是伸了個懶腰，裝着很疲累地說：「睡吧，別東想西想的，像我這種人，一輩子也不會作保安隊的探子。」

「作探子有甚麼好下塲呢？」段四像是在喃喃自語。他夾起一塊炭火點燃烟捲兒，炭火將他的面孔映成血紅，那兩邊目光在炭火的襯托下更見鋒芒。「比如說那個叫作章大戶的吧！冒充皮貨商人住在店裏，其實他就是馮驥派來的探子。結果呢？躺在棺材裏誰也不會可憐他。人呐，得放機伶點，性命要緊啊！」

薛滄舟就像摸黑走夜路突然發覺有一隻手從後面伸出來捂住他的嘴吧那樣吃驚；段四怎麼知道章大戶的眞實身份？那應該是一個天大的秘密。他說這些話的用意何在？威脅？恐嚇？難道章大戶是被段四殺的？薛滄舟原以為局面已經鬆弛，想不到短兵相接的情勢仍然持續着。

「那個姓章的會是探子？」薛滄舟故露驚色。

「沒錯。」

「你怎麼知道？」

「我知道的事情很多，很多。」

「你眞了不起。」薛滄舟已打算推讓，並非畏懼段四的犀利語鋒和難以想象的狡詐，而是怕破壞大局。

「老薛！」段四離開火盆，向薛滄舟走過去，笑着說：「別看我人粗，心眼兒却細，交我這個朋友準吃不了虧。我還知道一樁天大的秘密，你想不想知道？」

「甚麼秘密？」薛滄舟本不想問，但不得不問。

「從濟南府到虎牙鎭，你一直在踩我的盤子。」

先前還是短兵相接，如今已是近身肉搏，段四終於挑起了戰端，薛滄舟大為震驚，他沒有想到會來得如此快，如此猛。

情勢如此，薛滄舟已不能惶亂，他下意識地摸摸腰間短槍，鎭定地回答：「不錯。」

「為甚麼？」段四問得很輕毫無火藥味。

「你應該明白。」薛滄舟的語氣也很平靜了。

「就是不明白，所以才問你。」

「十年前你作過甚麼事？」如果薛滄舟稍有城府，就絕不會問出這一句話。可惜他是個血氣方剛的年輕人，一衝動，話就冒了出來。

段四的行動快得像一頭由山崗撲縱下來的豹子，一閃身，人已到了薛滄舟的面前，一抬手，短刀已在手中，刀尖抵上薛滄舟的咽喉時，他才發覺論身手比起段四眞要相差很多。

「說，」段四的語氣很嚴厲，聲音却很輕：「你怎麼知道我十年前幹了甚麼事？」

薛滄舟幾乎已經認定自己將是金家店的第六個死者了，他想反抗，甚至想呼救，幸好突來的震驚使他反而冷靜下來，他迅速地作了一個判斷——段四不可能殺他，二人同房，有目共睹，他死了段四難脫關係。因此他瞪大了眼睛看着段四，一句話也不說。

「老薛，」段四陰冷地笑着。「裝啞吧是不行的。」

「說就說，我是薛濤的兒子。」

「果然。」這兩個字很用力地從段四口中吐出。

「老段，只要你握刀的手稍一用力，你就報仇了。」

「錯了，」段四突然放開了薛滄舟，短刀也收進了袖管，又到火盆前坐了下來。「如果我想殺你，你根本就到不了虎牙鎭。」

薛滄舟簡直被段四弄迷糊了，段四那種忽鬆忽緊，忽冷忽熱的態度，簡直使他摸不清對方的用心，於是試探地說：「江湖道上混混的人，都講究睚眦必報，你難道就不想報仇？」

「報甚麼仇？誰教我去搶人家？刼人家？判我十年苦獄留我一條性命，謝天謝地都來不及，還想報仇，十年苦獄豈不是白坐了？」

薛滄舟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知道機不可失。於是緊接着問下去：「段四！你到虎牙鎭到底是為了甚麼？」

「你明明知道是為了一個字——財。」

薛滄舟萬分驚訝，也暗中提高了戒備。段四為何如此坦白？其中必有緣故，說不定還有甚麼詭計。

「你呢？跟着我又是為了甚麼？」段四反問。

「也是一個財字。」薛滄舟不會拐彎抹角，只得直來直去。

「那麼，我們的目的完全相同。」段四的反應並不緊張，這倒使薛滄舟感到意外。

「不盡相同。」

「怎麼呢？」

「你是想將那份不義之財據為己有，而我是要將那筆財寶歸還原主。這是先父臨終時念念不忘的一件心願。」

「薛隊長過世了？」段四顯得很吃驚。

「嗯！」

「唉！」段四嘆了一口氣，很嚴肅地說：「看到你，就像看到令尊一樣，說句老實話，我在獄中十年，是前三年恨他後七年服他。」

薛滄舟畧顯激動地問：「你說的是眞話？還是假話？」

「句句實言。」

「那就太好了……」

「薛兄方才說我想將那筆不義之財據為己有，是冤枉了我。我原來的打算，是想分一部份給兩個死者的遺孤，其餘的就作一點濟貧助困的善事……」

「不！」薛滄舟很認眞地說：「如果那筆財寶已經散失，那是沒有辦法的事，如果還在，就應該全部歸還失主。」

「那倒不是問題，問題是……」段四說了一半，突然將話頓住。

「是不是記不清埋藏財寶的確實位置？」

「我記得很清楚，恐怕再沒有第二個人知道這個秘密了。」

「那就沒問題了。只要段兄答應不動分毫地歸還原主，我願意發賣所有家產相贈……」

「老薛，你把我看成甚麼人啦，」段四有些氣急地說：「我若是貪財的人，那筆財寶早晚是我的，你們釘注我也是白釘，今年不成，明年來，你們總不能釘我一輩子吧！問題是，目前在暗中打主意的人太多，財不露白，你明白嗎？」

薛滄舟順勢探問：「據你所知，是那些人在暗中打主意？」

「孟玉堂是很明顯的一個。」

「還有誰？」

「還有一個不住在金家店。」

「哦？」薛滄舟一驚。「你認識他？」

「薛兄！」段四突然語鋒一轉：「有件事想請你幫個忙，明早我和姓張的會面時，你在暗中捅個旗。」

薛滄舟原本就想暗中跟去看個究竟的，這正合了他的心意。不過，他還是故作不解地問了一句：「為啥？」

「啥我也說不上來，我總覺得有點不對勁。這叫作江湖愈老，胆子愈小。說不定是坐牢坐怕了。」

「好！我明早帮你去一趟，不過……」

段四突然以食指豎在唇間，示意他不要說話，鋒利的目光注視着房門。

薛滄舟還沒有弄清楚是怎麼回事，段四已飛快地縱向門口，右手拔門閂，左手飛快抓出，這一抓，立刻抓進一個人來。

被抓進來的人是翠喜，她立刻大呼小叫：「段四！你要死啦！孟姑娘口渴，想喝茶，壺裏的水乾了，我偷懶，想到你這兒來討一點，你……你這是幹啥？」

她手裏果真提着水壳，看來不是說假話。

段四鬆開了手，嘿嘿笑道：「翠喜！妳可別怪我，誰教妳站在門口站那麼久呢？」

「我想你們睡了沒有，若是睡了就不吵你們。」翠喜噘着嘴，氣呼呼地說：「眞是好心沒好報。」

她這一陣尖聲尖叫，吵醒了不少人，寂靜的客棧裏立刻响起了嗡嗡人聲，還有幾個好事的披衣跑過來探看究竟。就在這個時候，突然响起一陣摧肝裂肺的呼聲：「不好啦！死了人啦！死……死……」

段四和薛滄舟互望了一眼，雙雙疾快奔了出去。

循聲趕去，段四和那個嚇掉三魂，奪門而出的獵戶撞了一個滿懷，這使得落後一步的薛滄舟反倒搶了先。

死者是牛長貴，他好生生地睡在床上，胸口一刀，兇刀不見，床上滿是血，血已凝結。看死者的表情，似乎是在睡夢中被殺的。

薛滄舟不禁感到一陣心酸，若不是要他幫忙，他還不至於落到這種下場。

「是誰？」段四也緊跟着趕了進來。

「牛長貴。」薛滄舟有些哽咽地說。

段四沒有再說甚麼，他跑過去察看窗戶，發現木楔子已被利刀所斷，窗檻上有鐵鈎的印痕。毫無疑問，兇手是用鈎索攀着而上，然後用利刀撬開了窗戶。

薛滄舟也走過去看了一個仔細，不用段四解說，他也明白，他只是不明白牛長貴因何被殺；他應該沒有任何該死的理由。

「薛兄，」段四輕聲說：「咱們睡覺去，好好養點精神，明兒一大早我要交給你一個兇手。」

「兇手？」薛滄舟顯得有些迷惑。

段四點點頭，臉上浮現詭譎的神色。

× ×

雪，還是飄個不停。這個時候，已經到了早上六點多鐘光景，看起來，地上比天空還要來得亮。北風也挺夠勁兒，像尖刀似地向人的脖子裏鑽，段四連忙拉緊了皮帽的護耳，翻起了衣領。

苦棗林靜靜的，一眼望過去，全是粗粗細細的冰柱兒。他靜靜地站在那兒，等待着。

突然，在他面前出現了一個黑影兒。段四心頭暗暗讚了一聲：好快的身法！這小子的上乘輕功是打那兒學來的？

張龍飛離他很遠，總有十來個大步，他一定心懷戒意，所以才保持了安全距離。

「我以爲你不會來。」張龍飛先開了口。

從他的神色和語氣看來，他還是有些胆怯。

「我當然會來。」段四向前跨了一大步。

「你不找我我也要想法子找你，因爲我要向你解釋一樁事兒。」

「不用解釋，我很快就想通了，你不是眞的要殺我，你當時那麼說，只是爲了引誘那個黑衣人出面……」張龍飛停了一下，繼續說：「你用匕首的功夫眞是到了家。」

「你找我，就是爲了說這句話？」段四又向前跨了一大步。

「還有一點事，」張龍飛囁嚅着說：「我想請問你……你以前是不是在江湖上混過？」

這時，兩人的距離已經不算遠了，但是段四還嫌太遠，他沒有回答張龍飛的話，卻向他勾勾手指。

張龍飛微微流露了不安的神色，但他還是鼓足勇氣向前跨了好幾步。現在，他們之中任何一個人只要一伸手就可以觸及對方的胸膛。

「聽着，」段四的聲音很輕，却有令人服從的威嚴。「我是你的朋友，絕不是你的敵人，在任何情況之下都不會傷害你，也只有我才能助你完成心願，我問你一句，你答一句，要實話，聲音盡量輕……昨晚你是不是在金二娘的窗外殺了一個人？」

「是的，他先向我襲擊……」

「這件事情已經有人知道。」

「哦？」張龍飛畢竟年輕氣浮，臉上立刻顯露了驚色。

「這個人還知道很多，很多的事，比如說，你到此的目的，你和金二娘的關係，他都摸得一清二楚。這個人若不除去對你不大利。」

「這個人是誰？」

「先別問這個人是誰，我要你回答我一句話：有沒有勇氣除去這個人。」

張龍飛毫不猶豫地回答：「我有勇氣除去任何妨害我的人。」

「眼睛看着我，」段四說得非常緩慢，清晰，有力：「不要看別處，這個人就潛伏在附近，現在讓我們想想，用什麼方法除去他。」

「只要你助我一臂，他就一定跑不掉。」

「莫小看這個人，他很有點功夫，而且身上還有槍……對了！昨天晚上你用匕首殺人的吧？你也學過短兵器？」

張龍飛道：「學過，只是比起你的功夫差得太遠了。」

「我用匕首殺了一個，你也用匕首殺了一個，現在我們要用另一種方法——勒死他。」

「用匕首豈不是乾淨俐落？」

「不，保安隊長很精明，我們要使他想到岔口上去，如果全部都是匕首殺的，他會將那筆賬記在一個人頭上。甚至，連客棧內被殺的那兩條命案也記到咱們賬上來。」

「勒死他，談何容易？」

「我有辦法，」段四又向前逼了一步。「現在我假裝要抓你去保安隊歸案，你當然會掙扎反抗，記住，要兇猛，不能讓他看出是假的……你是聰明人，往下也不必細說了……」

段四突然出右手抓住了張龍飛的領口，同時以左手去反扣對方的右腕。張龍飛反擊非常快，右拳閃電揮出，勁道十足地搗在段四的左肋間，幸虧他還練過九年內功，不然準會內傷吐血。

二人相互還擊，神情逼眞，從拳脚交加，到互出匕首。接着，二人兵器先後落地，徒手相搏，纏鬥了十來分鐘，最後，二人都翻滾在雪地上。奇怪的是，答應爲段四捧旗的薛滄舟却始終沒有露面，照道理說，他是應該及早出面與段四合力制服張龍飛才對。

這一場撲打扭鬥雖是假戲，却在眞作，二人都使出了全力。到最後兩人都已力竭，拳頭敲打在對方身上像是棉花。終於，兩人都躺在雪地上氣喘吁吁，段四還側過頭去猛吃了兩口地上的積雪。

冰冷的雪水流過咽喉，使他的頭腦逐漸清醒，他思索薛滄舟何以未出面的原因，想着，想着，他突然打了一個寒噤。

「快走，」段四推了張龍飛一下，語聲急促。「今晚咱們再見一次，就在西頭上的亂葬崗。」

張龍飛應了一聲，勉力爬了起來。

薛滄舟就站在他們面前，雙手環抱在胸前，臉上浮現着難以令人理解的笑容。

段四也很快地從雪地上爬了起來，他打了一個更大，更冷的寒噤，他原想算計薛滄舟，看來自己反倒被對方算計了。

薛滄舟站立的姿態絲毫未變，目光望着段四，嘴向張龍飛一呶：「段兄，就這是你要交給我的兇手？」

段四喘吁，咳嗽，就是沒答腔，他唯一的希望是盡快恢復體力，好完成自己的陰謀。

「嗨，年紀很輕嘛！」薛滄舟打量着張龍飛，那神色，就像在欣賞什麼寶貝似的。突然問道：「你殺過很多人，是不是？」

「我沒有殺過人，但我很想殺一個人。」

張龍飛的態度非常沉靜，語氣咄咄逼人。

「哦？」薛滄舟臉上的笑容消失。

張龍飛畢竟年輕，體力恢復得非常快，薛滄舟剛剛有所警惕，他已經像飛龍般捲了過去，其勢之猛，即使一個身經百戰的老手也會大吃一驚。

薛滄舟幸好早一刻發現了警號，已作了閃避的準備，猛地向後疾退，只差一點沒讓張龍飛撲到。而且他早已將短槍握在手中，一揚手，槍口就指向對方的胸膛。

死冷冷的槍口比任何一種武器都更具有鎮懾力，張龍飛立刻煞住了前撲之勢，因爲用力太猛，兩脚深深陷進了積雪之中。

現場的主權仍然操在薛滄舟的手裏。

「小老弟，」薛滄舟控制了情勢，聲色又從容了：「別亂動，槍子兒是不長眼的……」

段四連忙插上了口：「小傢伙，這位是保安隊的探子，你要是眞的殺了人，就老老實實的……」

「段兄，」薛滄舟冷冷地說：「你要改正一下，我並不是什麼保安隊的探子，只因爲保安隊曾經認爲我是殺人兇手，抓我去關了半天，一股冤氣沒處出，才要到處找眞正的兇手……小兄弟，現在你得說句話了，金家店六條命案，有幾條是你幹的？」

張龍飛一句話也不說，只是勾着脖子，那模樣好像是認了。

「小兄弟，不說話是不行的啊！」

「薛兄，」段四在一旁煽動加油：「何必跟他多囉嗦，將他送去保安隊，拷問一頓，不怕他不招。」

「不行。」薛滄舟並不同意，當然，他心中還另有算計。「咱們不能冤枉好人，我得讓他親口對我說一句，是不是眞的殺過人。」

張龍飛挺直了脊樑骨，雙手環抱胸前，一副傲然凜凜不可侵犯的樣子。

段四何等精明，一看就知道張龍飛打算奇襲出手，立刻去吸引薛滄舟的注意，抬手伸入了皮襖的內層。

「段兄！」薛滄舟的目光立刻投向他，槍口也偏了一些。「我的事情你最好少管，如果你嫌雪地太冷，不妨回到客棧裏去烤火……」

張龍飛那邊果然出手了，右手倏地一抬，一道寒光如流星般向薛滄舟的心口射去。同時，人也撲向對方的立脚之處。

砰，薛滄舟情急中發射了一槍，子彈射在張龍飛原來立脚之處，激起了一蓬雪花。

段四自然不容許薛滄舟發射第二槍，正待飛身前撲，只見張龍飛已雙手握住薛滄舟的足踝猛力一扯，薛滄舟立刻倒在雪地之中，手中短槍脫手飛出。

薛滄舟倒下後，一動也沒動，原來他的心處插着一柄短刀，張龍飛竟然還有一手百發百中的飛刀絕技。

段四和張龍飛相互交換了一個眼色。

張龍飛蹲下，打算探看薛滄舟是否已死，段四突然一把將他拉住，另一隻手往前一指。

張龍飛轉頭一看，發現白茫茫的雪地上正有三個黑衣人迅速地離去。他根本沒作絲毫考慮，口中說了一個「追」字，人已如疾矢般射出。

段四自然是尾隨其後，前面有一道坡坎，前面那三個黑衣人快速地下了坡坎，待二人追到坡坎處，那三個黑衣人已消失了踪跡。

張龍飛還要窮追，却被段四拉住了。

張龍飛雖然剽悍無懼，却也有些緊張，他疾聲說：「他們也許都看到了。」

「不管他……」

「那麼，我們回頭去，看看那小子死了沒有。」

「不必去看，一刀穿心，準定活不了。」

「那可不一定，我的薄葉子只有四寸長，他又穿得那麼厚，未必就能……」

「不多一會兒，他就會被雪花蓋住，凍也凍死他。」段四突然伸手按住了張龍飛的肩頭。「龍飛，你眞行，我從你身上又看到了你老子的雄風……」

「你認識先父？」

「認識。」

「您是……」

「段四是化名，我叫做段獅，是你的段叔叔。」

「哦！」張龍飛非但沒有乍逢故人的欣喜，反而吃驚地退後一步，「段叔叔？那麼，你也是來尋那筆財寶的？你……你……」

段四面帶微笑問道：「幹嗎那麼吃驚？」

「你坐了十年牢，所受的苦楚可能比死還要難以忍受。」張龍飛的聲色都很沉重。「你應該得到那一份，我有什麼理由要你助我完成心願？我怎麼辦？我怎麼辦？」

「龍飛！這都不是問題，問題是我們如何應付擺明在面前和潛伏在暗中的敵人。」

「不！」張龍飛用力地搖着頭。「我認爲最大的敵人還是你。」

「什麼？」現在輪到段四吃驚了。「你把我當敵人看待？」

「是的，你受盡千辛萬苦，一定想得到那筆財富，至少該得到三分之一，但是，家母的意思是全部……全部……唉，你一定明白我的難處。」

段四咬緊了牙，沒有吭聲。說實在話，教他只取那筆財寶的三分之一，他是可以答應的，若是要他分毫不取，那絕對辦不到。他認爲他付出了代價——十年的自由和歲月，其中還包含了十年中所受的折磨。現在該如何答覆這個年輕人呢？先答應使他安心？或者表明態度，絕不妥協？兩者均非他所願。

思考再三，他才避重就輕地說：「龍飛，我認爲這都不是問題……」

「難道有比這更嚴重的？」

「有，那就是先使那筆財寶出現，這個世界上只有我知道藏寶的正確位置。我身在險中，可能隨時會死，我一死，你就永遠無法完成心願了。」

「那麼……？」

「我打算今夜就動手。」

「今夜？客棧中那麼多人？你……？」

「我已經有了安排，不過，有一個人先要除去。」

「誰？」

「孟玉堂。」

「那個神秘的年輕女人？」

「嗯，她和她的使女翠喜，必須在我們動手之前被除去。不然，我們的行動就會受到阻礙。」

「好，由我去動手。」

「龍飛。」段四欣喜地說：「由你動手，我是絕對放心。不過，你要注意一件事……一定要一擊而中，一擊未中那將永無機會，先取孟玉堂，後取翠喜，絕不可亂了順序。」

「我知道。」

「你怎麼混進去你自己看着辦，不過一定要先來我的屋子裏跟我打個照面才能動手。」

「我知道。」張龍飛沉着地答應，向段四打了一個告別手勢，迅速地離開。

段四凝望着張龍飛的背影，心中感觸叢生，最大的一個感觸是——如果這小傢伙眞要將他看成敵人，他未必就能穩操勝算。他決定盡量避免造成這種情勢：爲江湖道義，爲故人，爲自己，他都應該如此作。

北風呼號，段四已經感覺到冷肅的殺氣開始在凝聚。今夜，就是今夜，他用力地捏緊了雙拳，渾身血液開始沸騰。

他剛轉身要走，却突然發現在今夜那場大戰鬥將來之前，他還要先應付另一場戰鬥，這場戰鬥也許比今夜那場還要激烈，還要艱苦。

這時，突然有三個黑衣大漢成犄角之勢出現在他面前。他們都蒙着面巾，只露出兩道烱烱目光：那目光，彷彿是六把鋒利的尖刀。

他曾經殺死一個黑衣人，張龍飛殺死的也是黑衣人，站在面前的三個也是黑衣人。毫無疑問：所有黑衣人都屬於同一個組織。段四反

倒輕鬆了，潛伏在暗中的敵人只有這一條陣綫，那似乎容易對付得多。但是有一個大前程，擺在面前的這場戰鬥，段四必須是勝利者。

他似乎充滿了信心。

那三個黑衣人都沒有說話，只是步步緊逼，將距離愈縮愈短。段四的勝利信心開始搖動了，他不怕三個人同時向他展開攻擊，他自信有絕招可以應付。他只怕對方先後有序地分頭進攻，那樣，他即使有辦法解決先後攻來的兩個對手，第三個對手的刀子也會插進他的背心窩。

果然，左右側的那兩個沒有動，對面那個展開攻擊了，手一抬，一把匕首在雪光映射下耀眼奪目，撲過來的氣勢就像自山崗撲下來的野豹。

段四沒有動，待對方撲到面前，袖筒中的短刀突然出套，刺向對方心窩。

熟料對方完全是一種送死犧牲的戰法，撲到段四面前，雙臂一張，將段四抱了個結結實實。雖然段四的匕首已經穿過了他的心臟，他仍然沒有鬆手。

左右側的兩個大漢立刻撲了上來。

段四情知已經死定了，他絕沒有想到經過十年的磨練之後會如此不堪一擊，也沒有想到對方有這種嚇人的敢死精神。

其實，還有令他更想不到的事：那兩個大漢撲了一半之後，突然像喝醉酒似的搖搖擺擺，萎頓地倒在地上，每個人的背心窩都露出了一截刀柄，刀法奇準，那兩人倒下之後，一絲也沒有動彈就死了。

緊緊抱住段四的那個黑衣人早已死了，而他仍然抱得很緊，段四費了好大的勁兒，才算掙脫開來。

吁一口氣，目光四下一掃，發覺事情有點蹺蹊，發刀救他的人並沒有現身，爲什麼？這個問號剛剛在段四的腦海中浮起，他的人已經像箭簇般射了出去。

右邊是一座竹林，雖然在凜冽的風雪中，依然是枝葉密茂，段四肯定發刀相助者，一定有一個還匿藏在竹林中。對方不管是何種身份的人，目前似乎對他還沒有敵意，於是，衝過去的時候他並沒有任何顧忌。

一進竹林之中，無數冰冷的雪水滴在他的臉上，使他睜不開眼睛，就在他閉上眼簾的那一瞬間，突然有人抱住了他。段四想掙扎，接觸的肢體卻是柔軟的，而且還有一股脂粉的香味進了他的鼻孔。

抱住他的人原來是翠喜。

段四恍然大悟，另一個發刀相助的人自然是孟玉堂了，左邊有一個亂葬崗，她一定潛伏在亂石之間。她們當然不能眼看着他被殺，因爲唯有他才知道那筆財寶的埋藏地點。翠喜緩緩對他鬆開，豎起一根食指放在唇間，示意段四噤聲。同時，她那雙精芒畢露的目光不停地向四方掃動。段四的目光也跟着她在移動，但他什麼也沒有發現。

「噓——」突然，响起了一聲極輕微的口哨。

翠喜立刻回了一聲口哨，一個雪白的人影立即竄進了竹林，段四的猜測不錯，果然是孟玉堂。

孟玉堂似乎沒有認爲段四就站在她的面前，看都沒有看他一眼，自顧自地對翠喜說：「三個都走了，看他們離去的速度，好像已經知道他們的同伴被殺了。」

「哦？」段四不自禁地接上了口：「一共來了六個？」

「嗯！」孟玉堂這才將目光盯在段四的臉上。「六個。其實，只要用兩個人對付你，你就死定了。剛才眞不想救你，你喜歡走單鏢，放單綫，根本就不把咱們放在眼裏，救了你一命，你也不一定知情。」

段四發覺很難接話，索性沉默不語，只是聳聳肩，攤攤手，作了一個連他自己都不明白是代表什麼意義的表情。

「段四！」孟玉堂自然不容許他緘默不語，又咄咄逼人地：「咱們應該攤攤牌了。」

「攤牌？」段四迷糊裝到了家。「我不明白妳的意思。」

「你若眞不明白，我就告訴你。」孟玉堂的語氣很慢，卻是字字着力：「這是場賭，我抓到了一副大得不能再大的猴子對，你呢？」

「那還用說？」段四聳肩一笑，「妳拿了一副猴子對，我豈不是輸定了？」

「已然是輸定了，那就拿過來吧！」

「拿什麼？」

「看你的注兒押的什麼。」

「我什麼都沒押啊！」

「段四，你少跟我來這一套，」孟玉堂臉色一沉，氣勢洶洶地說：「今天你是非亮底牌不可。」

「亮就亮吧！板凳靠二四，大癟十。」

「認不認輸？」

「不認輸。」

「我拿猴子對，你拿板凳靠二四，活活一副大癟十，你還不認輸？」

「孟姑娘！妳的猴子對裏有一張二四，我的癟十裏面也有一張二四，一副牌出現了兩張二四，怎麼能夠算數？」

孟玉堂瞪了眼，張開了嘴，卻說不出話。二人雖是在口中玩牌，但是段四的狡詐已經約略可以看出來了。

「段四！」孟玉堂颼地一聲拔出了腰間匕首，其實她的目光就是兩把鋒利的刀。「我不跟你耍嘴皮子，也不跟你嘴上比骨牌，玩眞刀實槍怎麼樣？就算我剛才沒有救你好了。」

「幹嗎呀？」段四眞是沉得住氣，心裏直敲鼓，臉上還帶笑。「孟姑娘，妳一動就亮刀子，已經好幾回了，太傷感情啦！」

「你這個人還有感情？」翠喜冷冷地插了一句。

「當然有感情，」段四嬉皮笑臉地說：「比如說，我對妳……」

孟玉堂一伸手，刀尖插進了段四的口腔，緊緊地壓在段四的舌尖上，段四不禁出了一身冷汗。

孟玉堂一抽手，冰冷的刀尖才離開了段四的舌尖，她聲色俱厲地說：「段四！別老是耍嘴皮子，不然我就割斷你的舌頭。」

「孟姑娘！」段四的臉色也放了下來：「妳用刀子對付段某人，似乎太過份了……」

「一點也不過份，剛才我也曾用刀子救過你。」

「好！我認了。說吧！妳要逼什麼？」

「逼你一句話。」

「若是一句話，妳大可不必逼。」

「不逼你不會說。」

「何不試試看？」

孟玉堂道：「好！你打算什麼時候讓那筆財寶出土？」

段四也明知道她要逼問的是這一句話，他很不想有機會讓她出口，但是目前的情勢不容許他閃避，的確已經到了該攤牌的時候。

因爲預知，所以一點也不慌，他冷靜地反問：「孟姑娘，容我先問一句話，妳爲什麼要知道這件事？」

「因爲我關心。」

「關心的意思是……」

「關心就是關心，再沒有別的意思。」

「在我看來，事情就沒有這麼樣簡單，財寶是有，我也是爲那筆財寶而來，這我都承認。不過，爲了這筆財寶付出了相當的代價，不需要別人關心，也不容許別人關心。」

「我有特別的權利……」

「哦？」段四瞪大了眼睛看着她。

孟玉堂一個字一個字很用力地說下去：「因爲那筆財寶也有我的份。」

段四非常吃驚，張龍飛是張漢成的兒子，妳姓孟的又是老幾？妳憑什麼說這句話？他這一輩子都不曾結交過姓孟的朋友，他很想盤盤對方的根底，但他不願這樣作，想了解對方，自己必先讓對方了解，這是不合算交易。

「想不到。」段四極輕鬆地聳肩一笑，企圖一語帶過。

孟玉堂卻沒有那樣好說話，她咄咄逼人地說：「段四！不要牽絲攀籐，爽快點回答我的話。」

「我不想回答。」段四的態度很堅強。

「你必須回答。」

「我不想回答，因爲這是我的事。」

「那也是我的事。」

「如果妳這樣認爲，那就各憑功夫。」段四說完之後掉頭就走，似乎根本就沒有將這兩個兇狠的女人放在眼裏。

「段四！」孟玉堂的語氣反而比前緩和得多了。「十年苦獄的滋味難道還沒有嘗夠？」

段四背着身子回答：「正因爲那十年苦獄的滋味令人難忘，所以我才要處處小心。」

「但是，你並不够小心。」

「哦？……」

「現在你正站在牢門口，我只要輕輕一推，你就會進去，要不要試試？」

段四緩緩回過身來，他輕輕地問：「孟姑娘，妳眞有那種本事？」

「嗯！絕不唬人；因爲我親眼看到了殺死了薛滄舟。」

段四心頭的震驚簡直難以形容，而他表面上的沉靜也同樣無法形容。他很快地閃過一個念頭——必須置這兩個女人於死地。

孟玉堂臉上浮現陰險的笑，一個字一個字地說：「姓段的，看樣子你只有乖乖聽姑奶奶的擺佈了。」

段四絕不是那種輕易可以任人擺佈的軟脚色，對方攻得有勁，他的反擊也同樣有力：「妳說妳親眼看見我殺死了薛滄舟？」

「不錯。」

「用什麼利器殺的人？」

「刀。」

「屍首呢？」

「在雪地裏。」

「妳能够帶我去看嗎？」

「可以。」

「那麼，請帶路。」段四幾乎肯定孟玉堂是唬嚇而已，薛滄舟明明是死於張龍飛之手，而她卻指他爲兇手，豈不是與事實情況完全脫了節？

「好吧！」孟玉堂揚手一揮。「我帶你去看屍首，你是不見棺材不掉淚，不到黃河心不死……」

段四半句話也不說，搶先出了竹林。孟玉堂又搶一步跑到他的前面，翠喜則緊緊地跟在他身後。段四原想找機會下毒手，如此一來他發覺絕對沒有半點機會。

走在前面的孟玉堂，步履間絲毫沒有猶豫，方向也絕對正確，段四沒有別的希望，只希望雪花早已將薛滄舟的屍體掩埋。

不過，實際情況卻令他失望，打老遠他就看到了雪地上的鮮血；血漬尚且沒有被雪花掩蓋，更何況一具龐大的屍首？

但是，雪地上並沒有薛滄舟的屍首。這非但使段四大吃一驚，更令孟玉堂大感意外。

薛滄舟沒有死？他只不過受了點輕傷？被別人救走了？還是他自己扶傷逃走了？……一連串問號閃過段四的腦際。

孟玉堂轉過身來，冷冷地說：「段四！你的運氣太壞了，薛滄舟竟然沒有死。」

「你應該說我的運氣太好了。」

「段四！我眞佩服你，到了這種節骨眼你還有心耍嘴皮子。薛滄舟若是死了，只有我和翠喜知道你殺了人；他若沒有死，則虎牙鎭所有的人都會知道。想想看：會有什麼後果？」

雪花不停地飄飛在段四臉上，雖然是一種刺骨砭肌的苦楚，卻也使他更加冷靜地面對新情勢加以檢討。他很快地得到結論——與孟玉堂爲敵對自己絲毫沒有好處，向她妥協，已成爲目前必然的趨勢。

「孟姑娘！」他的態度很嚴肅，語氣很認眞：「讓我說句心裏頭的話：咱們是共捧一隻碗，誰也不能撒手。不過，成事、壞事，全在妳身上。」

「這話怎麼說？」

「一句話，妳必須抖底，妳到底和那筆財寶有什麼關係？」

孟玉堂抿着嘴，顯然她也在認眞考慮這個問題，沉吟了一陣，才問：「段四！如果我抖了底，你又打算怎麼樣？」

「只要妳和這筆財寶沾上一點邊，我姓段的半句話都不說，完全聽妳的；反過來說，如果妳硬想橫插一脚，那是休想。」

「好！你聽着；」孟玉堂一個字一個字用力地說：「當年你們三個人作案誰是老大？」

「劉鐵通。」

「那麼，今天我是老大，因爲我是劉鐵通的女兒。」

「妳……？」段四吃驚地後退。「妳是劉鐵通的女兒？可是妳根本不姓劉。」

「先父斷魂法場之後，我隨母親，遠避他鄉……」

「對，妳跟母姓，」段四突然從記憶中想起了故人。「妳娘名叫孟麗花，是……」

孟玉堂突然一拉段四的手腕，猛力往橫一帶，段四還以爲她又暗施狠手，起了殺機，不過他很快的明白了她的動機，順着她的力，二人一縱就到了一堆亂石之後，翠喜也跟着竄了過來。

雪地中有幾條黑影竄過來，從他們分散的陣勢，以及他們前進的速度看來，顯然是要攻擊一個目標，這個目標十成有九就是他們。

段四很快就數淸了人數，七個，這無異是一次亡命的攻擊；一次孤注一擲的攻擊；當然也是一次猛銳難當的攻擊。他轉頭望向孟玉堂，她也正在看他，二人迅速交換了一個眼色。

「孟姑娘！」翠喜急促地說：「好像是保安隊的人。」

「妳怎麼知道？」

「其中一個帶着熊皮帽，頂子上補了一塊皮，我認得出。」

「段四！」孟玉堂又是一把抓住了他。「咱們現在還不能和保安隊公開對敵，快走！」

段四在這種情況之下，不但未慌亂，反而更冷靜。他目光銳利地左右一掃，然後緩緩地說：「孟姑娘！只怕咱們走不掉。」

「順着這條溝……」

段四沉聲說道：「他們依然可以循着脚步印追，不如……」

「不如怎樣？」孟玉堂顯得非常急躁。

「不如硬挺。」

「硬挺？」孟玉堂鼻子一掀，那股子不屑的神色又流露出來了。「憑什麼？七個人七支槍，每人一槍，就能將你射成蜂窩。」

這時，雪地上的人已經逐漸接近，速度也漸漸緩慢下來，他們似乎也已感覺到有敵人在不遠處潛伏着。

「孟姑娘！」段四輕聲說：「妳弄錯了，我說的硬挺，不是指開火……現在還來得及，你倆順着山溝走，彎着腰，他們或許瞧不見；由我擋住他們。」

「你一個人留下來？」孟玉堂顯得非常驚訝。

「放心，他們吃不了我。」段四顯得胸有成竹地說：「一個人在雪地裏溜躂又不犯法，快！現在還來得及，扯上妳們反而難辦，咱們回頭客棧見……」

話沒說完，他就走了出去，根本就沒有留下讓孟玉堂選擇的餘地。

現在，連段四也看清楚對方的面孔了，的確是保安隊的人，其中有其幾個他在客棧中都曾見過。他再回頭看，雪地上的血漬還是鮮明在目，他不禁皺皺眉頭。不過，令他放心的是，他沒有見到馮驥，他相信，還有法子可以將這幾個人對付過去。

保安隊的人發現段四之後，其中大部份亮出了短槍，虎視眈眈地瞪着他，並沒有進一步的行動。段四就當沒有瞧見他們似的，幌幌搖搖，邁着方步。

「喂！」有人叫住了他。「你一個人在雪地裏幹啥？」

「賞雪啊！」段四回答得很輕鬆。

「聽說有一大羣的人在雪地裏打架，你看見沒有？」

段四裝模作樣地想了想，再回答：「我只看見幾個穿黑衣裝的在雪地裏跑來跑去，倒沒有看見有人打架。」

「他們向那邊跑？」

「那邊。」段四隨手一指。

「一個人別在雪地裏跑，」那人一副教訓的口吻：「這幾天鎮上接二連三地出人命，你不想活了麼？」

那人訓了他幾句，手一揮，帶着其他的人循着段四指示的方向快步而去。

段四剛想冷笑，却突然打了一個寒噤，他所指的地方躺着三個黑衣人的屍體，自己該如何解釋呢？

段四第一個念頭就是立刻離開現場，但是另一個念頭却又立刻警告他，這樣作無異增加自己的嫌疑。很快地他又轉動了第三個念頭——快步跟上去。

保安隊那夥人已經發現了雪地上的三具屍體，段四看情況也知道是怎麼回事，而他却故意站在一個土墩子上探頭探腦的往那邊瞅。

方才訓他的人顯然是個帶頭的，他來到段四面前，將他打量一番，然後問道：「你可是住在金家店？」

「沒錯，我是住在那兒，你是怎麼知道的哇？」

「我在金家店見過你……」

「嘿嘿，眞是好記性。」

「一個人跑到雪地裏來幹啥？」

「剛才就說過了，來溜躂溜躂……」

「這裏死了三個人，你知不知道？」那人扳着面孔，神情比大地的積雪還冷。「快些回客棧去待着，說不定隊長會去問你的話。」

「官長，」段四裝出一副誠惶誠恐的模樣。「我是啥也沒瞧見，啥也沒聽見，求你在隊長面前多多美言幾句。」

「去，去，」那人不耐煩地揮着手。

段四連忙掉頭就走，可是他心頭並不輕鬆，因為他發覺了一件事：那位保安隊的頭兒處理事情的手法不合常規。帶隊查問，或者搜身查查有無兇器這是免不了的手續，然而對方却沒有這樣作。為什麼？那只有一種解釋——避免打草驚蛇。

他正如同一條機警而又奇毒無比的蛇，遊弋在草叢間，在四週正有許多獵人拿着捕蛇竹籠在等待着。他現在只有兩條路：一是趕緊鑽回地下洞穴；一是爭取主動，立刻張口噬人。

一條人影突然自樹叢中竄出，段四立刻自袖筒中抽出短刀，擺出了備戰姿態。那人却是張龍飛。

「喂！」張龍飛的聲音很輕，神色却很緊張：「兩個娘兒們是誰？」

「孟玉堂和翠喜。」

「她們想幹什麼？」

「一時說不清，」段四一面游目四顧，一面急促地說：「龍飛！我決定今夜動手。你一定要來，我住在左邊拐角第一間，十一點鐘的時候我會打開窗戶，馬棚頂上可以踮脚，憑你的功夫，越窗進我的房該沒有問題。」

張龍飛猶豫地問道：「是不是太急促了一點？」

「箭在弦上，不得不發。快去，今晚務必準時。」

「我一直担心那兩個娘兒們……」

段四不耐煩地，輕叱一聲：「少囉嗦！快走！」

× × ×

別院中很沉靜，似乎這兒從來沒有出過事。今天來的裁縫師傅已經架好了案子，小學徒也在熨斗裏燃上了木炭。剪刀、尺、石粉筆，各色綾羅綢緞在案子的一頭堆得老高。陳三眞馴服，他乖乖地兌現了昨夜在金二娘面前許下的諾言。

裁縫師傅是個四十來歲的中年人，短頸子、駝背，彎彎的身子活像一隻蝦，「陳年金鉤」的綽號用在他身上似乎更恰當。十個裁縫九個駝，愈駝的人愈顯得他的手藝高。這位姓秦排行第五的秦老五是方圓百里之內的第一把好手，那是誰都知道的。

瞧瞧時候不早，一切也都準備妥當了，秦五對他的小學徒吩咐：「去請二娘量身子，選料子。」

師徒二人在進來的時候就經過陳三的指點，小學徒一轉身就將金二娘給請來了。

金二娘頭夜似乎沒有睡好，眼泡腫腫的，頭髮亂亂的，一股懶慵勁兒，來到秦五的面前，還在不停地打呵欠。

秦五恭恭敬敬地說道：「二娘！請先選料子。」

「你看着辦！」金二娘似乎對作新衣服已沒有多大的興趣。

「那麼，要作幾套什麼樣兒呢？」

「你看着辦！」還是那句老話。

秦五開始拿起皮尺量身裁，肩寬、領子、臂長、胸圍，當他量到腰身的時候，忽然壓低了嗓門說：「二娘發福啦！想當年在班子裏的時候，妳是出了名的楊柳細腰啊！這一別又是好幾年啦！」

金二娘驀地一楞，抬頭細看：嗨！這不是當年在戲班子裏專門縫製戲裝的秦五麼？

「是你？」半晌，她才吐出這兩個字。

「嘿嘿！」秦五的皮尺往下滑，他似乎還沒有忘記他的工作。「這叫作人生何處不相逢……嘿嘿！人生何處不相逢！」

「秦五！憑你的手藝……」

「班子散啦！妳這塊金字招牌一摘下來，班子還撐得下去麼？」

「你過捧啦！」憶起當年，金二娘多少有點悵惘之情。「秦五，說正格的，就算班子散了，你也有別的班子可去，又何必……？」

「這叫作事不由人，身不由己。對了，」

秦五的語氣突然一轉：「二娘！妳還記不記得周樹棠？」

「咱們班子裏那個當家武生麼？」金二娘打從鼻孔裏噴出一股子冷氣，「哼！流裏流氣的，我就瞧他不順眼。」

「他如今也在虎牙鎭。」秦五說得很慢，很用力，唯恐金二娘聽不清楚似的。

「他來幹啥？」金二娘不免驚詫。

「他來了一兩年啦！」秦五在笑，笑得詭譎，笑得曖昧，「二娘平日足不出戶，沒遇着罷了。」

「他除了會踢踢腿，哼兩句之外，還會啥？在虎牙鎭上一待兩年，靠啥過活？」

「嘿嘿，二娘又不是不知道，樹棠平日裏交遊廣闊，尤其認識不少江湖道上的朋友，這個送兩文，那個請兩頓，也就支撐下來了。不過，長遠下去，可也不是辦法。樹棠已另有打算。」

「唔！」金二娘沒有接腔。

「嘿嘿！」秦五又是一聲乾笑。「樹棠想請二娘幫襯幫襯。」

「怎麼！」金二娘一張粉臉立刻蒙上了霜。「他要向我打抽豐，憑什麼？」

「嘿嘿，二娘和那位張大少的事，樹棠全知道。」

金二娘的神色很冷，那是冷靜與冷漠的揉合，半晌，她才開口：「我一個女人家有多少私房，誰也估得出，三十、五十的，就算我肯拿出來，一個大男人怕也不好意思收吧！」

「嘿嘿！」如今秦五的乾笑在金二娘聽來已經有些刺耳了。「二娘和樹棠共事多年，他的脾氣妳也了解，別說三十、五十，是三千、五千，他也未必看得上眼呢！二娘又別把他瞧扁了。」

「難道還要我拿個三萬、五萬。」

「那是二娘絕對拿不出的。」

「秦五！你算是說了一句人話。」

「二娘！說正格的，我跟樹棠混了半輩子，還是個苦哈哈，妳呢？早已飛上高枝作鳳凰，眼看就要發橫財，總不能把咱們這兩個老弟兄撇開？」

橫財二字使得金二娘心頭一動，然而她臉上却沒有表露聲色：「秦五，你在說些啥？」

「二娘！妳是精明透頂的人，又何必一定要我揭開葫蘆，亮亮底？」

「你最好還是說明白些。」金二娘的態度依然強硬。

「好吧！」秦五扳下了臉，連那股子乾笑也不見了。「妳和那位姓張的小伙子在玩什麼把戲，咱們清楚得很。俗話說得好，江湖一把傘，准吃不准攢，好歹算咱們一份，咱們照樣出力幹活兒，到時候，該怎麼分，全憑二娘一句話。」

這番話如同千斤錘，重重地搥擊在金二娘的心上。

半晌，她才力持鎭定地開了口：「秦五！你的話聽來好含糊，我和姓張的玩什麼把戲來着？」

「謀財！」秦五用力地吐出這兩個字。

「怎不加上害命兩個字？」

「謀財不一定要害命，因為不是謀金海東之財。」

「那麼，又是謀任何人之財呢？」

「這是別人埋在金家店的一筆財寶，妳委屈下嫁金海東，就是為了這檔子事。二娘！我點得夠明白了吧！」

現在這番話已經不再是千斤重錘，而已變成了無數利刀，將金二娘的心刺得鮮血淋漓。

她的臉色由白轉青，由青轉白，身子禁不住微微而抖。

「小子！」秦五轉頭向小學徒吩咐：「將火盆移過來一點，二娘怕冷。」

火燄的熱力的確使她鎭定了許多，她吁吐一口氣，緩緩地說：「秦五！你們知道的事好像比我還多……」

「古話說，天有眼，牆有耳，妳和那位張大少密商計議的時候漏了風聲，樹棠就是專程為這樁事趕到虎牙鎭來的。」

「你呢？」

「我？」秦五聳肩一笑。「這還用問？在班子裏，數我和樹棠最好，咱們又是酒友，他說什麼我聽什麼，就這麼回事。」

經過幾年的磨練，金二娘已不是嫩貨，她立刻使出了緩兵之計：「秦五！去告訴周樹棠，這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他既然說出了口，我也無法還他的價，不過，我總得跟姓張的說一聲。」

「哼，那位張大少只怕不肯答應。」

「他不答應還有我……」

「嘿嘿！二娘眞是聰明人。我和樹棠能成事，也能壞事，這一點，可要請那位張大少想想……」

甬道上响起一陣輕咳，打斷了秦五的話。緊接着，陳三慢吞吞地走了進來。

「二娘！」陳三臉上掛着諂媚的笑。「這些料子您還中意嗎？」

金二娘眉花眼笑地說：「舅爺辦的事那還錯得了？謝啦……還有這位秦師傅，可眞是高手，瞧他量身子量得多仔細！」

「嘿嘿！」陳三的乾笑聲聽起來更教人難以受用。「秦師傅的手藝是遠近知名的，這是秦師傅賣面子，不然八抬轎也請不到啊！」

「陳三爺！」秦五含笑說：「您高捧啦！金掌櫃是地方上一等一的大善人，那還有啥話說？」

「秦師傅，」陳三很正經地說：「您得多費心，二娘就像一枝花，穿衣服又講究……」

「這你可以放心，」秦五接過去說：「二娘的好身段，您選的好料子，再加上我秦五的手藝，只怕再沒有比的了。」

「那就好，那就好，」陳三連連地哈着腰。「您忙，我失陪……二娘，若有什麼短缺，隨時告訴我。」

陳三走了，等脚步聲在甬道上消失之後，金二娘冷笑了一聲：「哼，老狐狸！」

「眞虧妳有眼力！」秦五阿諛地說：「這個人，明裏是一套，暗中又是一套，眞要當心點。」

「秦五，」金二娘找張櫈子坐了下來。「剛才你說，你們照樣幹活兒。說說看，你們能幹啥？」

「樹棠打小時就練功，到如今還不曾斷過，穿牆越戶，相搏打鬥，都有獨到的功夫。現在，他又多了一樣本事：射洋槍。德國造的新傢伙，百發百中。」

「他的本事眞還不小。」金二娘這句話絕不是讚賞，而是輕視。「可惜這不是打仗，更不是打擂台，能打善搏又有啥用？」

「二娘這話可就說錯啦，妳待在別院裏根本就不曉得外邊的事。風聲不知怎麼會洩了出去，有好幾起人都想發這筆橫財。到時候，嘿嘿……可就要憑眞功夫了。聽說那位張大少也是個會家子，再加上樹棠，豈不成了鐵打的陣營？誰能破得了？」

「哼！」金二娘鼻子一掀，噴出一股子冷氣。「說了半天，等於白說。會打會殺毫無用處，得知道那筆財寶埋在什麼地方才行啊！」

「嘿嘿，二娘的話好比膝蓋，胳臂彎，全在節骨眼上，關於藏寶的地方，樹棠也知道個一星半點，那位張大少想必也摸到一些。二娘

設法安排他倆見見面，兩下裏一湊合，可就差不多啦！」

金二娘翻起眼皮問：「你說周樹棠也知道藏寶的地方？」

「沒錯。」

「別吹牛。」

「二娘！我提兩個字，妳就知道我不是吹牛。」

「那兩個字？」

「柳樹。」秦五說得很輕，卻很有力。

金二娘有好一陣子沒開口，半响才說：「秦五，告訴周樹棠，這事絕對算他一份，要他今晚到別院裏……」

「好哇，這回可讓我逮着啦，」一聲嬌脆的嘤嘤響自屋外，緊接着，金菊花像一陣風似地捲了進來。

金二娘心頭在跳，粉臉發燒，不過她的語氣卻非常沉着：「菊花姑娘，妳逮着什麼？」

「逮着機會啦，」金菊花興高采烈地說：「瞧！這麼多的好料子！二娘！妳得勻兩件給我……這塊紅的怎麼樣？」

她抖開那幅紫紅軟緞，披在身上，比來比去。

金二娘和秦五互望了一眼，兩個人都鬆了一口氣。

「秦師傅，」金二娘說：「這是掌櫃的掌上明珠，快給她量量身子，選幾塊鮮一點料子，多給她作幾件。」

「是！是！」秦五恭恭順順的。「姑娘好身段，最適合穿軟緞，喏！這塊紫紅的……這塊……」

「我啥也不要作。」金菊花突然將手裏的衣料往案板上一丟，臉色也突然變了，冷冰冰的毫無笑意。

「怎麼啦？」金二娘的臉色也跟着變了。

「莫非誰得罪了妳？」

「哼！」金菊花冷笑一聲，掉頭就往外面走。

金二娘向秦五使了一個眼色，也連忙追了出去。在甬道盡頭處，終於被她追到，她扳過金菊花的肩頭，殷殷勤勤地問：「到底是誰得罪了妳……？」

「妳！」金菊花的手指，差一點就戳到金二娘的鼻尖上。「妳！妳！妳難道心裏頭沒有數？」

「菊花！」金二娘扳着臉孔說：「妳太沒規矩了。」

「哼！上樑不正下樑歪，妳又多規矩？」

「妳說什麼？」金二娘伸手就要打金菊花的耳巴子，被金菊花機警地躲開了。「好！妳今天得要交代出一個明贓明證，我那點不規矩。不然，就到妳爹面前評理去。」

「二娘！」金菊花冷笑連連地說：「別那麼兇巴巴的，我既沒有吃豹子胆，也沒有吃老虎心，若無明贓明証，我還敢指着妳的鼻子說妳不規矩？想想看，妳昨夜在我房裏幹什麼來着？」

「妳說，我幹了什麼見不得人的事？」金二娘還是扳着面孔，語氣卻已軟了許多。

「二娘！往下我就說不出口了。」金菊花顯然不想將局面鬧得太僵，語氣也逐漸緩和下來：「我眞不明白，爹待妳不算薄，妳怎能作出這種對不起他老人家的事？一個已經够瞧啦！昨夜又來了一個新的。二娘！我可沒有亂說，萬一傳到爹的耳中，一定是會氣死他，打死妳。」

金二娘悶不吭聲，心裏頭卻在尋思，這小丫頭片子知道的可真不少，她如今抖了出來，到底有什麼用心呢？

「二娘！」金菊花的語氣更加緩和了：「我可沒有什麼惡意，只是怕妳愈作愈錯，將來免不了要使金家丟人，所以才點妳一點，往後該怎麼着，妳看着辦吧！」

金菊花說完後回身要走，金二娘連忙橫身將她攔住：「菊花，妳既然什麼都知道，我也不必賴。人有時會作出聰明事，有時也會作糊塗事。妳說，我該怎麼辦？」

「問我？」

「幫我拿個主意。」

「妳肯聽？」

「菊花！」金二娘親暱地摟着她。「妳知道這麼大的秘密都不抖出來，眞是我的大恩人，我怎會不聽妳的話？快說……」

「到我房裏來。」

二人進了房，關上門，喁喁細語，有時還響起輕脆的笑聲，她們似乎談得很融洽。

秦五從穿堂中躡手躡足地閃了出來，他靜伏門邊，似乎想偷聽她們的談話。

甬道的另一端出現了一個黑衣人，他的脚步很輕，行動很快，悄沒聲地到了秦五身後。

秦五還扒在門縫上聽得起勁，那黑衣人突然伸手在他肩頭上拍了一拍；秦五回過頭，看到了一雙鋒芒畢露的眼睛，一把寒光閃閃的短刀。他張嘴，想叫，然而卻發不出聲音，因爲那把短刀在他的聲帶震動之前就已穿過了他的心臟。

那黑衣人又悄然隱去。

來得快，也去得快，無半點响動，然而已經有一個生命離開了這個世界；黑衣人！又是黑衣人！

房內二人仍在密談，不過聲浪漸高，笑聲漸多，這顯示她們二人已經相互諒解，有了協議。當然，她們一定都要出了自以爲絕對可以控制對方的花招。

門打開，金二娘先漏頭。然而她的頭很快又縮了回去，一聲悽厲的尖呼劃破了別院中的寂靜。

陳三、金海東、大柱兒……聞聲趕來了不少人；人再多，也驅不走死亡之神帶來陰影。又要去報案，又要去請保安隊派人來勘查。在陳三來說，這椿差事已經令他發膩了。

「海東！」陳三將金海東拉到一邊，悄聲說：「這樣下去……」

「什麼也別說。」金海東連連地搖着手說道。

「我眞不明白，」陳三唉聲嘆氣的，「爲什麼要殺一個裁縫師傅？他到這兒來才不過一個多鐘頭……」

「什麼都別說！」金海東重覆着那句話，語氣卻比先前嚴厲得多。

陳三緘默了，他仰頭看天，喃喃地說：「該停了吧！」他指的是那場大雪，還是永不止盡的兇殺呢？

人爲財死　法網難逃

一連串的兇殺案反而使恐怖的念頭減弱了，人心已經麻痺，就像過度的痛苦反而感覺不到痛苦一樣。

一個裁縫在別院中被人殺了只不過鬧鬨鬨地亂了一陣，响午過後，又各自回房鑽進了熱烘烘的被窩。整個金家店又寧靜下來。

這時，段四掩掩閃閃地，進了孟玉堂的房間。

孟玉堂和翠喜正在交頭接耳，指手劃脚，似在爭論一個問題，見段四進來，立刻停了下來。

段四看在眼裏，本不應提，他卻偏不避諱地問道：「妳們在談什麼？」

「一個很嚴重的問題。」孟玉堂一臉凝重之色。

「哦！」段四在火盆前坐了下來。漫不經意地說：「說來聽聽。」

「第一，薛滄舟不知去向；」孟玉堂在他對面坐下，屈起指頭有條不紊地說：「第二，剛才在雪地裏，保安隊對付你那一套分明是欲擒故縱，你難道還不覺得？」

「欲擒故縱！」段四笑了笑，一面孔毫不在乎的神情。「有那麼嚴重？」

「段四！」孟玉堂目光盯着他，一個字一個字很用力地說：「別在我面前逞能啦，這根絃兒繃得有多緊，你心頭早有數啦！……」

段四突然甩掉孟玉堂的話鋒，低聲問道：「妳那輛大車耐奔不耐奔？」

孟玉堂目不轉睛地凝視他許久，似是將他問這句話的動機摸透了，這才回答：「車輪、大軸、架子、車轅，全是一等一的好材料，一口氣奔上百兒八十的，也不會鬆散一點兒。」

「拉車的牲口呢？」

「全是蒙古種，膘實腿壯，耐飢耐寒，好馬配好車，包你挑不出毛病來……你要用？」

段四右拳握緊，重重地在左掌敲了一下，沉聲說：「玉堂！我決定今晚就動。」

「今晚？」孟玉堂似是稍感意外。

「錯過今晚，只怕永無機會。」

孟玉堂沒有接口，只是看了翠喜一眼。

「玉堂，有一件事我要先跟妳說好，」段四表情很嚴地說：「東西挖出來之後三一三十一，一人一份，誰也不能有非份之想。玉堂！從妳的眼光就可以看出來，妳不是一個安份的人。如果妳胆敢動歪念頭，我可不管妳是誰的女兒，我一定將妳的心肝五臟都給挖出來。」

這一番話說來嚴厲已極，足以使人驚心動魄，然而孟玉堂卻是愈聽愈笑，她偏着頭問道：「說完了麼？」

「招呼已經向妳打過了，聽不聽由妳。」

段四回過頭去看了翠喜一眼，接下去說：「現在，我要派給妳們倆一份差使。」

「翠喜！過來吧！咱們的段老大要發號施令啦！」

「玉堂！說話正經點，」段四不悅地呵斥她：「按輩份妳該叫我一聲叔叔。」

孟玉堂還是笑嘻嘻地說：「我如果眞要喊你叔叔，你可就吃虧啦！」

「我吃什麼虧？」

「叔叔在侄女兒身上就沒有歪念頭好轉了呀！」

段四是塊老薑，調風弄月也是慣事，但是這番話聽在他耳裏，卻使他臉上熱燥。只因他雖然身在黑道，還算是個血性漢子，面對故人之女，沒有絲毫非份之想。

「別臉紅啦！」孟玉堂又連忙接上了腔：「我就是愛說幾句瘋言瘋語。其實，在這種緊繃繃的節骨眼上若是不說幾句笑話，不鱉死人才怪！派差使吧！咱倆聽着啦！」

「翠喜！」段四的嗓門壓得低低的，字字清晰地說：「店裏一共住了多少人，妳也全清楚了。別瞧他們一個個腰粗腿壯嗓門大，其實有種的沒幾個。咱們動手的時候將他們圈在屋子裏，別教他們漏頭。妳就負責這件事。」

翠喜沒有吭聲，默默地點點頭；瞧神情，她對這樁差事似乎很有把握。

「妳！」段四向孟玉堂一指。「負責監視別院，姓金的，姓陳的，還有他們的家眷，誰也不能漏頭。」

孟玉堂輕描淡寫地問：「張龍飛呢？」

「他當然要來。」

「他幹什麼？」

「他要把住大門。」

「你呢？」

「那還用問？當然是要帶人進行挖寶的工作。」

「帶什麼人？」

「客棧裏有的是，挑選幾個年輕力壯的，不怕他們不幹，何況每個人還有工錢。」

「段四！我發覺你安排得非常妙。」

段四自然聽出了孟玉堂話中的絃外之音，變目一掄沉聲問道：「妳這話是什麼意思？」

孟玉堂冷冷地說：「什麼意思你明白，我也明白。翠喜在樓上，我在別院，張龍飛在大門外。你在挖寶，誰也不在身邊，你只要藏一粒珍珠，一塊寶石，你的便宜就佔大啦！」

段四似乎絕沒有想到孟玉堂會說出這種話，他的眼睛瞪得很大，牙關咬得很緊，臉上呈現憤怒和意外的表情。然而他的聲音卻非常輕：「玉堂！妳不信任我？」

「媽說的，別相信任何人。」

「這個世界上只有我一個人知道那筆財寶埋在什麼地方，我如果想獨吞，並不是一件難事，爲什麼要拿出來三一三十一？嗯？」由於憤怒難以抑壓，段四的聲浪漸高：「玉堂，我是一個念舊的人，所以才答應妳和張龍飛也分一份，妳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太令我失望了。」

「別冒火呀！」孟玉堂笑嘻嘻地說：「那筆財寶又沒有詳細的數目，更沒有清單，與其事後猜疑，倒不如先來個小人之約。」

「好吧！妳說該怎麼辦？」

「別院中的人可以趕到樓上去交給翠喜一併監視，我可以幫你進行挖寶工作。」

段四道：「如果張龍飛也提出這種要求，我怎麼辦？」

「那就不同了，一人爲私，二人爲公。」

「那不見得吧！也許我們通同作弊，妳藏一粒珍珠，我也藏一粒……」

孟玉堂根本就不聽他說下去，橫蠻地叱喝一聲：「別賣弄你那條利舌，就這麼辦。段四！你要弄清楚一件事，大雪紛飛，道路封凍，沒有我那輛大車，你休想逃離虎牙鎭。」

段四牙齒咬得咯咯作响，額頭青筋冒起，活像一條條的黑蚯蚓。這一切都顯示他的憤怒已經到了極點，眼看就要發作。

孟玉堂卻絲毫沒有畏懼之色，拿着火鉗若無其事地在火盆中撥火。她似乎已料定：段四非屈服不可。

果然，段四屈服了，他點點頭說：「好吧！妳怎麼說怎麼好，不過，在財寶出土之後，妳還是要先離開一步。」

「幹嗎？」

「套車。」

「到時候再說。」

「這不能到時候再說，一定要……」

「我說到時候再說就到時候再說，」孟玉堂眞是個得寸進尺的人，絲毫不作退讓。「你是一條命，我們是兩條命，難道我還想死在虎牙鎭？到時候情況說不定還會變，現在把一切行動計劃都想好了不見得就有用。」

段四苦笑，喟嘆着說：「妳老子不像妳這樣橫蠻無禮。」

「就是因爲他太講理，才命送法場。」

「好啦！」段四再度妥協：「到時候再說吧！」

「藏寶的位置記得清楚嗎？」

「沒問題。」

「在什麼地方？」

「對不住！」段四總算找到了報復的機會。「現在還不能說。」

孟玉堂瞪眼豎眉，意外得很，這一次是雷大不見雨，她竟然沒有發脾氣。只是輕輕地問：「那麼，什麼時候動手？」

「今晚。」

「我知道今晚。我是問正確的時刻。」

「還不一定，到時候我會告訴妳。」

「那麼，該談的已經談完了？」

「沒有了吧！」

「那就請吧！我和翠喜還得養養精神。」

段四站了起來，悶不吭聲地走了出去。他並不是回房而是下了樓，穿過寂靜的店堂，走向馬棚。向二楞子打聽，認出了孟玉堂的馬，很留神地打量了一陣，又轉去車棚；車棚裏只有一輛大車，段四又是一番很認眞地察看。孟玉堂的確沒有吹牛，她有一輛難得一見好車。

段四看够了，正想轉身離去，却突然感覺到身後好像有人。他站在那兒沒有動，只是畏寒地將手心伸向嘴前呵着熱氣，然而袖筒中的短刀已緩緩地抽了出來。

「犯不着動刀子！」背後的人說話了。「我不是來跟你打架的。」

從說話的聲音測距，身後那人相距不遠。因此段四慢慢轉過身來，拔出來的短刀又進了袖筒。

又是一個黑衣人；裝束依然，臉上蒙着黑巾，只露出兩道炯炯有神的目光。

「我覺得我們需要好好談談。」黑衣人說起話來不疾不徐：「纏鬥下去對彼此都沒有好處。」

「哦？」段四只是冷冷的漫應了一聲，沒有接話。

「我們備下了耐寒經雪的快馬，識途的嚮導，你馬上就可以上路，外帶一份厚厚的程儀——黃貨五十條。」

段四心頭暗暗一怔，五百兩黃金，那等於五萬塊現大洋，這筆錢可以舒舒服服地過一輩子。

他緩緩地說：「這筆程儀好像太重了。」

「的確不算輕，不過有一個條件。」

「什麼條件？」

「從此別再來虎牙鎭。」

「就這麼簡單？」

「嗯！很簡單。」黑衣人語氣突然一沉：「如你不接受，只有一條路可走——死路。」

死路！這是任何人聽了都會心驚肉跳的兩個字，但是聽在段四的耳中却與聽到任何兩個字沒有兩樣。他偏着頭，含笑問：「你曾經送過多少人上死路？」

黑衣人悶不吭聲，似乎無關主題的話他都不願接腔。

段四又問道：「你又曾經幾次想送我上死路？」

黑衣人依然悶不吭聲。

段四在得不到對方的答覆情況之下，只得唱獨脚戲：「讓我算算看，第一次是前天中午，在雪地裏，你派了一個人來，結果那人自己走上了死路；第二次是今天早上，你不敢輕敵，所以派來了三個人，那三個膿胞却又作了閻王爺的座上客。怎麼！你還不死心？」

「段四！」黑衣人的聲音依然很冷，不過語氣却緩和了許多：「你坐了十年牢，也應該過幾年舒服日子，五十條黃貨不算少，有許多人辛勤了一輩子也未必得到。如果我是你，就會一口答應。」

「朋友！」段四開始展露他的心機：「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誰也不願走絕路。只不過，我對你的話表示懷疑。」

「懷疑什麼？」

「識路的嚮導，耐雪的快馬，亮閃閃的黃金，眞誘人。如果在半途中有一支伏兵呢？那我豈不是就完了？」

「放心，我們已放棄了殺死你的念頭。」

「爲什麼？」

「因爲你壞得連閻王爺都不要你。」

「聽你這麼一說，我的心可有點動啦！不過，有兩個問題，你必須給我滿意的答覆。」

「問問看，能答則答。」

「你們的頭兒是誰？」

黑衣人倒不拖泥帶水，率直地回答：「對不住！暫時還不能告訴你。」

「那麼，你們的目的何在？」

「對不住……」

那黑衣人話剛出口，突然一個人影如閃電般向他撲去，段四看得眞切，攻擊者是孟玉堂，在這一方面，段四倒是非常佩服她；只要是共同的敵人，她絕不會袖手旁觀，坐享其成。

孟玉堂的攻擊非常猛烈，右手短刀直挑對方咽喉，左手扯向對方的蒙面黑巾，一方面要置對方於死地，一方面又要看看對方的眞面目。眞是貪而又貪，狠而又狠。

這種突如其來的攻擊，照說那黑衣人難以躲閃，然而他却像魅影般一閃，輕易地使孟玉堂一擊成空，由此可見，這個黑衣人比以往出現的武功高强了許多。

既然動上了手，段四當然不會隔岸觀火，袖筒中短刀出套，從另一個角度攻了上去。

黑衣人一發現二人合力夾擊，自然無心應戰，慌忙後撤，打算向通往別院的一道窄巷逸走。孰料一聲嬌叱，又來一個娘子軍，原來孟玉堂早有安排，翠喜適時斷了那黑衣人退路。

黑衣人眼看三面受敵，已無退路，反而鎭定地站住了。他一旦屹立不動，段四他們也不敢冒失，一個個都停止了攻擊。

黑衣人那兩道銳利的目光左右一掃，冷冷地說：「各位如想以多勝少，這個主意就打錯了。一來我是出面和段四商談的；二來我們伙伴也不少，一旦蠭湧而出，三位只怕也難以招架。」

「你少來這一套！」孟玉堂嬌叱一聲，毫不畏懼地向前跨了三個大步，直逼那黑衣人的面前。「咱們不爲難你，只不過剛才段四所提出的兩個問題你要作個圓滿答覆。否則……」

「對不住！」黑衣人的態度很堅決。「頭可斷，血可流，不能說的話絕不能說。」

孟玉堂冷笑道：「江湖上的狠脚色我見得太多，頭可斷！血可流？哼！我就教你頭斷血流……」

流字還在舌尖上跳躍，手中短刀已飛快地向那黑衣人咽喉挑去。

「噯！噯！」金海東突然出現，大驚小怪地嚷嚷：「各位千萬莫動刀啊！萬一鬧出命那還得了？」

孟玉堂當然不能當着金海東的面動刀殺人，連忙收住，手腕一屈，短刀進入了袖筒。

就在這麼一點空隙，那黑衣人飛身躍起，竄進了窄巷，翠喜要追，却被孟玉堂喊住了。

金海東先是呆呆的，接着結結巴巴地問：「那……個穿黑衣服的是……是什麼人啊？」

孟玉堂和段四交換了一個眼色，然後走到金海東面前，冷冷地說：「金掌櫃！我可眞不知道你居心何在，那傢伙執利刀，潛進店堂，分明是圖謀不軌，眼看已被咱們圍住，却又給你放跑了。」

「放跑了？」金海東一副驚慌失措的神態。「姑娘可別這麼說呀！我是看見姑娘動刀子才出面勸解，根本就不知道是怎麼回事哩！」

「哼！」孟玉堂打從鼻孔裏噴出一股冷氣。「金掌櫃！若說你是無意的，那就未免太巧了。」

「孟姑娘！」金海東連連地打躬作揖。「我是眞無意的，我是一個買賣人，總不至於和那些歹徒勾結呀！」

金海東突然出現，的確令人生疑。若說他

和歹徒勾結，却又令人難以置信。段四唯恐孟玉堂說話太冲，起了衝突不好收拾，連忙接上了腔：「金掌櫃！你的突然出現的確太巧了一點，這也難免令孟姑娘生疑。不過，話又說回來，您在虎牙鎭是出了名的大善人，若說你和歹徒有勾結，連我段四都不會相信。金掌櫃！說正格的，店裏接二連三地出了這麼多命案，您也得細想一番。是不是您在那兒得罪了人，仇家存心在找您的晦氣……」

「段爺！」金海東客客氣氣地說：「謝謝你褒獎，也謝謝你提點。我金海東爲人處世，一向以平和爲主，絕不會和什麼人結怨。」

「那就怪了！」段四裝模作樣地一皺眉。「黑衣人已經出現了不少次，也死了不少人。這顯然是一個江湖幫派，他們幹嗎老是在金家店找碴兒？」

「說的是呀！」金海東順着話題往下溜，並未節外生枝。

段四嗓門一壓，故作神秘地問：「莫非金家店有什麼秘密？」

「秘密？」金海東却來了一個反問：「各位聽到了什麼？」

「聽到了什麼？」孟玉堂接上了腔：「多着哩！有人說你金掌櫃僞貌僞善，明裏修橋鋪路，送棺施藥，暗裏却勾結黑道人物，爲非作歹。」

孟玉堂完全是信口胡謅，無非想探測一下金海東的反應。

金海東非但沒有大驚失色，反而笑了：「孟姑娘！妳可別嚇唬我，古話說得好，爲人不作虧心事，半夜敲門心不驚。我自問沒有作過半點虧心事。」

段四又接過來說：「我也看得出金掌櫃不是這種人……對了！我想問你一件事，那位薛爺好像大半天沒見着了。」

「哦？」金海東微感詫異。「我倒不會留意。」

「還有一件大事也要趁機會跟金掌櫃商量。」段四煞有介事地說：「並非咱們管閒事，而是非管不可。這場大雪還不知道下到那一天，咱們還得住下去。眞不知道什麼時候被那些催命鬼將咱們送去見閻王爺。所以，咱們打算清查一下住店的旅客。」

「怎麼個清法？」

「怎麼清法是咱們的事，您是店東，當然得先跟您打一聲招呼。晚上若是有甚麼動靜，別大驚小怪。」

金海東也回敬了一聲招呼：「各位最好留點分寸，咱們買賣人，可不願意得罪上門的客人。」

「您放心！」段四含笑說：「咱們會留分寸的。」

回到樓上客房，三個人又聚集在一處，一直沒有開腔的翠喜，也不甘寂寞地說了話：「孟姑娘！你們一言來一語去，我在旁邊看冷眼，以我看來，姓金的不是好東西。」

「怎見得？」孟玉堂很認眞地問。

「皮笑肉不笑，這種人沒有半分眞，表面上一副人模樣，暗地裏專幹禽獸事。」

「翠喜！」段四接上了口：「妳那張咀利得像刀，一張開就要教人流血。這位金掌櫃的確有些令人生疑，不過，還不至於像妳所說的那樣壞。其實，他也沒有那種壞本事。」

「段四！」孟玉堂滿臉凝重之色，「先別議論金海東……你和黑衣人的談話我都聽到了。五百兩黃金不是一筆小數目，他們那來的？爲甚麼要出那麼大的代價趕你走？值得嗎？」

「我認爲那只是一個陷阱……」

「那麼，你留在金家店對他們有害，是不是？」

「當然。」

「情況不妙。」孟玉堂脫口而出。

「有何不妙？」

「段四！」孟玉堂一個字一個字鏘鏘有力地說：「世界上只有你一個人才知道那筆財寶埋藏的地點，如果那帮黑衣人也是圖謀寶藏而來，他們一定千方百計地拉攏你，威脅你，不會趕你走，對不對？」

「嗯！不錯。」

「那麼，他們爲甚麼要趕你走呢？理由只有一個——那筆財寶已經到了他們的手中。」

「不可能，絕不可能。而且也說不通，既然財寶到手，何不遠走高飛？」

「問題就在這裏，關鍵也在這裏。」孟玉堂流露出得意的笑容。「這個得到財寶的人必定沒有遠走高飛，他怕你挖寶撲空……」

段四突然抓住了孟玉堂的手臂，疾聲問：「玉堂！妳是說金海東？……」

孟玉堂壓低了嗓門說：「金家店曾經翻修過，也許金海東是無意中掘得了那筆財寶。」

段四的臉色發白，目光也呆滯無神，在獄中苦撐了十年，期待了十年，到頭來却是一場空，任何人也承受不了這種打擊。

孟玉堂又接着說出她的推斷：「金海東畢竟是個買賣人，他怕日後藏寶的人前來挖掘，因此日夜不安，那羣黑衣人也許就是他所僱用的死士。」

段四提不出半點反駁的理由，事實上他已完全同意孟玉堂的推斷。他瞪着眼問道：「妳是怎麼想到的？」

「我一直就覺得這個老傢伙有點怪，他老是斜眼看人，相書上說，目光不正的人，心術一定不正，我早就猜疑他是一個假好人。方才，在車棚中他不早不晚地出現，才使我恍然大悟……」

「玉堂！」段四投以讚許的目光。「想不到妳是如此精明，說說看，如果眞是這樣，咱們該當如何？」

「教他吐呀！他肯化五百兩黃貨送你爲程儀，那筆財寶的總值起碼十倍以上……對了！那筆財寶究竟有些甚麼東西，你淸楚麼？」

「詳細數目我可弄不淸楚，一隻小鐵箱裝得滿滿的，光珍珠就有好幾十粒……」

「哦？」孟玉堂吃驚地說：「那麼多？一粒珍珠就要值幾十兩黃金哩！」

段四苦笑着說：「說這些幹啥？若是這批東西早已落進了別人的手裏，我這十年牢算是白坐了，你爹也死得毫不值得……」

孟玉堂冷笑道：「哼！只怕沒那麼簡單，我有法子教他吐出來。」

段四剛要問她有甚麼妙法，突聽大柱兒在樓下嚷道：「段爺！有客找。」

段四一楞，孟玉堂也是一怔，翠喜已搶步跑到門邊，從門縫往外看了一眼，回過頭來說：「是個男的，從來沒見過。」

段四也跑過去從門縫中將對方打量一番，那人正站在梯口，生得虎背熊腰，年約三十出頭，左顧右盼，不怒自威，一搭眼就知道不是一個平凡的脚色。

孟玉堂悄聲問道：「見過麼？」

段四搖搖頭，但他並沒有猶豫拉門跨出，站在廻廊上揚聲問：「誰要找我？」

「這位……？」

大柱兒剛一開口，來客已三步併作兩步地上了樓，冲着段四一抱拳：「這位敢情就是段兄？」

「請問……？」

「入內一談，入內一談。」他邊說邊左瞄右瞟，似乎在找尋段四的房間。

段四抬手向自己房間一指，來客迫不及待

地趨前就走。

一進房，來客就自我介紹：「在下姓周，名樹棠，慕名求敎。」

段四心頭暗暗一怔，表面上卻笑着說：「這話可有些蹺蹊，我段四窮途潦倒，那有甚麼名頭？」

周樹棠那張臉生得方方正正，稜綫分明，眉毛、眼睛，甚至兩頰的肌肉都能表達他的心意，眞不愧是一個會在舞台上紅過一陣子的當家武生。但他現在的臉上卻是一絲表情也沒有，只是以利刀一般的目光盯在段四的臉上。

那兩道目光太利，太具有壓力，連老練穩健的段四都不得不轉頭廻避。

「情況緊急，事態嚴重。」周樹棠顯然也善於辭令，一開口就緊迫有力。所以我也不打算拐彎抹角，直話直說……」

「我在聽。」段四表現不卑不亢的態度。

「你需要我這個朋友。」周樹棠說話永遠是那樣簡潔有力。

「四海之內皆兄弟……」

「段兄！」周樹棠毫不客氣地切斷對方的話：「我方才就說過，不必繞圈兒。有我這個朋友，對你百利而無一害；缺少我這個朋友，對你是百害而無一利。」

段四似乎存心要壓壓對方的鋒頭，故意冷笑道：「你如此說好像過份自誇了吧！」

周樹棠笑笑：「我一點也不自誇。」

「好吧！我們不抬槓。先說說看，我爲甚麼需要朋友？爲甚麼一定需要你這個朋友？」

「我的回答一定讓你滿意。」周樹棠的態度很從容，語氣輕緩，然而卻字字着力：「你目前的境遇，可以說是這一生中最艱困，最危險的時刻，所以你需要朋友；你身邊已有兩個朋友：張龍飛和孟玉堂。那小子勇而無謀，那小妞兒又是食而無饜，都不足以成大事。所以你需要我這個朋友。」

段四不禁大驚，對方指名道姓地指出他的聯合陣綫，他怎能不驚呢？

周樹棠又笑着說：「段兄大可不必吃驚。事到如今，已經沒有任何秘密。」

段四放鬆了臉上的神色，緩緩地問：「你是怎麼認識張龍飛的？」

「不算認識，因爲他從來沒有見過我。他有一個相好的，是咱們戲班裏的當家花旦。」

「你是說金……」

「段兄，當心隔墻有耳，那個人還是別在咀邊提的好。我認識張龍飛有兩年了，他和相好的娘們共商大計，要她下嫁給某人，湊巧被我聽到了這段秘密。」

段四面上不動聲色，心中卻在暗暗盤算：目前只有兩條路可走，殺死對方不使秘密外洩，或者接納對方的友誼。後者是和平之路，但是友誼是可靠的嗎？

「段兄還在考慮甚麼？」

「我在考慮如何應付你。」

「哦？……」

「一是伸手抽刀，一是伸手與你一握。不過都有利弊：想殺你滅口，不會太順利；伸手與你一握，又怕你的友誼不可靠。」

「可靠。」

「怎見得？」

「因爲我也是被情勢所迫。」

「這話怎麼說？」

「我在虎牙鎭潛伏了兩年，一無所獲，與你合作，分一杯羹，是最後機會。」

「這一杯羹，是大杯，還是小杯？」

「一切四開，我取一份，公平麼？」

「公平。但是我要先問問，你能爲我們作甚麼？」

「任何事？」

「你很自誇，也很自負，有眞本事的人都有這種毛病。我想先考考你……你對金家店這兩天發生的事都淸楚麼？」

「一淸二楚。」

「好！先說楊柳條的懸樑自盡，接着是孟玉堂的車伕老丁被殺，我在雪地裏兩次受到黑衣人的狙擊，一個姓章的皮貨商被害，牛長貴送命，不久之前別院中又死了一個裁縫，這些命案到底是怎麼回事？那羣幾次三番出現的黑衣人是受誰的指使？你知道嗎？」

周樹棠笑而不答。

段四得意地說：「是不是一上來就考住你了？」

「段兄！你所提出的問題我全部都可以回答。」

「那爲甚麼不說呢？」

「因爲你還沒有表示你是否需要我這個朋友，也沒答應是否接受我所提出的一切四開的條件。」

「嘿嘿！」段四不禁發出一聲乾笑。「周兄雖是半路出家，卻够資格稱爲老江湖……好；一分三，一分四都差不多，我答應了。」

「段四！」門外忽然響起一個冷冰冰的聲音：「你還得問問我是否答應啊！」

聲落人進，是孟玉堂和翠喜。

周樹棠坐在那兒紋風不動，笑眯眯地說：「孟姑娘冰雪聰明，只要稍微衡量一下情勢，是一定會答應的。」

孟玉堂在周樹棠的身旁坐下，斜眼睇着他，似笑非笑地說道：「這位大哥懂得看風色，談買賣找到了最恰當的時刻，我當然不能反對呀！」

段四還以爲孟玉堂一定會唱反調，將局面弄得一團糟，聽她這麼一說，這才鬆了一口氣：「噢！妳總是讓人揑一把汗……周兄！現在可以發表你的高論了。」

「先說這些命案。」周樹棠要言不繁地說：「我認爲是有人故意製造恐怖氣氛。比如說楊柳條，牛長貴這兩個人，就沒有殺死他們的必要。」

「只有楊柳條和牛長貴才不該死？」段四提出了質問：「難道那個裁縫該死？」

周樹棠皺了皺眉頭，輕喟地說道：「他該死。」

「爲甚麼？」孟玉堂和段四同聲發問。

「因爲他是我的朋友，他到金家店不是爲了作衣裳討生活，而是有別的事要幹，想不到……唉……」周樹棠一聲浩嘆，將他的話半途打住。

「周兄！」段四神色凝重地說：「這就不是一個小問題了，你的好友進金家店不到半天，誰那麼快就將他看了個透？如果這個人眞的是看透了他到這裏來是別具用心連忙殺他以除後患，這個人豈不是太厲害了？」

周樹棠點頭說：「的確是非常厲害。」

孟玉堂問：「這個人是誰？」

「誰也不是神仙，怎會知道？」段四白了她一眼，繼續提出他的問題：「那些黑衣人又是怎麼回事呢？」

周樹棠一個字一個字很用力地說：「我認爲是專門對付你段兄的。」

段四笑了，笑得頗爲自豪：「看來我的身價還不算低。」

「段兄，我倒想考考你，你認爲那羣黑衣人的幕後主使人是誰？」

「猜不出。」段四並不是賣弄玄虛，他是不想影響對方的判斷。

「我也不一定能肯定地說出誰是主使人，但是根據許多蛛絲馬跡不難想像，這個人必然和金家店有關。」

「爲甚麼？」

周樹棠道：「因爲他們在金家大肆活動，進出自如。」

「如此說，範圍已經很小了。」段四終於忍不住提名道姓：「是金海東？還是陳三？」

周樹棠笑而不語。他的笑容有點詭譎意味，也可以說是同意段四的說法，也可以說是否定了段四的說法。

段四很精明，沒有再問下去，立刻提出了另一個更重要的問題，道：「我們現在應該怎樣作？」

周樹棠看看孟玉堂，很客氣地說：「孟姑娘！我不是存心賣弄，更不是想發號施令要老大，而是我在這裏待了兩年，比較熟悉，四個字——速戰速決。」

孟玉堂看了段四一眼，一時沒有說話。

段四當然不能緘默，他語氣中畧帶不屑意味：「速戰速決這句話說起來順當已極，作起來可不那麼簡單。」

周樹棠從容回道：「如果各位肯聽下去，我自然會說出一套速戰速決的方法來。」

孟玉堂暗暗拉了段四一把，示意他不要多說話。

無聲等於默認，周樹棠向在場的三個人掃了一眼，似乎很滿意，這才打開了話匣子：「憑我們幾個人，若是想硬幹、蠻幹，誰也擱阻不了，唯一的顧忌是保安隊，對不對？」

「錯了。」段四立刻唱反調。

「你不在乎保安隊？」

「當然不在乎，」段四趾高氣昂地說：「咱們動手的時候，只要將金家店的人全部釘死，無人去通風報信保安隊難道會不請自來？」

「嗯！有道理。」看起來，周樹棠是個不喜歡抬槓的人。「那麼，那羣黑衣人你在不在乎？」

「不但在乎，而且很在乎。」段四還特別加重了語氣。

「那就行了，」周樹棠頗有得意之色。「由我來對付那羣黑衣人。這並不影響你們原來的計劃，只是多了一個生力軍。」

孟玉堂冷冷地說道：「也多了一個分贓的人。」

「哈哈！」周樹棠仰頭一笑。「方才段兄說得好，一分三，一分四，差不了多少，孟姑娘又何必斤斤計較呢？」

孟玉堂還想說甚麼，忽然發現段四接二連三地向她打眼色，也就停住了口。段四似乎想將這一場晤談草草結束，連忙說：「好吧！就此一言爲定，速戰速決。」

周樹棠進一步問道：「那麼，決定甚麼時候動呢？」

「這我還要想一想，」段四竟然沒有將今夜已然決定的行動說出來。「等決定之後再來通知周兄……周兄在那兒落脚？」

周樹棠似乎沒有發現段四另有心機，很爽快地說：「好吧，我靜侯佳音，到順昌布莊一問姓周的就行了。」

段四並沒有送他，卻一直在門縫中看着周樹棠走出了店門，這才回過身來。

孟玉堂納悶在心，那裏還憋得住，忙不迭地問：「段四，怎麼回事？原先還談得好好的，忽然間，你連連向我使眼色，把我都弄糊塗了。」

段四一個勁地托腮沉吟，半晌沒有接腔。

「段四！到底怎麼回事啊！」

「這個姓周的大有問題。」

「怎麼呢？」

「他的話中有許多毛病，所以我不跟他再作深談。」

「你倒說說看，他話中的毛病在何處？」

「他一開口就說，那羣黑衣人是專門用來對付我的，那麼，他一定有了和我們相同的判斷，而他卻又沒有說出來；還有，他說由他負責對付那羣黑衣人，他憑甚麼講這種滿話，難道黑衣人由他控制？」

孟玉堂猶疑地說：「這不可能吧？」

段四決斷地說：「不管怎麼樣，咱們按照預訂計劃進行，但是，絕不能攪上這個姓周的，倒不是怕多一個人分贓，萬一漏子出在他身上，那就糟了。」

孟玉堂冷笑道：「你以爲姓周的那麼好說話，讓你偷偷地挖了藏寶一走了之？沒那麼便宜，人家不是傻瓜。」

段四目中突然射出了獰厲之色，沉聲說：「乾脆去做掉他。」

「我去，」翠喜自告奮勇地說：「包管將他放倒。」

孟玉堂立刻打蛇隨棍上：「段四！那筆財寶出土後三一三十一是不公平的，咱們是兩個人幹活兒，只佔一份這筆賬是怎麼個算法？」

「好！好！好！」段四不耐煩地揮着手。「到時我自然會給她多少提一點……」

「多少提一點？」孟玉堂掄起了眼珠子，沒好聲地說：「這像話麼？你的命值錢，人家命不值錢？人家還是個十七八歲大姑娘哩！」

「玉堂！乾脆妳說吧！要怎樣分才稱妳的心，如妳的意？」

「一切四開……」

「好，算翠喜一份，不過……」段四指着翠喜的鼻尖，一個字一個字地說：「那個姓周的給我料理好，不然一粒小珠子妳也休想。」

「放心！」翠喜傲然地說：「這種脚色我根本就沒有看在眼裏，我若是敎他站着死，他斷了氣之後也不敢躺下……我這就去。」

段四猛喝一聲：「胡鬧！」

「怎麼啦？」翠喜斜着眼睛，瞄着他。「我的段四爺！」

段四壓低了聲音說：「大白天！稍微露點痕跡，那還得了？擦黑光景再去，那樣姓周的也不會犯疑心。」

翠喜看了孟玉堂一眼，一面孔不服氣的神色。

孟玉堂以敎訓的口吻說：「翠喜！在這方面妳最好還是多聽聽段四的話，準沒錯兒，論起江湖練歷，妳還早着啦！」

× × ×

天終於黑了。

金家店的店堂又開始熱鬧起來，喝酒的喝酒，賭錢的賭錢，這些被大雪困住的獵戶，雖一個個如同驚弓之鳥，但是，不吃不喝不賭不耍，又有啥好幹？悶在屋子裏，反而更敎人胆心害怕。

就在這個時候，翠喜悄悄地走出了店門。北風够勁，雪花更密，她盡走街簷，逢人便問，遇人便探，好不容易在西頭上找着了順昌布莊。

布莊已經上好了門板，擂了好久，才打開來一扇角門，一個鷄皮鶴髮的老太婆探出頭來問：「找誰啊？」

「這裏可有一位周爺？」

「姑娘請進來吧！」

老太婆又拴上了角門，帶領翠喜走過一條長長的通道，來到一間屋子門口，老太婆輕輕的在門板上敲了兩下，門打開，她往裏一指，就逕自去了。

翠喜將進出的路都仔細地看淸楚了，最好是不要在布莊裏動手，萬一非在這裏動手不可，如何脫身該是最重要的一件事。

屋裏有一張炕、一張桌、幾張凳子、地上一口火盆燃着熊熊旺火。周樹棠一個人在那兒

喝悶酒，剛看見翠喜時有些楞，很快地他就認出了來人是誰。忙不迭地招呼：「姑娘快請屋裏坐。」

翠喜稍稍盤算了一下，若是邀姓周的到外頭去說話，只怕他會生疑。她左右一打量，隔隣的屋子都沒燈，八成是存放布疋棉紗的貨倉，通道上也不見人。當下拿定主意，這裏動手也好，於是一步跨了進去。

周樹棠眞够殷勤，他斟了一杯酒，笑呵呵地說：「外頭怪冷的，喝一杯暖暖。」

翠喜已不客氣，也不忸怩，接過來一乾而淨。

「姑娘可要再來一杯？」

「不啦！」

「姑娘是……？」

翠喜裝模作樣地指指隔壁。

「沒人。」

翠喜又指指那扇半開着的門。

周樹棠忙不迭地跑過去將門關好，回過身來說：「姑娘倒是挺仔細的，放心，這兒除了那個老婆子之外，啥人也沒有，布莊的人，都住在後院，姑娘有話儘管放胆說，不怕人聽了去。」

周樹棠眞的站到了她的跟前，而且還將耳朶伸了過去。翠喜也將她那張小櫻桃咀湊了上來。

「段四說，」她的聲音輕得不能再輕：「你該歸天啦！」

她的話只說到一半，袖筒中的短刀就已抽出，又快、又猛地向周樹棠背心窩刺去。

她唯恐對方會脫走，還用左手死命地抱住了對方的頸子。

看情勢，周樹棠是死定了。

其實，蠻不是那麼回事，周樹棠左胳臂往上一抬，硬生生將翠喜握刀的右臂架住，只那麼一扭，她那條小手臂就到了他的腋下，翠喜一絲也不能動彈。

翠喜這一驚非同小可，兩臂被制，只剩下一張咀，這張咀她也不讓閒着，猛地向周樹棠鼻頭咬去。

周樹棠機警得如同一頭狐狸，一閃就閃開了，涎臉笑着說：「小乖乖，要親熱也得要溫柔點啊！幹嗎那樣兇呀？」

翠喜知道遇上對手了，猶自逞強地說：「是段四教我來的，有種就去找他，別在我面前耍狠！」

「小乖乖！我當然要去找段四，不過時候還早，妳得先陪我吃幾盅酒然後咱們上炕找找樂子，鎭上那羣窰姊兒那個也比不上妳好！」

翠喜眞是又急又氣，可是，一點轍兒也沒有。

周樹棠突然將嬉皮笑臉之色一收，厲聲說：「姑娘！妳可要放明白一點，我姓周的玩人玩多啦！啥花樣都想得出，够妳受的。若是不想受罪，我問一句妳答一聲，還不准有半個假字。」

翠喜半句話也不說，只是以狠狠的目光盯着他。

周樹棠一個字一個字地說道：「我現在要開始問了……段四可是打算今晚動手？」

「不知道。」翠喜眞够種。

「嘿嘿……妳是存心要周大爺消遣消遣妳嗎？」

翠喜毫不在乎地說：「姓周的！別拿你姑奶奶當雛兒，男人見多了，有花樣儘管玩出來，把你姑奶奶侍候舒服了姑奶奶叫你兩聲乖兒子。」

「他媽的！我看你是欠揍。」周樹棠掄起手就是一個耳巴子，打得翠喜倒退了好幾步。

刀還在翠喜手上，她在急怒攻心之下也不管自己是不是對手，又是亡命前撲。

周樹棠只是輕輕地用手一撥，就撥了她一個踉蹌。

周樹棠厲聲道：「臭丫頭片子！妳認了吧！少自討苦吃！」

翠喜不再妄動了，她知道在周樹棠面前永無機會。

× × ×

段四看看時候到了，就打開窗子，迎面一陣雪花，緊接着，一個人影向窗口飛來。

在急切中，他也無法看清來人是不是張龍飛，只有閃身窗邊，抽刀戒備。待來人落脚站定，看了個仔細，段四才鬆了一口氣，果然是他所等候的人。

張龍飛兩肩全是積雪，想必已經等了許久。段四也沒有和他說話，逕自關上窗戶，又指指桌上的酒菜，然後開門走了出去。

孟玉堂正好向段四的房間走來，二人正好遇上，她似乎想進段四的屋子，段四連忙向她打了一個眼色。

孟玉堂先是一楞，接着壓低了嗓門問道：「張龍飛來了？」

「玉堂！妳眞靈！」段四沒有作正面的答覆。

「爲啥不讓我進去見見他？」

「還不到時候。」

「我偏要……」

「玉堂！」段四扳着臉說：「別在這個時候跟我使性子……翠喜去了多久啦？」

「半個鐘頭了。」

「該不會出漏子吧！我眞不放心。」

「你放一百二十四個心吧！翠喜放倒的狠脚色，比你過的橋還要多。」

「走！」段四輕輕一揮手。「咱們到下面溜溜，看看有沒有陌生人混進來，薛滄舟挨了刀躺在雪地裏會突然不見了，這件事一直教我放心不下。」

「哼！」孟玉堂一掀鼻子，噴出一股冷氣，奚落地說：「你呀！這也不放心，那也不放心，我眞不知道你當年在黑道上是怎麼闖出萬兒來的。」

「玉堂！」段四感喟地說：「這就叫做江湖愈老，胆子愈小啊！」

二人下了騎樓，在店堂裏溜了一圈，觸眼都是熟人，段四低聲說：「玉堂！別老是跟着我，妳去吃點，喝點，我到那邊牌九桌上去玩玩，等翠喜一回來，咱們就動手。去吧！」

「段四！」孟玉堂却不肯走。「我要問你一句話。」

「噯！」段四不由得皺起了眉頭。「有話待會兒再說還不行麼？」

「不行。」孟玉堂的辭色非常冷峻。

「好！那就問吧！」

孟玉堂兩道目光像刀似地盯在段四臉上，一個字一個字用力地說：「你眞相信張龍飛是張漢成的兒子？」

段四掄起了眼珠子，沒好聲地說：「玉堂！這是什麼話？到這種節骨眼上還在猜忌自己人。我又憑什麼相信妳是劉鐵通的女兒？」

「哼！」孟玉堂被碰了一鼻子灰，氣得扭頭就走。

段四也懶得去理會她，擠進了那羣推牌九的獵戶之中，煞有介事地玩了起來。

孟玉堂正要找個座位坐下要點吃的，喝的，突然發現外面走進來一個人，赫然是那周樹棠。這一驚眞是非同小可，毫無疑問是翠喜栽了，不然，姓周不可能大搖大擺地到這兒來。

孟玉堂扭頭一看，段四搶着要做莊，正玩得有勁，根本就沒有發現周樹棠來到了金家店。在這瞬間，她心中如風車般一打轉，立刻走

向店堂門口，從周樹棠身邊擦過，同時低聲說：「快跟我來。」

周樹棠是藝高人胆大，立刻跟着她走了出去。

孟玉堂在廊簷下停住，轉身問道：「姓周的！你把翠喜怎麼樣了？」

「那位姑娘叫翠喜？」

「我問你把她怎樣了？」

「嘿嘿！細皮白肉的，我捨得把她怎麼樣？在她身上找找樂子是免不了的，不然豈不是辜負了你們一番好意？」

孟玉堂非但沒有生氣，反而笑了：「姓周的！想不到你還眞有一套，要不然你休想碰到翠喜一根頭髮，沒話說，算你有福氣。不過，翠喜只是我的丫頭，有本事的，就打打我的主意。」

「嘿嘿！」周樹棠發出一聲乾笑。「孟姑娘！這不是存心逗我麼？翠喜已經够我消受啦！我可不想一箭雙雕哩！」

孟玉堂笑罵道：「沒出息的東西！其實想我也不難。」

「哦！」周樹棠裝出了一副垂涎欲滴的神情。

「只要你肯聽我的話，美人，財寶，全是你的。」

周樹棠伸伸舌頭，笑着說：「美人！財寶！眞够誘人的，妳說說看，怎麼樣才算聽妳的話？」

「咱們聯手。」孟玉堂說得直截了當。

「孟姑娘！」周樹棠不再嬉皮笑臉了，他一本正經地說：「不是我潑妳的冷水，如果咱們想獨吞那批財寶只怕很難，段四那頭老狐狸是那麼好對付的麼？」

「對付段四有我，你去對付另一個人。」

「誰？」

「張龍飛。」孟玉堂一把抓住周樹棠的手，又將小咀貼上了他的耳朶。「他在段四房裏，憑你的身手，不費事就能將他放躺下。」

廊下的光綫格外陰暗，燈影兒只能照亮孟玉堂半邊面孔，看上去陰沉沉的，周樹棠一個勁兒地凝視着那張半明半暗的臉，也不知道心裏頭在想些什麼。

「噯！」孟玉堂輕推了他一下。「你是怎麼回事呀？不吭不响的。」

周樹棠道：「我在想：妳是眞有意呢，還是別有用心。」

「這是什麼話？」孟玉堂氣呶呶地說：「你把我當什麼人？難道我就不能將張龍飛放躺下？你等着瞧……」

「孟姑娘！妳莫生氣，若是妳眞有意，我勸妳別那麼冒失，我倒有個好主意。」

「你說說看。」

周樹棠也咬上了她的耳朶，嘀嘀咕咕地說了一陣，竟然說得孟玉堂眉花眼笑，連連地點頭。

「樹棠！」她叫得怪親熱的。「你要是坑騙我，你就是逃到天涯海角，我也要找到你，剝你的皮，抽你的筋。就算我死了，作鬼也不放過你。」

「玉堂！」周樹棠也改了親暱的稱呼。「別說得那麼難聽啦！我幹嗎要坑騙妳，像妳這種大美人，比起來那筆財寶就分文不值了。我又不是傻瓜……」

「別說啦！」孟玉堂揮揮手，急促地說：「快去吧！免得被段四瞧見，跟翠喜說清楚，待會兒她若是露出破綻就糟了。」

「好！我這就去。」周樹棠臨走時還輕佻地在孟玉堂臉上擰了一下。

孟玉堂拋過去一個嫵媚的笑容，可是，當周樹棠一閃身走出金家店之後，她臉上立刻轉變成陰森森的神色。

她站在二門邊偷覷了一眼，段四賭得正起勁，她這才一脚跨進店堂，找到座頭坐下來。

她要了一碗呼辣湯，兩張餅，一碟鹵肉，剛剛將食物塡進肚子，翠喜已經回來了。她心中不禁暗暗得意：任憑你姓周的多狡猾，也要上你家姑奶奶的當。

翠喜一臉憤怒，衝着孟玉堂直瞪眼，孟玉堂向她一擺頭，她立刻登樓回房。孟玉堂後一步也跟了上來。

她一進門，翠喜就嚷了起來：「姑娘！是怎麼回事？你竟然跟姓周的聯手了？」

「這有什麼大驚小怪的？」孟玉堂的口氣極爲平淡。

翠喜咬牙切齒地說：「我恨死他了，眞恨不得剝他的皮。」

「算啦！」孟玉堂白了她一眼。「妳又不是沒有經過這種場面，難道妳還招架不住？」

「噯！妳根本不知道，姓周的簡直不是人，妳根本不知道他有多壞。」

「哼！」孟玉堂冷笑着說：「不管他有多壞，他都壞不過我。」

「那可不一定。他武功好，人又狡猾，妳跟他聯手，那有便宜妳佔的啊！」

「翠喜！妳把我看扁啦，我會跟他聯手，妳等着瞧，他非栽在姑奶奶的手裏不可，那時候妳要他身上那塊皮，我就剝那塊給妳……」

咚咚，有人敲門。

孟玉堂眨眨眼，輕聲問道：「妳會應付了嗎？」

翠喜點點頭。

孟玉堂這才走過去開門，正是她所估計的段四。

段四一進門就問：「翠喜！怎麼樣？」

翠喜點點頭，沒有說話；她好像怕一開口就會露出破綻。

段四不放心，再追問一句：「妳看着他斷了氣？」

「沒錯。」翠喜不得不回答一句。

「那麼，咱們按照預定計劃進行，不過……」段四特別走到翠喜面前，輕聲叮囑：「對金二娘客氣點，她是張龍飛的人。」

「段四！」孟玉堂沒好聲地說：「用不着你招呼，咱們又不是木頭。……你先說說行動的先後順序。」

「由張龍飛先封門，金瀛東和陳三一定會往後院跑，妳們由窗口出去，再從別院將他們趕回來……」

「別再多說了，」孟玉堂有些不耐煩地揮揮手說：「走吧！我跟翠喜一定會配合你的行動。」

段四離開了孟玉堂的房間，回到自己的房間，張龍飛在火盆前閉目養神。段四說了聲：「老弟！時候到了。」

張龍飛一句話也沒有說，他走出段四的房間，在長廊上站了一站，深深吸了一口氣，然後越過欄杆，一躍而下。店堂裏的人都不免吃了一驚，他們還沒有弄清楚是怎麼一回事，張龍飛復又彈身而起，直竄店外。

緊接着，响起了砰砰碰碰，大門關上的聲音。

店堂內一切的動作都停了下來，所有的咀吧也都閉上。靜得出奇，靜得簡直要悶死人。

金瀛東正在櫃枱裏，他似乎已料到將要有什麼事情發生，連忙一縮頭，想要從那扇小門回到別院。他剛一開門，翠喜手中的尖刀，已抵上了他的喉嚨：「金掌櫃，別動，看你一臉福相，少說還可以活個二，三十年，別自找死路。」

金瀛東傻了，正低頭算賬的陳三回過頭來

一看，也傻了。就在這個時候段四出現在樓上的長廊梯口，每個人的目光都看着他。

段四的嗓門很嘹亮，措辭很簡短：「各位朋友！小弟要清查殺人兇手，請各位回房稍待片刻，事完之後，小弟請各位喝一杯。」

沒有人爭執，沒有人抗議，他們顯然都被段四那種氣勢所震懾，一個個都乖乖地上樓回房。

緊接着，孟玉堂將金二娘和金菊花也從別院中押了過來，連同金海東和陳三一起趕上了樓。段四只教留下一個大柱兒。

大柱兒渾身發抖，段四拍拍他的頭，溫和地說：「別怕！去將掘地的圓鍫，鶴咀鋤拿出來，愈多愈好。」

大柱兒那敢怠慢，一眨眼之間就搬出來一大堆掘地的工具。

段四親自上樓察看了一下戒備的情形，並吩咐翠喜特別注意金海東，然後才挑了四個健壯的獵戶下來。

他很仔細地測量方位，然後用短刀在地上畫好綫。對那些壯漢說：「現在麻煩你們循着這個框子挖下去，每人十塊大洋的工錢。」

那些獵戶平日裏一個個粗獷剽悍，一旦面對段四這種江湖人物，完全沒有轍兒，只有乖乖聽命。

孟玉堂在樓上憑欄而立，一方面協助翠喜監視樓上的人；一方面監視着段四挖寶工作。

挖掘的工作進行得很快，半個鐘頭過去，已經挖了一個五尺見方，深約二尺的大洞，雖然天氣很冷，四個壯漢的頭上已經出了汗，段四的額上也在冒汗，可見他心情也非常緊張。

洞在加深，加寬，時間在逐漸流逝，但是沒有任何東西出現。段四不止一次地重新測量方位，也不止一次地擦拭額上的汗珠。

這些自然都看在孟玉堂的眼裏，她揚聲問道：「段四！位置對嗎？」

「絕不會錯。」

「深度够嗎？」

「早已超過了。」

「那就不用挖了。」

「為什麼？」

「為什麼？」孟玉堂冷笑：「哼！你真驢！東西早就被別人挖走啦！」

「金海東？」

「除了他還有誰？」孟玉堂右手在欄杆上一撐，人已越過欄杆跳了下來。「段四！這是白耗工夫，白耗時間。你該拿點狠勁出來了，我沒有說錯吧，那老傢伙根本不是好東西。」

「翠喜！」段四高喊了一聲。「請金掌櫃下來。」

金海東在長廊上出現了，他的步履很穩定，神態也很穩定，目光毫不畏懼地看着段四，咀角處隱隱約約地還有一絲笑意。

段四先教那四個獵戶停止挖掘工作，趕他們上了樓。然後才冷笑連連地對金海東說：「金掌櫃！你是真人不露相，佩服！佩服！現在你可得給我一個交代吧？」

金海東眼看屋頂，一個字一個字地說道：「耐寒的馬，牢固的車，識途的嚮導，外帶五百兩黃貨的程儀，這樣的交代不算錯吧？」

段四先是一楞，接着仰首笑了起來：「哈哈……真是出人意外，揚名虎牙鎮的大善士，却開了一家死亡客棧。金海東！你這種交代不謂不厚，但是對我段四來說，却太薄，我姓段的坐了十年牢，還有兩個朋友改了頭。五百兩黃貨！太輕鬆了！」

「這是天意，」金海東的態度還是那樣鎮定。「我翻修擴建金家店的時候無意中掘到那筆財，我願意送五百兩黃貨的程儀，已經非常寬厚了。不過，那筆程儀還不能白拿，你得拿一樣東西來交換。」

「什麼東西？」

「張龍飛的頭。」

「哦？」

「什麼原因，我不說你也知道。」

「哼！」段四冷笑道：「你想要張龍飛的頭，可知道他也同樣想要你的頭？」

「段四！」金海東的語調很慢，却是字字有力：「你別無選擇，否則你絕對無法活着離開金家店。」

「哼！」孟玉堂再也忍不住心頭的怒火。「金掌櫃！你弄錯了一件事。」

「哦！」金海東連正眼也都沒有瞄看她一下。

「就算段四答應了，我也不會答應。」

「姑娘！妳不答應又能怎麼樣？」

「怎麼樣？」孟玉堂聲冷如冰地說：「我不但要你的命，而且還要金菊花的命。在她死前我要想盡方法糟蹋她，反正這兒多男人。」

「哈哈……」金海東突然發出一陣狂笑。

也不知從那兒冒出來的，樓上樓下，前後左右，竟然出現了十多個黑衣人，每個人手裏都有武器，其中還有四支新式的快慢機。

金海東頗為得意地說：「我知道，遲早會有人來找這筆財寶，我一天一天地等，一年一年地等，總算讓我等到了。」

段四沒有慌亂，孟玉堂更加冷靜。她冷笑連連地說道：「金掌櫃！你的算盤打得太如意，但是，你也有疏忽的地方，令嬡還在我們手裏。」

「真的嗎？」金海東兩掌用力一擊。

翠喜從房裏走了出來，不過她身後還跟了一個；一個黑衣人，手裏拿着槍。槍口抵在翠喜的背上。

孟玉堂立即花容失色，像是突然墜進了冰窖。

段四還是很冷靜，他從容地說：「金掌櫃！你雖是一個買賣人，却比黑道中的人物還要陰狠，只可惜你沒有掌握主權，我，孟姑娘，翠喜，現在全在你的掌握之中，可是，張龍飛呢？」

金海東道：「我不怕，因為他心愛的人在我手裏。」

「如果你認為金二娘是張龍飛心愛的人，你就錯了。」

「難道姓張的不愛她？」

「不愛。」

「你胡說！」

「我說的是事實；如果張龍飛真心愛她，怎會為了區區錢財而將她送到你的懷裏？」

金海東不禁發楞，一時說不出話來。

段四見他的攻心之計收到效果，連忙又說：「金掌櫃，不知道你剛才所提出的交換條件現在是否還有效？」

「有效。」

「我要你明白一件事，張龍飛是我們當中武功最好的人，我一個人絕對對付不了他，如果你允許孟姑娘，翠喜與我同去，也許還有機會。」

「去那裏？」

「去殺張龍飛。」

「去那裏殺張龍飛？」

「去一個只有我才知道的地方。」

金海東沉聲說：「段四！你少來這一套，你們打算腳底抹油麼？我不上當。」

段四故作輕鬆地說：「那麼，你就等着張龍飛來割你的喉嚨吧！」

「我也不會傻等。」

「那該怎麼辦？」

「我當然知道該怎麼辦。」

「我很想聽聽。」

金海東道：「我要張龍飛親自將小命送到我面前來。」

段四冷笑道：「嘿嘿！你連張龍飛在什麼地方都不知道……」

「段四！」金海東厲聲說：「你完全對我估計錯誤了，這幾年緊張日子使我懂得了不少，告訴你且莫吃驚，張龍飛就在大門外。」

× × ×

北風呼呼聲中，張龍飛當然不知道店堂裏面已經發生了變故。他貼門而立，目光炯炯地注視着長街的兩頭。長街如同一條白緞帶，沒有任何黑影為這條白緞帶添上污點。

突然，大門向兩邊打開。

張龍飛還以為大門是被勁風吹開，連忙手拉銅環，將兩扇大門又拉上。

呀的一聲，大門又蕩開。

他再去拉，這才發現整個金家店都是漆黑的，連一盞燈都沒有了。

張龍飛這一驚非同小可，連忙將身體貼在門框上，向內察看。突然，有人劃火點燈，一盞，兩盞……轉瞬間店堂裏就亮起了四盞燈。

在明亮的燈光中，張龍飛看到了一幅可怕的景象：橫樑上倒掛金鈎地吊着四個人，一個男的，三個女的，男的是段四，女的是孟玉堂，翠喜，還有一個就是金二娘。他們咀裏一定塞着布，因為誰也沒有叫。

張龍飛幾乎想撲進去，但他立刻發覺這是一個陷阱，因此他忍住了心頭怒火，一時沒有妄動。

這時，裏面傳來了一個冷酷的聲音：「張龍飛！是漢子就該亮相了，你忍心看着你的好友，你的老相好，受這種活罪嗎？」

張龍飛還是沒有動。他希望多了解一點店堂內的情況，但是，除了橫樑上吊着的那四個人之外，他什麼也沒有看到。

那個冷酷的聲音又說：「張龍飛！別怕！事情總是要解決的，只要露面，就一定能和平解決，不然一定會弄成悲慘的後果。你要再思想。」

張龍飛悄然離開了大門，順着院牆，摸到了後面，正想攀上屋脊，突然有一道人影閃到了他的面前。

張龍飛那裏有時間去辨別敵友，短刀閃電出鞘，挑向對方的咽喉。

叭地一聲輕响，對方很結實地格住了他的手腕。

「朋友！」那人是周樹棠。「怎麼不分青紅皂白就動刀呀！」

「你是幹什麼的？」

「來帮忙的。」

「我不相信。」

「你當然不會相信，但我確是來帮忙。」

「怎麼才能證實你的誠意？」

「行動。」

「你打算如何行動？」

「我到前門去吸引對方的注意，使你可以從容潛進去。」

「你為什麼要帮這個忙？」

「出一口氣。」

「出誰的氣？」

「金海東，我喜歡他的女兒菊花，找人上門求親，他非但不允，還罵了我一頓。」

「假話！」張龍飛冷叱一聲，手中匕首又猛力刺了出去。

這一刀，既猛且狠，而且在出手之前毫無朕兆，仍然被周樹棠架格住了。如此一來，更證實了張龍飛的看法——對方不是一個簡單腳色。

周樹棠輕聲嚷道：「嘜！嘜！嘜！你這個人是怎麼回事？我說的都是肺腑之言，怎麼說我是假話？」

「朋友，」張龍飛冷冷地說：「少打馬虎眼兒，憑你的身手若是真想出一口氣，只怕金海東早已成了一堆枯骨，何必等到現在？」

「現在不是爭論這個問題的時候，憑你一個人之力，想救出你的朋友已經是困難重重，如果我又是你的敵人，豈不是難上加難？所以，你只有把我看成朋友。」

事實上，張龍飛已無選擇，他只有把對方看成朋友；如果把對方看成敵人，他就一定先要將這個敵人放平之後才能行動，憑對方的身手，他絕難辦到。心頭一橫，點點頭：「好！我信賴你。」

周樹棠沒有說什麼，只是在張龍飛的肩頭上拍了一拍，就飛快地向金家店前縱去。

張龍飛並非真的信賴周樹棠，而是被情勢所迫，因此，他站在原地沒有動，先看看對方的「行動」再說。

只聽周樹棠在大門口高聲嚷叫：「請金掌櫃出來說話。」

金家店裏先是一陣靜默，過了許久，才有聲傳出來：「你是什麼人？」

又聽周樹棠說：「別問我是什麼人，我只是有一點私人的事要和金掌櫃談談。」

「有話進來說。」

「對不住，我不想捲入一場是非漩渦之中，還是請金掌櫃到外面聊聊。」

「那麼請改天再來……」

張龍飛已不需要再聽下去了，對方所說的「行動」已經展開，最少到現在為止，這個傢伙還算有點誠意。因此，他不再猶豫，一躍上了房頂。

用短刀將屋頂上的積雪挖出一個小洞，又揭掉一片瓦，張龍飛已經將金家店店堂中的情形看得非常清楚：注意力果然被引走了，好幾個黑衣漢子都集中在進門處。

他繼續用短刀撬起屋頂的瓦片，一共揭起六片，洞口雖不大，却剛好容他通過。

張龍飛拿準時機，颼地一聲自屋頂落下，待那些守護的黑衣人有所覺察時，張龍飛已經矯捷地將金海東控住了。

他的左臂勾着金海東的脖子，右手中的刀，橫在金海東的咽喉上，冷冷地說道：「金掌櫃，將樑上吊着的人放下來，不然，我就放你的血……」

金海東還沒有開口，陳三就迫不及待地揚聲吩咐道：「來人將樑上的幾位放下來。快！快！」

站在旁邊的幾個黑衣人却沒有動；顯然，陳三的命令並不生效。

張龍飛將手臂放鬆了一些，沉聲說：「金掌櫃，你還不打開你的尊口麼？」

金海東忙不迭地說：「你們站在那裏發什麼呆？將樑上吊着的人放下來啊！」

一個黑衣人立刻奔了過去，他的手法非常俐落，只見他一手托着被吊者的小腹，一手揮刀斷繩，只不過眨眼間，懸吊在半空中的幾個人立刻落下了地，繩索也離開了他們四肢了。

段四立刻奔了過去，脫口讚道：「龍飛！你這一手露得真漂亮……大門口那個喊叫的人是誰？」

「不認識。」

「不認識！」段四不禁一楞。

「嗯！是他自願帮忙的。現在咱們該怎麼辦？」

段四目光一掃，發現一大羣黑衣人還在蠢蠢欲動，不禁又將大門口那個喊叫的人暫時掉開了。衝着金海東冷笑道：「金大掌櫃！人算不如天算，現在你打算怎麼樣？」

金海東雖然受制刀下，却還沉得住氣，竟然揚聲反問：「你說該怎麼辦？」

段四嘿嘿兩聲，冷冷道：「那要看你想不想活命。」

「只怕你們也想活命。」

「我們的性命現在又到了我們自己的手裏，你呢？這把鋒利的匕首，往下一壓，你就完旦。」

金海東冷笑着說：「不錯，我的性命揑在你們手裏，但是，你們的性命也是揑在別人手裏。」

「哦！我倒要問問，咱們的性命揑在誰的手裏。」

「揑在老天爺的手裏，」金海東一個字一個字地說：「你們縱有本事，也走不出冰凍雪封的虎牙鎮。」

這時，孟玉堂也走了過來，沉聲說：「金海東！也許我們要好好談判才能解決問題，那麼，先命令你那羣黑衣人放下武器。」

金海東强硬地沉聲說道：「如果我不下命令呢？」

孟玉堂也以强硬的語氣道：「那麼，我們就自己動手了。那些黑衣人雖然個個有槍，但我發現他們似乎不敢用，因爲你也怕槍聲會將保安隊的人引來。」

金海東似乎非常惱怒，因爲他突然睜大了眼睛，也像是非常懊喪，因爲他突然閉上眼睛，最後，他抬起手來，向那些黑衣人打了一個手勢。

那羣黑衣人似乎很聽金海東的話，一個個將匣槍，短刀放在一張桌子上。

然後各搬一把椅子挨着牆邊一順邊坐下，誰也沒有說話。

段四向張龍飛打了一個眼色，後者立刻鬆開了手。

「金掌櫃！」段四緩慢地說：「你是一個買賣人，想不到作起事來比黑道中的朋友還要狠，事已過去，什麼都別說了，你只有一條路可走。」

「那條路？」

「吐！」段四只說了一個字，很用力。

「吐！」金海東似乎不明白，竟然翻起了白眼珠。

「還不明白麼？將你無意間挖到的那筆財寶吐出來，那本來不是你應該得到的東西。」

金海東搖搖頭說：「已經沒有了。」

「你說什麼？」段四猛力托起了他的下頷了。

金海東吸了一口長氣，緩慢地說：「那筆財寶並不怎麼值錢，十有八九是玻璃貨，好不容易脫了手，那筆錢都變成了瓦片，磚頭，蓋了這座金家店，你要這店房從明天就歸你。」

「金掌櫃！」段四沉着臉，寒聲說：「別拿我當呆瓜，那筆財寶經過我的手，值多少，我比你更清楚。這幾年，你怕有人來找，養了一批死士，這筆開銷有多大？還有，你不惜殺人，爲了什麼？」

金海東垂下了頭，沒有說話。

段四又說：「這裏住了許多獵戶，你竟然敢公然動用武力對付我們，到最後當然是要將我們幹掉，你不怕他們將這個秘密傳出去？你不怕保安隊追究這件事？你已打好了主意，準備放棄這間店，遠走高飛，由此可見，你手裏必定有一大筆錢，連金家店這樣大的產業都捨得放棄了。金海東！吐吧，沒有別路走啦！」

陳三囁嚅着開了口：「姊夫！認了吧！財去人安，何必……？」

金海東狠狠地瞪了他一眼，陳三連忙住了口。

不知什麼時候，孟玉堂和翠喜上了樓，這時她們在欄杆邊出現，在她們兩人之間還多了一個金菊花，她是被挾持着的。只聽金菊花叫道：「爹！認了吧！你想鬥這帮江洋大盜，是怎麼也鬥不贏的。」

金海東驚呼出聲：「菊花！妳……」

孟玉堂把握機會，威脅說：「金掌櫃！你就這麼一個寶貝女兒，咱們只要一推，她就會倒栽葱似的摔下去，那時骨頭會斷，腦漿迸流……你是不是想看看那種悽慘的死相？」

金海東發了楞，老淚也流出了眼眶。

「爹！」金菊花哭泣着說：「這幾年來，你日夜不安，我早就看出來了，爲了幾文錢，弄得食不知味，睡不安枕，這又何苦呢？給他們吧……」

「金掌櫃，這是最後一個機會，你用掉的，算了，你替咱們將這筆財寶保管了這麼多年，也該送你幾個。」段四的語氣很溫和，他明白這不是應該兇的時候。「只要將那些東西拿出來，從明天起，你就可以過平靜的日子了。想想你的女兒，想想……」

金海東竟然掩面哭泣起來道：「我不甘心！我不甘心！我爲那筆財寶，付出了太多的代價，……」

段四沉聲說：「你難道還有比我們爲這筆財寶付出的代價高麼？兩條人命，十年牢。金海東！够啦！算你運氣不錯，若是倒退十年，我一定先殺了你的全家，再搜索那筆財寶。」

在這段時間裏，金二娘一直沉默地坐着，她既未走向張龍飛，張龍飛也沒有走過去安慰她，二人就像完全陌生似的。

經過段四這番話，金海東不禁又開始低頭沉吟。金二娘也在這時開了口：「金海東！你瞞得了別人瞞不了我，今天晚上你偷偷摸摸提了一口箱子到車棚去，箱子裏面一定裝着那筆財寶……」

金海東狠狠地瞪視着她，終於，他像一頭發瘋的野獸，向她猛撲過去，雙手掐揑着她的頸子，段四和張龍飛合力解救，不管怎麼用力，都拉不開金海東的手。

「爹！爹！」金菊花在騎樓上，沒命地叫了。

金海東似乎什麼都不去顧忌了，心中只有一個意念——掐死這個賤人！

張龍飛情急之下，猛力向金海東揮以老拳，金海東被擊昏厥，這才鬆開了雙手。

然而，金二娘已經斷了氣，她的脖子幾乎給金海東揑斷了。張龍飛目光中幾乎要噴出火來，拔出短刀，就向金東海的心口刺去。

段四眼明手快，一脚將張龍飛手裏的刀踢飛，沉叱道：「龍飛！忍耐！那筆財寶還沒有到手啊！」

張龍飛似要噴火的目眶中突然流出了淚，他衝過去，抱緊金二娘的屍體，搓着，揉着，輕輕喚，大聲吼，不管怎麼樣，消逝的生命是絕不會再回來的。

外面，突然傳來一聲馬嘶，接着又响起一聲吆喝，車聲轆轆，顯然有一輛大車，正以最快的速度離開。

段四突然想起金二娘生前最後的一句話——你偷偷摸摸提了一個箱子到車棚裏去……對，金海東將財寶預先放在大車上，佈置好退路，剛才一語道破，被潛伏在暗中的人聽到，於是……

那人是誰呢？

段四已無暇思索，他飛快地撲縱出去，正好看到一個車尾，他坐了十年牢，比以前冷靜，行動並不比以前遲緩，他矯捷地奔向馬廐，解下一匹駿馬，馬上無鞍，然而段四已顧不到了，一躍跨上馬背，如飛般馳向積雪盈尺的長街去。

在店堂裏的孟玉堂一動也沒有動，翠喜以焦急的目光望向她，她却不着痕跡地搖搖頭。翠喜雖有些莫名其妙，也只得耐住性子靜了下來。

這時，陳三開了口：「孟姑娘！妳們還在等什麼？金掌櫃將那隻箱子放上了妳們那輛大車，這會兒已經上了路，妳們還不……」

孟玉堂走到他面前，冷叱道：「你跟我住口。」

「是！是！是！」

「你好像很沉得住氣。」

「這是因爲事不關己不勞心。」

孟玉堂道：「當初這批財寶出土的時候，你可知道？」

「不知道。」

「眞不知道？」

「眞不知道。」

「如果剛才金海東把咱們解決了，勢必要逃離虎牙鎭，你會跟着去嗎？」

「不去。」

「爲甚麼？」

「我要守住這爿店，這是我姊姊臨終前的囑托。」

「這裏發生了這麼多命案，你如何向保安隊交代？」

「實話實說，我根本就沒有沾邊，所以不怕。」

孟玉堂沒有再問下去，她目不轉睛地凝視着陳三，似是想一眼看透他的心。

就在這個時候，周樹棠滿面含笑地走了進來。

孟玉堂連忙迎了過去，低聲問道：「怎麼樣？」

「完全照計劃進行。」

「東西到手了？」

「當然。」

「段四呢？」

「追那輛空車去了。」

「東西給我看看。」

「財不露白。」

「那我們還等甚麼？」

周樹棠向張龍飛呶了呶嘴。張龍飛似乎已經陷于半瘋狂狀態，他爲了那筆財寶，不惜教他心愛的人下嫁金海東，如今他似乎發現世界上對他最主要的還是他所心愛的人，其它的一切全都不重要了。

孟玉堂看看張龍飛，然後作了一個殺頭的手勢，以徵詢的目光望向周樹棠。

周樹棠點點頭。

「有必要嗎？」她輕聲問。

「免除後患。」

「樹棠！他現在已因心愛的人喪命而瘋了，非常可怕，我認爲還是不生枝節，快離此地爲妙。」

周樹棠道：「玉堂！如果此人不除，我們將永遠難安。」

「好！不過要你動手。」

「爲甚麼？」周樹棠臉上流露出詭譎的笑容。「妳不願殺人麼？」

「我不是他的對手。」

「其實，他現在毫無反抗的能力。」

「不一定。」

「玉堂！我看妳好像沒有誠意。」

「這是甚麼話？」孟玉棠發出了嬌嗔：「財寶是你的，連我的人也是你的，我又不跟你爭甚麼，還需要跟你耍花樣麼？」

「玉堂，妳的目光太靈活，由此可見妳的心眼也很靈活，所以我要一再警告妳，耍花樣對你我都沒有好處。」

「你怎麼啦，廢話這麼多？」

「好！張龍飛由我來，不過另外一個人却要交給妳去幹。」

「誰？」

「金菊花。」

「爲甚麼一定要殺她？」

「別問。」

「爲甚麼一定要我動手。」

「因爲我從來不殺女人，不然翠喜早就活不成了。」

「好！等你解決了張龍飛再說。」

周樹棠一點行兇的跡象都沒有，但他行動之快却使人目不暇給，飛起一脚，向張龍飛踢了過去。看情勢，他不用槍來，不用刀，單是用拳脚就可以置張龍飛於死地。

這一脚正踢中張龍飛的肩膊頭，在重踢之下，他連翻了好幾個觔斗，然而他懷中抱着的金二娘却絲毫沒有放鬆，也沒有展開反擊的跡象。

周樹棠一咬牙，從腰間拔出了短刀，向張龍飛的頸項間刺去。張龍飛由於悲忿過度，已陷入半瘋狂狀態，但是本能的反應還是存在，當刀尖堪堪來臨之際，他的身子突然一閃。

周樹棠用力過猛，收勢不及，一刀正好插進了金二娘的前胸。

金二娘氣絕不久，血未凝固，當周樹棠回手抽刀的時候，熱血湧出，噴了張龍飛一臉。

張龍飛猛然回頭，面目猙獰已極，那種冷冽的目光，簡直將周樹棠凍結住了。

張龍飛看看周樹棠，又看看懷中的金二娘，突然將懷中屍體丢開，騰身躍起，向周樹棠撲過去。

任何人都看得出這是一次奮不顧身的攻擊，周樹棠那敢招架，連忙閃身廻避。

張龍飛一撲成空，猛吼一聲，再撲，這一次周樹棠終於被他雙臂箍住，然而周樹棠手中的短刀已從背後插進了張龍飛的背心窩。

張龍飛並未作困獸之鬥，他鬆開手，放開周樹棠，回頭走，一步，兩步，三步，然後仆倒，他繼續爬，爬，爬……爬到金二娘的身邊，擁着她，這才斷了氣。

周樹棠幾乎嚇呆了，他知道他很幸運，張龍飛在中刀之後，仍有餘力反擊，只要一張口，就可以咬斷周樹棠的喉管，但是張龍飛並沒有這樣作，因爲他要留下有限的力氣回到金二娘的身邊。

非但周樹棠，在場每一個人都被這可怕的景象嚇呆了。也不知過了多久，周樹棠才回過神來，沉聲喝道：「玉堂，妳還等甚麼？」

孟玉堂吁吐了一口長氣，疾步上樓，來到了金菊花的身邊，飛快地拔出了腰間短刀來。

陳三高聲叫道：「孟姑娘！妳何必殺一個無辜的女孩子？求求妳，放過她吧！」

金菊花毫無驚懼之色，她的眼睛一直看着周樹棠。

孟玉堂手中的短刀揚了起來，但她並沒有落下去，冷冷地說：「金姑娘，寃有頭，債有主，並不是我要殺妳，是那個姓周要妳死。」

周樹棠一句話也沒有說，只是背過了身子去。

金菊花像是突然發狂，呼天搶地般嚷着：「周樹棠，你這個殺胚，你這個良心被狗吃掉的東西，你說你能對付這個亡命徒，你說你能解決我爹日夜不安的心中隱憂，我爲了爹，死心塌地的聽你擺佈，你要我幹這我就幹這，你要我幹那我就幹那，你……你却要殺死我。」

周樹棠冷叱一聲，道：「玉堂，妳還在等甚麼？」

孟玉堂却沒有動，似乎有意讓金菊花將所有的秘密都抖出來。

金菊花激動地說：「孟姑娘！看樣子妳跟

這衣冠禽獸也有連絡，千萬別相信他，他是個害人精，魔鬼，妳遲早都要死在他的手裏。」

周樹棠轉過身子，冷冷地說：「孟玉堂！妳如果願意聽這些瘋話，妳儘管聽下去，我是不等了。」

說罷，轉身就要走。

翠喜從樓上一躍而下，沉叱道：「姓周的！你往那裏走！」

周樹棠冷笑道：「翠喜！妳的苦頭吃得不夠？」

翠喜倏地拔出了刀，嚴峻地說：「姓周的！像你這種惡魔，我是絕不放過你的，我寧願死在你的刀下，也不會眼巴巴地看着你逍遙法外。」

「殺死他！殺死他！」金菊花在樓上狂喊狂叫：「掏出他的心肝來看看，究竟是什麼顏色。」

「慢點！」孟玉堂也從樓上躍了下來，沉聲說：「周樹棠，你還有一個活命的機會，那就是將那箱財寶交出來。」

周樹棠冷笑一聲，道：「玉堂！這就是妳的誠意？」

孟玉堂冷冷地說：「我原先不知道你是如此卑鄙的人，欺騙了一個純潔無辜的女孩子，到最後還要殺她，像你這種人如何能共心腹，偕白首？」

「玉堂！」周樹棠很有耐性地說：「我是眞的很喜歡妳，到現在爲止，我一直都忍耐着，妳如果去幹掉那個瘋女人，乖乖地跟我走，還來得及。」

「如果我不呢？」

「妳再說一遍。」

「不！」孟玉堂用力地說：「一千個不，一萬個不，你交出那隻箱子，我饒你一命。」

「孟玉堂！連妳的命都在我手上，還敢說大話！」周樹棠突然探手入懷，掏出了一支短槍。

砰，槍聲立刻響起。

這一槍並非周樹棠所發射，而是另有其人，子彈洞穿周樹棠的右腕，他手中的槍脫手而飛。

孟玉堂的反應極快，當她發覺有伏兵出現時，立刻轉身向樓上跑，上了騎樓，向翠喜一揮手，二人立刻聯袂往房內跑，看她的動向，似乎打算越窗而出，早離是非之地，發財的事已經拋向九霄雲外。

當她們打開房門時，裏面突然湧出兩個大漢，上了刺刀的馬槍端在手裏，刺刀直逼她們的胸膛，將她們逼退到欄杆處。

那羣丟棄了刀槍，坐在一旁的黑衣大漢紛紛奪門而出。

大門外也湧進來不少人，都是槍在手，刀出鞘，又將那羣黑衣漢子逼了回來。

周樹棠驚惶失措地東張西望，想覓路而逃，但是四週圍像是張了一面羅網，看來他是逃不掉了。

陳三衝上了樓，抱住了他的外甥女，拍着她的頭：「菊花，別怕，一切都過去了。」

周樹棠突然以左手拔出了腰間的短刀，看他用手指夾着刀柄的姿勢，顯然想擲刀傷人。

砰！門外又射進來一槍，子彈洞穿周樹棠的左腕，刀從他手中落下。他狂吼，亂叫，滿地打滾。

這時，一個人緩緩地在大門口出現，他是馮驥。

那麼，這些端槍漢子都是保安隊的了。

馮驥一擺頭，立刻有兩個保安隊員過去將跡近瘋狂的周樹棠制服住了。

昏厥的金海東也甦醒了，馮驥吩咐他的部下將金海東，周樹棠，孟玉堂和翠喜等人用繩索串起來。

孟玉堂倒很鎮定，振振有辭地問：「隊長，我犯了什麼罪？」

馮驥冷冷地說：「殺人。」

「殺人？我殺了誰？」

「妳和翠喜在雪地裏各以飛刀殺人，雖然那種人該死，妳們仍然犯法。」

「馮隊長！」孟玉堂毫不畏懼地說道：「紅口白牙，說話可要有憑據，我的車伕老丁被殺了，還沒有破案，你反倒指我殺人，那可妙了。」

「我當然有憑據。」

「什麼憑據？」

「人證。」

「誰？」

「段四。」

「哼！他人呢？」

「放心，他就要回來了。」

孟玉堂臉上陰冷的笑容更濃厚了，車上放着一口箱子，箱中穿滿了金銀珠寶，有人駕車逃走，段四追了上去。以他的功夫絕對能追上，也絕對可以制服駕車的人。他現在可能已經坐在車座上，猛拉韁繩，在雪地上奔馳。他回來幹啥？來接咱們？來實踐他的諾言？哼！這世界上恐怕還沒有如此講信用的人吧？」

孟玉堂突然聽到了馬嘶聲，也聽到了車聲轔轔，那是她的馬，她的車，她當然非常熟悉，段四眞的回來了。

這小子，回來幹啥呀？逃遠點！逃快點！逃啊！帶着那一箱珠寶去享受吧！孟玉堂這時不想發財了，她只想沒事，段四不出來作證她就沒事。

終於，大車在院落中停了下來。

首先出現的就是段四，他在笑，笑得很純眞，似乎很心滿意足的樣子，他向孟玉堂點點頭，緩緩走進店堂。

蠢驢！孟玉堂暗罵在心：還不快逃？逃呀！現在也許還有機會。

段四繼續往裏走，而且還揚手向馮驥打了一個招呼，然後向孟玉堂這邊走過來。

接着，又出現了四個端馬槍的大漢，孟玉堂這才明白了，段四是被逼回來的。

接着，薛滄舟也出現了，孟玉堂恍然大誤，是他駕車將段四引去，然後，在車上設了陷穽……

她只有一點不懂，於是問道：「段四，有什麼值得笑的？」

段四答得好：「一個人在失敗的時候應該笑。」

「爲什麼？」

「勇敢地接受失敗。」

「勇敢！哼！」孟玉堂刻薄地說道：「你可知道，是什麼下場？綁赴法場，或者再坐十年牢……」

「玉堂！」段四還在笑，「別說了，對我這種人，十年的苦獄教訓眞是太小了」

那邊，馮驥走到了陳三的面前，輕聲說：「漫天風雲都過去了，謝謝你的合作。」

陳三勾着頸子，金菊花却以驚訝的目光望向他。

馮驥又說：「你已盡了力，勸過金海東，但他仍然執迷不悟，是他自取滅亡，怪不了你。這爿店子是贓欵修建的，照說應該充公，但我決定不這麼作，從此刻起，這店是你的，守着這爿店，護着你的外甥女，是你唯一的願望，我助你完成這個心願。」

陳三什麼都沒有說，只是緊緊地抱着金菊花。

金家店一遍死寂，然而在死寂的氣氛中已有了蓬勃的生機……。

——全文完——

新派武俠長篇

五龍筆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孤兒狄珏被誣爲盜，判處極刑，臨刑之日，爲一素昧生平的老者楚臨眺所救，當他們逃至一山頭，已爲官府的捕快們追及，一場血戰，楚臨眺力戰身亡，臨死前，囑托狄珏將他懷中的一支五龍筆送往勾漏山翠竹山莊，面交杜秋娘，狄珏埋葬好楚臨眺後，依着遺言，將五龍筆送呈杜秋娘，也獲知那美艷年輕的杜秋娘竟是楚臨眺的遺孀，狄珏爲報楚臨眺救命之恩，願受杜秋娘驅策，在翠竹山莊安頓下來，三日後，杜秋娘命梅影陪同狄珏護送賀禮往桂林，狄珏驚訝杜秋娘爲他準備的行裝太以華麗——

鐵掌鑄大錯　軟語倒是非

梅影道：「不，翠竹山莊的人，不能太過寒酸，何況，咱們是去做客，衣着總得體面一些。」

狄珏道：「咱們眞的要去桂林？」

梅影道：「怎麼，你不願去？」

狄珏道：「不，出去走走也是好的，我那有不願之理，只是我不認識陳老爺子。」

梅影道：「這有甚麼要緊，到時候我會替你介紹的。」

狄珏道：「陳老爺子是何許人物？姑娘能不能先讓我有個底？」

梅影道：「陳老爺子名叫陳昆，是當今武林的一代大豪。」

狄珏道：「哦。」

梅影一怔道：「你是怎麼闖蕩江湖的？連雙掌翻天陳昆都不知道？」

狄珏道：「我那裏闖過江湖，不怕姑娘見笑，我只是成都的一個鄉巴佬而已。」

梅影噗哧一笑道：「瞧你說的多難聽，好啦，咱們快收拾一下。」

狄珏道：「現在就走？」

梅影道：「是的，到北流打個尖，今晚要趕到興業縣城。」

爲甚麼要如此之急？狄珏沒有詢問，梅影既這麼安排，一定有她不得不如此的理由。

片刻之後，梅影由裏面出來，狄珏只覺得眼前一亮，忍不住由衷的讚美起來。

「好美的一個人兒……」

梅影嫣然一笑，忽然又撇撇咀道：「這麼說我是沾了這幾件衣衫的光了。」

這位姑娘實在生得秀麗絕俗，她此時穿上一身嬌紅，更顯得紅花綠葉，相得益彰，令人有一種光彩奪目的感覺。

狄珏不便與她辯論，只是微微一笑道：「咱們不再見見夫人？」

梅影道：「不必了。」

他們聯袂出莊，立即雙騎並轡，向北流縣城馳去。

當晚他們歇在興業，翌晨沿柳州至桂林的官道，向桂林聯騎急馳。

有美同遊，聯騎千里，應該是人生一大樂事，但一出翠竹山莊，狄珏就有一股不安的感覺。

當日在成都，他只是一個靠着拳脚討生活的流浪漢子，此時鮮衣怒馬，招搖過市，這是他不安的原因之一。

另外一點，就是他身邊的這位小美人兒。

梅影的性格，他是領教過的，有時熱情如火，有時却冷如嚴冰。

最近這位姑娘却又顯得份外神秘，使他有着風雲變幻，難以預測的感覺。

狄珏沒有闖過江湖，但也知道一般行走長途之人，必須按站投宿，一站的旅程約莫六十里遠近。

但梅影姑娘似乎不太理會這些，有時她只走二三十里便要投宿，有時她會連夜趕程，一口氣趕出兩百來里，並不是甚麼稀罕之事。

問她爲甚麼要這樣？她說得好：「興之所至嘛，心情好就多走一點，否則就少走一點，這有甚麼好奇怪的？」

以後狄珏乾脆不問了，隨妳姑奶奶的高興，他只是隨遇而安。

這天由北泗出發，梅影的神色似乎有點興奮，但上路之後，她又懶洋洋的，這位姑娘的

性格，實在令人莫測高深。

北泗是遷江縣以北的一個鎮集，位於盆地邊沿的丘陵地帶。

他們走的雖是官道，仍然顯得山岩處處，地形極爲複雜。

距北泗約莫十里，一股呻吟之聲忽然飄進他們的耳鼓。

梅影首先啊了聲道：「公子！你聽……」

狄珏道：「嗯，像是一個生病的人。」

梅影道：「咱們要不要去瞧瞧？」

狄珏道：「好吧，也許，他需要咱們的帮助。」

在一株大樹之下，他們發現一名老翁，他身旁還有一名大漢，正愁眉苦臉的唉聲嘆氣。

瞧他們的形像，傷痕累累，血汚滿身，任何人只要向他們瞧看一眼，就會斷定他們必然遭到了甚麼意外。

梅影躍下坐騎，不勝關切的詢問道：「老伯，你是怎麼啦？」

老者向他們瞧了一眼，搖搖頭道：「老朽只是受了一點傷，沒有甚麼要緊。」

他身旁的大漢急道：「總鏢頭，你這是作甚麼？咱們被人刼了鏢，你倒替强盜隱瞞起來了！」

老者一嘆道：「黃鏢師：你不瞧瞧他們兩位是甚麼人，咱們已經够不幸的了，何必再讓別人枉送性命！」

梅影哼了一聲道：「你是瞧不起咱們了，强盜的頭難道比這個還硬？」

她忽然旋身探臂，一劍揮出，寒芒一閃，身旁一株碗口粗細的大樹，已齊腰折斷的倒了下去。

別看她只是一個嬌滴滴的娘兒們，但出招之快，力道之强，縱然是名噪江湖的一流高手，也不見得有她這等精湛的功力。

那位身負重傷的總鏢頭不由改容相謝道：「老朽有眼若盲，竟不知道兩位是一雙青年俠士，黃鏢師，你說說咱們不幸的遭遇吧。」

黃鏢師向狄珏梅影雙拳一抱道：「在下黃異材，見過兩位大俠。」

梅影道：「黃鏢師勿須客套，快說你們遭遇的情形吧。」

黃異材道：「在下遵命。」

他向身旁的老者瞧了一眼道：「咱們是長春鐵旂鏢局的，總鏢頭是鐵旂龔若鋒……」

龔若鋒苦澀的一笑道：「老朽徒擁虛名，兩位不要見笑。」

狄珏道：「總鏢頭言重了，黃兄，請繼續說。」

黃異材道：「咱們保了一批紅貨，交貨地點是南寧，憑咱們總鏢頭的人緣，這一路之上倒也相安無事，誰知今晨到達此地，唉……」

梅影道：「貴鏢局就遇到刼鏢强徒了？」

黃異材道：「是的，但最使咱們含寃莫白的，是那批强徒不僅刼了咱們的鏢，還改扮成咱們的模樣，唉，如此一來，咱們當眞要死無葬身之地了。」

狄珏愕然道：「他們爲甚麼要這樣？」

黃異材道：「咱們鐵旂鏢局信用卓著，他們不過想找些送上門的買賣而已。」

狄珏道：「這倒是一樁異想天開，聞所未聞之事，但他們怎能放過你們兩位？」

黃異材道：「咱們如非借機裝死，焉能逃過他們的毒手。」

梅影向狄珏搖頭一嘆道：「估不到人心竟是如此險惡，唉，你還不是無緣無故的差一點被別人砍下了腦袋！」

梅影一提到他所受的寃情，立卽挑起了他滿腔義憤，他不再多作考慮，就一口承允的道：「黃兄放心，在下負責將貴局的紅貨原封追還，不過兩位的傷……」

黃異材道：「大俠能够如此，對鐵旂鏢局不啻恩同再造，咱們的傷不要緊，待再有過路之人時咱們會請求送醫的。」

狄珏道：「如此甚好。」

他問明强徒是去了宜山，距刼鏢還不足兩個時辰。

於是他回頭對梅影道：「鏢車行動緩慢，追上他們當無問題，只是在下環境不熟，不明白到宜山應該怎樣走法。」

梅影道：「我知道，公子隨我來。」

由北泗到宜山仍爲丘陵地帶，但有一條可以雙騎並行的官道，他們一直追到夕陽含山，終於在歐岡附近追上了鏢隊。

鏢隊確是打着長春鐵旂鏢局的旗號，是由一名總鏢頭，四名鏢師，及二十餘名趟子所組成的一個龐大的陣容。

鏢車共爲四輛，由車輪的痕跡推想，可能都是黃白之物。

狄珏與梅影向兩側一分，快馬超越鏢隊，再圈轉馬頭停了下來。

走鏢的照子都十分之亮，他們一見來勢，就知道出了麻煩。

不待總鏢頭招呼，二十餘名趟子手立卽掣出兵刃，將鏢車圈了起來。

四名鏢師擁着總鏢頭在鏢車之前擺開，準備作護鏢之鬥。

這位總鏢頭方面大耳，年約五旬，與倒在北泗道上的老者長像十分相似。

只不過他的神態較爲悠閒，有一種臨危不懼的丈夫風範。

他先向狄珏梅影打量一陣，然後雙拳一抱道：「兩位朋友在那兒開山立寨，請恕老朽眼拙……」

梅影道：「少跟姑奶奶來這一套，放下鏢車饒過你一條狗命。」

是泥菩薩也有三分火性，梅影一出口就惡語傷人，怎能不使鏢夥們大起反感。

其中一名鏢師怒叱道：「小娘們乳臭未乾，居然也當起强盜來了，可惜，嘿嘿，妳不該找上鐵旂鏢局的。」

梅影冷冷道：「鐵旂鏢局，必然都是了不起的人物了，姑奶奶不信邪，先拿你的狗頭試試。」

所謂酒逢知己千杯少，話不投機半句多，梅影一開口就造成一個火爆的場面，這場惡鬥又怎能避免！

那位總鏢頭連連搖手，似乎還想向狄珏說幾句言語。

但一片嬌紅已由馬背激射而起，寒芒急劇的一閃，立時揚起一聲慘嚎，原來適才那位鬥咀的鏢師已被梅影一劍洞胸，屍身向血泊中仆倒下去。

眼見同伴被殺，其餘三名鏢師怎肯善罷甘休，他們大吼一聲三件兵刃向梅影攻了過來。

總鏢頭估不到梅影動輒殺人，他呆了一呆，迅卽由身後拔出一隻黑鐵桿旗，展臂輕輕一抖，振出一股雄渾無比的潛力，同時沉聲叱喝道：「住手。」

惡鬥中的三名鏢師應聲後退，但梅影却不理這個喳，脚尖一點，身隨劍進，一招「后羿射日」，又响起一聲慘呼。

這位姑娘的功力够高，可是心腸却也毒辣得很。

不過她是殺强盜，出手雖是毒了一點，也不能編排她的不是。

但她連傷兩名鏢師，已造成一種難以收拾的局面。總鏢頭鐵旂一展，便以全力向她攻出一招。

此人一旂揮出，竟湧出山嶽的潛力，鐵旂帶着銳嘯，逕掃梅影的面門。

梅影不敢硬接，嬌軀一擰，纖足斜跨，以十分巧妙的身法，向一側連閃數步。

她雖是閃避及時，仍被鐵旂的潛力迫得身形一陣搖晃，可見這位總鏢頭的一身功力已達爐火純青的地步。

不容梅影喘息，總鏢頭已跟蹤追了過來，旂影如山，向梅影展開一輪狂猛的攻勢。

梅影嬌叱一聲道：「狗强盜，敢向姑奶奶撒野。」

她不管鐵旂的攻勢是如何的兇猛，小身子見隙就鑽，竟向旂影之中投了進去。

任何一項武功，都有它的缺點，鐵旂八面威風，却無法封着刁鑽潑辣的梅影。

它的缺點是空門太多，必須以左手的攻勢來補助它的空隙。

總鏢頭對鐵旂雖已使得得心應手，只是左手的攻勢弱了一點，遇到像梅影這等高手，鐵旂的威力就難免要打一點折扣了。

鐵旂龔若鋒畢竟不凡（如果他是眞的），三十招以後，他的左手使出了一套威力驚人的掌法。

如此一來，形勢立卽大變，梅影由互有攻守的局面，陷於只守不攻的不利處境。

此時狄珏正被兩名鏢師及趟子手纏着，他只是長劍揮洒，撥打四週的兵刃，纏鬥多時，從未傷過一人。

不過其中一名鏢師，及十幾名趟子手已被他制住穴道，他想將他們全部生擒，然後交給失主處理。

可惜他還沒有將對手全部制住，梅影的處境已然十分不利。

當梅影的長劍被龔總鏢頭的鐵旂蕩開之時，一股重逾萬鈞的掌力，已同時向她的前胸擊到。

這是一記極端凌厲的殺着，只要被他的掌力撞上，不論梅影功力多高只怕也承受不住。

好在狄珏早已在注意他們打鬥的情形，此時一見梅影遇險，立卽大喝一聲，遙遙點出一股指力。

指風如矢，捷逾閃電，龔總鏢頭的掌力才使出一半，那股勢如驚雷的指風已向他的曲池穴撞到。

幾乎在同一時間，狄珏像一匹行空的天馬，長劍甩起一溜精芒，橫掃龔總鏢頭持旂的右腕。龔總鏢頭這一驚非同小可，他那裏還有胆量再去傷害梅影，急忙收招倒縱，右臂還是衣裂肉現，被狄珏的劍尖划下一道深可見骨的傷口。

狄珏身形落地，淡淡一笑道：「不要抵抗了，閣下，放下你的兵刃，我不傷你就是。」

龔總鏢頭已急怒攻心，那裏會束手受擒，鐵旂忽的一挺，猛扎狄珏的胸腹。

他們這一交上手，雙方都全力以赴，狄珏的功力雖是高過對方，但在龔總鏢頭不顧生死的狂攻之下，他不得不全力的應付。

他們惡鬥方酣，梅影也沒有閒着，她抽身下來，便向剩下的一名鏢師撲去。

這當眞是仇人見面，份外眼紅，鏢師，趟子手一聲吶喊，刀光劍影一起向她亡命的招呼。梅影適才吃了敗仗，一股怒氣正好找鏢師趟子手來發洩，她是劍劍見血，出手必然傷人，片刻之間，除了被狄珏制住穴道的，已經找不出半個活人。

她殺得血染衣衫，並不以此爲滿足，彈身一躍，長劍再揮，那些被制住穴道的又一個接着一個的仆倒下去。

她這等濫殺的行動，簡直跡近瘋狂，一個女孩子心腸竟然這般殘忍，實在是舉世罕見。

當狄珏發覺她在瘋狂的屠殺之時，不由大吃一驚，他一劍震退龔總鏢頭，返身一躍，揮掌向梅影的肩頭劈去。

這一掌他只用了四成眞力，但仍將梅影震得滾倒地上，不過四成眞力不會使她受傷，只是一種警戒而已。

梅影縱身躍起，瞪着狄珏道：「公子，你這是做甚麼？」

狄珏怒哼聲道：「妳爲甚麼如此好殺？」

梅影道：「這就奇了，難道你不知道殺惡人就是行善？他們殺害鐵旂鏢局的鏢夥之時，心中可曾存着半點慈悲？」

狄珏道：「可是那十幾個被我制住穴道的，妳爲甚麼一併殺害？殺死失去抵抗能力的人是可恥的行爲，妳知道嗎？」

梅影噘着櫻唇，無限委屈的道：「你只知道責備別人，可是你就沒有想到殺人越貨的强盜有多可恨，我只不過殺了幾個强盜罷了，你就這麼出手無情？哼，原來你的心腸竟是這樣的狠！」

狄珏原本不善於詞令，對付像梅影這等刁鑽潑辣的女孩子，更是有點束手無策。

瞅着他的窘相，梅影不由暗中得意的一笑，接着她忽然又哼了一聲道：「那强盜頭兒呢？公子，你放他走了？」

爲了阻止梅影瘋狂的屠殺，狄珏確是忘了適才跟他力拚的對手，此時舉目四望，那裏還有半點人跡。

他呆了一呆，淡淡道：「此人算得是一條漢子，走了就算了。」

梅影道：「咱們怎麼辦？」

狄珏道：「埋掉死者，再去找那個負傷的事主。」

梅影道：「還有這麼多的麻煩，咱們眞不該多事的。」

狄珏不再理她，逕自做他收拾善後的工作，梅影過意不去，只好自動的帮他收拾。

善後清理完畢，接着又發生一項困難。

四輛沉重的鏢車，裝着數目不詳的財寳，憑他們兩人是無法搬運的。

讓它放在這裏麼？

不行，財寳人人喜愛，雖然天色已晚，難保不碰上過路之人。

「怎麼辦？梅姑娘。」

「不要着急，他們不是來了麼？」

是的，黃鏢師領着十幾名大漢，正快步奔了過來。

他先向鏢車貪婪的瞧了一眼，才向狄珏雙拳一抱道：「在下支援來遲請狄大俠恕罪。」

狄珏道：「黃兄不必客套，請瞧瞧有沒有甚麼短少。」

黃鏢師道：「封條未動，不會短少的，咱們總鏢頭在柳州恭候俠駕，希望狄大俠移玉前往一晤。」

柳州是他們前往桂林必經之地，他雖然爲德不願居功，總不能因此繞道而行，只得答允道：「在下道經柳州之時，自然要瞧瞧貴總鏢頭的傷勢，此時天色已晚，在下就此告辭。」

別過黃鏢師，他們在大塘鎮歇了一晚，次日一早便趕向柳州。

約莫晌午時分，柳州已然在望，狄珏忽然瞧見一座茶亭之旁有很多路人圍觀，像是發生了甚麼意外之事。

他與梅影在茶亭飲了一盅茶，順便到人堆之處瞧瞧。

誰知這一眼瞧去，竟使他目瞪口呆。

原來那是一張繪影圖形懸賞通緝的告示，被通緝的大盜，赫然就是狄珏。

再細瞧內容，是爲了强刼鐵旂鏢局的鏢銀，傷害總鏢頭鐵旂龔若鋒以下二十幾條人命的事件。

這不啻一記晴天霹靂，無論狄珏怎樣冷靜，也難免感到怒火塡膺。

梅影拉着他離開人羣道：「這話由那裏說起，咱們殺强盜反而變作强盜了，不過，一字入公門，九牛拔不出，官家是不會跟咱們講理的，而且……」

狄珏冷冷地道：「妳不必說了，我只要知道一件事。」

梅影道：「甚麼事？」

狄珏道：「爲甚麼？」

梅影道：「爲甚麼？我不懂你的意思。」

狄珏道：「妳懂的，快告訴我。」

他忽然伸手一抓，一把扣着梅影的脈門，梅影想躲，却未能逃出他的掌握。

梅影櫻唇一噘道：「你這是做甚麼？」

狄珏面如嚴霜，五指微微一緊，梅影已經痛哼出聲。

他此時似乎橫下了心腸，再也不管甚麼憐香惜玉了，雙目煞光隱隱，大有一言不合立下煞手之意。

梅影無可奈何，只得悄聲道：「這裏人多，咱們到那邊再說。」

狄珏先封閉了梅影的武功，再鬆開她的手腕，然後併肩走進一片樹林。

梅影撇撇咀道：「對一個女孩子動粗，虧你還是一個大男人！」

狄珏道：「不要再來這一套，姑娘，狄某不傻，上一次當可以，上第二次狄某不幹。」

梅影道：「這話就難說了，有的人一生從不吃虧，有的人却在一次又一次的吃虧，實在說吃虧的人不一定都是傻子。」

狄珏面色一沉道：「姑娘，在下忍耐力有限！」

梅影淡淡道：「你認爲這會是個騙局？」

狄珏道：「不錯。」

梅影道：「你憑甚麼如此武斷？」

狄珏道：「我說過，我並不傻！」

梅影道：「說說看。」

狄珏道：「第一，跟咱們搏鬥的總鏢頭鐵旂龔若鋒是眞的，否則他那鐵旂的功力火候，就不會那麼深厚了。」

梅珏道：「有點道理，只可惜你知道的晚了一點。」

狄珏一哼道：「狄某早就懷疑了，但被姑娘一陣濫殺，使在下無法獲得證實。」

梅影道：「還有麼？」

狄珏道：「另一點是那位黃鏢師來得太巧，不能不使人有一種突然的感覺。」

梅影道：「嗯？」

狄珏道：「再說咱們仗義助人，是冒着生命危險的，可是那位僞裝重傷的總鏢頭，竟連咱們的姓名都未曾詢問，而且在咱們奪回鏢車之後，那位突然現身的黃鏢師又知道稱呼在下爲狄某。」

梅影一嘆道：「公子果然不是一個傻子，所有的漏洞都被你找了出來。」

狄珏道：「妳該說了吧，姑娘。」

梅影道：「其實你不該問的，這對你並沒有甚麼好處。」

狄珏道：「此話怎講？」

梅影道：「難道你要背棄諾言，不報救命之恩了？」

狄珏愕然道：「這是夫人的安排？」

梅影說道：「這個麼……小婢可不敢這麼說。」

狄珏一怔，說道：「姑娘！妳這是甚麼意思？」

梅影道：「公子，小婢只是一個下人，做下人的自然要奉命行事了，這麼簡單的道理你難道還不明白？」

狄珏當然明白，他不解的是爲甚麼要使他變做强盜，因而沉吟半晌道：「夫人呢？是否也來了柳州？」

梅影道：「怎麼？公子要見夫人？」

狄珏道：「不錯，在下有一點不解之處，想向夫人問個明白。」

梅影道：「夫人是否來了柳州，小婢目前還不敢肯定！待會找到本莊的聯絡暗號我再告訴你。」

狄珏眉峯一皺道：「姑娘……」

梅影道：「甚麼事？公子。」

狄珏道：「翠竹山莊似乎神秘得很。」

梅影道：「嗯，小婢倒不覺得。」

狄珏道：「好，咱們不談這些，姑娘可以去找暗號了。」

他拍開梅影的穴道，身形一轉，逕自在樹林之中漫步起來。

× ×

年青人都有滿腔熱情，與一股不顧後果的衝勁。

狄珏是年青人，過去是，現在也是。

然而，他却幾乎莫名其妙的丟掉腦袋，最後還是連揹兩口黑鍋。

不過，他比較成熟了。

挫折，是會增進思攷，啓發智慧的。

只是他思緒百轉，多方考慮，却找不出杜秋娘究竟是甚麼動機。

要搶刼鐵旂鏢局麼？憑翠竹山莊的實力，派兩三名婢女已游刃有餘，根本不必要他担當這份任務。

自然，杜秋娘是有目的的，可能是要他揹上這個黑鍋。

在狄珏來說，當一次强盜也是强盜，當十次强盜還是强盜，他已經在成都揹了黑鍋了，再加一口又有甚麼要緊。

而且，爲報救命之恩，他會聽杜秋娘的，只要不背良心，勿違道義，上刀山，下油鍋，他都不會說一個不字的。

杜秋娘應該明白這些，她爲甚麼要導演這一幕騙局？

是的，他確是想到了一個十分合理的答案，只不過他却搖了一下頭，不由自主的發出一聲沉痛的嘆息。

此時一陣踐踏枝葉之聲傳進了他的耳鼓，這自然是梅影來了，但，他沒有返身回顧，一雙深沉的眸子，仍投向樹隙，投向天空，像那隨風飄逝的浮雲一樣，幾有不知身在何處的感覺。

「公子！夫人有請。」

來人果然是梅影，而且她已經找到了杜秋娘。

他收回目光，擰轉身形，只是簡單的嗯了一聲，便一言不發的隨着梅影走出樹林。

在柳江南岸一幢莊院之內，狄珏見了杜秋娘。

這位滿身神秘的夫人，此時的裝扮更令人耳目一新。

她穿的是一套米色勁裝，長靴箭袖，襯托出她那迷人的身材，使人覺得她像一朶帶刺的玫瑰，秀麗之中帶着一股英武的氣息！

自然，最動人的還是她那張嬌靨，它不只是美勝嫦娥，宜嗔宜喜，而是它有一般控制人們意志的魅力。

這些，狄珏曾經領畧過，在翠竹山莊之時，他從來不敢對她正眼相視。

現在，當杜秋娘含笑相迎之時，狄珏居然瞪着一雙虎目，向她冷冷的凝視着，不過，他沒有失禮，仍抱拳叫了一聲「夫人」。

杜秋娘微微一笑，道：「少俠辛苦了，請坐。」

狄珏道：「謝謝。」

他在杜秋娘的對面入座，口齒微動，欲言又止，似乎想說甚麼，又有點難於啓齒似的。

杜秋娘道：「聽梅影說少俠有事要跟我談，有甚麼事你說吧。」

狄珏微作沉吟道：「在下有一點不解之處，想請夫人畧爲解說。」

杜秋娘道：「甚麼事？」

狄珏道：「刼鏢殺人，自然是夫人安排的了，但爲甚麼要向官府宣揚，一定要在下去揹那口黑鍋？」

杜秋娘淡淡道：「少俠是害怕了麼？」

狄珏道：「在下原是官府通令緝拿之人，沒有甚麼好害怕的，只是夫人如此做法，使在下有點莫測高深而已。」

杜秋娘面色一整道：「你誤會了，少俠，那是龔若鋒報的官，你不該放過他的。」

狄珏一怔道：「這就令人難以理解了，他親眼目睹梅影姑娘的傑作，怎麼會對她隻字不提？」

杜姑娘一嘆道：「是的，這確是一項疑問，不過，你如果知道龔若鋒是話未說完便傷勢突發而死，你就不會有這項懷疑了。」

狄珏愕然道：「有這麼巧？」

杜秋娘道：「少俠如果不信，可以化裝改扮之後到柳州問個明白。」

狄珏道：「在下怎敢不信夫人之言，只是覺得太過巧合罷了。」

杜秋娘道：「少俠還有甚麼疑問？」

狄珏道：「這個……」

杜秋娘道：「咱們推誠相與，少俠不必顧慮。」

狄珏道：「夫人既如此吩咐，在下就放肆了。」

杜秋娘道：「不必客套，請說。」

狄珏道：「楚前輩雖已不幸作古，但翠竹山莊似乎頗爲富足……」

杜秋娘道：「你的意思我懂，但咱們的事你不太明白。」

狄珏道：「請夫人指教！」

杜秋娘幽幽一嘆，說道：「我說過，要做非常之事，必須非常之人，少俠，你……太年青了。」

狄珏面色一紅道：「夫人指教的是。」

杜秋娘道：「江湖之上不平的事太多，咱們既已習得一身武功，就應該負起爲人間鳴不平，替江湖伸正義責任，你說是麼？少俠。」

狄珏道：「是，是。」

他口中雖在連聲應是，心頭却大大的不以爲然，因爲刼鏢不是行義，濫殺更是罪惡，如果這樣也叫做行俠仗義，那麼天下就再也沒有罪惡的人了。

杜秋娘靜靜的瞅着他，由他面色的變幻，已經猜到他在想些甚麼。

於是她微微一笑道：「長春鐵旂鏢局的背景，以及鐵旂龔若鋒的爲人，少俠還不太瞭解吧？」

狄珏道：「是的，在下從未走過江湖，對關外自然感到陌生。」

杜秋娘道：「長春鐵旂鏢局是薊遼總督所辦，鏢局自總鏢頭龔若鋒以下，全是六扇門的走狗，他們不僅平時擅作威福，魚肉平民，而且與民爭利，連鏢局也要由他們壟斷，如果他們不可殺，天下就再無可殺之人了。」

狄珏一楞道：「有這種事？」

杜秋娘道：「而且我們這次所刼的鏢，正是薊遼總督收刮民脂民膏而來，咱們刼來還之於民，豈不是一件大快人心之事？」

狄珏估不到其中竟有這麼多的曲折，對自己適才誤會之事不由十分不安。

杜秋娘向他冷冷瞧了一眼，接道：「你說的不錯，翠竹山莊尚堪溫飽，但先夫却不計毀譽，行道江湖，最後爲了拯救一個陌生的少年，終於賠上自己的一條生命，少俠，你說他是不是十分愚蠢？」

杜秋娘的言語像一支鋼針，深深的刺進了他的心房。

別人不計毀譽，爲人間鳴不平，替江湖伸正義，這是何等遼闊的胸襟，又是何等偉大的情操？

他竟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能够不冷汗浹背，慚愧欲死麼？

再說，楚臨眺爲救他而喪失生命，他的這條命本來就是撿來的，縱然杜秋娘要他死，他也無話可說。

於是，他深深一揖道：「在下年少無知，請夫人多多担待。」

杜秋娘靨顏一笑道：「人非聖賢，誰能無過，過去的就算，少俠不要放在心上。」

狄珏道：「多謝夫人。」

杜秋娘輕輕一嘆道：「先夫以抱病之身，拯救少俠於刑塲，並且不惜力殲强敵，以致與敵人落得同歸於盡，他這樣做，是因爲少俠具有忠義之心，必能繼續他尚未完成的遺志，如果少俠以一點小事而遽生疑心，那麼先夫在泉下就難以瞑目了。」

狄珏惶恐的再度抱拳一揖道：「在下知錯了，今後只要夫人有命，在下萬死不辭。」

杜秋娘道：「好，天色已經不早了，少俠先用點飲食然後歇息去吧。」

狄珏道：「遵命。」

他剛剛退出門外，梅影就悄悄的奔了過來道：「公子！到這兒來。」

梅影將他帶到一間陳設古樸的臥室，桌上還擺好了四色佳餚，一壺美酒。

梅影執起酒壺，嫣然一笑道：「餓了吧，公子，來，先喝一杯潤潤嗓子。」

狄珏舉杯一飲而盡，然後微微一笑道：「姑娘也來吧，咱們一塊兒吃。」

梅影道：「好的。」

飯後梅影替他沏來一盅香茗道：「還恨我麼？公子。」

狄珏道：「姑娘言重了，在下只不過心有所疑而已。」

梅影道：「但你却幾使夫人大失所望。」

狄珏道：「這是在下的過失，不過，如果姑娘事先對在下說明，此一誤會，就不會發生了。」

梅影道：「你又錯了，公子。」

狄珏道：「哦，請教。」

梅影道：「如果我事先對你說明，你能有出手刼鏢的勇氣？」

狄珏道：「這個……」

梅影撇撇咀道：「夫人說的不錯，做非常之事，必須非常之人，你太忠厚了，公子。」

忠厚是美德，但也是懦弱的表現，狄珏除了苦笑，他還能說些什麼。

梅影柳眉一揚，續道：「當時如果不讓姓龔的逃走，那裏會有這樣的痲煩，今後公子做事千萬不要學那婦人之仁。」

狄珏道：「多承指教。」

梅影道：「別這麼說，公子，小婢是下人，怎麼敢當指教二字。不過……」

狄珏道：「姑娘還有什麼事？」

梅影道：「你忘了雙掌翻天陳昆了，咱們這一躭擱，豈不誤了大事！」

狄珏道：「陳老爺子的壽辰爲時尚早，咱們明晨動身，必能先期到達。」

梅影搖頭道：「你把事情看得太簡單了，這其中……咳，我還是不說好。」

狄珏一怔道：「妳怎麼忽然吞吞吐吐起來了，難道還有什麼難言之隱不成？」

梅影道：「不錯，不過夫人既是不說，我也不便告訴你。」

狄珏冷哼一聲道：「這麼說妳們是將我當做外人了。」

梅影道：「小婢決無此意，夫人也十分看重公子，只是你優柔寡斷，要學那婦人之仁，告訴了你還不是等於白說。」

狄珏忿然道：「妳就這樣瞧不起我？我不問就是。」

梅影道：「瞧你，爲一點小事你又生氣了，好，我告訴你就是。」

她微微沉吟了一下道：「你以爲咱們當眞是去跟陳昆拜壽的麼？」

狄珏道：「難道不是？」

梅影道：「雙掌翻天陳昆，外貌仁慈，內心奸詐，他那萬貫家財，全是以非法手段得來．他獎掖後進，救濟貧苦，只不過爲了博取僞善之名罷了，如若被他發現眞有脫穎而出的青年俊才，他必然暗中設法將那人毀去，他要獨霸江湖，決不容許別人的名氣武功超過於他，像此等大奸巨惡夫人會要咱們去跟他拜壽？」

狄珏道：「那……咱們去桂林做什麼？」

梅影道：「殺他，這種陰險的小人，怎能留他在世上害人？」

狄珏道：「原來夫人是要咱們以祝壽爲名，混進去除去這個壞人。」

梅影道：「不錯，你敢不敢？」

狄珏哈哈一笑道：「姑娘！妳太小看狄某了，馬王莊縱然是龍潭虎穴，狄某也要去闖它一闖。」

梅影道：「這個麼，依小婢看來，公子最好再考慮考慮。」

狄珏面色一整道：「姑娘這是何意？」

梅影道：「雙掌翻天陳昆，在江湖之上可是一個輕財重義的仁義大俠，公子如非具有不計毀譽的決心，這樁事兒是很難達成的。」

狄珏淡淡道：「在下只求心之所安，從來不計較別人怎麼說，何況在下已是一個官府緝拿的強徒了，還有什麼好顧慮的？」

梅影道：「公子決定了？」

狄珏道：「不錯。」

梅影道：「不後悔？」

狄珏道：「大丈夫言出如山，狄某焉有後悔之理！」

梅影道：「好，公子先歇息，待小婢向夫人說去。」

他們這一雙主婢，一個邀之以恩，一個動之以義，使這個初涉江湖的小夥子不僅揹上了刦鏢殺人的黑鍋，還要他去殺一個仁義遠播，名滿武林的當代豪客，如果她們是存心害他，他將變做萬人唾罵，四海難容的惡魔了。

自然，他沒有想到這些，爲報救命之恩，他是對自己毫無所惜的。

翌晨他與梅影匆匆就道，經過柳州，逕向桂林進發。

不過他改了裝，外貌是一個虬髯滿腮的中年大漢，官府雖是繪影圖形的緝拿他，對他的行動仍然沒有發生絲毫的困擾。

× × ×

馬王莊是在漓水的東岸，靠近棲霞寺的山脚，出桂林的水東門，過漓水，約莫七里左右，就可見到一幢美奐美命的莊院。

距離雙掌翻天陳昆的六十壽誕還有三天，馬王莊已是張燈結綵，熱鬧非凡。

因爲陳昆交遊極廣，遠道的親友已經住到莊上來了。

陳昆有兩兒一女，長子陳魁，次子陳燦，在江湖道上也闖出了一點名頭。

不過比起他的女兒就是差得遠了，提起火流星陳肖蘭，誰都會打從心眼裏叫一個好字。

陳肖蘭長得眞像蘭花一樣，幽嫻靜雅，楚楚堪憐，好像桂林山川的靈氣都被她一人佔去了似的，而且她的武功獨獲乃父眞傳，在當代年青一輩之中，很難找到堪與一搏的對手。

尤以輕功之高，當得是一枝獨秀。

她喜愛穿紅色的衣衫，當她展開身法之際，就像流星劃空，一閃而逝，因而人們就送給她一個火流星的雅號。

這幾天他們兄弟都在忙着，因爲桂林城的客棧裏都住滿了前來祝壽的賀客，陳昆爲免冷落了客人，要他們兄妹時常到客棧走走。

「漓江客棧」緊靠水東門，是桂林最大的一家，這天傍晚時分，狄珏與梅影也找到了這裏。

也許這家客棧距馬王莊較近，所以住進來的祝壽賀客也十分之多，待狄珏梅影趕到，只剩下一間最小的客房。

這一下可難住狄珏了，孤男寡女一室相處，實在有點不便，而且梅姑娘有時會火辣辣的表演，他也提不起欣賞的勇氣。

於是，他向店伙交涉，希望能多租一個房間。

「喂，伙記，痲煩你，替咱們再找一個房間。」

「對不起，客官，小店已經住滿了，實在無能爲力。」

「伙記，請你想想辦法，要多少銀子都可以。」

「客官這是說笑話了，要是有房間，小的怎敢不租給客人。」

梅影對狄珏堅持分房而居，感到十分不滿，她寒着一張臉在一旁瞧着，冷峻的嬌靨上顯露出一片幽怨之色。

店伙向她打量一眼，似乎心有所悟，他微笑着對狄珏道：「小兩口鬥鬥氣是常有的事，客官應該讓着一點……」

店伙誤認爲他們是小兩口鬥氣，實在是一個大胆的假設，梅影神情如故，狄珏却顯得尷尬萬分。

「你誤會了，伙記，咱們沒有鬥氣，而且也不是夫妻。」

狄珏的解釋應該是得體的，但一陣大笑之聲却由身後傳來。

「這好辦，我那兒床大被寬，這位姑娘就到我那兒去吧。」

狄珏猛一旋身，見說話的是三名背插兵刃，神色驃悍的大漢。

這三人的年齡，約莫在三十至四十之間，瞧他們那身打扮，必然都是久走江湖的人物。

狄珏怒哼一聲道：「剛才是誰說的？」

立在左首的那人，身材較另兩人稍矮，瞧他那目射邪光，滿臉奸笑的神色，就知道他必然不是一個好人。

狄珏語音甫落，他嘿了一聲道：「是我說的，小子，大爺可是一番好意。」

狄珏道：「很好，就請你讓出房間吧。」

那人道：「讓？嘿嘿，你小子的耳朵是塞了驢毛嗎？大爺是說我那兒床大被寬，難道你小子還不明白？」

狄珏道：「我明白，閻王如果要你現在就死，決不會留你到五更的。」

那人見狄珏目射精光，煞溢眉宇，這才知道他抓的是一個燙手的山芋。

不過他仗着人多勢衆，以及他們兄弟一身不凡的藝業，縱然狄珏當眞不好惹，他相信還不致出什麼差錯。

因而嘿嘿一陣冷笑道：「小子，想動武？很好，你知道大爺是誰？」

（未完）

武俠長篇故事

飛雲戰

蕭逸‧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方天星幼失怙恃，跟隨師父九翅飛鷹桑桐及一干師兄妹，幹着黑道勾當，在一次洗刼中，失手被擒，他雖沒殺人，但官府爲圖塞責，將他定讞，幸他師父眷念師徒之情，命他師兄鐵手伍昭扮作他的舅舅，師妹許冰荷扮作他的表妹，時來死囚牢房探望，並不惜花費巨大銀両，上下打點，終於把他從死神手中，搶救回來，那日更獲府尹恩准，保釋出外，他隨着師兄伍昭和師妹許冰荷踏出衙門，呼吸着自由的空氣，也使他感慨萬千，無疑的，他現在又可回到老家，那是不是代表着又回到了昔日的老行業——

虎將悲折翼　戰士哭傷殘

方天星心裏怎能會不爲之一驚？

「老七，你這是怎麼了？」大師兄伍昭在他背上重重拍了一下，道：「快上車呀！」

「啊——是是是！」

說着，他就鑽進了篷車！

可不是，四師兄「飛天鵬」刁萬就在裏面嗎？——

陰沉沉的一張尖白臉，三角眼，刀子眉，招風耳，正面看人的時候，老好像是歪着頭——他慣於側目覷人！

一眼看上去就知道，這是一個極難說話的人！

可是這時，他臉上却帶着顯著的笑意，伸出一雙瘦手來，緊緊的握着方天星的腕子。

「老七——你瘦多了！」

「謝謝四師哥的牽掛！」

刁萬瞇着三角眼笑道：「你是知道，兄弟行裏，我是最閑不下的一個，整天價裏胡折騰，老當家的又說我這張臉，在公門裏等於上了譜，所以我也沒去看你，但是我心裏一直是頂記掛着你的！」

「謝謝四哥！」

「兩年不見，你變得客套了——」

說着「哈哈！」笑了兩聲，搖搖頭又道：「自家兄弟用不着來這一套！」

說時，「鐵手」伍昭上了車，車篷子撩下來，前面車把式舞了一聲響鞭，這輛大車就向前移動了起來！

方天星的眸子在接觸過兩位師兄之後，才落在了那個俏師妹臉上！

水汪汪的一雙大眼睛，長長的睫毛，白裏透紅的臉蛋兒，唇紅齒白——好標緻的一個姑娘！

她梳着又黑又亮的兩條大辮子，兩年以來，她似乎較諸昔日變得世故多了，那雙眼睛在窺人的時候，更能傳遞出內心的渴望情意——這一點，方天星是體會出來的，正所謂「心有靈犀一點通」！

許冰荷發現他一直在看她，不覺紅了臉，緩緩的低下了頭，只把情膩膩的一雙眼睛，瞅着自己的一雙足尖！

大師兄確够老練的，只瞥一眼，就看了出來。

哈哈一笑，他說道：「老七，這兩年你不在家，小師妹可是掂你的厲害！」

許冰荷嬌哼了一聲道：「大師兄你壞死了！」

「鐵手」伍昭哈哈大笑了幾聲，却又把目光移向方天星道：「老七——說眞的，這些日子大家最掛心的就是你！老當家的更是時時刻刻唸不絕口！」

方天星嘆了一口氣，感慨萬千的道：「老當家的與各位兄妹的大恩，我眞不知怎麼來報答！」

一旁的「飛天鵬」刁萬嘻嘻一笑道：「用不着客氣，老七，這兩年，也許還有些事情你還不知道！」

「什麼事？」

由每個人臉上的表情裏，他忽然體會出了不妙！

刁萬赫赫一笑，一隻手摸着下巴道：「二哥三哥都死了，老五老六也叫人給廢了——」

「啊——？」方天星的臉色一下子變成了雪白，半天他才長長的吁了一口氣道：「這是怎麼回事？」

伍昭冷冷一笑道：「咱們碰見了厲害的主子了！」

「是誰下的手？」

「是——」伍昭一笑道：「你何必急着問，回去以後老當家會告訴你的！」

方天星忽然用力的，握住了大師兄的手。

「大師兄——這是怎麼回事？你不是告訴我說，老當家的下令已散夥了麼？」

「我說過這句話？」

「說過——」方天星肯定的道：「是大師兄你親口說的，你告訴我說，洗手不幹這種買賣了……怎麼會……？」

伍昭神色微微一變，嘻嘻一笑道：「我倒不記得說過這種話！」

刁萬在旁邊冷冷一笑道：「不幹——？老七，你說得好輕鬆！咱們這麼一夥子人，有老有小，不幹吃什麼？」

「可是……」

方天星猝然陷身於一片茫然裏，痛心之下，兩汪淚水奪眶而出！

「七哥——你怎麼了？」

「俏紅線」許冰荷偎着他，也陷於茫然！

「唷——？」刁萬鄙夷的笑道：「兩年不見，我們這位七兄弟還眞變了，由牢裏剛放出來，可就改邪歸正啦！」

方天星倏地轉過身來，怒目看向刁萬——可是他終於缺乏勇氣向這位難說話的拜兄發作！

無邊的怨恨，痛心，失望，一股腦的焚燒着他，他猛然垂下頭來，眼淚再一次的湧出，一滴滴濺落在車座上！

× ×

騾車奔馳了足有半天的時間，還沒有到！

似乎彼此已經沒有什麼好說的了。

大部份的時間，彼此都乾坐着，倒是許冰荷權作解語鮮花，有一句沒一句的與各人閒聊着。

方天星揭開了窗簾一角，向外看了看，只見到一片秋收後的旱田景像，目光所及到處都是一堆堆的麥子，雜粮桿子，景色很是凄凉！

他原以為住處不遠，想不到居然走了半天還不會到，而且眼前人烟荒僻，除了農家田舍以外，倒不見什麼住家，何以車行會來到這裏？

想念之中，只覺得這輛騾車速度已大為減慢！

方天星乾脆探頭出去，即見騾車在一所頗具規模的農舍面前停了下來。

所以說它是「農舍」，那是因為它的建築式樣與外表看起來，和農家近似。

只是一般農家，很少有這種排場——說它是個鄉下土財主的住處，倒有幾分相似！

老大的一片竹子圓圓的攏着，黃土地上擺着幾個大石頭碾子，很空曠的一個大院子。

兩隻大黃狗，迎着奔馳而來的騾車汪汪的叫着，騾車圍着這片舍子繞了半個圈子，直向屋前馳去。

方天星心正狐疑，却聽得身後的「鐵手」伍昭哈哈一笑道：「地方到了！」

方天星坐了下來，道：「這是什麼地方？」

「你沒看見麼？」伍昭笑着說：「我們現在是道道地地的莊稼人了！」

說話的當兒，騾車已在舍子前面停了下來。

車把式由前座上一躍而下，幫着把車篷子揭開來，齜着牙笑道：「大爺——下車吧！」

各人陸續下了車，只聽見一陣子木杖拄地的聲音。

只見一個三旬左右的獨腿漢子，胳肢窩裏各夾着一根義肢，上身披着一件小襖，快速的由裏面踱出來——

「老七——是老七回來了吧！」

方天星先是一怔，仔細的看了這人一眼——

黃焦焦的一張臉，黃眉黃鬚，正是自己師門同習藝的七位師兄弟中，行五的那一位——「黃臉狼」謝登虎。

記得當年，他是兄弟行中最會胡鬧的一個，一雙脚老是閒不住，那裏熱鬧那裏跑，上陣打殺，也是最勇猛的一個……

想不到兩年不見，居然會落成了殘廢，斷了一條腿——這在練武的人來說，眞是極為殘酷的一種打擊！

方天星眸子一紅，哽咽的喚了聲：「五哥——」

兩隻手已緊緊的握在了一起——

「老七——咱們哥兒們見面這是喜事，別難受，咱們到屋裏再談去！」

謝登虎倒是很洒脫的樣子，一面拍着他的背，一行人遂即向堂屋裏行去！

方天星這才注意到，這片房舍儘管從外面看上去像是一戶農家，可是房子裏的格局却不同，而且，各種擺設也相當的華麗。

看到這裏，方天星也就可以想知，老當家的與各位師兄，儘管是人丁凋零，偪促一角，可是日子過的倒也還不錯！

他的心忽然變得沉重了。

昔日在獄中，他一直渴望着能够見老當家的一面，因為到底是他把自己撫養長大的，到底是他傳授給自己一身武功，到底他還惦念着自己，常常叫小師妹探看自己……

尤其是這一次，他出重資，把自己由獄中保釋出來，更是恩重如天——

然而這一剎間，方天星由於得悉知他仍操舊業時，心情却變得極為沉重，如非是事非得已，他眞連此刻去見他一面的勇氣也沒有！

× ×

隔着一層布門簾子，耳朵裏已聽見了老當家的那種沉重的咳嗽聲音！

「是老七吧——」嗓子裏夾着一口痰的聲音：「快進來吧！」

方天星頓了一下，才揭開簾子走進去，身後跟着師兄師妹等一夥子人！

那位黑道上極負盛名的，昔日「飛鷹幫」的幫主，「九翅飛鷹」桑桐老當家的，身上穿着一襲肥大的黃色布衫，斜着身子，倚坐在一張鋪有獸皮的紅木太師椅子上！

——看上去他有七十開外的年歲，滿頭頭髮都白了，海下一部長鬚，雖未全白了，却也花白。

這個老頭兒看上去還是很有精神，一雙眸子，仍然同昔日一般微微的含蓄着，

每一瞬轉，精光四射！

他那張長形的臉上，佈滿了皺紋，雖然他早已習慣了閒居靜處的生活，可是看起來却是有一種說不出的風塵之色！

他的一雙手把持着一對椅柄，那雙手雖然刻意的戴上了一隻寶石戒指，却掩不住粗糙的皮膚，那些皮層一在入秋的季節裏，就像蛇也似的蛻脫着它的表層。

其實何止僅限於他的雙手？他的臉上，頭頂上……以及任何露出在衣外的任何皮膚，都很顯著的有這種現象！

也許是得了什麼行動不便的病，他下身覆蓋着一張緞子面的繡花棉被，坐在椅子上，行狀而呆板！

師徒乍然一見的一剎！方天星顯得那麼的激動！

「老當家的……」

他哽咽着叫了一聲，上前拜倒！

畢恭畢敬的在地上叩了三個頭。

方天星眼睛裏流着淚道：「弟子不肖，這兩年來把你老人家拖累苦了！」

「什麼話？回來就好，回來就好！」

他揮了一下手，「鐵手」伍昭忙上前用力的把方天星由地上摻了起來！

「老當家的這兩年可好？」

「我呀？」桑老頭子凄凉的笑着道：「還好，還好——愈老愈不死，除了這個風濕的老毛病，過去腿口的傷也不見好，只是有一樣，就是死不了！」

方天星道：「老當家的是長壽之相，怎麼說這些話？」

桑老頭聽到這裏，倒是仰頭哈哈的笑了！

「好！」桑老頭大咳了幾聲，啐了口痰道：「本來是不想活了，現在你既然回來了，我倒想多活上些時候了！老七，你坐下來說話！」

方天星在一旁坐下。

兩位師兄以及小師妹許冰荷也都坐下來！

桑老爺子呷了一口茶道：「老七，這兩年你不在，大家都一直記掛着你，你知道吧！」

「我都知道！」

桑桐乾笑了笑道：「飛鷹幫解散的事你知道不？」

方天星道：「小師妹告訴過我。」

「什麼時候？」

方天星道：「是探監的時候！」

桑老頭猛的轉過臉來盯向許冰荷道：「小丫頭，妳好大的胆子，我是怎麼關照妳的？要是走了風聲，那還得了？妳這個孩子！」

許冰荷臉上一紅，低頭不言。

方天星心裏過意不去的道：「師妹是用暗語告訴我的，當家的請不必担心！」

桑老頭又自冷笑道：「老七，你不知道，我們就只剩下這麼幾個老弱殘兵了，再也經不起打擊了！」

說到這裏，頓了一下道：「這兩年，發生了不少的事，慢慢的你都會知道，老二老三都死了，老五老六，也都落成了殘廢——」

嘆了一口氣，他臉上現出一種忿忿的表情，鼻子裏哼了一聲！他還是那麼要臉，不服輸的一副表情。

「這兩年，多虧了你大哥和四哥，要不是他們倆個還硬撐着，這個家我看是垮定了！」

方天星忍不住道：「這兩年……莊稼收成的可好？」

桑老頭呆了一呆！

「鐵手」伍昭與「飛天鵬」刁萬兩個人對看了一眼，俱都笑了起來！

桑老頭這才會過意來，冷冷的道：「老七，你是明知故問呢！還是在裝蒜？」

方天星惶恐道：「我還不太清楚！」

桑桐點點頭道：「好！那我就告訴你！老七——」

桑老頭把腰幹挺了一下，又說道：「一天喝江湖水，一天就得吃江湖飯，幹我們這一行的，還能轉業幹別的？你可眞是想左了！」

方天星道：「那麼，這兩年……老當家的你……？」

「我是不行了——」桑老頭冷笑着道：「可是你幾個師兄都還能飲水思源孝順我，你問問你五哥看看，他雖然斷了一條腿，却沒有一句怨言！」

方天星怔了一下，一時不知說些什麼才好！

桑老頭長嘆一聲，冷冷的道：「你雖然離開了兩年，可是這兩年來變化很大，我們飛鷹幫叫人欺侮得幾乎活不下去了，才會退守到這個窩囊地方！」

方天星兩年下來痛定思痛，早已下定了決心，要改過向善，他也曾有過一番雄心，決計要說服師父與衆師兄，然而這時只不過與各人初一見面，却使他感覺到這一願望，只怕難以實現！

「當家的！」他深為苦惱的道：「你老人家春秋已高，不宜再在這一行當裏混了！」

桑桐呵呵一笑道：「這話說得好——你們聽見沒有！」

他眼睛看着其他幾個兄弟道：「還是老七對我好，一回來就想着照顧我！」

笑聲一歛，他眨動着那雙隱現鋒芒的眼睛，十分高傲的看向方天星！

「你說的不錯，不過，你要我幹些什麼？」

「當家的不應該再幹別的了，你老人家實在應該享享清福了。」

「說得好……哈哈……你能有這番孝心，我老頭子就算沒有白養活你，老七，我實在告訴你吧，我是不打算在這一行當裏混了……可是——」

「當家的——」方天星臉上閃着無比的興奮道：「你老人家是答應改行了？」

「我的話還沒說完！」「九翅飛鷹」桑桐冷冷的道：「洗手的事在你以前我早就給你幾個師兄談過了！」

方天星精神一振！

桑桐馬上接下去道：「可是却不能這麼就收手！」

「當家的意思是……？」

「老七，你不要急！你回來的正好，這件事我已經有了一個完善的打算，你剛回來，先下去歇着，等到吃過飯以後，咱們再詳細談！」

方天星道：「是！」他左右張望了一眼道：「六哥呢？」

「老六？」桑桐輕嘆一聲道：「你去看看他吧！」

方天星站起身子來，許冰荷一跳過來道：「七哥，我帶你去！」

出得堂屋，許冰荷笑嘻嘻的拉着他一隻手道：「你回來了眞好，我也有個人好玩的了！」

方天星回頭看了一眼，幾個師兄都在堂屋裏正在跟老當家的說話，小師妹跟他要好，原本老早就不是秘密了，然而他總覺得有點不大好意思！

「這些日子妳可好？」

「我呀？」許冰荷噘了一下嘴，回過身子看了一眼，才說道：「反正沒有死就是了！」

「師兄們對妳可好？」

「沒有什麼好不好的，反正我也不希罕！」

說到這裏，她臉上瀰漫起一片笑容，道：「我心裏想的只是你——」

「師妹！」方天星忽然站住。

許冰荷跟着也停下身子來。

兩個人站在一棵老榆樹底下，倒也不虞被外人聽見什麼，許冰荷偏仰過頭來看着他。

「你想說什麼？」

「唉——算了，先去看六哥去吧！」

「他就在這間房裏！」

許冰荷遙遙的向着一間房子，指了一下！

那是一間深閉着房門的房子，窗子也關着，房間裏面黑黝黝的不見一些光綫！

方天星奇怪的道：「六哥就住在這裏面？」

許冰荷點點頭道：「可不是——」她輕嘆一聲道：「六哥自從受傷以後，簡直等於變了一個人似的，整天價把自己關在房子裏，不願意跟任何人說話，無論看見誰都發脾氣，有時候連老當家的都得躲着他，簡直像個瘋子！」

方天星低頭嘆了聲道：「可憐！」

他遂即又問許冰荷道：「六哥受的什麼傷？」

「是——」她苦笑了笑道：「叫人把大筋給挑了——」

方天星登時大吃一驚！

武林中毒手傷人的花樣固然是層出不窮，但是無論如何最毒的却莫過於挑斷大筋這一手了。

江湖上錯非是彼此仇深到無法化解的地步，也萬萬不會對對方施以如此毒手！

方天星乍然聽到這個消息，眞正是毛髮悚然了。

「這是誰下的毒手？」

「是胡家塘的人幹的！」

「胡家塘的人又是些什麼人？」

「是……」許冰荷忿忿的道：「都是些殺人不吐骨頭的人，是新由山西來的一夥子人！」

「這夥子人就這麼厲害？」

「厲害着呢！」許冰荷忿聲道：「他們的瓢把子，人家都稱他是『鐵背哪吒』，姓井，叫井雁行，這個人，是個厲害絕頂的人！」

方天星想了想，搖頭道：「我怎麼沒有聽說過這個人？」

許冰荷道：「你當然沒有聽說過，他是新闖字號的人，年紀也不大，才四十來歲，可是大哥四哥却在他手裏吃過虧，五哥的腿，就是叫這個人給廢的，六哥的大筋也是這個人給挑斷的！」

一股無名之火，陡然自丹田昇起！

方天星握緊了拳頭，重重咒詛道：「好個該死的畜牲！我——」

「我」下面原本還有幾個字——「我非殺了他不可」，可是，這幾個字却未曾出口。

他壓制着心裏的一腔怒火，垂下頭道：「我想他這麼做一定是有原因吧！」

許冰荷道：「什麼原因？還不是爲了搶咱們飛鷹帮的地盤！」

方天星抬起頭打量了這位師妹一眼，由她的話裏，他才知道這個小師妹雖然秀麗可愛，可是兩年下來，她着實也沒有改變多少，一腦子的逞强好勝——其實就連他自己又何嘗沒有這種傾向？

頓了一下，他苦笑道：「走吧，我們看六哥去！」

二人來到了那間房子門口！房子裏靜悄悄的聽不見一點點聲音。

許冰荷叩了幾下門，叫道：「六哥，六哥——」

過了一會兒，才聽到裏面傳出一個沙啞的口音說道：「小師妹，你又來囌嚕些什麼——？」

緊接着這個人咆哮道：「你們爲什麼不當我已經死了？我早就告訴過妳，我不見任何人！妳聽見沒有——」

說到最後這一句話時，他身子已經撲了過來，只聽見噗通！一聲，好像是摔倒的聲音，可是，緊接着這扇門倏地被拉了開來！

但只見一個亂髮蓬鬆，面積塵垢的漢子霍地由房內衝了出來——

他的形狀至爲可怕，弓着腰，低着頭，活像一個蝦米模樣！

因爲身上那個大筋叫人家給挑了，才會變得如此，看人不能抬頭，只能側過身子來——這個人正是「飛鷹帮」弟子中昔日以內家功力見長的「一掌紅」石子奇，和老五「黃臉狼」謝登虎一樣，是最活躍的兩個人，而如今，居然相繼都落成了殘廢！

由於衝出來的勢子太猛，石子奇足下一個踉蹌，却爲方天星上前一步，抱住了他的身子！

「六哥——你……」

那個人——石子奇，原本還想用力的掙開他，可是當他聽見了方天星的那一聲稱呼之後，倏地一楞。

「你……你是誰？」

「六哥——是我，方天星！」

許冰荷在旁邊亦道：「六哥——七哥回來了，他是專門看你來的！」

石子奇身子上頓時起了一陣子顫抖，他用力的推開了方天星的挾持，迅速的在地上轉了半個圈子！

這種姿態，並不是說他在逃避，却是只有這樣，才能使他的眼睛看清了眼前的這個人！

終於，他看清了眼前這個人！

「老……七……眞的是……你？你來了？」

方天星雙手抱拳，深深一拜道：「六哥——小弟來得莽撞，你不要怪罪！」

只見石子奇喚了一聲：「兄弟！」却垂下頭痛泣了起來！

方天星强忍住卽欲落下的淚水，微笑道：「來！六哥，我們到屋子裏談去！」

「不——」石子奇忽然攔住他，道：「不要進去，不要進去……」

他樣子很興奮又很激動，忽然道：「你等一等……」

說完倏地轉身衝向屋內，碰……一聲把門關上，只聽見屋內傳出乒乓亂响的翻弄物件聲音！

方天星皺眉道：「這是幹什麼？」

許冰荷紅着眼睛，說道：「你還不知道嗎！他是怕房子裏髒見不得人，怕你會笑他！」

方天星苦笑了一下，心裏眞有說不出的難受。

他很想推開門進去，勸他不必如此，或是帮着他一同整理，可是他忽然想起了這位六哥昔日的個性，頓時他就制止了自己的動作！

他和許冰荷靜靜的站立在門外，等了甚久，卽見關閉着的那扇窗戶忽然推開了，却由窗內散漫出大片的灰塵！

透過窗戶，只見石子奇弓着腰身，正自揮舞着一件衣服，四處揮打着窗口上的灰塵，整個房子裏一片烏烟瘴氣，眞有點「不忍卒覩」的感覺！

又過了一會兒，房門才又打開！

「一掌紅」石子奇顯然是累得不輕。

只見他站在房門口，頻頻喘息着道：「好了……你們可以進來了！」

要是平常，這種房間，他們是萬萬不敢輕易步入的，可是此刻，他們却樂於步入！

走進了屋子，第一個給方天星的感覺是撲鼻而來的一陣子惡臭——那是由於長久以來空氣不通的緣故，再者那些長年堆置未經清潔洗滌的衣物的散發出來的氣味，更加令人忍受不住！

許冰荷忍不住噯呀一聲，叫了起來，趕忙親自動手，把堆置在床角的一大堆髒衣服抱到了門外，聞聞自己的一雙手，都是臭臭的！

她就自便跑到井邊上，把手洗乾淨了，才又回到房間裏面！

哥兒倆個在說話，許冰荷東瞧瞧西看看，簡直沒有一樣東西看得順眼，她嘆了一口氣，乾脆把袖子挽起來，親自動手，爲她這位六師兄來個大整理！

房間裏由於少了那堆散發臭味的衣服，和打開了窗戶的緣故，空氣較諸先前自是不可同日而語。

許冰荷又是掃帚又是畚箕，裏裏外外忙個不停！那位六哥「一掌紅」石子奇，却因與方天星說到傷心之處，意不旁屬！

只見他抽搐着，用着沙啞的口音與方天星道：「老七呀—我這口氣是千忍萬忍也消不下去，……老當家的也不肯做主，老大躲着我，老四也不理我……老五跟我是半斤八兩，你說……我該找誰？」

咧着嘴，低着頭，痛聲的泣着道：「老七，你說說看，老當家的要是不能做主，往後的日子，誰還敢給他賣命，兄弟…呀……」

一邊說一邊放聲痛哭。

眼淚，鼻涕一灘一灘的往下淌着，一任他用多大的力，那顆頭總是抬不起來，腰也是直不了。

方天星這才注意到就在他後頸項處，有一道清晰的刀痕，就是由那個地方下的手，挑斷大筋的。

看在眼睛裏，聽在耳朶裏，方天星禁不住激起了一腔怒火——

這件事情的眞像他一直還不知道，而且原不打算過問的，可是目睹着自己師兄落得如此下場，又由不住他三緘其口——

「六哥！這件事我還不知道詳細的情形！」

「我告訴你！」石子奇用袖子把臉上的淚痕擦了一下，恨恨的道：「這都是那個天殺的姓井的幹的好事！」

「是井雁行？」

「你——認識這個人？」

「剛才小師妹告訴我的！」

「這個賊胚子，眞稱得上是一個殺人魔王，一身功夫，眞沒話說，稱得上是好樣的！」

「他跟我們怎麼結的仇？」

「有鳥的仇？」

——提起姓井的來，「一掌紅」石子奇恨得牙關緊咬，他雖然一直是垂着頭，可是臉上的青筋一根根的凸出來，可見他內心恨惡到如何程度。

只見他緊咬着牙，道：「我們江湖上的規矩，井水不犯河水，姓井的是安心想要稱黑道上的霸王，眼睛裏是誰也沒瞧在眼裏，他的目的本來是要對付老當家的，可是老當家的却偏偏不肯跟他見眞章，於是把一腔怒火發在了我們哥兒們身上！」

「這麼說二哥三哥也都死在他的手上了？」

「不錯，就是死在他手上！」

「老當家的打算怎麼樣？」

「老當家的！」石子奇發出了一連串的陰狠笑聲：「不要再提他老人家了！」

「怎麼——？」

「嘿嘿！老七，你要是還以爲老當家的像以前那樣子，那可就大錯特錯了！」

「六哥的意思……？」

聽到那裏，許冰荷趕忙站起來機靈的把門關上。

石子奇冷冷笑道：「用不着關門，我老早也不在乎他了，我們這是幹甚麼，爲他賣命，死的死，傷的傷，落成了這個模樣，他却是不聞不問！老七，你說我們寃不寃，這又是爲了甚麼？」

方天星苦笑了一下道：「也許他老人家別有難處！」

「他是有難處，他當然有難處！」石子奇的聲音越說越大。「他是怕事——怕惹不起姓井的！」

「老當家的不是這種人！」

「過去不是，可是現在就是，老七——你想想看，這種氣他都能受，還算是甚麼……當家的？人家等於騎在我們頭上拉矢啦——」

方天星由於對這件事的來龍去脈還不瞭解，也不便擅自對老當家的背後批評！

聽後只是苦笑了一下不插嘴！

許冰荷卻在一旁道：「六哥話可也不能這麼說，老當家的身子不方便你也不是不知道！」

石子奇淩笑道：「妳以爲老當家的眞把功夫拉下來了，那可就大錯了，他老人家那身功夫，我們連邊兒也沾不上——就連老七也算上比起他老人家來都差遠！」

「老當家的這個人，六哥你還不清楚！他呀，甚麼事都放在心裏！」

許冰荷說：「你要以爲他心裏不恨那個姓井的，那可就錯了！」

石子奇一怔，側過身子來，斜着眼睛看向許冰荷道：「妳！怎麼知道？」

許冰荷道：「我親耳聽他說的——」

「他怎麼說？」

「那一天——」許冰荷怪神秘的道：「那一天我經過堂屋的時候，聽見老當家的正在跟四哥說話！」

「他們說些甚麼？」

「我聽見老當家的命令四哥去踩『胡家塘』的盤子！」

「啊——有這種事？」

「一掌紅」石子奇顯然吃了一驚，迫切的問道：「老四去了沒有？」

許冰荷皺了一下眉毛道：「他們說話的聲音很小，到底去了沒有我也不知道，不過第二天我偷偷問四哥，他卻不跟我說實話，老拿閒話來敷衍我！」

石子奇冷冷笑道：「四哥是我們弟兄裏最奸猾的一個！這個傢伙——」

說到這裏，他十分恨惡的緊咬了一下牙，憤憤的道：「要不是他我豈能會落成了這個樣？」

方天星一怔道：「怎麼六哥你被擒受傷跟四哥也有關係？」

「豈止有關係！根本就是他——。」

說到這裏憤憤的嘆了一聲！

他不禁想到了那一夜，自己與四哥五哥，一起上手做買賣，打劫的是「南興鏢局」子裏的鏢銀，殺了鏢頭「鐵麒麟」張凱，以及三四個鏢師，眼看着八車金珠細軟即將到手的當兒，忽然冒出了井雁行等一夥子人來。

姓井的還是眞不含糊，只憑着他一個人，上來就廢了老五的一條腿，並且用「分筋錯骨手」的手法，擒住了老四「飛天鵬」刁萬。

這當口「一掌紅」石子奇眼看着四哥即遭毒手，一時情急之下，才不顧一切，奮身撲上，施展他最爲拿手的一式掌功「雲摩插手」，井雁行當時若不放手，勢必就得傷在石子奇變手之下，無可奈何才鬆開了擒住的刁萬！

刁萬雖因此絕處逢生，卻不曾料想到石子奇反倒落在了井雁行的手裏——

在石子奇的感覺裏，那時候如果刁萬肯出手相助，自己萬萬不會落在井雁行的手裏，而刁萬卻僅僅獨自逃生，棄他與老五「黃臉狼」謝登虎不顧！

正因爲如此，井雁行才會加恨於石子奇，當場挑斷了他頸後大筋，率衆强把他等已到手的鏢銀劫去！

這件事雖然已過了很久，可是石子奇每一想起來，都似新瘡附身般的疼痛！

尤其令他更爲不滿的是，老當家的雖然得悉他返回之後的口述，卻從未對老四刁萬加以懲罰！

老當家的對於這件事似乎並不如他們預期的那麼憤怒，遲遲也不談報仇之事，這就是使得石子奇深爲不滿的地方！

提起了老四「飛天鵬」刁萬，牽聯出他一腔無邊的怒火！

「總有一天，老四他小心着我的！」

石子奇心裏這麼嘀咕着，對「飛天鵬」刁萬的恨惡之情，他早已根深蒂固的種植在內心，那是無論如何也化解不開的！

方天星早已爲自己定下了目標，他出獄之後，決計不再爲惡，然而井雁行這個人，他卻安下心來要去會他一會，必要時，不惜把他剪除掉，一來是爲師門報此血仇，再者亦可謂江湖上除去一惡！

他心裏這麼想着，並沒有出聲。

在同門師兄弟裏，方天星的武功算是最傑出的一個，他是老當家的「九翅飛鷹」桑桐手下最得意的一個弟子，一般而論，他的輕功極好，在刁萬之下，內功精深，也只有石子奇才堪與倫比，劍術一門，也只有大師兄伍昭才能與之一論高低！

正因爲他有了這種身兼各技之長的傑出造詣，才會使得老當家的對他破格青眼相待。

他低頭思忖了一下，抬起頭看着師妹許冰荷道：「師妹，這兩年以來，你們生活得可好？」

許冰荷搖搖頭道：「當然不好了，眞要是好，也就不會住在這個地方了！」

「這完全是因爲那個姓井的！」

「姓井的事，我們以後再談！」

方天星忽然想到了另外一件事，他眼睛直直的看着許冰荷道：「冰荷——我看得出來，老當家的雖然退居到這裏，可是他並沒有死心，我感覺得出來，他必然準備要幹些甚麼了！」

許冰荷一驚道：「咦——你怎知道？」

方天星懊喪的苦笑了一下！

他十分失望的道：「妳不要忘了，我也是這個窩裏的一份子，這裏的事甚麼能够瞞得過我！」

許冰荷輕輕一嘆道：「既然你已經知道了，我就乾脆告訴你實話算了！」

說到這裏，頓了一下，才吶吶地又道：「其實我想老當家的今天晚上就會告訴你——。」

「不過我還是希望妳先告訴我。」

許冰荷吶吶道：「是這麼一回事，老當家的因爲感覺到最近手裏沒錢，才想到要重做一次買賣！」

「再做一次？」方天星冷笑着搖了一下頭：「永遠都會幹下去的，他這句話，我已不止聽過七八次了！」

許冰荷道：「我也不知道，只是前幾個月我聽老當家的這麼說的！」

「是個甚麼人家？」

「對方是南方遷居來的一個財主，名字好像叫甚麼周百燦，聽說過去是幹珠寶生意的！」

「甚麼時候下手？」

「我也不知道！」許冰荷搖搖頭道：「聽老當家說，好像是等你回來再說！」

方天星面色通紅的道：「爲甚麼要等我回來？」

（未完）

新派武俠長篇

東方英·文
盧　令·圖

金縷衣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小虎子答允怪醫石懷冰爲他採擷六種靈藥，交換爲葉母治瘋疾，數日後，葉母疾癒，石懷冰不辭而去，留條要小虎子履約。葉母神志恢復後，認出小虎子是她親生孩兒，遂由止水夫人代爲命名叫葉慈輝。那日往見石懷冰，但距約期仍有數天，致未獲晤，葉慈輝遂獨在石屋居住，無意中聞得嬰兒哭聲，循聲往視發現巫至仁用嬰孩作餌，遂殺死巫至仁師徒，留下另一名叫成青者抱嬰兒返回石屋，未幾嬰孩親屬找來，嬰兒正哭啼不止，葉慈輝命嬰母擠奶給成輝代餵嬰孩，其曾祖母對成青不放心——

苦守伺毒物　絕地遇佳人

葉慈輝道：「目前只有他可以接觸令孫，老前輩只有相信他了。」

赤杖婆婆將奶水交給了成青，冷聲厲色的道：「你要小心了。」

成青臉色一變，掠過一道悲憤之色，但接着輕輕的嘆了一口氣，接住奶水，小心地替那嬰兒餵起奶來。

那嬰兒的啼哭，顯然因餓所發，半袋奶水餵完，那嬰兒便帶着微笑入了睡鄉。

赤杖婆婆吁了一口氣，道：「我們到外面去等吧！」

他們走出石屋不久，只見剛才派出去的那四人，已飛掠而回，那四人做事倒很實在，把葉慈輝殺死的那四具屍體也一併帶回來了，由其中一個漢子向赤杖婆婆稟報了一番所見的情形，接着道：「當地殺死了四個人，小的已把那四具屍體帶回來了，請老人家過目。」

赤杖婆婆目光向那四具屍體身上一望，首先就認出了惡郎中巫至仁，當下一怔道：「敢情，是他！」

葉慈輝這才將經過情況說出來道：「這斯將令孫爲餌，綁在竹竿上，向崖下誘釣一種千年赤騰，是晚輩聞得令孫啼哭之聲尋去，因此救下令孫，其經過情形如此，不知老前輩是否相信得過在下？」

赤杖婆婆眉梢顫動的沉吟了一下道：「少俠可容老婆子失禮，再問一句話？」

葉慈輝笑了一笑道：「老前輩有話請說，晚輩理當一一陳明。」

赤杖婆婆道：「請問少俠對屋內那位成青何以不加誅戮？」

葉慈輝暗暗忖道：「這老婆子含恨太深，只怕容不得成青，我何不如此這般，替他們化解了這段仇恨。」

心念一動，接着輕嘆一聲道：「老前輩有所不知。晚輩要不是成青暗中助以一臂之力，晚輩只怕救人不成，首先遭殃了，成青對晚輩有救命之恩，追源索始，要不是成青不忿惡郎中巫至仁所爲，今日令孫這條命可以說就是他救的啦！」

赤杖婆婆「啊！」了一聲，道：「原來如此，老身倒要向他致謝了……。」

話聲未了，成青閃身而出，道：「不敢，只要老前輩不責怪……。」

葉慈輝向成青使了一個眼色，截口道：「成兄，你把那位小弟弟中毒的情形，說給這位老前輩知道吧。」

成青話鋒一轉道：「令孫中毒的情形是這樣的，惡師的目的本在那千年赤騰，所以在令孫身上下毒之前，已經給令孫服了一種緩衝劑，約可維持七天的性命，因此令孫身上之毒，必需在七天之內解除，否則，時間一過，則神仙束手。」

赤杖婆婆大驚道：「你能不能够替他解毒？」

葉慈輝接口道：「此屋乃是怪醫石懷冰老前輩隱居之處，晚輩把令孫帶來此地，便是欲請石老前輩救治令孫，……。」

一言未了，赤杖婆婆眉頭一皺道：「

老身不相信他。」

葉慈輝一怔道：「老前輩是不相信他的醫道呢？還是不相信他的爲人？」

赤杖婆婆道：「兩者都不信！……」

話聲一頓，目光轉向成青接着道：「成大俠，你能幫老身一個忙麼？」

成青道：「老前輩有事但請吩咐。」

赤杖婆婆道：「老婆子意欲另覓良醫，醫好我那小孫孫的毒傷，仍請大俠幫老身一路照顧小孫，不知大俠可否相助？」日光炯炯，稜芒畢射，說她是請求，倒不如說她在發號施令。

成青目光一轉，望了一望葉慈輝，口中囁嚅地道：「這……這個……。」

赤杖婆婆冷笑一聲，道：「成大俠，你救了小孫，老身很感激你，將來對你少不得有所補報，可是，你也有你自己的責任，……。」

葉慈輝截口說道：「老前輩，時日不多，你能找到良醫麼？何不就請石老前輩看一看，石老前輩面前，自有晚輩與他交涉。」

赤杖婆婆道：「好意心領，老身也承你的情，不過老身的孫子不要石懷冰看，少俠不介意老身把小孫帶去吧！」也不知她與石懷冰之間有什麼深仇大恨，在這種情形之下，還是那樣又硬又臭。

葉慈輝這時也看出這位赤杖婆婆也是一位武林的怪人，非言語所能馬上改變她意志的人，當下一嘆道：「老前輩的孫子，老前輩要帶去，晚輩能不同意麼？」

赤杖婆婆一抱赤杖，道：「多謝少俠了！」頭一轉，馬上又吩咐成青道：「成大俠，請你把孩子抱出來吧。」

成青回到石屋之內，把那嬰兒抱了出來，赤杖婆婆再次向葉慈輝擧杖爲禮，道：「老婆子赤城山莊赤杖婆婆，歡迎少俠隨時駕臨。」

話聲一落，便帶着一干人衆，風馳電掣而去。

葉慈輝搖頭一笑，自言自語道：「武林人物這種不通情理的脾氣，簡直在自找痳煩，唉……。」

「這老婆子就是這種人見人厭的脾氣，讓她急一急也好。」忽然身後有人接口答了上話。

葉慈輝身形一回，只見怪醫石懷冰正站在石屋門前，向着他點頭微笑，葉慈輝不覺心中升起一道寒氣，臉色不愉地道：「老前輩你早回來了？」

怪醫石懷冰道：「比你帶那小娃娃來時，早一點點。」

葉慈輝心中更是不高興，冷笑一聲，道：「老前輩，你眞狠得起心，抵得住氣，也不現身出來救救那小娃娃！」

怪醫石懷冰一笑道：「你怎知道我沒伸手醫那小子？」

葉慈輝一怔道：「你醫過他了。」

怪醫石懷冰道：「當然醫過他，就在剛才老夫才找到一個醫他的機會。」

葉慈輝改容一禮，道：「原來如此，晚輩失禮冒犯了老前輩，尙望老前輩海涵寬恕。」

怪醫石懷冰一笑道：「你沒錯，也沒有冒犯老夫，錯在老夫不能和她見面。」

葉慈輝笑了起來道：「老前輩，你們之間有什麼恩怨，這樣相容不得？」

怪醫石懷冰一笑搖頭道：「說不得，說不得。」

話聲一頓，忽然大叫一聲，接着道：「你來得正好，我們有事做了，快去！」說着，人已射身而起，向着剛才葉慈輝去過的地方奔去。

葉慈輝連問話的機會都沒有，只好隨後跟了上去。

兩人一口氣奔到那懸岩之前，怪醫石懷冰打量了一下懸岩之下情形，緩緩的吁了一口氣，道：「還好，那東西還沒有出來。」

葉慈輝這才曉得怪醫石懷冰也是爲了那條千年赤騰，接口問道：「這也是前輩計劃中的藥物？」

怪醫石懷冰點了一點頭道：「不錯，這是第一件，老夫住在這裏，也可以說完全是爲了牠。」

葉慈輝道：「好得晚輩破壞了惡郎中巫至仁的如意算盤，否則，豈不給他搶先得去了。」

怪醫石懷冰笑了一笑道：「他完全在痴人作夢，白費心機，他那種方法，根本就行不通。」

說着，從懷中取出一包藥粉，向着懸岩之下撒了下去。

懸岩之下，一片黝黑，窮其目力，也看不出所以然，怪醫石懷冰投下那些藥粉之後，也看不出有什麼異狀。

葉慈輝道：「惡郎中不是無知之徒，他能想出這種辦法來，必有所本，何以會根本行不通？」

怪醫石懷冰微微一笑，道：「你道老夫守在這裏，是爲了什麼？」

葉慈輝恍然道：「也是爲了他？」

怪醫石懷冰點了一點頭道：「老夫爲了這條千年赤騰，守在這裏，已經將近十年了，自是不能被人輕而易擧的將牠得去，所以，老夫防患於未然，在那東西的身上下了一番工夫，惡郎中的這一套行不通了，……。」

話聲頓了一頓，接着又道：「老夫也幸喜有這一着，否則，我這一趟離開可就糟了，……。」心中一動，接着，又自言自語道：「莫非他一直就守在附近，等到這個機會才動手？」

葉慈輝道：「這是極可能的事實，好在他人已死了，一切都落空了，不必要爲他多傷腦筋了。」

怪醫石懷冰一笑道：「老弟說得對，我們就來說我們當前的工作計劃吧！」

葉慈輝一聽怪醫石懷冰忽然改口稱起老弟來，因爲怪醫石懷冰對他有醫母之恩，深爲不安的道：「老前輩，您這『老弟』之稱，晚輩聽了，愧莫難當，如果老前輩認爲晚輩尙堪教誨，就請老前輩直呼名字好了。」

怪醫石懷冰面色一正，道：「這怎樣可以，學無先後，達者爲尊，以你武功的成就，老夫就是稱你一聲老弟，已有妄自尊大，倚老賣老之譏了，如何可以稱名道姓，這是萬萬不可以的。」

葉慈輝道：「晚輩那有什麼眞實本事，在古家堡不過僥倖領先他們一着而已，

如以老前輩的醫道比來，德佈天下，造福人羣，才眞正是令人景慕的偶像，老前輩此說，晚輩聽了，只有更加慚愧了。」

怪醫石懷冰微微一笑，道：「你太客氣了。」

葉慈輝道：「晚輩不是客氣，完全是語出至誠。」

怪醫石懷冰搖頭一嘆，道：「你既然這樣說，老夫如堅持己見，反而不近人情了，好吧，老夫就妄自尊大，叫你一聲『慈輝』了。」

葉慈輝心情一鬆，笑道：「這樣晚輩就心安理得了。」

怪醫石懷冰笑了一笑，道：「慈輝，老夫本來準備最後，向這條千年赤騰下手，但是，經過惡郎中這樣一來，說不定知道牠的人不在少數，難免以後還有人打他的主意，爲免夜長夢多，老夫準備這幾天之內，就向牠下手，不知你以爲如何？」

葉慈輝一笑道：「晚輩對這方面一無所知，但憑吩咐。」

怪醫石懷冰道：「不過在未動手之前，老夫還有些準備工作要做，得離開幾天，所以，這裏的一切，都有勞你替老夫守護。」

葉慈輝道：「晚輩遵命。」

怪醫石懷冰道：「最好你能就住在這附近。」

葉慈輝一笑道：「這不是問題，晚輩就守在這岩上就是。」

怪醫石懷冰從懷中取出三個瓶子，瓶子色分紅白黑，他一面將瓶子交給葉慈輝，一面吩咐葉慈輝道：「這三瓶顏色瓶子裏，裝有三種性質不同的藥物，本來老夫是十天餵牠一次，現在我們要向牠動手了，從明天起，我們改爲一天餵牠三次。」

話聲頓了一頓，吸了一口氣，接着道：「這山上山鷄很多，你每次餵牠的時候，要用一隻山鷄，第一次，日出時分，你先給山鷄吃一粒紅色的藥丸，然後，將山牠抛下岩去，第二次，中午時分，用白色瓶子裏的藥丸；第三次，傍晚時分，用黑色瓶子裏的藥丸，每天餵過鷄三次以後，你就不必再管牠了。」

葉慈輝收了三隻藥瓶，點頭說：「晚輩理會得，老前輩儘可放心。」

怪醫石懷冰道：「你自己的食用之物，老夫替你準備在石屋之內，你可以隨時回去取用。」

葉慈輝笑笑道：「晚輩自己的事，不須老前輩費心，晚輩山居有年，早就習慣了。」

怪醫石懷冰道：「這樣老夫就更放心了。」

怪醫石懷冰留下葉慈輝在這懸岩之上，獨自一人回去了，葉慈輝找了一處既隱密又視綫良好的地方，盤膝一坐，做起吐納功夫來。

話說怪醫石懷冰回到自己石屋之內，忽然，移開一塊石塊，裏面現出一道門戶，怪醫石懷冰身形一縮，投沒於那門戶。

敢情，這座小小的石屋，並不是表面上那樣簡單，裏面竟然還有天地，眞想不到。

進入小門之內，是一條坑道，坑道很小，只可爬行前進，前進約十來丈，坑道又一分爲三，怪醫石懷冰選擇了左邊的一條，再行約二十多丈，眼前豁然一開，是一座燈火通明的石屋。

石屋裏面，赫然坐着九嶺南坪橋第五徒的李飛鵬。

李飛鵬看着怪醫石懷冰一笑道：「把他安置好了沒有？」

怪醫石懷冰的態度顯得十分恭謹，垂手躬身道：「安置好了。」

李飛鵬「嗯！」了一聲，便皺着眉頭沉思起來。

怪醫石懷冰不敢打擾他，便默默的站在一邊，眼看着旁邊有一張椅子，也不敢擅自坐下去。

李飛鵬沉思了一陣，忽然，抬眼望着怪醫石懷冰一揮手道：「你一旁坐下。」

怪醫石懷冰又是一禮，道了一聲：「謝座！」這才輕身落座。

李飛鵬語聲一沉，道：「你這次的表現太差了。」

怪醫石懷冰臉色一變，惶悚的道：「是，老朽一時失策，沒有想到他職責心奇重，竟然先自趕來，以後壞了大事，但，這並非人謀不臧，尙請少主明察，恕過老朽這一遭，老朽以後，一定特別小心從事，以報少主之恩。」

李飛鵬長長的嘆了一口氣，道：「也就因爲這不是人謀不臧，事出意外，所以本座才能替你躭待下來，可是下不爲例，就只一遭，你以後要特別小心謹愼，否則，再出一次錯，本座就是有心維護你，也愛莫能助了。」

怪醫石懷冰頓首道：「少主對老朽愛護之情，老朽銘感五中，粉身難報，這次一定全力以赴，務必達到少主的目的，否則老朽自絕以謝少主。」

李飛鵬一笑而起道：「先生太言重了，一切拜托，我去了。」

怪醫石懷冰躬身一禮道：「老朽恭送少主。」

李飛鵬一揮手道：「不必多禮！」從另一條暗道走出去了。

怪醫石懷冰望着李飛鵬消失於暗道裏的背影，臉上是一片莫可奈何，茫然無依的神情……。

忽然一條纖小的人影，出現在怪醫石懷冰身後，來人並非輕身躡足而來，而怪醫石懷冰竟然沒有發現她到了身後。

那是一個面目嬌好的少年女子，穿着一件白色的上衣，清麗脫俗，不帶一點胭脂氣。

那少女來到怪醫石懷冰身後，忽然「噗哧」一笑，道：「爹！你在想甚麼？想得這般出神。」

怪醫石懷冰驚得一震，當他看出那少女是誰時，似乎滿天愁雲一掃而光，臉上笑顏逐開，「啊！」了一聲，道：「婉兒，你幾乎嚇了爲父一跳，……時間已經過了午夜，你爲甚麼還沒有睡。」

婉兒笑道：「你們在外面，又打又殺的，叫孩兒怎樣睡得着。」

怪醫石懷冰道：「好了，現在甚麼事都沒有了，你快去睡吧！」

婉兒道：「孩兒一點睡意都沒有了，還是陪你老人家談談，解解你老人家的悶吧！」

怪醫石懷冰一笑，說道：「婉兒，你眞孝順，可是爹好得很，那有甚麼苦悶來着。」

婉兒笑了一笑道：「爹沒有苦悶，那剛才你在發甚麼楞？」

怪醫石懷冰支吾地道：「沒有，爲父是在想一個問題，所以出了神。」

婉兒道：「你在想甚麼問題？」

怪醫石懷冰笑了笑道：「婉兒，你跟爲父已經有了二三年了，爲父自有了你之後，由於你的孝順侍奉，爲父已覺得上天對我太寵幸了，當此風燭殘年的時候，上天竟給我送來了你這個乖女兒，使我晚年這樣快樂豐富，所以，我在想我固然是晚年有女，享盡兒女之福，可是反過來說，對你却是太不公平了，……。」

婉兒截口道：「爹，你這話說到那裏去了，女兒要沒有爹，又那裏會有今天，女兒的有今天，都是你老人家所賜，女兒對你老人家，理應盡心盡孝，怎樣可以說太不公平了。」

怪醫石懷冰一笑，道：「可是爲父住在這深山荒嶺之內，豈不就誤了你的青春年貌。」

婉兒道：「女兒年紀還小啦！你老人家現在担甚麼心。」

怪醫石懷冰道：「十八九歲了，還說小啦，再過幾年你就要成老太婆了！」

婉兒一笑道：「爹，你眞會嚇人，就再過十年，女兒也還不到三十歲，怎會變成老太婆。」

怪醫石懷冰一笑，道：「現在倒有個機會了。」

婉兒道：「甚麼機會？」

怪醫石懷冰道：「爲父從止水山莊弄回來一個小子，那小子不但武功出類拔萃，少年有爲，而且長得一表人才，像貌堂堂，眞是打着燈籠找不到的好小子，所以，爲父在想……。」想甚麼呢？他却不說下去了。

婉兒淡淡的一笑，說道：「爹，女兒這時候，甚麼都不想，只想將來能繼承你老人家的衣鉢，做一個女神醫，就心滿意足了。」

怪醫石懷冰道：「老夫的本事，你已學得十之七八了，再有一年下去，你還不就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女神醫，至於那小子却是千載難遇，不可失之交臂，他現在就在寒林鴨嘴那裏。你要眞不想睡，何不暗中去看看他，回頭告訴爲父一聲，爲父自會替你作主。」

婉兒嬌嗔地啐道：「爹，你又在消遣女兒了。」柳腰一擰，小蝴蝶似的被羞走了。

怪醫石懷冰望着婉兒的背影，心中感到無限滿足欣慰的點頭一笑，接着身形一轉，舉步向一道門戶走去，那門戶是緊閉着的，他伸手輕輕的叩了五下。

室內透出一聲問話道：「是誰呀！」

怪醫石懷冰道：「老夫懷冰，周老弟，請開門。」

門戶開開來，裏面又是一間非常寬大的石室，室內照明用的是價値連城的夜明珠，一共是五顆，分裝在室四方和中心室頂上，珠光柔和而明亮，把全室照得如同白晝。

這是一間很奇怪的石室，石室四週是一列層層格格的木架子，架子上放滿了各式各樣的瓶瓶缶缶，和一些奇形怪狀的藥材器皿。

石室中心，是一張其大無比的石桌，桌上更是五花八門擺滿了一些稀奇古怪的東西，有的在冒氣，有的在發聲，有的在燒火，熱鬧得不得了。

此外，大桌子四週，又擺了四張小桌子，四張小桌子上，正有三個半百以上的老人，在專心一志的工作着。

另外一張桌子上，不是沒有人，而那人正在替怪醫石懷冰開門。

那人年紀在四人之中，算是比較小的，只有四十多歲，開門迎着石懷冰，態度上顯得非常小心恭順。

其他三人，只顧自己做自己的事，望也不望怪醫石懷冰一眼，就好像不知道有人進來了似的。

怪醫石懷冰在那三人臉上掃視了一眼，點了一點頭，道：「周老弟，你們今天的進度怎樣了？」

那姓周的欠身道：「一切都很順利，大約再有十天工夫，就可大功告成了。」

怪醫石懷冰笑顏逐開的道：「這次偏勞你們各位了，大功告成之後，老夫要和各位痛飲三天了。」

「哼！不必！只要你過去說過的話算數，放老夫回家去一趟，老夫就感激不盡了。」

三老之中，忽然有一個人開口接上了話。

怪醫石懷冰一笑道：「一定，一定，到時候小弟一定送你侯兄下山回府。」

那姓侯的冷笑一聲，道：「這次，你說的話可要算數啊！否則，莫怪老夫言之不早，我要毀了你這片心血。」

怪醫石懷冰陪着笑臉道：「一定算數！一定算數！各位專心研究吧，老夫不打擾你們了。」

說着，匆匆的退出了那間石室，他退出石室之後，忽然發出一聲陰森森的冷笑道：「侯展雲，你這叫自速其死了！」

× ×

葉慈輝照着怪醫石懷冰的話守住那條千年赤騰，一守就是四五天下來。山上有的是山鷄，自己也懶得到怪醫石懷冰那座石屋裏去取食物，索性以山鷄爲粮，烤鷄，叫化鷄，輪流的做着吃，倒也自得其樂的。

這天，葉慈輝照例天還沒有亮，就去捕捉山鷄，準備一天吃用。

可是，今天的情形却有點古怪，平時多得不得了的山鷄，今天竟然消聲滅跡，一隻也找不到了。

葉慈輝由近而遠，搜過了二個山頭，迎面已看到初升的朝陽，算來該是那千年赤騰吃早飯的時候了。

可是，葉慈輝還是兩手空空的，一無所獲，他不免暗自笑了起來，自言自語道：「今天要連一隻山鷄都找不到，可丟人丟到家了。」

正尋覓間，忽然前面一座山谷裏，傳來一陣鷄叫之聲，叫得葉慈輝心頭一喜，身形暴驚而起，向着那座山谷飛馳而去。

人還沒有到達山谷口，葉慈輝靠他銳斂的視聽之能，已聽出那山谷之內鷄聲咬咬，不知聚集了有多少山鷄。

人一來到山谷口，目光所及，只見谷內一片衰草，風吹草動，草動鷄驚，只見無數的山鷄現了出來。

葉慈輝哈哈一笑，舉步向谷內走去。

驀地，目前人影一閃，現身出來一位妙齡美貌少女，雙手一叉織腰，攔住葉慈輝，杏目圓睜，嬌喝一聲，道：「站住，你要到那裏去？」

人家已經擋住了他去路，葉慈輝不停下身來已是不行，不過他腦中立時發出銳敏的反應，忖道：「看這山谷，一片荒凉，根本沒有人居住，這次山鷄突然減少，就顯得奇怪，莫非就是她在搗鬼？」

葉慈輝心中微生不樂。臉上却打出一片笑容，說道：「姑娘，在下只是隨便走走。」

那姑娘道：「此谷不歡迎外客，你往別處去吧。」

葉慈輝哈哈一笑道：「姑娘，此谷可是姑娘私產？」

那姑娘發出一聲冷笑，伸手向葉慈輝脚旁一指道：「你帶了眼睛來沒有？」

葉慈輝低頭一看，就在他左脚旁邊，有一塊深藏於亂草之中的碑石，他用脚撥開亂草，只見那碑石上刻着「私人產業，禁止擅入」八個字。

一念未了，那姑娘已是「嗤」笑一聲，道：「現在你可沒話說了吧！」

葉慈輝心裏是一千萬個不相信，這座看來荒凉無比的山谷是有主的私產，可是，他更明白，這種爭論是沒有必要的，爭論一起，只有更把話說僵，因此，他故意失驚的「啊！」了一聲，道：「是！在下一時不察，有犯貴谷，多承姑娘提示，就此告罪。」

說着，抱起雙拳，又向那姑娘行了一禮，然後，轉身便走。

那姑娘見葉慈輝認錯而走，不與她爭論，臉上顯得有點失望的樣子，顯然，她的本意並不希望葉慈輝就此離去。

正當她心頭上泛起失望的感覺時，葉慈輝走出去的身子，忽然一轉而回，道：「在下想與姑娘商量一件事，不知姑娘能否見允。」

那姑娘面色微變道：「甚麼事？」

葉慈輝道：「在下昨日入山以來，至今尤未進食，因見貴谷山鷄羣棲，又肥又壯，有心向姑娘購買數隻，不知姑娘可願相讓？」

那姑娘道：「你要買山鷄呀！爲甚麼不早說，當然可以，不過，你得按照我們的規矩行事。」

葉慈輝道：「貴谷有甚麼規矩？」

那姑娘道：「只要你脚下不踏入谷內境界一步，不管你用甚麼方法，你能捉到那山鷄，那山鷄就是你的，而且，我們還分文不取。」

葉慈輝道：「此話當眞？」

那姑娘道：「你我素不相識，我騙你做甚麼？我守在谷口，也不過是奉命行事而已，只要你不犯禁，我又何樂而不爲，何必背地裏受人的罵。」

葉慈輝雙拳一抱道：「姑娘原來是一個外冷內熱的善心人，在下心裏倒有點錯怪姑娘了。」

那姑娘一嘆道：「公子要山鷄，請快想法子取了走吧。」

葉慈輝舉目向那些山鷄望去，最近的離他身前不過二丈多遠，以他本身功力來說，不費吹灰之力，就可以從空攝來，當然，除此之外，也還有別的辦法，不過，現在正是那千年赤騰進食的時候了，已沒有時間給他另想別的辦法，當下只好不顧一切的一顯神功了。

葉慈輝暗中吸了一口眞氣，提起神武神功，力達右手，輕輕向那堆山鷄一招手，便見四五隻山鷄向他迎面飛奔而來。

葉慈輝出手捉了五隻山鷄，向那姑娘道了一聲：「多謝！」轉身飛奔而回了。

那五隻山鷄，他留下二隻自用，用三隻餵了那千年赤騰，便解決了當天的問題了。

可是，明天如何呢？是不是還可以到那山谷去要山鷄呢？

當葉慈輝懷着這種苦惱的心情等到第二天的時候，那已經不是問題了，因爲，他發現本山之內的山鷄，又像往常一樣的俯拾卽是，無需再到那山谷去看那守谷姑娘的臉色了。

葉慈輝餵過千年赤騰早點，自己也燒了一隻山鷄，正要食用的時候，只見山崖之下，風起雲湧，顯得大異尋常，而且，地底之下，還不時傳來一陣一陣的隆隆震撼之聲。

葉慈輝很自然的就想到那千年赤騰有了麻煩，可是，他對這千年赤騰所知有限，在這種情形之下，更不知如何是好。

當前唯一的希望，就是怪醫石懷冰能及時回來。

可是，他那能回來得這樣巧？

葉慈輝只能盡人事，聽天命，飛身跑到怪醫石懷冰的小石屋去給他留了一個信，馬上又跑回來，全神貫注的守着那千年赤騰。

說來就是令人難以相信，葉慈輝剛剛向石屋送過信去，他人剛回來不久，身後就起了怪醫石懷冰的聲音問道：「慈輝，這是甚麼一回事？」

葉慈輝目光注視着前方，道：「老前輩回來得正好，晚輩也不知是怎樣一回事，今天餵過牠早點之後，牠在下面就不安份了。」

身後忽然響起一道清脆的聲音道：「你餵牠吃了甚麼東西？」

葉慈輝這才發現身後來人不止怪醫石懷冰一人，甚至來了四人之多，當下回頭望去，第一眼就落在一個美麗的少女面上，那少女向他笑了一笑，葉慈輝目光急移向另外二人望去，只見那二人都是六十開外的老者。

怪醫石懷冰見葉慈輝回過頭，乘機替葉慈輝引見了那三人。

原來，那二位老者，一位姓古名非古，一位姓周名西園，他們兩人都是當代有名的名醫，是怪醫石懷冰請來的助手。

至於，那位美麗少女，據怪醫石懷冰說，她是他一位故人之後，姓覃名婉兒，現在，是他的乾女兒，正好不遠千里來看他。

葉慈輝向大家見過禮後，接着回答覃

婉兒剛才問話道：「在下只是按照石老前輩吩咐，餵了牠一隻山鷄，此外並沒有亂給牠吃別的東西。」

周西園凝目注視了一陣那風起雲湧的崖下雲濤，忽然指着雲層裏一道若隱若現的紅色影子道：「你們看，那赤騰已經飛出洞外來了。」

怪醫石懷冰大叫一聲，從懷中取出一隻瓷瓶，向着那若隱若現的紅色影子打過去。

怪醫石懷冰打出那瓷瓶時，暗中在瓷瓶上貫注了眞元內力，瓷瓶疾射而出，將近那紅色影子時，忽然，內力迸發，「呼！」的一聲，瓷瓶一炸而開，發出一股藍色烟霧，向着那紅色影子捲去。

紅色影子見藍烟捲到，倏然向下一沉，隱入雲層之下，牠這身形一隱，底下的雲層可就翻騰得更是多采多姿了。

古非古神色一懍道：「石兄，看情形不對，只怕你那天一散制不住牠。」

怪醫石懷冰一懍道：「不會這樣嚴重吧！」

一言未了，只見那懸崖之下，發出一陣怒嘶之聲，那翻翻滾滾的愁雲，忽然形成一道雲格從懸崖之下激射而起，升得高與峯巒相齊，然後，一個倒翻，形成漁網，反捲了下來。

那愁雲一落而下，大家頓覺有一股腥臭之氣，搶入鼻中，令人心惡欲嘔，同時，眼睛被那雲霧一迷，視綫大受阻隔，遠不及丈了。

怪醫石懷冰塞給葉慈輝一粒藥丸道：「雲霧中帶有赤騰毒涎，快把這粒藥丸服下。」

葉慈輝伸手接過那藥丸投入口中，立有一股清香直衝腦門，心胸一開，精神一暢。

瞥眼間，只見一道淡淡的赤色影子，從懸崖之下飛騰而上，閃了一閃，便向一方騰空投去。

葉慈輝內力深厚，目力銳敏，首先看到，大叫一聲，道：「不好了，那條千年赤騰逃走了！」

葉慈輝叫聲出口，人却不顧一切的飛快追了下去。

他只是一念在心，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不加思索的就追下去了，至於，追到那千年赤騰之後，又當如何處理，他腦子裏可根本沒有想到。

葉慈輝一口氣衝出雲層之後，視力猛增，只見那條千年赤騰長達五丈以上，粗如水桶，周身瀰漫着一幢紅雲，在身前百十丈開外，離地十丈左右，向前急逃。

葉慈輝大喝一聲，展開絕頂輕功，銜尾疾追了下去。

葉慈輝身形快疾無比，一聲大喝之下，不過七八次起落，便已追得只差二三十丈了。

那條千年赤騰雖然能够離地御風飛行，顯然，因爲體形太大太重，影响了速度，以至不能瞬息千里，飛行絕跡。

眼看葉慈輝就要追上那條千年赤騰了，忽然，那條千年赤騰，巨首一回，張口噴出一幢紅雲，向葉慈輝湧來，葉慈輝不但覺得那股紅雲勁力奇大，而且有一股比剛才强烈萬分的腥味迎面撲到，他一屏呼吸之下，那腥味接觸到顏面之上，與雙目之中，立覺有一種痲辣火燒的感覺，勉强奮力又追了百十丈，首先兩眼已是一片糢糊，前面若隱若現，脚下高低不分，接着，眞氣一濁，眼前一黑，別說再追那千年赤騰，簡直連東西南北都分不清了。

葉慈輝嘆了一口氣，停下身子，盤膝坐在地上，吸了一口眞氣，預備運功抗毒，那知眞氣尚未行開，他已自不支，但覺喉嚨似是突然被一隻大手所扼住，氣息一窒，人就昏死過去了。

也不知過了多久時光，葉慈輝忽然醒轉回來，首先使他感覺到的，是他的眼睛不痛了，臉上也沒有了痲辣火燒的感覺，尤其心頭上更是一清如水，舒暢非常，試一行功運氣，氣機活潑如常，了無異狀。

他睜了一下眼睛，但眼皮重重的，却是睜張不開，他伸出手來，便向眼睛上抹去……

驀地，一聲嬌喝傳來道：「不要動手，你一動手，這雙眼睛就完了。」

話到人到，葉慈輝耳中聽到了衣袂飄風之聲，鼻中更聞到了一陣沁人的清香。

葉慈輝心中一動，訝然道：「姑娘的話聲好耳熟！」

那姑娘笑道：「我們本來是熟人。」

葉慈輝「啊！」了一聲道：「是了，你就是那位送山鷄給我的姑娘。」

那姑娘笑道：「是啊！人生何處不相逢，想不到這快我們就見面了。」

葉慈輝道：「多謝姑娘，是你救了在下了。」

那姑娘道：「不敢掠美，救你的不是小妹。」

葉慈輝道：「是那位？」

那姑娘道：「是小妹奶奶。」

葉慈輝道：「多承賢祖孫相救，還沒請教姑娘與令祖上下稱呼？」

那姑娘道：「小妹姓常小名君琪，我奶奶就是百草婆婆，等會你見了她，稱她一聲常奶奶，她就高興了。」

常君琪今天的態度，完全變了，比起那天那副刁蠻的態度來，簡直不可同日而語。

葉慈輝心念閃動，靈機一轉道：「常姑娘，在下冒昧，想請問你一件事。」

常君琪道：「你先別問，讓小妹猜猜如何？」

葉慈輝看不見常君琪調皮的神態，只好微微一笑，等她猜測。

常君琪畧一忖思，便道：「你是不是問那天山鷄的事？」

葉慈輝不得不佩服地點了一點頭。

常君琪一笑道：「不瞞你說，那完全是逗你的。」

葉慈輝一嘆道：「只怕不止是逗我吧，我想我帶回去的那五隻鷄，都有點問題吧！」

常君琪坦然承認道：「你既然想到了，小妹只有承認了。」

葉慈輝道：「你們爲甚麼要這樣做呢？損人不利己！莫此爲甚。」

常君琪笑道：「甚麼？你說我們這樣做是損人不利己，看來，你眞笨得令人可笑。」

葉慈輝一楞，問道：「我笨？此話怎麼講？」

常君琪道：「你不笨，自己被人利用了竟然一點不知道。」

葉慈輝道：「他們在利用我？」

常君琪冷笑道：「你以爲他們眞對你好？」

葉慈輝道：「事實俱在，石老前輩他醫好了我娘的病。」

常君琪道：「令堂的病，就他不出手，也有別人出手，他醫令堂的病，目的就在利用你。你知道麼？」

葉慈輝暗中吃了一驚，忖道：「她的話要是可靠的話，等於說邵大姑也不可靠了，這怎樣可能呢？」

常君琪一笑道：「你爲甚麼不說話，小妹的話有點道理吧！」

葉慈輝道：「我奇怪你，你好像對我的事很是清楚。」

常君琪道：「甚麼好像很清楚，根本就很清楚，倒是你自己，簡直就是一條糊塗虫，叫人見了又可憐，又可笑。」

葉慈輝道：「你未免把我說得太糟糕了。」

常君琪冷笑一聲，道：「你本來就糟糕透了……。」

「琪兒，我看最糟糕的還是你啦！」房內多了一個人的聲音，聽她口氣，不用問，也知道她是百草婆婆常奶奶了。

葉慈輝記着常君琪的話，當下叫了一聲，道：「常奶奶麼？晚輩謝謝你老人家打救之恩了。」

百草婆婆笑道：「不必謝！不必謝！你這毒傷原是老婆子給你惹上的，咱們算是扯直，老婆子不客氣，不向你表示歉意了，你也不必再謝我老婆子。」

葉慈輝立時感到有一隻手，取去了他眼上覆蓋之物，同時，只聽百草婆婆接着又道：「老身再給你上一種眼藥，只要片刻時光，你就可以睜開眼睛了。」

百草婆婆一邊說着，一邊替葉慈輝在眼中插上一片薄薄的青色葉子。

青色葉子插入葉慈輝眼中，葉慈輝不但不覺碍眼難過，反而感到清涼無比，舒暢已極。

過了片刻，百草婆婆一笑道：「好了，你可以睜開眼了。」

葉慈輝取出夾在眼內樹葉，睜開眼來，只見那位百草婆婆雖然臉上皮膚滿是皺紋，但却皮裏透紅，顯得活力旺盛，全無老態，尤其，她那一頭青絲更油光水滑，光可鑑人，其中簡直找不出半根白髮。

葉慈輝原是被放置在一塊石板上，這時撑腰跳了起來，向百草婆婆行了一禮，道：「常奶奶，多謝打救之恩。」

百草婆婆揮手笑道：「說過不必謝，就不必謝了。」

葉慈輝見百草婆婆極爲隨和可親，接着也是一笑道：「奶奶不要晚輩致謝，那是奶奶的豁達，可是在晚輩來說，就是無禮負恩了。」

百草婆婆莞爾一笑道：「好，你的心意老身知道了，閒話少說，現在老身要和你談幾件要事了。」

葉慈輝道：「晚輩敬聆雅教。」

百草婆婆道：「外面替你準備得有飲食之物，我們到外面去邊吃邊談吧。」

葉慈輝處身的地方，是一座潮濕的小山洞，走出山洞，外面是一片松林，一株千年老松之下，有幾塊拂拭得甚爲乾淨的石頭，簡單的食物，就擺在其中一塊大石頭上。

三個人各據一方，交談起來。

百草婆婆先凝視了葉慈輝一陣，含笑道：「慈輝，老婆子這樣稱呼你，不爲過吧？」

葉慈輝一笑道：「能得奶奶直呼賤名，晚輩倍感親切與光榮。」

百草婆婆微微一笑道：「說來老身這樣叫你，也不算托大，……。」話鋒忽然一轉，接着又道：「聽說，你曾經答應怪醫石懷冰替他當三年採藥童子，此話可是當眞？」

葉慈輝道：「事實上畧有出入，因爲晚輩覺得三年時光太長久了，經雙方同意，晚輩只答應他，替他採齊所要的藥物，不論時間短長，藥物一採齊，晚輩就可以自由行動了。」

常君琪一笑道：「你知道普天之下有多少藥物，他要一件一件交下來，你十輩子也別想採得齊。」

葉慈輝道：「我和他說定了，只採六種藥物。」

百草婆婆接口道：「那六種藥物？」

葉慈輝道：「事先他不肯說明，不過，那條千年赤騰便是其中之一。」

常君琪一笑道：「這下可好，那條千年赤騰近百年來，只怕誰也別想得到牠了，我看你以後如何得了。」

提起那千年赤騰，葉慈輝心中便不免微微不樂，道：「我想石老前輩不會這樣不通情理。」

百草婆婆怒視了常君琪一眼，喝道：「你少在那裏幸災樂禍。」

常君琪强嘴道：「本來事情就是這樣嘛！」

百草婆婆顯然拿這個調皮的孫女兒毫無辦法，搖頭一嘆，笑向葉慈輝說道：「慈輝，她就是這樣愛逗人，你可不要生她的氣。」

老奶奶這樣一說，葉慈輝就是有氣也生不出來了，何況，他不算眞的有氣。當下一笑道：「仔細想一想，令孫的話，相當有理，晚輩只是不懂，奶奶你們爲甚麼要破壞我們獲得那條千年赤騰？」

百草婆婆笑了一笑，道：「因爲我們沒有力量得到牠，所以也不希望你們得到牠。」

葉慈輝搖頭一笑道：「我想這不是眞的理由。」

常君琪點了一點頭，道：「算你還有點頭腦，不錯，換了另外一批有人性的人捕捉牠，我們就不會從中作梗了，有一件事，不知你知不知道？」

葉慈輝道：「甚麼事？」

常君琪道：「近幾年來，江湖武林之中新興了一種行業，……專以出售傷天害理的藥物集團，你聽說過沒有？」

葉慈輝心中一震道：「常姑娘，你可是說他就是那賣買集團的幕後主使人？」

常君琪道：「他是否其中首腦，小妹還不敢斷言，但有一點可確信的，就是那些藥物是由他主持煉製的。」（未完）

練武樓隨筆

女子實用散手防身術

半禪居士文
盧令圖

在現日社會不安，宵小橫行，盜賊猖狂，筆者鑒於在職之職業婦女及在校之女學生，常遭受飛仔之侮辱，使到終身隱痛，所以筆者撰了一篇簡單的「婦女防身散手自衞術！」

一，不用練功夫，二，不用擺架式，只要認清對方那幾個部位去攻擊它，於是妳便可以擺脫他的控制，得到安全。

還有個秘訣，我要告訴妳，爲什麼「藝高人胆大」，因爲她有所恃，筆者介紹妳用這幾招「婦女防身自衞術」，也就是妳「有所恃」「不怕」，任他是條蠻牛，妳都可以將他打倒地上不能動彈。

什麼柔道，空手道，跆拳，泰國拳，都是傳自中國，現在又侵入中國，在香港朋友們要學柔道的相當普遍，於是警察也摔，小偷也摔，小姐婦女也摔，甚至國術比賽也摔，奇怪的是被摔的人也跟着摔，而不會用別的方法來抵抗或對付，所以筆者想到這一點，忍不住的撰寫這篇簡單防身而又可攻擊性的自衞術，也順便談談我國武術的應用技巧——技擊術。現在就教妳們幾個獨立性的招數：

老鼠擘白米

如果妳沒有技巧，好像鬥牛一般，就用不着什麼武術了，在婦女自衞術中的用手指甲縫裏面，這裏有個名堂叫做「老鼠擘白米」，正像一隻老鼠用牠的尖牙去撥穀粒一樣，這一招除了眞正練過「鐵沙手」以外，莫不應手而開，也可以稱得是「四両撥千斤」。



雙龍入洞

假如對方對妳有不規矩行動，把妳拖貼他身體時，你可以用手指插入對方鼻孔，這一招的名堂就是「雙龍入洞」手指插入向上向前，不論陰手和陽手都可以，要近身才可以招無虛發。例如，有人要抱摟着妳「强吻」一下，嘬着咀湊過來，妳衹要有一隻手可以活動的話，那時妳便可以用上這一招了！（這一個部位筆者亦曾在七九五期介紹過）

雙撞鐘鳴　蜜蜂入洞

這是用雙拳夾擊對方的「太陽穴」，也有個名堂，如果用拳眼夾擊叫做「蜜蜂進洞」，用指節夾擊叫做「雙撞鐘鳴」。效果都是一樣，衹是雙拳立着和平着的不同，爲什麼又分爲「蜜蜂進洞」及「雙撞鐘鳴」，因爲蜜蜂進洞是嗡嗡聲的，撞鐘是汪汪聲的，被擊者所感受到的就是嗡嗡聲或汪汪聲的震盪而昏倒地上。

猴子揀西瓜

比較高派的身法，有一招名叫「猴子揀西瓜」，上面雙撞鐘鳴夾擊太陽穴，下面巧用雙飛腿連環踢出，將對方的頭作大西瓜，雙拳夾擊，正像猴子揀西瓜，下面連環膝腿，攻擊對方上，中，下六個部位，以攻應攻，連消帶打。

例如妳用「雙撞鐘鳴」「雙風慣耳」等手法來攻擊對方，對方用雙手去分，下面再夾一腿踢來，妳便可以用「猴子揀西瓜」這一招連環飛踢，連消帶打的去應付對方，對方莫不應聲而倒。

的把對方擊倒，不至於互相糾纏得這麼難看。既乾淨又俐落何樂而不爲？

雙風慣耳　金鼓齊鳴

還有夾擊東西耳竅及兩耳門的手法，名叫「雙風慣耳」又名叫「金鼓齊鳴」，手法和效果則完全相同，但是名稱不同，施用雙風慣耳則用慣掌，施展「金鼓齊鳴」則用掌心，最利便的用法是：當對方將妳攔腰一抱住時，而妳兩手在外面仍可以活動的，妳只須要用兩掌對正對方耳朶用力夾擊一拍，對方便立刻感覺嗡龍龍的天旋地轉昏倒地上。

如果有人用柔道摔角等招法來把妳抱住時，妳可以任意用「蜂蜜進洞」及「雙撞鐘鳴」或「雙風慣耳」「金鼓齊鳴」等任何一式，都可以輕而易舉



霸王摘盔

除了是柔道或摔角比賽，本人以爲用手去抱人腰或以腰去摔人，是最愚笨的方法，衹是挨打，除了上面很多的招式不說，例如：對方抱妳，妳手可活動時，可用「霸王摘盔」，霸王是形容厲害的意思，所以簡稱爲「摘盔手」。其法如用右手托住對方下巴向後推，左手抓住對方後腦向前扳，將對方頸一扭，對方便立刻痛極而倒。

這個方式，不但可以施諸於人，同樣亦可以施諸於「牛」，但是我國沒有鬥牛的風氣，聰明如妳的諸友相信可以領悟到筆者這句話。

筆者感到很奇怪，爲什麼在國術比賽的場合，大家會時常扭在一起，像是鬥牛似的，除了筆者上述各招可破近身糾纏外，尚有頭拳，臂拳，肩打，肘打，顮打，胯打，雙龍搶珠，猴子偷桃，金鷄鎖喉等，都是近身打法，普通一般「長拳，短打」上述都是短手之列。希望各位勿輕而視之，熟習後運用防身，亦可防身護財也。

俠義奇情短篇故事

江南·文
盧令·圖

復仇

快劍誅鷹犬　纖掌了恩仇

太熱天，赤陽似火，使人汗水長流，容易疲倦，這些天，方大洪也嘗到這滋味了。

這一天，還是早上，他剛做完早課，已經感到渾身乏勁，坐在地下不肯動了。

「怎麼？起不來啦，楊家姐姐就快來了，看你還好意思賴着不動！」這是一個少女的口音，清脆悅耳，聽來叫人感到舒服。

這少女是方大洪的妹妹，叫玉華，長相很甜，畧有點胖，最愛跟哥哥抬槓，兄妹之間常常吵咀，但他們的感情是十分好的，吵咀只是兩個的年紀還輕，未定性，自小就受到父母疼愛，養成了習慣，一時改不過來，如此而已，所以吵過之後，又有說有笑呢！

方大洪的爹爹是一位有名的武師，叫勝祥，方大洪的功夫就是跟爹爹練的！妹妹玉華也練一些，但娘認爲女孩子家要講溫柔熨貼，學學女紅倒是必要，練拳弄棒，就不必了！傳了出去，只怕還找不到婆家呢！因此之故，方玉華只是練了一些强身自衞的手法。

方大娘對神佛非常篤信，每逢初一十五，照例吃素唸經，平日也常到相距不遠的佛緣庵去拜神拜佛，因此和庵中女尼淨明師太非常要好，方玉華常跟娘在一起，所以和淨明師太也很熟落。母女倆都稱淨明師太爲師傅！

淨明師太個子矮小，五十過外了，皮膚白晳，舉止輕靈，談吐斯文，和方大娘母女非常合得來，她很疼方玉華，說她聰明，有福氣，將來必過好日子，所以常常教她讀書寫字，也因此，有時方大娘不在，方玉華也會到佛緣庵去。

這已經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了，方玉華這時十六歲，算起來，她認識淨明師太，已經快十年了。不過，經常到佛緣庵去却是這兩三年的事。

方大洪因爲妹妹畧胖，又名玉華，便常常鄰戲呼爲玉環氣她。

方大洪十九歲，該是結婚的時候了，他喜歡楊秀芳，也就是上文方玉華口中說的楊家姐姐！

楊家是個外來人，五年前搬到黃岡去的，方家坪也屬黃岡，方楊兩家相距不遠，方玉華與楊秀芳性情相近，又是同年，楊秀芳只長了方玉華三個月，便做了姐姐。這一對異姓姐妹的感情好極了，經常都出雙入對，就如一對孖公仔！

她們的交好，是在幾年之前開始的，大家都年輕，無世俗之見，且楊家雖然較窮，但方家也非大富，地位不太懸殊，老一輩的也不會加以阻止她們往來。

幾年下來，楊秀芳漸漸長大了，出落得亭亭玉立了，楊家有女初長成，自然就誘動不少男士追求，遣媒說親者甚衆，楊家均以女兒尙年輕，且不知幾時會回老家，且待些時再談婚事較佳。

楊家只是一個藉口，其實，他是別有苦心，他們不想女兒這樣早結婚是眞，却與回老家無關。而楊秀芳因爲與方玉華好，常到方家，很自然就認識了方大洪，那也是在幾年前開始，她才十二歲，自然少了許多顧忌，幾年來，熟稔了，成了朋友，當然也沒甚麼顧忌，她早已跟隨方玉華一樣叫方大洪做大哥了，過去，方大洪並不注意這些，沒有甚麼感覺，可是這一兩年，特別是這一年，聽到她叫一聲大哥，竟然另有不同的感受，和聽妹妹叫完全兩樣。過去，她來來去去，他是很少理會的，見了面也只是點點頭，話也不願多說一句，這時却不同了，每逢她來了他就希望見她，就是只看一眼也是好的，因此，他絕不放過機會，有時沒有藉口了，也會以偶然的姿態找妹妹，見上楊秀芳一面才開心，他這心理，方玉華早看出來，所以常捉弄他，但也替他製造機會，使他和楊秀芳親近，同時，她還暗示給楊秀芳知道，並說希望她做自己的嫂子！

楊秀芳是很大方的，每當她聽方玉華說希望做姑嫂時不是嘆息，就是說一句：「將來的事，將來再說吧！現在千萬別亂說，傳了出去，人家以爲我貪圖你家財富才和你相好，我就再也不敢上你家的門了！」聽她的口氣，似有隱衷，方玉華也不敢追問。

這一天，楊秀芳果然來找方玉華，臉有異色地說：「妹妹，我們雖非親骨肉，却勝似親骨肉！我明天就要離開這裏了，很難知道幾時會回來，也可能永遠不會回來！」

「你有事要走，我不留你，因爲留也留不住的！不過，我舊事重提，假如你辦妥事情，我希望你能回來，更答應做我嫂子！我知道，我哥哥實在喜歡你！我爹和娘也喜歡你！這是我送給你的禮物，希望它能對你有所幫助，更希望它是我代哥哥送給你的禮物！你不會不接受吧？」

「你送甚麼東西給我，這麼隆重！看你的樣子，似乎早就料到有今天，早給我準備禮物了！」

方玉華道：「你看看就知道了，它對你會有用處的！」

「啊，小鳳劍！」楊秀芳一陣驚喜，怔怔的盯着方玉華，口中訥訥地說道：「你都知道了？」

「沒有！我只知道一點點！」

「你怎會知道的？你爹……」

「不，你放心！我爹他們全不知情！只我一個人知道！」

「你怎會知道？」

「當然知道，我是你的好朋友，好妹妹啊！說不定是你的好小姑！」

楊秀芳道：「你這禮物，我正用得着，我不客氣了！」

「姐姐，你們的估計足夠不？會不會出問題？」

「你這是甚麼意思？」

「那還用問嗎？小鳳劍你合用，還不夠說明一切？」

「對！還是你聰明，我瞞不了你啦！」楊秀芳微露憂色地說：「只要事情沒有變化，我們應該可以成功的！」

「如果有變化呢？」

「那就很難說了！」

「這麼說，你們的準備，還是不足！很危險！」

「我們也知道，可是我們已經等了快十年了，這一個機會，絕難錯過！」

「但也得要有把握呀！」

「那就顧不了許多了！」

方玉華道：「你們只有三個人？要不要加多一個幫手？」

「你是說你哥哥？」

「你就只記着我大哥！」

楊秀芳知她語出雙關，臉紅了，瞋着眼道：「去你的，亂嚼舌頭！」

「你不要幫忙，算了！你還要打點行裝？走吧，別拖磨了！」

「伯伯，伯母和你哥哥，請代我說一句，我不向他們告辭了，省却問長問短！」

「好吧！爹娘處我代你說，哥哥處你自己說，省得你走了，他罵我一輩子！」

「那才好呢，活該！」她口是這麼說，實似也想見見方大洪，所以就自己找他了。

方玉華別過楊秀芳之後，便到佛緣庵去了一趟，回到家時，方大洪正在找她，問她知不知道楊秀芳爲甚麼要走。她瞪着哥哥，說：「你問得好奇怪，你剛才不是和她在一起？你不問她，却來問我！」

他大叫寃枉，說已經問過了，她不肯說，所以才問妹妹。方玉華又笑。說道：「你又來了，妳待她那麼好，她不告訴你會告訴我？怎會有這種事？別歪纏了，快練功吧！我還有事，沒時間跟你瞎扯！」說着，自己走了。

當晚，方大洪練完功，回到寢室，想起就要離去的楊秀芳，怎也無法入睡。正在心煩氣躁，坐立不安，隨聽得叩門聲，他不詢問誰人，便把門開了。站在門口的是方玉華。她說：「哥哥，你太大意了，怎麼不問一聲就開門了？如果來的是仇人呢？不是措手不及？」

「你眞是，誰有這麼大胆，敢到我們方家來？」

「你太自大了！你不聽說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我們方家，有甚麼值得叫人畏怯的呢？你若不改變過看法，自滿自足，終有一天，會吃虧！」

「你們女孩子總是這般胆小，靑蛙叫得大聲一點也會害怕，公鷄叫……」方大洪把話停住了，因爲，他聽到爹爹的呼喝聲，顯然是來了外人。方大洪叫妹妹不可出去，他自己却出去了。

方玉華的寢室整夜透出火光，大約因爲好朋友要走，她也和哥哥一樣睡不着吧。可是到了第二天，她房中仍然亮着火光，娘去拍門，沒有回答，推門，門是開的，房內一切如常，就是不見方玉華，方大娘還以爲她不知到那裏去了，忘了熄燈，仍不以爲意，及至發現壓在桌面的留字這才吃驚，急急拿給丈夫去看。

那是方玉華的留書。書內說楊秀芳要回老家一行，她久慕三峽天險，急欲親臨欣賞，因此，決趁此機會隨楊姐姐行，事前雖未細說，諒楊姐姐不會峻拒，故請父母放心等語。方大洪責怪妹妹不早說，使他無法同行，方大娘說：「你瘋啦，楊小姐與玉華還情有可原，你跟去算甚麼？」

方大洪臉紅了。

方大娘對女兒遠行雖不放心，但亦無法，只好求神保佑了。

方勝祥則另有想法，他素知女兒小心謹愼，絕小犯險，此行事前不露一點風聲，去處又無實際地點，其中必另有原因。他到女兒房中查檢女兒用品，發現了幾盒小竹釘，每盒五十釘，六盒便是三百，可是一個大盒可以藏六盒的，却只乘下三盒，另三盒呢？在那裏？他想到必是女兒帶在身邊了。他試了一下，竹釘太輕，發出去不受力，準頭甚差，他想到女兒若果眞能使用這竹釘作暗器，功力已高出自己極遠了。他懷疑女兒未必有此功力。可是除了女兒之外，又是誰人之物？他想到了楊秀芳，心頭爲之一動。

方勝祥再搜查，搜出一張白絹寫着：「齒落舌存，水流石損，風流葉動，水滴石穿，明乎此，力行無間，藝可大成！」方勝祥一讀再讀，深深思索，終於拍桌讚道：「對呀！這才是道理，小丫頭，瞞得我好苦啊！」

方勝祥恍然大悟了。他再讀了一遍，才把它包好，放回原處。他放心了。方大娘看到丈夫滿臉愉快的由女兒房中走出，大爲奇怪，問他發現了甚麼，如此高興。他說：「我們給玉

華這了頭騙苦了！你放心吧，她不會有甚麼事的，據我估計，一定是楊小姐發現了仇人，急急廻避，玉華這了頭不忿，要去帮她！」

「你說玉華去帮楊小姐？她這兩年連練也不練了，還能帮人？」

「你我都給她騙了，她不但在練，而且練的很勤，很好！若果我沒有看錯，她比我已經高出許多了！」

「眞的？你怎麼知道？」

「剛才我在她房中找到一些暗器，還有練習內功的訣要！」

「這就怪了，怎麼我全不知道？」

「所以我說，我們都給她騙了，你放心吧，她能使用那些暗器，功力已經很高了！」

方大娘聽得丈夫這麼誇讚女兒，雖然未敢完全相信，也比較放心了！

在方大娘發覺女兒失踪之際，方玉華已經在六七十里外了。她是連夜趕程的。正如她爹所說一樣，她是一個思慮周密，小心謹慎的人，她事先已探聽到楊秀芳要去的地方，一上了馬，便兼程疾進，趕在楊秀芳的前頭，在洪湖找間客店先住下了，說是等人。

楊秀芳和父母還有一位中年漢子，也在方玉華寄宿的旅安客店租了兩間上房。他們來得比方玉華遲了五天。

方玉華知道他們，而他們却不認識方玉華了。

旅安客棧是一間頗有規模的客店，生意一直都旺，但方玉華嫌人雜，在楊秀芳來了之後，翌日便搬到相距不遠的翠樓去了。

翠樓不是正式客店，但亦住客，地方小，清靜，租金較貴，普通旅客是不願居住的，但一些以遊山玩水為樂的貴家子弟，則會流連不捨，因為翠樓本身有不少靚女住客，如果男客人有緣，只消肯花錢，便可得償所願，洪湖多美女，若在外間看中，帶回翠樓亦不禁止，在此方便，所以一些貴家子弟便樂於租住翠樓。

方玉華以單身客身份入住翠樓，年紀又輕，容貌又好，自然大受注意，可是她言談舉止溫文有禮，十分正派，絕無半點引起別人邪念的舉動，使人不敢侮辱她。但是，因此也更受到各方面注意。

方玉華住進客店之後，甚少外出，有人偷窺過她，看到她在房內讀書或繪畫，寫字，消息傳出，各人都把她看作書獃子，對她的注意才放鬆了。

其實，方玉華在外表上輕鬆，內心却是異常焦灼的，她已獲知巡按甘作科日內就要到達洪湖，護衛者甚衆，其中更有白道上鼎鼎大名的鐵掌追風晉彤，和快刀手白建新！此外還有其他人為數實在不少，得到確實消息後，方玉華替楊秀芳担心了。

方玉華投了一張小字條給楊秀芳，略述對方實力，勸楊小心！

楊秀芳正在大力展開調查，忽得此消息，自然驚喜交集，驚的是自己此次行動被人發現，再者，仇人方面驟然多了這兩個扎手人物，實在不好辦，喜的果有這樣一個人暗中通知自己，可見此人誰非朋友，亦是熱心人，可能會給自己一些帮助，從這事的思索中，她突然想起了方玉華，記得方玉華曾問過她，到時若有變化，又怎辦？當時她認為不會這麼巧，現在都不幸被言中了。

楊秀芳拿了字條急急去找爹爹。楊林是她爹爹，他正與妻子商量如何動手，見女兒過來，訝然道：「這麼夜了，還不睡覺？」

「我睡不着。」

「睡不着也得睡呀！快去睡吧！」

「去吧，去睡吧，娘也要睡了！」楊大娘站起身。

「娘，等一等！我有消息，是壞消息！」楊秀芳把字條遞給爹爹。

楊林一看，愕然道：「怎麼是白建新與晉彤？這老賊，怎麼也做了甘作科的保鏢？」

楊林無限感慨，言下大為憾焉。楊大娘看看丈夫，沒有出聲。

「娘，唐叔叔呢？怎麼不見？」

「他去了打探消息，大約快回來了！」

突然，楊林直瞪着女兒道：「秀芳，這是怎麼來的？」他揚揚手中字條。

「我也不知道！早先我在這裏，回到房去，桌上甚麼也沒有，練了一會功，却發現桌上多了這張字條，是怎麼來的我也不清楚！」

「這就奇了！是甚麼人呢？到底是眞是假？」楊林似自語又似問人。

「爹，我看不會假！」

「為甚麼？」

「如果是假的，他何必多此一舉？」

「他不想我們動手，怕我們動手！」

「不！這不是理由！」

「為甚麼？」

「如果是這樣，他即是知道我們的意圖，他何必勸阻？直可以設計等我們自投羅網，再不然，他有權調動官兵，圍捕我們，又何必怕我們？」

「你這話也有道理！」

「本來就有道理！這個人，可以肯定是友非敵，他怕我們大意犯險，所以預先通知我們，只可惜我們一時找不到帮手！」

「老伴，你看怎樣？」

「我認為可以按照原定計劃行事，不必改動！」

「你不相信晉彤這老賊與白建新在甘賊身邊？」

「我相信，正如阿芳所說，不會是假。」

「那麼，你主張不理晉彤這老賊？」

「我認為可以不理！」

「老伴，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道理很簡單，阿芳的武藝怎樣，你我都清楚，留字的人既能來去自如，不為阿芳所覺，技藝如何，可以想見了，他既肯來通知，當不是敵人，他只通知我們小心，沒有勸阻我們動手，可見他會暗中相助！有此有利條件，我們何必再改變計劃？」

「娘，你的意思是說，他會帮我們對付那兩個人？他對付得了嗎？」

「這個娘也不敢說！但娘相信他能夠！」

「如果眞是這樣就好了！」

「如果他是方大洪就更好了！」

「娘，你好沒正經！」

「是娘不正經，你正經，好啦！眞該睡啦，我們明天……」

「噤聲，外邊狗吠得很厲害，可能有人來！阿芳，等一會若果有事，你不可出聲，讓我跟你娘……嗯，好像是唐寧！」

片刻之後，唐寧果然回來了，他受了傷，一枚暗器仍然留在大腿上，鮮血亦繼續從傷口滲出來。

楊林把唐寧扶回房去，替他洗淨傷口，給他敷藥，也聽唐寧講述他此行的經過與收獲。

唐寧說他遇到一位多年不曾見面的朋友蘇天佑，從他那兒得知甘作科會在洪湖住一夜，然後再渡江過湖南。蘇天佑又告訴他！甘作科此行擁有保衛人員甚衆，已知的就有七八個，未知的還有多少，更難知道。唐寧戚然說：「據說，白建新也在那兒，不知是眞是假，如果眞是，倒是個扎手人物！」

「唐寧，不但白建新在那裏，連晉彤這老賊也在那裏呢！」

唐寧道：「眞的？晉彤也在那裏？這就更不好辦了！」

「就是！」

「唐寧，你受了傷，需要歇息，不要想得太多了，還是先回房睡覺吧，所有的事，明天再談！」

「嘿嘿！還有明天？」一聲冷峭的聲音突然傳下，各人都為之一震，楊林一抬手，燈光熄了，唐寧想站起身，給楊大娘按低，叮囑他：「你守在這裏，敵人可能用調虎離山計！」

楊大娘說話時，性急的楊秀芳已第一個搶出了門去，她上房一望，發現一個人影，立即就追了過去，對方點足急退，同時打出幾枝暗器，楊秀芳一揮刀擋開暗器，却見火光四射，爆炸聲響，原來對方使的是火彈子！

楊秀芳雖然沒有被炸傷，虎口也給震得甚為疼痛，並嗅到一陣難聞的硫磺臭味。她恨極了，依然追下去，可惜給火彈子一阻，遲了一步，再也無法追及了。

「秀芳，窮寇莫追，由他算啦！」楊大娘怕女兒冒險有失，急急勸阻！

「娘，你眞是，他不過一個人，有甚麼可怕的！」楊秀芳明顯在表示不滿。

「黑天半夜，你怎知他沒有同夥埋伏？他可能存心誘你……」

遠處的一聲慘叫，使楊大娘停止了說話。楊秀芳一聲「我去看看！」再也不理娘反對還是贊成，已經循聲走去了。

「唉，這了頭！」楊大娘似乎有憾，心實高興的也跟了上去。她經驗較豐，估計剛才那慘叫聲約在半里左右，追上去，果然。她見女兒先到，便問：「死了還是傷了？陌生人？」

「娘，這個人身穿夜行衣，可能就是剛才那個人！」

「眞的？」楊大娘伸手在那人身上一搜，搜出十枚火彈子，證實確是早先發火彈打楊秀芳的人，楊秀芳恨他出手歹毒，憤然踢他一脚，以消心頭之氣，也顧不得死後加刑了。

這是怎麼回事？甚麼人把他殺了？為甚麼殺他？碰巧的，還是存心的？一連串問題在楊大娘心中轉來轉去，無法獲得解答。

「娘，你想甚麼？」

「我在想，這人是誰？怎會被殺？」她把自己的猜疑告訴女兒，楊秀芳不以為然地說：「管他呢！這傢伙出手歹毒，決非好人，死有餘辜，何必理他是誰所殺！我們走吧，省得給人看到，又惹麻煩！」

楊秀芳當然不同意母親這種想法，但却同意怕惹麻煩，所以母親叫走，她也同意了。回去之後，把經過告知楊林。

楊林細看那火彈子，心頭驀然閃過一個人，正要說出，但一計年歲又不同，只好作罷。但他的表情已經告知了楊大娘，所以她問：「你想到誰了？」

「我本來想到倪柏年的，但年紀已經是快六十歲的人了！決不是他！」

「但他也許有門人子侄輩呢！總之是他這一派的就是！」楊秀芳說。

「阿芳說來也有道理，我們只在他這一派想，範圍是可以縮小了！」

「大嫂，你們說甚麼？誰來了？」唐寧剛如廁出來，聽到聲音，却聽不清楚！

「我們說一個會使火彈子的人給人殺了！」楊秀芳第一個說。

「一個會使火彈的人被殺了？」唐寧重複，驀然兩眼一睜，問道：「你們有沒有注意他的耳朵，可是一隻長一隻短的？」

「對！叔叔！你不說我忘了，他右耳長，左耳短，眼眉很粗很短……」

「鼻頭高聳，沒有鼻樑是不是？」唐寧打斷了楊秀芳的話頭。

「對！一點沒錯，叔叔，你認識他？」

「認識！我就是上了他的當，給他打傷的，他叫陶元，外號長短耳！他是晉東火彈子倪柏年的弟子。」

「這就是了，他一定是跟蹤你來的，他大約想不到會是來送死！」

「這傢伙十分狡猾，武功暗器都不賴，不知甚麼人把他殺了？」

「我們就是不知道！」楊大娘說，「我們正在猜他的身份，你就來了！」

「早先來的就是他，我幾乎挨了他的火彈，給他逃了，我和娘都追他，正在懊喪，他便傳出一聲慘叫！當時我們還不知道是他，循聲去看，他已經死了！我娘在他身上找出幾枚火彈，就不知他是甚麼人！」

「你們只找到火彈子？沒有其他？」唐寧問。

楊大娘訝然。

「他身上還有甚麼嗎？怎麼我找不到？」

「可能殺死他的人已經取走了！」

「是甚麼？」

「解藥！專治燒傷燙傷清除火毒的解藥。他們身上都帶有這種解藥，十分靈驗！」

「我去看看！」楊林說。

「爹，我陪你去！」楊秀芳反應得眞快。

「你？好吧！」楊林考慮了一刹那，答允了。

父女兩個急匆匆趕到現場，陶元的屍體已經失蹤，地上只留下少許血漬。父女倆相對一怔，有點失望，正要離去，兩道人影閃入眼簾，看猶未清，兩大把暗器已經迎面打來。楊林本能地把女兒向後一帶，自己擋在前面，揮刀擋開暗器。一陣叮叮噹噹之聲不絕於耳。

「無恥之徒，一言不發就施放暗器，算甚麼英雄！」楊林厲聲呼喝。

「你眞有眼光，一下子就看出了，我本來就不是甚麼英雄，犯不着遵守你們那些英雄規矩！」

楊林聽來一怔，另一個接口道：「嗯，姓楊的，你的艷福眞不淺啊，幾時又勾搭上了這個小妖女？味道怎樣，和過去那……哎呀，好兇的妖女！幹嗎，現在就這麼兇，上了床才兇也不遲呀！」

這個人把口損極了，楊秀芳怎能忍受得了？她不顧爹爹勸告，就向對方進攻，和那個人打起來。楊林要替下她，給另一個截住了，調侃說：「怎麼，你們英雄不是講究單對單，多不欺少的？你怎麼就忘了？」

楊林憤極動手，刀刀不離對方要害，把對方迫得連續後退，但退得甚為鎮定，全無慌張神態。

「姓楊的，你不是約了朋友來的？怎麼還不見他現身，敢情是他的傷還沒有好，行動不便？」

「廢話，看招！」刀風更烈，攻勢大盛，可是對方却未失招落敗，守得極穩，連攻數十招後，楊林也覺出對方的韌力，不是强攻所能擊敗的了。於是，他另找辦法，稍一分神，立即發現對方已開始進攻，故意稍露破綻，誘使對方進攻，對方果然上當，一連三招都下殺手，而且攻勢甚厲，楊林用盡全力才能堪堪抵擋得住，吃這一驚，眞眞非同小可，同時，也看穿了對方的眞實底子，所以喝問道：「慢着！你是五行拳柳老師的甚麼人？快說說明白，免得後悔！」

「嘿嘿！後悔！你總算有眼光，看得出來，有不少人死了還胡里胡塗呢！楊林，你既然看了出來，我也不再瞞你！我姓于，……」

「你是于飛？」

「于飛算是甚麼東西！他自己以為獲得了

師門奧秘，其實，連皮毛也不懂，你把我當于飛，未免太小看我了！我是于鋒！于飛是我一個不成材的小弟！我正要找他，好好的教訓他一頓呢！」

「這麼說，你是柳老師的門人了？」

「過去是，現在不是！我發覺他的武功不外如此，再也不感興趣了！」

楊林道：「你現在不是？你不認柳老師做師父了？」

「怎麼，不可以嗎？我已經拜在別人門下了，還算是他的門人？」

「你作了五行派的叛徒？你拜在誰人的門下？」

于鋒道：「家師姓晉，單諱一個彤字，你聽說過了？」

「好呀，原來是晉彤這武林敗類，怪不得教出你這樣不要臉的徒弟！看招！」心如火燒，發招如狂，于鋒故意把他激怒，左一句小心！右一句不要生氣，再來一句是中傷柳絮老師，然後是讚揚晉彤，直把楊林氣得失去理智，狂攻猛拚不休。

另方面，楊秀芳的處境比她爹更壞。她還是個黃花閨女，對於男女間的事，知道得甚少，連想一下也臉熱，此刻，對方卻粗言穢語連接不斷，把男女間的閨房情趣都說出來，用詞用句粗鄙不堪，他甚至用狗，雞等容易發現的動物交接爲例，詳加解說。楊秀芳聽得又恨又氣，卻又無法制止他說下去，他雖然口花花，亂說不停，手底下可眞不賴，攻守得十分嚴謹，楊秀芳想佔他一點便宜也辦不到，相反，由於她被氣得心煩氣躁，有幾次失招，應守不守，應攻不攻，給了對方一個極佳的機會。幸而她發覺及時，囘刀急斬，才不致受辱，他的手已伸到她胸前，幾乎觸及衣服了，她若發覺稍遲，就非受辱不可了。

「嗯，你怎麼啦，看你門戶大開，明是歡迎我了，怎麼又變卦，捨不得了？」他撤招之後，仍然不乾不淨的亂說一通。

她口裏不說，心中恨極，一刀一刀都用盡全力，恨不得幾刀之內把他斬成幾段，可是對方狡猾無比，繞左繞右，轉來轉去，轉到楊秀芳眼也花了，仍未能傷及他的半片衣角，她不覺胆怯，暗暗心寒，不自覺的就慢了攻勢，變爲守勢。

于鋒這時與楊林已打成平手，勝負難分，誰也難以在短時間內可以決勝。于鋒不斷把內力加强，一招一招的發出，都用足了勁，直向對方進迫，越迫越緊，楊林已被迫得難以外顧了。

楊秀芳的處境越來越危，心胆寒怯，已失求勝之心，但爲保少女尊嚴，她仍然拚命緊守，遇有機會也會還擊，但已失去早先那份狂烈豪氣，雖在還擊亦適可而止，全力以守了。

已經打了好一會兒，變方，優劣已漸爲明顯，楊林也心頭顫抖了。他爲救女兒，不惜一拚，勇氣陡振，一口氣連砍十多刀，把于鋒的銳氣又壓了下去。可是，他仍然死守死擋，不肯讓楊林衝到女兒身邊。于鋒說：「你這傢伙怎麼了，你已嘗到甜頭，還捨不得讓人家快活！你也幾十歲人了，這一點也不懂，怪不得她不理你，要跟別人打情罵俏了！你看，他們不是很配合？」

于鋒早已裝得一本正經，此刻也口花花了。楊林更爲激動，攻勢更狂，但已有點浮躁不實，空虛漸露的情況了。于鋒所希望的正是這樣，心中高興，說話更加尖刻了，他對另一個說：「蒲森，你怎麼……」一句未了，陡然聽得一聲慘呼傳來，因爲太尖聲，無法聽得出是甚麼人慘叫，四個人都吃一大驚，不約而同的一怔，楊秀芳反應較快，乘機進攻，一連兩刀，居然傷了對方手腕！對方咬着牙，迸出一聲「你找死！」馬上快刀反攻，用招比楊秀芳更快！一連急攻，把她迫得不斷後退。

但是，正當她吃驚之際，連續又傳出兩聲慘號，一聲比一聲淒厲駭人，蒲森發覺不對頭，急說：「于鋒，你猜他們怎樣？不會碰上扎手的物吧？怎麼都未見來？」

「我看不會，他們四個人去，難道對付不了一個受傷的和一個老太婆！」

「我就怕他們另有高手！」

「沒有，他們只有四個人！這兒兩個，那裏兩個！再沒有了！」

「我們先毀了這兩個再去看看！」

「于大哥，蒲大哥！不好了！那邊，來了個小子，厲害得緊，他，快追過來了！」一個中年人氣急敗壞的急急奔向鬥場求救！

于鋒道：「你們都吃敗仗？他們呢？只你一個……」

「他們，都死了，我，我逃得快，逃了出來！」

「你該死，貪生怕死，你該死！」蒲森也眞狠，一抖手，就把自己人打死鏢下。

「好鏢法！好鏢法！就可惜心狠一點！」一個少年人不知甚麼時候來到了現場，他們竟是無人知道。蒲森素來自負耳靈目聰，想不到也如聾如瞎，對這個人的輕功，先存了三分怯意！不予囘答對方的話，拚命向楊秀芳進招！

「原來是快刀白建漸一派的人，白建漸欺師滅祖，污辱親娘，被逐師門，天地不容，你是他一派的人，也不會好到那裏了！可惜白建漸徒有快刀之名，卻無快刀之實，而你，更不足道！姑娘，這種人不值得你動手，借你的刀，待我替你收拾他吧！」少年說時也不見他怎樣運勁，已到了楊秀芳身邊，一伸手已拿過了她的刀，順手把她一推，已把她推開了幾步，

蒲森見她手中沒了武器，便撲過去，想檢便宜，沒料到身形甫動，少年已擋在面前，冷笑聲中，一片刀光湧來，也不知這少年是怎麼進招的，他的刀光佈成一片刀網，竟是綿連不斷，根本不知他攻向那裏，其發招之快，蒲森連想也沒有想過，更不用說看過了。他至此才知道少年批評白建漸的快刀不够快，實在大有根據，並非信口開河！

蒲森早先以快刀鎭懾楊秀芳，此刻在少年的快刀之下，他無招架之力，連是怎麼中招也不清楚，便死在少年快刀之下了。

「姑娘，你的刀！我就用姓蒲的刀已經够了！」他殺了蒲森，再去對付于鋒，于鋒自己功夫不及蒲森，連蒲森也逃不過人家一刀之苦，自己如何能對付得了。在他未到之前，已經虛砍一刀，急忙逃走了！

「那裏走！」少年不放鬆，啣尾疾追，楊氏父女也尾隨追趕，可惜黑夜，追蹤不易，聽到慘叫聲，追到前去，只見于鋒伏屍在地，背心插着一刀，楊秀芳認得那正是蒲森的刀，剛才是在少年手中的，此刻卻不見他了！

突然，她想起了另一個問題，道：「爹，我想到了！一定也是他幹的！」

「你想到甚麼？他又幹了甚麼？」

「我是說，早先殺死用火彈子的陶元，一定也是這個人！」

「嗯？有可能！阿芳，他剛才跟你說甚麼了？」

「甚麼也沒說，只借了我這柄刀一用！」

她想着那個少年，不知怎的竟然心跳了！

「這個少年也眞神秘，我們快囘去吧，看看你娘和唐叔叔！」

「爹，你不搜搜他們？」

「是！我倒忘了！」

楊林父女囘到半途已經碰上楊大娘了。她

抱着女兒親了幾下，看看，又撫撫，還抖顫顫地說：「剛才，眞把我嚇死了！想不到你們走後不久，便來了四個敵人……」

「娘，我們知道了！後來，有個少年給你們解圍，是不是？」

楊大娘愕然，說道：「怎麼，你們都知道了？」

楊秀芳道：「他也幫了我們大忙，救了我，也幫了爹！」

「你不知道，他和阿芳才要好呢，還向她借了柄刀！」

「爹！」楊秀芳拖長聲叫了一聲爹，卻沒再說下去，她實在是喜歡那個少年，不好意思再說下去。

三人囘到客店，已經三更過後了。楊林催她們兩個快歇息，楊秀芳如何能睡得着？只要一瞌上眼皮，那少年就來了。她已忘記了方大洪，只記着這個不知名的少年了。她曾爲此自覺對不起方大洪，感到慚愧，可是感情之爲物，十分神妙，她自己也無法排遣。

她曾想到方玉華臨別贈劍，代兄爲媒兼下聘的情景，但她當時確是誠心答允方大洪這婚事的，怎想到才遇見這個少年就被他吸引住，自動打開心扉？這下半夜她思潮很亂，無法入睡，朦朧間便到天明了。

「阿芳，你怎麼了？面色這樣壞，不是身子不舒服吧？」楊大娘在早上看到女兒的面色不佳，便關懷的詢問。她搖搖頭，道：「我也不知道，大約不會吧！好似沒有甚麼。」

「眞是傻女！長得比娘還高了，連是否不舒服也不知道，將來嫁了丈夫，有了孩子怎麼辦？也樣樣都不知道！」

「我才不嫁人，我怕甚麼？」

「不嫁人，說得口响！昨晚爲甚麼總睡不着？」

楊秀芳給說中心事，索性撒嬌了，知女莫若母，做娘的也都有過年青的日子，有過做女兒的經驗，所以，做女兒的實在不容易瞞得過娘的。

楊氏爲了免招人注意，仍然留在原來的客店。

早上十分平靜，去夕死了幾個人，似乎全未被發覺，竟連傳說也沒有，這是十分反常的，這類事，只有誇大，決無收歛的，去夕，先後兩次，死了七個人，其中三個曾在客店打架，驚動了不少人，怎麼也沒有人提起？楊氏全家都感到奇怪，卻又不便動問，這可把他們悶煞了。

到了午後，店伴在泡茶時偷偷遞給楊林一張短字條，只見上面繪着一張蜘蛛網，中心是間客店，四方八面盡是一隻隻大小不一的蜘蛛，但在蛛網的一角，卻只有幾隻蚊虫。楊林把妻、女叫來，和唐寧共同參詳。楊秀芳一看那張圖，不禁「咦」了一聲，滿臉迷惑神氣。楊大娘便問：「你怎麼啦？」

「沒甚麼！我覺奇怪，這圖，和我昨晚做的夢一漠一樣！」

「你昨晚做了甚麼夢？」

「就是夢見這樣一張圖，四邊八面的蜘蛛掩過去，要咬圖中被困的蝴蝶，蝴蝶左撲右飛都飛不出去，後來朝這個地方卻輕易飛走了，蝴蝶一走，就來了一場颶風，一捲，把蜘蛛網吹毀了！」

「這個夢有意思！」楊林說，「照這圖看，我們已被他們重重包圍，不容易走了！」

楊秀芳道：「我們也可以學蝴蝶，從這一處走！」

「看來也只可以這樣了！」

「這圖是誰送來的？」

「店家送來的！」

「可有問他，是誰叫他送來的？」

「問過了，他說是一個少年！」

「一個少年？」

「少年人？」

「是他？」

三個人幾乎同時反問。楊林知道他們的心意，說道：「不錯，是個少年！」

「可能眞是他！」楊秀芳再細看那蛛網圖，暗暗點頭，似乎有了決定。

楊大娘問：「阿芳，你是說誰？」

「沒有！我只是這麼想，還未能肯定！」

「現在不是爭辯的時候，走吧，現在還來得及，快走！」楊林斷然說。楊大娘也同意了，楊秀芳卻查問唐寧的傷。唐寧說可以走了，這時，楊氏幾個聽說才放了心。

幾個人匆匆準備，立即出動，才出了客店，立即便被發現，幾個人不理，繼續衝前，縱馬如飛，兜截的人似乎措手不及，被逃了出去，只是啣尾疾追。

在此同時，巡按的居亭也出了事。不知怎的，由天空中一連串掉進七枚火彈，連續爆炸，不但嚇人，還傷了人，幸而巡按本人沒有受傷，卻已被嚇得大亂，打亂了計劃，不得不多躭擱半天。

白建漸一見那火彈子就「咦」聲說：「這是陶元的火器，怎會打進來了？陶元死了，火彈落在別人手中……對，一定是楊林老賊和他的餘黨！搜！快搜！」話聲未完，又傳來兩下更响亮的爆炸聲！是兩枚更大的火彈炸開了！

這些火彈是怎麼來的？白天也居然有人把火彈射進來，實在太胆大了！白建漸想到一個射字，立即就向對面的小屋子飛撲過去。

這是一間大約用來載柴藏草的屋子，是很小的平房，門是掩上的，屋內有無人，從外表看不出來，白建漸追到屋子外二十丈左右，停住了。他看看背後，見有人跟上來，便對他們說：「我繞到那邊，小心，別給他跑了！」

五個人都追出來了，兩個大胆衝入屋去，守在外邊的三個只見火光一閃，隨即聽到「轟隆」巨响，整間小屋子，給炸碎了，橫空亂飛，入屋那兩個人不見跑出來，大約是難逃刼運了。

繞到了屋後的白建漸看得呆住了。他料不到屋子會有這樣的機關，暗暗慶幸他們及時趕到，自己才不會入屋，否則，此刻被炸死的將是自己了！

小屋被炸的巨响，傳得很遠，附近的埋伏者都不約而同的聞聲趕囘查看。他們此舉，雖然情有可原，卻已給了楊氏一家無限方便，被他們逃出去了。

楊秀芳也聽到那一聲爆炸巨响，向爹爹問道：「爹，你聽到了？是什麼聲音？」

楊林道：「我也不知道！大約是什麼東西爆炸了！」

楊大娘說：「你別打算去看，我們好不容易逃了出來，光天化日，千萬不能冒險！」知女莫若母，她果然說中女兒的心意。

楊秀芳沒有抗辯娘的話，只是嘆了一口氣。父女們又繼續向前走。根據地圖，他們去到一間破爛的古屋。

這石屋依山建築，頗有氣勢，從破舊的屋看，可以肯定這座古老大屋當年必然十分雄偉壯觀，屬於雄霸一方的豪强所有，只是時光無情，一切都變了。

「娘，我們爲什麼躲在這裏？」

「這個，我也不大清楚！問你爹吧！」

「爹，我們就躲在這裏？」

「我也想不出來，但是，這張圖既然叫我們留在這裏，我想必然有原因的！」

「有什麼原因？」

「我們大家多想想好不好？或者會想得出來！」

「想得出來？」

「不用想了！我可以告訴你們！」一個陌生的聲音突然傳進來，嚇了楊氏父女等一震，因此，他們不約而同的望向一個地方，看到一個年約廿四五歲的少年，不由的心頭一動，脫口問：「原來是你！」

「原來是我？你們認識我？」

「早間幫忙我們的，不是你嗎？」

「不，不是我！你們認錯人了！」來人說道。

「不用否認了，昨晚幫了我們大忙，早間又託人給我們地圖的，不是你是誰？」

「眞不是我！」陌生人說，「我也是受朋友之託，到這裏來的。不過，我知道你們是誰，也知道你們來這裏的目的，我當會盡力幫你們！」

「你眞不是那個人？」

「我是剛剛才到的根本未幫過任何人！」

「那麼，你貴姓？你那位朋友是誰？」

「我姓呂，單名一個朗字，我是受朋友之託，來幫你們對付白建新的！至於那位朋友，很抱歉，我暫時不能告訴你們！」

「你剛才說知道我們的意思，你且說說，是什麼原因？」

「這兒是甘作科必經之路，我們守在這裏，以逸待勞，出其不意，攻其無備，自然事半功倍！你們跟我來，就會明白了！」他走在前頭，在古老大屋左轉右轉，轉來轉去，轉出一道後門，向下一望，說道：「你們看，這是鳥道，又叫猿啼道，就是猿猴經過也會提心吊胆，哭哭啼啼的！我們先守在山咀，你看，山咀不是有許多石堆？到時，我們把石堆向下一推，任他本領多大也抵擋不住，你們看了，可以放心啦！」

「這倒是個好辦法！就怕他們不會由這裏過！豈不白費心機？」

「不會的，這兒路最近，又是私道，少有人知，他們走大道怕刺客，必然會走捷徑！」

「如果眞是這樣就好了！」楊林欣然說。

「好是好，可惜太狠了一點！姓楊的，你可知道謀事在人，成事在天這句話是怎麼解釋？你的想法是好的，可惜無法實現！」這個聲音又是十分陌生，楊林等回頭一望，赫然看到三個人站在他們的來路上，冷峻地望向他們。

「這是督彤的師弟巫楓，白衫的一個叫朱貴，灰衫的一個是鮑農！」呂朗低聲告訴楊林，巫楓冷然說：「你的消息倒靈通呢，居然認識我們！」

「當然認識，你鐵爪耗子巫楓，在江湖上也算得是心狠手辣呀，我怎會不認識！你們還有些什麼人？都叫他們出來吧，不必再藏頭藏尾了！」

巫楓被譏爲耗子，恨極了，一抖鐵爪就搶先遞招直取呂朗。呂朗用的是一柄薄刀，刀身很薄，刀過有光無聲，不避來招，硬砍過去，變方似乎都下了決心硬拚了，第一招就接實了，巫楓的鐵爪一捲一扯，只聽得呂朗「哎呀」一聲驚叫，手中刀已然脫去，人也給扯得踉蹌急向前走，這是大出各人意外的一招，誰都想不到第一招就會分出勝負，楊氏父女都心向下沉，焦急萬分，可是，當他們搶前時，只見巫楓的鐵爪已無法捲實薄刀，刀脫了出去，不斜不倚，疾如閃電般揷向朱貴胸膛，於是，一聲慘叫由朱貴口中傳出了，同時，踉蹌撲前的呂郎不知怎的已繞過了巫楓，繞到了朱貴身邊，左手把朱貴一推推向鮑農，右手已拔回自己的薄刀，鮑農迴避朱貴的衝撞，薄刀便伸到了鮑農腹部，結果是鮑農又發出慘叫，當堂倒地身亡。

這是一個驚人的變化，這是一個不可想像的變化，本來滿懷高興的巫楓，駭然了。他做夢也難想到呂朗竟會用此怪招，先剪除朱，鮑二人，回頭再對付巫楓。

巫楓自知上當了，但是，他是不甘心的，他依然揮爪攻擊呂朗。呂朗冷然說：「巫楓，你合作得眞好！謝謝你的幫忙！這兒沒有外人，不用做戲，快回去吧！只要你按照我的吩咐去做，自然有你的好處，快走吧，別拖磨時光了，給別人看到，對你對我都沒有好處！」

呂朗這話原是無的放矢，隨口亂說的，不料却給和督彤不和的白建新聽到了，他信以爲眞，心中暗罵巫楓，更懷疑是得到督彤同意，暗中勾結敵人對付他！白建新暗中跟蹤巫楓等人到了這裏，意外聽到這秘密，如何不恨？

本來，巫楓如果不是怯於呂朗的怪招，敢於拚命狠攻，仍可打消白建新的怪疑的，偏巧他胆怯心寒，虛攻兩招便走，呂朗又不着實追擊，這一來，更顯出他們之間早有默契了。

白建新伏在暗處，見巫楓不戰而逃，便挺身而出，喝道：「好大胆的奸細，居然敢來這裏出賣朋友，私通消息，該當何罪！」

巫楓聞言大驚，很快就認出是白建新了，便叫：「白叔叔救我！那小子十分……」

「哼！你還有臉叫我叔叔？我抓你回去見你師兄再同你理論！」白建新不由分說，一輪快刀攻出，迫使巫楓後退！呂朗已經追了過來，大叫道：「不要放走了巫楓，我來了！」他來得很快，口中叫不要放走巫楓，薄刀却向白建新連斬。白建新以快刀手見稱，但呂朗的攻勢竟絲毫不比白建新慢，因此，在呂朗連續急攻之下，白建新不得不放過巫楓，專心對付呂朗，狠狠的惡戰一場。

白建新見巫楓逃了，心中又恨又怒，又無法擺脫呂朗的糾纏，因此，他在惡門中睹到機會便急急離去，追擊巫楓。

「呂兄，你怎麼放過姓巫的？不怕他回去洩漏秘密？」楊秀芳提醒呂朗。

呂朗道：「你放心，我已在他身上做了工夫，不久他就會發作，落在白建新手中，並且毒發身亡了。他自己說不出秘密，白建新打他，必然也會被人看到，到時候，督彤和白建新的心病便會加重擴大，凡是白建新提議的，支持的，督彤必然反對，那麼，即使白建新說出這裏的事，督彤也必然反對，所以，不怕他們不經過這兒！」

「不錯，呂兄這話有理！可是甘作科會不會相信督彤的話？他的主意才是最重要的！」

「這一點不用担心！督彤不論在聲譽與年紀，都更會使甘作科相信的。他爲了和白建新爭一口氣，必會出盡一切法寶說服甘作科。在他力爭之下，白建新必然失敗！」

「呂兄，你說來大有道理，橫豎我們也沒有別的路可走，只好守株待兔。碰碰運氣了。」楊林終於同意呂朗的分析，願意在大屋等候甘作科經過。

楊大娘單獨和女兒在一起的時候，悄悄問女兒：「你認得昨晚的眞不是他？」

「昨晚是黑夜，他走得又快，實在看不淸楚！娘，你是也見到了？你覺得怎樣？」

「我也記不淸楚，口音是有點不同。」

「我記得，昨晚所見的身形似較矮小，這一個較爲高大些，但黑夜和白天，看來是不盡相同！」

「對了！昨晚的一個確是個子較小！看來他們確是兩個人，不是一個人！」

「他們或者是朋友，呂朗說是受朋友所託，可能就是受昨晚我們所見那人所託吧，只不知那人跟我們有什麼關係，竟肯暗中相助！」

「可能是受過你爹的恩惠，感恩圖報吧？」楊大娘忽然注視女兒問道：「你覺得呂朗怎樣？」

楊秀芳十分敏感，正容道：「什麼怎樣？娘，你想到那兒去了？」

楊大娘看女兒一眼，長長透了一口氣。

申牌時分，太陽已經西下，陽光把樹影推出很長了。守在山上瞭望的唐寧發出了暗號，楊氏父女和呂朗離開了古老大屋，走上山去，居高遠望，看到幾騎馬，在前開路，幾騎在後押陣，中間的是一乘八人抬的大轎，都走得很快。

呂朗色然而喜道：「果然不出所料，眞從這兒經過！我們要沉住氣，等他們來近了才好動手，千萬別心急僨事！這是難得的機會，一縱即逝萬難錯過！」

「我們都聽你的！你作主好了！」楊林付以全權，各人均無異議。

來人越來越近，楊秀芳緊張得幾次要衝下去動手，都給娘扯住，不許她去。她不由的對呂朗起了疑心，認爲他久不動手，可能有問題，不覺注目望去，只見他緊張地注望，頭上有了汗珠，雙手握住木棒。這木棒是用來阻止石堆崩瀉的，他握着，只要向橫一推，一大推大小不一的石頭便會滾下山去，在山下路邊經過的人與馬都會十分危險。

山下來人不斷上望，都看不見有人，他看到的只是矮樹與高樹，那裏有人？遠看如此，近看亦然，督彤出言諷刺白建新，叫白建新找出敵人來。白建新游目遙望，確也是見不到人影，無話可說。可是，他從那孤零零的小樹中，突然想到這些小樹何以孤零零的生長着？如此一想，他感到不妙，急叫前頭的停下來自己也下馬要上山去查看究竟，怎料就在這一剎間，山上的石堆突然崩瀉，勢逾山洪暴發，响若雷鳴，無限的大小石頭都向山下滾，一連十多堆瀉滾下山，那聲勢，實在嚇人，山下的人都驚惶失措，駭叫狂奔，呼聲凄厲無比，懾人心魄。

這時，有一個穿深灰色衣服的漢子，戴頂帽，騎匹小馬，俯着頭朝原路急奔回去。

楊大娘看到這個人逃走，急叫道：「那是誰逃了？該不是那狗官？」

「娘，我去追他！」楊秀芳急急說。

「不要去！你一個人如何去得？」

「說不定他眞是狗官甘作科！」

「不要去，安全要緊，你看，敵人來了小心應付！」

「我知道了！」楊秀芳不服氣地回答。她已經扯掉身上頭上那些樹枝，回復本來面目，和衝上山來的一個敵人打起來了。

呂朗急聲提醒楊秀芳道：「楊姑娘，小心！他就是白建新！」

「白建新？好呀，我正要找他，他自己送上門來，實在太好了，省了我許多氣力與麻煩！」她得知對方是快刀手白建新之後，一點怯畏也沒有，僅是這份勇氣，已是使人心折了。

白建新被人喝破身份，先是一怔，旋即「嘿嘿」冷笑道：「你們既然知道我的名字，就叫你一嘗我快刀的滋味吧！」口中說着話，手中刀已經加速進攻，一刀一刀又一刀的急攻，實在快得很，快得出奇，不愧有快刀手之名。楊秀芳已經無法抵擋，楊林過去相援，父女兩個聯手，仍然遏制不住，依然處在下風，白建新再次冷笑道：「你們不是還有人？怎不一起上來？」

「好狂的賤種！我倒要試試的快刀有多快！」呂朗挺劍加入戰圍，然後對楊氏父女說：「楊前輩，你們去照顧大局，別讓敵人上來！這賤種交給我好了！」

呂朗一連兩次叫白建新爲賤種，又說要試試他的快刀威力，簡直是不把他放在眼內，這口氣他如何嚥得下咽？所以他轉了目標，以更快速度進攻呂朗。

但是，呂朗不比楊氏父女，他一劍在手，神氣迫人，喝道：「怎麼，還不用盡全力？」他還叫白建新用盡全力呢，這一來可氣壞白建新了。他快刀已使盡了，對方却嫌未够快，這情形，使白建新開始心寒了。他不敢太過放盡，要留有後路了。

「哼，我以爲快刀手有什麼過人本領，原來不過浪得虛名，如果這樣的快刀也能嚇得倒人，那就太玄妙了！白建新你的快刀練得還不够快，你看我的快劍練得怎樣！」手一抖，一片劍光陡然暴漲，上下左右縱橫交錯，只見劍光繚繞，頓時就如蠶絲結繭，把快刀手的刀光迫了回去，遏制住了，快刀手心有不甘，仍圖掙扎，可是不管他用得多快的刀法，總是比對方慢了一步，無法達到目的，處處受制，屈處下風。他至此才知道遇上了尅星，大爲震駭。

楊氏父女在離開前，還有顧慮，怕呂朗應付不來的，所以不斷回頭看望，及至看到他以快劍對快刀，竟能破了快刀，這才放心離開，全力對付洶湧上山的人。

唐寧的傷是好了，但行動上總還有顧忌，未敢放盡，但是，他負責放滾石，却是綽綽有餘，足可勝任愉快。此刻見呂朗遏住快刀手，對戰局已經放心許多，更加精神大振了，他把衝上山的人都迫了回頭，楊氏夫妻父女，爲了找巡按報仇，也追下山去，和敵人展開一場惡門。

楊氏三人雖然都有一身武功，可惜人少，給對方分別圍攻，互相無法聯得上手，難以呼應，因此，打了一人，便感到危急了。

呂朗以快劍門快刀，無疑是佔盡上風，但要獲勝，却也不易。偷望楊林他們處境不妙，本要抽身相助的，却因未能收拾得了，不能丟下白建新不理的，所以他只有空着急。一分神，空門便露，予敵人以可乘之機了。呂朗發覺，立即就搶着進攻，一口氣連攻數招，爭得一個短暫的攻勢，及至呂朗定下心神，很快又奪回主動權，迫使白建新重陷守勢了。

白建新素來自負快刀，難逢敵手，不料碰上這個不見經傳的少年，竟是一籌莫展。一開始就處在劣勢，他希望督彤他們能速戰速決，取得勝利，然後給他援助，曾和楊氏各人交過手，深知他們功力有限，決不是督彤對手，何況督彤之外，還有那麼多人！但，他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他只看到楊氏的弱點與督彤的優點，却未估計到意外的變化！當楊氏困處危境之際，不知由那裏竄出一個少年來，他身型瘦削矮小，行動却迅疾無比。他是怎麼來的，根本無人知曉，他一出現之後，只見他在敵人陣中條來條去，忽左忽右亂竄亂撞，所到之處，總是驚呼慘叫隨來。迅速地擊倒了幾個敵人，嚴重地威脅着敵人。

楊秀芳看到這個少年，芳心大樂，脫口對娘說：「娘，就是他！我認得，就是他！」

楊大娘看了他一眼，也說道：「不錯，正是他！」

楊氏母女雖然不曾指名道姓說這個少年，他也聽得出是說他，所以朝楊秀芳多看兩眼，還微微笑了一笑，笑得楊秀芳心頭鹿撞，全身發熱。

這個少年並沒有武器在手，但他一變手就是兩件武器了。忽而化掌，如斧開山，如刀劈木，忽然握拳直搗，勢雄力猛；忽又駢指如戟，作點穴钁用；忽又五指如爪，伸縮有聲。武器是死物，不會變化，少年的手是生動的，隨時會變，使對方防不勝防，這麼一來，他無武

器實是有，他的雙手，比握着武器更厲害，更可怕！楊氏夫妻父女本來被敵人隔開圍攻，處境甚危的，此少年來後，爲時甚短，整個局勢已扭轉得有利於楊氏這一邊了。

少年以空手獨鬥五人，重創兩個，輕傷一個，所餘無幾了。他遍找不獲魯彤與巡按，抓着一個敵人追問，知道魯彤見勢不對，已經護送巡按朝回頭路走了，此刻當已在數十里外，不易追得上了。

聽得這個消息，少然勃然震怒，楊氏父女也大爲震怒，決心追索，不管上天下地，水裏火裏，都要把他抓回來，了結這件公案。

他們四人都要追趕，少年一擺手道：「不要了，你們守在這裏，等我消息，提防漏網的敵人來襲！」他說完話獨自走了。楊秀芳有點依依不捨的神態，目送他遠去了，才別轉臉。

楊林道：「這少年人不知是誰，武功眞高！人品也好！」

「武功高，我們有目共睹，人品上卻未有特別表現，你怎麼看出來的？」楊大娘不服地問。楊秀芳也道：「爹，你只看了人家一眼，就看得這麼準？我才不信！」楊秀芳口中說不信，心中卻希望是事實呢！她說不信，不過是採取以退爲進的激將法。希望爹能再說下去，供她多一些關於那個少年的事情。可惜她爹對少年只有一面之緣，知道的實在有限，無法滿足女兒的要求。不過，他還是說出對那個少年的觀感，表示了對那少年的好感。

山下的打鬥早已結束，山上的呂朗也快要勝利了。他一連串不斷的快劍，發出去就如長江大河，沒了沒完，打到後來，他更使出精妙招式，如御劍行，人影，掌影，劍影簡直是合以爲一，白建新生平還是第一次見到這樣好的劍法，輸得口服心服了。他在中了兩劍之後，自知再難逃出生天，便問：「你到底是什麼人？誰的門人，能夠說嗎？」

「你已去死不遠，我說給你聽也無妨！」

「那就請說吧！」

「我叫呂朗，這名字你不會聽過！我是快劍門大弟子，快劍門你也不會聽過！這是個新門派，我是第一個弟子，你當然不會知道！」

「我是不知道！尊師呢？尊師是誰？」

「家師不會在江湖上走動，更少人知，你不會知道的，不說也吧！」

呂朗說了一大堆話，在對方聽來都是廢話，說了等於未說！

這時他們已經停了手，互相對視着，一個是神威未減，儀表出衆，一個是滿身血汚，神情沮喪，誰勝誰敗，一目了然。白建新聽說之後，嘆一口氣，道：「姓呂的，我出道十多年，首兩年不計，再未吃過敗仗，我的快刀，在江湖上大有名堂，與魯彤的鐵掌追風齊名，想不到會敗在你的手中！我實不甘心，更不甘心我死之後，鐵掌追風依然活着！」

「白建新，自古道邪難勝正，你這樣下場，是早已註定的了！至於魯彤，你放心，他不會比你好過，我可以肯定，他必然死在我的朋友手中！」

「你的朋友？你這樣肯定？」

「我的朋友！我可以肯定！」

「他是什麼人？如此厲害？」

「他是我師弟，如果你運氣好，或者可以看到他的丰采！嗯，你看，他不是就來了！」

呂朗高興地向山外的來路上一指，白建新也看到了，有兩道人影正朝這一邊飛快的走來。白建新認得走在前邊的是魯彤，有點狼狽，後邊的一個則甚爲輕快，看情形，正如呂朗所料，看來魯彤是吃敗仗了。魯彤急急奔回，似有所求，及至看到地上屍體狼藉，聽到傷者呻吟，完全失望了。白建新在山上叫道：「魯彤，你怎麼啦，敗得如此狼狽？」

魯彤也看到白建新了，他報以顏色說：「我看你也不見得比我好呀！你還逞什麼能？白建新，我們合則兩生，分則均死！你還不明白嗎？」

「姓魯的，你別做夢了，你合也死，分也死！你快把命留下吧！」追在他身後的少年說，並且已迫近，向他發掌，奇怪的是鐵掌追風以鐵掌成名，卻不敢跟少年鬥掌，抓起一柄別人的單刀和少年拚命！

這少年十分兇悍，出手又快，變掌飛舞，竟是不怕對方單刀，看得楊氏一家心驚胆顫，惴惴不安。特別是楊秀芳，她更是緊張，喃喃細語，抱怨少年不該冒險！

不過，她不用担心許久，少年已經得手了！他先奪下對方的刀，再在他胸前印上一掌，一推，把他震出了近丈，吐血身亡。在此同時，白建新也自刎身亡了。

一場打鬥至此完全結束了。楊家父女自然前去向人家致謝。少年十分熟落地捉住楊秀芳的手，羞得她一摔，退後喝道：「你！」她似乎找不到適當字句罵他，因而只叫了一個「你」字，就說不下去。

「我怎麼啦，你認不出是我了？」少年忽然變了女聲，楊秀芳一怔，脫口道：「你是玉華？」

「我不是玉華還是誰？我說過要來助你一臂之力的，你怎麼忘了！」

楊秀芳知道對方是好友方玉華之後，又是高興又帶點失望，但高興是多過失望的。兩個擁抱了！

方玉華見過楊氏夫妻，再介紹呂朗和他們相識，其實他們早和呂朗相識了，不過未知道他是方玉華的師兄而已。

楊林在高興中亦有不樂，因爲他所要追殺的殺子主兇甘作科巡按逃了。他提出分頭追找，方玉華道：「不用找了，我師父已把他抓住，我追上去，替你們報了仇啦！魯彤本是保護着他的，我殺了甘作科，便和他打起來，他以爲這兒還有他的人，所以走回來，怎料白走了一趟！」

「玉華，這一趟眞是虧了你！要不是你，我們眞不知會怎樣結果了！」

「別說這些了，你該謝我哥哥，他催着我，迫着我來的呢！我怕自己不濟，便把師兄也請了出來！」

「你叫我來，我還敢說個不字嗎？你叫我做事，從來就不曾用個請字！」呂朗說。

「哎呀，我的好師兄，你就不能說得好聽一點？在別人面前這樣說我，似乎我是一頭可怕的老虎！」

他們打情罵俏的話，無異告訴楊秀芳，叫她不要打錯主意，不可在呂朗身上浪費精神。

楊林夫妻雖然覺得方玉華似嫌輕佻，但他們不便表示意見，他們不知道，原來方玉華與呂朗都已看到，楊秀芳確實有把感情移到呂朗身上的可能，方玉華爲哥哥計，爲自己計，都不能不出這一招，斷了楊秀芳的念頭。

變方談了一會，方玉華就說：「這兒不是久留之地，我們快走吧，遲了，可能招來麻煩！」她問楊秀芳幾時再到黃岡。她特別提出哥哥在等她！羞得她臉紅過耳，要打方玉華。

楊氏夫婦也約畧知道女兒與方家兄妹相好的事，又想到報恩，便決定日內去黃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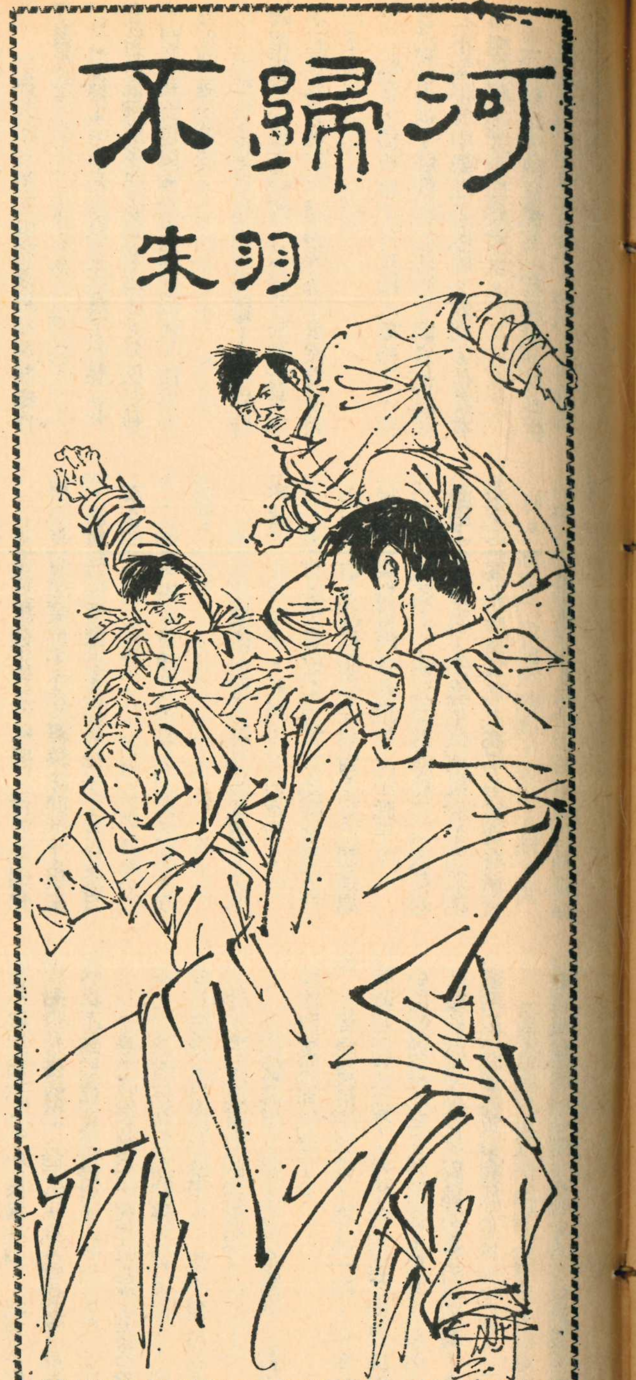
「我先回去告訴哥哥！叫他歡喜！」方玉華說，再向楊氏夫婦告辭。最後，對楊秀芳耳語：「嫂嫂，你早點來呀！」楊秀芳把她一推，他借勢拉了呂朗便飛跑去了。

楊秀芳暗想：「他們才是最合適的一對！」目送他們去後，也和父母離開了！（完）

不歸河

朱羽

翠袖乾坤大　芳心日月長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彭祖康反客爲主，將佔盡優勢的唐貴臣制住，要唐下令他手下丟下武器，詎唐貴臣反恫嚇他說已在舵房中放下炸藥，大不了同歸於盡，雙方爭持間，蔡勝龍突率手下現身，把唐貴臣等擊斃，向彭祖康迫問薛五托交小盒子之事，彭推諉不知，蔡因航行掌舵須人，不敢難爲彭祖康，命他前往掌舵，未幾，林慶山突到舵房找彭祖康，願助他脫險，唯一條件是要彭聽命於他，彭忖度形勢，只好答允，林慶山走後，蔡勝龍向彭祖康詢問林慶山的事，彭見蔡愈問愈多，恐一時不愼露出口風，遂推疲倦告辭——

「舵把子！我知道你很累。」蔡勝龍既未拉住他，也未表明要他暫留一會兒，然而他的目光卻像鐵鈎似地硬生生將彭祖康鈎住了。「不過，我還是希望你多坐一會兒，因爲……」

「因爲什麼？」彭祖康憤然坐下，不耐煩的心情已經無法加以隱藏了。

「因爲有許多事情我要在晌午之前處理，所以須在你尙未入睡之前和你商量商量。」

彭祖康沒有再說話，似乎在表示他的抗議。

「據我所知，船上有好幾起爲非作歹之徒。」聽蔡勝龍的口氣，好像他才是數一數二的大好人。「唐貴臣這一夥已經解決掉，那兩個女娃子在船上大概還不會有什麼動靜。另外還有一個人口販子，帶了幾個拐騙來的女娃兒在船上，你聽說了沒有？」

關於這件事彭祖康倒不便隱瞞，而且也沒有隱瞞的必要，說不定對方正以這方法來試探他是否誠實，於是回答道：「有一個名叫阿娥的女娃兒曾向我求救……」

「原來你早已知道這件事，倘若船上未發生這些變故，你原本打算如何處理這件事情呢？」

「還沒有想過。」

蔡勝龍喝了一口酒，慢條斯理地道：「江湖各有路，各管各一段，照說我們不該擋別人的財路。不過，這件事我倒想管一管。」

彭祖康冷冷地道：「這件事我沒有意見。」

「那最好，不過要勞動你的大駕。」蔡勝龍說。

「哦？」彭祖康不禁一楞。

「你立刻去找潘五登……」

「誰是潘五登？」

「就是那個人口販子。一見面就揭他的底，而且告訴他，若想手底下那幾個女娃兒順利在興隆塲登岸，就得依我們一件事。」

「蔡兄！」彭祖康已經將不悅之色形之於言表了。「我實在需要休息一下，晌午過後我還要駕船過鬼打漩，這些事你找別人去辦，行不行？」

「別人我不放心。」蔡勝龍那張慘白的臉上仍然有濃厚的笑容，他似乎已經拿定主意，絕不和彭祖康發火。

「那麼，蔡兄自己去辦……」

「我自己一時還不便出面。」

「那……」

「所以，只有麻煩舵把子你了。」

彭祖康這才發覺聽人擺佈的滋味是如此難受，既然已經下定決心和對方軟泡，就不能計較這些閒氣。於是點點頭，說道：「好！我去一趟……要他答應咱們什麼事？」

「交出薛五的行蹤。」

「姓潘的怎會知道薛五的行蹤。」

「薛五是他們的總瓢把子，姓潘的自然曉得。」

「當眞？」

「舵把子！你對江湖上的事好像知道得太少了。薛五是五魁帮的頭頭，潘五登是他的帮徒，所有五魁帮的門人的名字當中都有一個五字。」

彭祖康一時沒有說話，陷入了沉思之中。關於薛五的眞實身份，他相信蔡勝龍沒有說假話。那麼，問題就來了，薛五手下帮徒甚衆，何以要自己運送那隻小小錦盒呢？

「舵把子！你在想什麼？」

「哦？我在想，縱使潘五登是薛五的門徒，也不一定知道他們總瓢把子的行蹤啊？」

「你知不知道五魁帮最近在興隆場作了案？」

「哦！」彭祖康只是漫應了一聲。其實他在高飛那裏已經聽說過了，只因爲他不明白蔡勝龍與高飛之間的關係，所以沒有作明確的答覆。

「五魁帮剛剛在興隆場綁了人，繳錢贖票的事還沒有談攏。這個時候他竟然讓潘五登送貨色到興隆場去，不會沒有原因吧？」

現在，彭祖康不再是聽人擺佈了，他自己也渴欲了解薛五的動向，因爲他已經在不知不覺中捲進了漩渦。因此，他沒有再說什麼，大步向外走去。

「舵把子請留步。」蔡勝龍却又叫住了他。

「還有什麼事？」

蔡勝龍走到他的面前，緩緩問道：「倘若他不肯就範，一問三不知，你打算怎麼辦？」

「揍他。」

「這些龜孫子生來賤骨，不怕揍，你若要他掏腸，挖肝，說心裏話，只怕還得想點花樣才行哩！」

「你放心，我有法子整他。」

一進統艙，彭祖康就發現氣氛與昨天大不相同，每個人都老老實實地坐在自己鋪位上，沒有牌局，沒有喧鬧。林慶山在用骨牌通五關，娃娃在給覃秀姑梳理頭髮。他故意咳嗽了一聲，但是他們三個人誰也沒有抬起頭來看他一眼。

彭祖康也懶得去理會他們，逕向統艙靠裏面的角落處行去。

他剛要撩起垂掛的帳幔，潘五登倒先他一步將腦袋瓜子從布幔縫隙間伸了出來，滿臉笑嘻嘻地道：「舵把子！有啥子貴事？」

彭祖康扳着面孔，道：「你就是潘五登？」

潘五登微微一楞，復又笑着應道：「不錯。正是在下，舵把子有何指教？」

彭祖康笑笑道：「我找你幹啥子，你心頭明白。我只問你一句話：想不想這票貨色安安穩穩地在興隆場上岸脫手？」

「嘿嘿！」潘五登連聲乾笑，人從布幔中走了出來，低聲下氣地說道：「舵把子！只要你高抬貴手，在下一定會有孝敬的。」

「你弄錯了，我姓彭的不靠打抽豐混飯吃。」

「那麼……」

「要你依我一件事。」

潘五登必恭必敬地道：「請吩咐。」

「告訴我，薛五在麼什地方？」

「那個薛五？」潘五登面上的笑容在一瞬間消失得乾乾淨淨。

「我看你是半天雲裏掛口袋，跟老子裝瘋（風）。那個薛五？你們五魁帮的大當家薛五爺。」

「哎喲！舵把子！」潘五登哭喪着臉道：「你眞是高抬我了，憑我這塊料，那裏够資格參加什麼帮會喲？」

「姓潘的！我可沒得時閑跟你磨牙齒，如果你今天不將薛五的行蹤交代清楚，只怕沒有那樣輕鬆。」

「舵把子！」潘五登的神情，語氣都突然硬朗起來。「你要講理啊！我根本就不認得什麼薛五，薛六，你就是殺了我，我也不知道他在那裏呀！」

「哼！」彭祖康冷笑了一聲，沉着臉道：「我看你是漿糊鍋裏賁電燈泡——說你是混蛋，你還一肚子火。說不說由在你。你不說，我有辦法逼你說。」

「你就是殺了我，也不知道。」潘五登的語氣更加强硬了。

彭祖康抬手一抓，嘩地一响，吊掛的布幔被撕了下來。內中的老婆子和幾個胆小的姑娘家蜷曲在角落裏，只有那個名叫阿娥的姑娘昂首挺胸地站着，以興奮，激動的眼光凝視着彭祖康。

潘五登右手飛快地插入懷中，但是在彭祖康嚴厲的目光一瞥之下，他那隻想動兵器的右手却久久沒有敢抽出來。

「姑娘！現在該妳說話了。」彭祖康雖然是面對阿娥在說話，眼角餘光却在嚴密地監視潘五登的行動。「大聲點，讓在場的每一個人都聽得到。」

阿娥毫無畏懼之色，手指潘五登，激動地道：「他是人口販子，我們幾個都是被他拐騙出來的。一路上受盡了他的欺凌折磨，輕則罵，重則打，要不然就是尖刀架在頸子上，他是萬惡的强盜。」

「妳！妳胡說！」潘五登張開了五指，似乎想衝上去給阿娥一個重重的耳光。可是當他接觸到彭祖康凌厲的目光時，却又不自禁地往後退了一步。

「妳們說話呀！」阿娥將那幾個畏縮在角落裏的女娃子一個個地拉了起來。「難道妳們都變成了啞吧？說呀！那個强盜怎麼欺負我們。」

彭祖康接口說道：「妳們儘管說，別怕。」

「不！我們不敢說……」那幾個女娃子推三推四，支支吾吾地，「有人……要殺我們的全家……」

彭祖康轉身到了潘五登的面前，沉聲道：「姓潘的，你還有什麼話說？」

潘五登面上雖有懼色，然而語氣上却毫不示弱：「舵把子，江湖路好比羊腸子，窄得很，今天不遇明天遇，到時候大家臉上都難看。」

「你少來這一套，我是鼓樓上的麻雀——嚇不倒的。」彭祖康又上前一步，壓低了聲音：「現在還來得及，抖出薛五的行蹤，我一定也不爲難你。」

「現在只怕來不及了，你抖了我的底，你不找麻煩，只怕還有別人找麻煩。」

「這條船上我當家。」

「我知道是你在當家，所以你才橫眉竪眼地不認人。還是那句老話，我不認識薛五這個人。」

「這就是你的答覆？」

「不錯，舵把子你看着辦。」

此刻，彭祖康是當眞上火了。看潘五登那副模樣，根本是個猥瑣人物，而他却表現得十分硬朗。並非他有骨氣，而是因爲帮規森嚴，是以才不敢輕易鬆口。看來五魁帮的門徒每一個都是死士，薛五又爲什麼要利用自己來運送那一隻錦盒呢？這分明是別有陰謀；這正是使彭祖康冒火之處。

心中滋生了對薛五的恨意，對於眼前這個薛五的手下，就自然不肯放鬆了。於是他立刻拿定了主意，扯起嗓門，叫了一聲：「娃娃！」

老遠的娃娃似乎有點感到意外，楞了一下，又看看身邊的覃秀姑；後者低頭在結髮辮，沒有絲毫反應，她這才站了起來，走到彭祖康的身邊。

「娃娃！我想托妳一件事。」

「什麼事？」

「將這幾個女娃子帶到我的艙房去，請妳暫時陪着她們，我不敢說船上沒有姓潘的帮手，務必請妳帮忙帮忙。」

這本是娃娃樂意作的事；她早就想救這幾個女娃子脫離苦海了。不知是什麼緣故，她並沒有立刻答應，却以目光去望着覃秀姑；後者仍在結髮辮，對這邊所發生的事似乎充耳未聞。

「艙房門的鑰匙給妳，若有人問，就說是我的吩咐。在我沒有回來之前，不許任何人進去，妳也不要離開。」彭祖康拿出鑰匙丟給娃娃，然後向潘五登一擺頭。「走！我們換個地方說話。」

潘五登的口氣還是十分强硬：「走到天涯海角，還是那句老話——我不認識薛五。」

彭祖康懶得再和他囉嗦，帶着潘五登離開了統艙，來到船尾的甲板上，奇怪得很，潘五登竟然非常馴服地跟着他走。

後甲板上空無一人，雖然距離船橋很近，由於風向是順着船頭向船尾刮，他們的談話也不虞被別人聽見。

潘五登竟然先開了口：「舵把子！我知道船上昨晚來了一大羣客人。他們是張飛賣刺蝟——人强貨扎手，所以你不得不聽他們的擺佈，可是你該想一想：他們自已爲啥不來迫我，偏要你來？那是因爲他們怕得罪人，你又何必結這種無緣無故的樑子？」

「那麼，你承認是五魁帮帮徒了？」

「我沒有承認。」

「你嘴硬，未必硬得過我的拳頭。」彭祖康緊揑右拳，舉在潘五登的鼻下。「一句話，薛五在什麼地方？」

「我不認識這個人……」

一句話尙未說完，彭祖康的鐵拳已經敲上了潘五登的腮邦子，又快，又狠，姓潘的被打得踉蹌倒退好幾步，口中流出了大股鮮血。

潘五登身在江湖，絕不可能絲毫不諳擊技，他不但沒反抗，而且也沒有閃躲。

彭祖康逼了過去，咆哮道：「趁你現在還能開口說話，快些回答我的問題。」

潘五登一面以衣袖揩拭嘴邊的血漬，一面冷冷地回道：「你的拳頭很有份量，可以打爛我的嘴，也可以敲落我滿嘴的牙齒，但是你打不服我的心。」

「怎麼說？」

「若說你不是江湖中人，那麼，你就不該過問江湖中事；若說你是江湖中人，你行事又不按江湖規矩。」

「怎樣才是守江湖規矩？」

「如果我眞是五魁帮的門徒，那麼，我一定宣誓保守帮中秘密，違反誓言，必定受到死亡懲治。你逼問某人的下落，豈不是逼我走上死路？」

「你如果堅不吐實，那你才眞是要走上死路。」

「你是說，你要處死我？」

「嗯！」彭祖康用力地點着頭。

「你有什麼權利如此作？」潘五登惡狠狠地瞪着他。

「你可知道昨晚到現在，船上死了多少人？他們生前都是好漢，都是天不怕，地不怕的狠脚色。現在，他們都進了魚腹，說不定早就變成了魚兒的糞便。充英雄好漢不會有什麼好處，其結果將是和他們一樣。」

潘五登沒有回話，却突然雙手捧着肚子嘔吐起來。一邊嘔吐一邊向船尾走去。

彭祖康在他身後緊緊地跟着。

潘五登突然騰身躍起，越過欄杆，投入了洶湧的河水之中，一瞬間就被水波湮沒了。

彭祖康一時楞在那裏，潘五登的舉動實在太出乎他的意料之外了。他估不透潘五登如此作是想逃生，抑或自殺；但他知道其結果却是一樣——成了魚兒宴席上的一道大菜。

身後响起了脚步聲，彭祖康不用回頭也知道來人是蔡勝龍；因爲他感覺到了那種陰沉沉的氣氛。

「舵把子！」蔡勝龍輕輕地問道：「他能安全地游上岸嗎？」

「絕無可能。」彭祖康回答得斬釘截鐵。

「眞是想不到！」蔡勝龍輕喟一聲。不知是因爲他的目的未達而惋惜，還是因一條鮮蹦活跳的生命在水波中斷送而感嘆。「你休息吧！船要過鬼打漩的時候再喊你起來。」

彭祖康似乎不願意看那張慘白慘白的臉，一面回頭走，一面說道：「我睡在舵工艙房裏，有事情請隨時喊我。」

「我知道。你的艙房，有了好幾位女客。」

×　×　×

船在作第二晚的夜航。

响午船過鬼打漩之後，彭祖康又回到床鋪上睡了整整一個下午，是以現在精神顯得特別充足。這晚月白風清，天高氣爽，視界廣闊，彭祖康將羅盤交給了舵工，一個人走上了船頭。

有一個人也在船頭憑欄眺望，好像是有意在那兒等他似的，一聽到脚步聲，就輕輕地問道：「你來了麼？」

一聽聲音，彭祖康就知道是覃秀姑。

他停下了腳步，在考慮是不是該退回去；他輕率地私人立下了許多契約：和薛五，和林慶山，和蔡勝龍……他不願再和任何人訂立新的契約。

「你用不着避我，」覃秀姑並沒有轉過頭來看他，目光仍是望着滾動的河水。語氣也頗似自言自語：「我不是瘟神，更不是掃帚星，不會爲你帶來霉運。」

「妳知道我要到船頭來？」彭祖康向她走過去。

「我在碰運氣。」

「妳好像違犯了某人的禁令；聽說有人禁止妳和娃娃走出統艙。」

「是的。」覃秀姑輕輕吁了一口氣。「不過，這項禁令在傍晚已經解除了。」

「用什麼條件交換的呢？」

「你這句話問得很聰明，世界上沒有不勞而獲的事情，當然需要一物換一物；但是你又問得不聰明，因爲我絕不會告訴你。」

「那麼，妳等在這裏，是要告訴我一些什麼呢？」

「想給你一個忠告。」

「謝謝。」如果說彭祖康非常有禮貌，倒不如說他是在刻意諷刺。

「船到興隆場後，千萬不要登岸。」

彭祖康不但沒有接受對方的忠告，反而無情地回了過去：「是怕我上岸妨害妳的事？」

覃秀姑並沒有動怒，只是冷漠無情地道：「聽不聽在你，你要往陷穽裏闖，那是你的事。另一個忠告你却非聽不可。」

「那不算忠告，應該說成警告。」

「就算警告吧！從現在起，你離開娃娃遠一點。」

「爲什麼！」這一聲反問脫口而出，顯示了彭祖康的驚異。

「不爲什麼，我只是不願看到她被人利用。」

「利用！」彭祖康開始冒火了，他顧不了此刻是夜深人靜，也顧不到他和覃秀姑還在另一股勢力的控制之下，竟然吼了起來：「覃秀姑！到現在我才看透了妳這顆險惡、醜陋的心！妳一直利用娃娃爲非作歹，妳……」

「拍，」一記耳光敲上了彭祖康的面頰，打斷了他的話。

但是覃秀姑並沒有動手；事實上她若眞想動手也未必眞能摑着彭祖康的面頰，原來出手的人是娃娃。

她一閃身到了兩人之間，低沉地吼道：「我不許你侮辱秀姊。」

這一個耳光使得彭祖康從憤怒中冷靜下來，他摸着熱辣辣的臉，望着熱淚盈眶的娃娃，就這樣楞住了。

娃娃那隻剛才揍過人的右掌在不停地顫抖，熱淚擠出眼眶，順着腮邊滾下。雖然月色清明，但她的淚眼模糊，彭祖康那張稜綫分明的面孔在扭曲，在變幻；變幻成無數張她所熟悉的面孔——每一個親人和每一個仇家。

覃秀姑什麼話也沒說，悄悄地走了。

娃娃以衣袖擦拭了淚痕，扭轉身，大踏步跟在覃秀姑身後走去。一步，兩步，……她提高了腳，挺着胸，竭力想表現她的堅毅，然而當她跨出第三步時，她的身子已搖幌得幾乎立不穩。終於，她回轉身，前撲，撲進了彭祖康的懷裏。

兩顆火熱的心照得那麼近，四道火熱的目光交接在一起，沒有一句話，也不需要一句話，一個緊緊的擁抱，代替了千言萬語。

良久，娃娃抽噎着道：「我……我想死。」

「爲什麼？」

「因爲我背叛了秀姊。」

「妳並沒有作出對不起她的事啊！」

「我的心在遠離她，我曾經說過，即使背叛天下所有的人，我也不會背叛她。然而現在這句話變了——如果我要背叛天下人，第一個就要背叛她。我不明白爲什麼會有這樣的想法，更不明白我的心爲什麼會逐漸遠離她。爲什麼？爲什麼啦？」

「娃娃！我只想告訴一句話——人是爲自己而活着的，不是爲別人。」

娃娃突然打了一個冷噤，然後以極快的動作掙扎脫彭祖康的懷抱，瞪視着他，後退，後退……

「娃娃！妳怎麼了？」彭祖康一大步逼了過去。

「請你站住！」娃娃的聲音非常冷峻。「我要告訴你，有一個人是爲別人而活着。」

「誰？」

「秀姊。」娃娃虔敬的神態就像是在膜拜她所敬重的神。「你可知道她爲什麼要去興隆場？是爲我，爲什麼要千辛萬苦地找白碧雲？也是爲我。而我却又生了背叛她的念頭，我是多麼卑鄙，你……你也卑鄙，……你……」

她很激動，以致無法說完她想說的話。但她並沒有掉頭離去，仍是那樣地瞪視着彭祖康。

她所揭露的秘密使得彭祖康有些震驚，也使他感到慚愧，姑不論他所持的論調——人是爲自己而活着——是否正確，最少他對覃秀姑的評估已發生了偏差。他緩緩地轉身，離開，並非他無顏在此立足，而是他無法承受娃娃那兩道迫人的目光。

娃娃站在那裏，一動也不動，目送着彭祖康的背影在梯口處消失了，她還是沒有動。河風拂過，她的長髮飛起，她的心房也好像飛起來了，是那樣的不穩定。整個腦海裏都飄飛着彭祖康的影子。

「娃娃！」覃秀姑悄然出現在娃娃身後，撫摸着她那零亂的頭髮，語氣分外柔和地道：「艙面風大，我們下去吧！」

「我要殺死他。」娃娃的聲音很輕，却很有力。

「殺死誰？」

「殺死彭祖康。」娃娃加重了語氣。

覃秀姑大大地吃了一驚，用力扳過娃娃的身子，疾聲問道：「爲什麼？」

「他是我心中的魔，如果讓他活着，終有一天我會爲他背叛任何一個人。」

「包括我？」

「嗯！」娃娃率直地點着頭。

覃秀姑輕吁了一口氣，輕輕地道：「那不是心中的魔，是愛。」

「愛！」

「嗯！你在愛他。」

「愛他是錯還是對呢？」

「愛一個人是沒有什麼錯與對的，只因妳愛得不是時候，所以心裏才滋生了矛盾。」覃秀姑又長長地吁了一口氣，才接下去道：「娃娃！妳可知道我也愛過一個男人？」

「哦！誰？」

「就是那個一直在暗中跟踪我們的人他在雙龍灘曾經偷開過我們的箱籠……」

「是他！」娃娃顯得非常吃驚。「可是，妳說妳終有一天要殺死他。」

「是的。因爲我的想法和妳完全一樣，我也認爲他是我心中的魔，他使我不能自已，不能安穩地睡，沒有胃口吃，沒有安定的心情去作任何事。」

「秀姊！」娃娃用力地搖幌着覃秀姑的肩膀，激動地說道：「我們要堅强，我們要拿定主意，殺死他們，將我們心中的魔除掉。我們要舒舒暢暢地睡，痛痛快快地吃，不要老是感覺心頭有東西壓着。」

覃秀姑苦笑着搖搖頭，道：「這是不可能的，我們永遠無法殺死他們。」

「爲什麼？」

「妳舉着刀，面上殺機密佈，心中充滿恨意，幾頭猛獅，餓虎也不是妳的對手。但是，他只要看妳一眼，妳就完全軟化了。唉！」覃秀姑沉重地嘆了一口氣。「這就是女人……」

娃娃搶着說道：「秀姊！妳認爲女人是那樣軟弱嗎？」

「不！女人並不軟弱，她們能承受男人無法承受的痛苦。但是，她們不能愛，只要心中有愛，就會軟得像一條毛虫，最輕微的踐踏也承受不住。」

「這樣說來，我們永遠要被他們奴役下去？」

「不是奴役，是……。」

颼！一柄飛刀破空而至，將覃秀姑的話硬生生切斷了。娃娃眼明手快，一抬手將那柄長約五寸的犀利小刀夾在食，中二指之間。

刀上穿着紙，這是江湖上的老把戲——飛刀寄柬。

覃秀姑此刻却沒有去展開那張箋函，她游目四顧，循着飛刀投擲過來的方向搜索敵踪，但是她什麼也沒有看見。三艘船的前甲板上一個人影都沒有。

娃娃已展開了箋函，就着星月之光，可以很清晰地看見箋上寫着八個大字：

「敵人險惡，速謀自救。」

她看過之後，又低聲問道：「秀姊！妳看這是誰寫的？」

覃秀姑只是默默地將那張箋函摺疊起來收進了懷裏，一點表示也沒有，看神情她似乎已知道那人是誰了。

「秀姊！」娃娃咬上了覃秀姑的耳朵：「難道是他寫的？」

「嗯！」覃秀姑點了點頭。「想不到他也在這艘船上。」

「可能是在右邊那條木船上。」

「娃娃，我們到艙房裏去吧！」

「秀姊！別小看那八個字。」娃娃神色凝重地道。「倒是很有道理，我們…」

「放心！」覃秀姑截住了她的話。「蔡勝龍不管如何險惡他都不會動我們。」

「你是說他不敢？」

「不是不敢，而是不會。」

「爲啥？」

「他可能已知道我們去興隆場的目的何在，而我們行動只會對他有益無害。」

娃娃緩緩地搖着頭，喃喃道：「我不明白。」

「我告訴妳，白碧雲到興隆場不是去要的，而是去作買賣，她在興隆場很可能妨碍了蔡勝龍的事，所以他樂得由我們去打擊她。」

「這叫借刀殺人之計。」

「娃娃！妳說對了。」

娃娃一時沒有再接口說下去，低頭沉吟着，像是在思索一個什麼問題。良久，她才囁嚅地問道：「秀姊！妳看彭祖康是不是一個壞人？」

「娃娃！」覃秀姑輕撫着她的頭髮，緩緩道：「這是一個很難回答的問題，因爲人的好壞是不能以他的行爲去作判斷的。娃娃！妳不能暫時將他忘掉麼？」

「秀姊！」娃娃低着頭，一隻脚尖漫無目的地在船板上劃着。「我不願說假話，他像一把烙鐵似地在我心頭上烙了一下，那種痕跡是永遠不會消失的。有時……有時我甚至感覺他比……比妳還重要。」

她抬起頭來，以接受責備的凛然神態瞪視着覃秀姑，在她想像中，對方必然會盛怒，一陣暴雨之後，必然會引起山洪爆發。

然而覃秀姑却是非常的平靜，笑了一笑，道：「娃娃！我不怪妳將彭祖康看得比我重，這是很正常的事。不管任何女人，都會將她所愛的男人看成一個神，不過……唉！不說也吧。」

「不過什麼？秀姊！妳說下去吧！」

「我是說，感情本來是很盲目的，妳必須冷靜一點，不要輕易去愛一個男人，一旦愛他，就要愛他到死，甚至爲他去死也在所不惜……比如說我……唉！」覃秀姑又以一聲沉重的嘆息結束了她的話。「在現在這種情況之下我們還在談論這些問題簡直太不知死活了，娃娃！我們應該商量一點正事。」

娃娃精神突然爲之一振，點點頭，道：「是的，我們該商談一點正事，……現在我們已落在蔡勝龍的掌握之中，即使他沒有加害我們的念頭，我們也完全處在被動的地位，我們無論如何要在船到興隆場之前爭取主動。」

「對的！妳和我的想法完全相同。」

「那麼，妳有計劃了？」

「有。」覃秀姑用力點了一下頭。「我們立刻動手，控制蔡勝龍……」

「你是說……」

「別緊張，」覃秀姑伸手壓住了娃娃的肩頭，聲音低低地道：「聽我說完……控制他的方法只有兩種：一是硬上，一是軟貼。先談硬上，那就是用傢伙迫住蔡勝龍，將他的生命控制在我們手裏，他的部下和他的家屬都不敢輕舉妄動。不過這種作法很愚蠢，由於我們人手不足，進行起來必然很吃力，而且到了興隆場之後，只能由一個人去對付白碧雲，這時我們非常不利。」

「那麼，軟貼呢？」

「用情感作網，用美色作餌……。」

娃娃非常吃驚地道：「秀妹！妳說什麼？」

覃秀姑語氣淡淡地問道：「妳為什麼這樣吃驚？」

娃娃道：「因為我從來沒有聽妳說過這種話。」

「別吃驚，由此可見妳畢竟還是一個娃娃，女人的笑，女人的淚，以及女人的身體，才是最厲害的武器和最充足的本錢，不會去運用的女人一定是大傻瓜。」

娃娃在這一瞬間，幾乎有些站不住脚，一陣一陣的昏暗像浪潮冲擊船板似地冲擊着她的腦海。她曾經有過遐想：如果彭祖康向她勾勾手指，或者對她稍作暗示，她就心甘情願地作毫無保留的奉獻，她覺得她的清白軀體以及她那顆火熱的心只有彭祖康才有資格佔有。而現在……

覃秀姑冷冷的聲音在她耳邊响起：「娃娃！大概是我的話嚇着妳了。不必怕，我並不是要妳去。」

「秀姊！」娃娃顯得非常激動。「但是我也不能讓妳去。妳為了我已經受夠了苦，不能再……」

「我已經決定了，只是先告訴妳一聲我為什麼要這樣作。現在，妳趕緊回到舵把子的艙房去吧！那裏還有好幾個女娃子要妳守護哩！」

「秀姊！妳得仔細考慮一下……。」

「考慮什麼？」

「第一，我們是否已到那如此犧牲不能度難關的時候，第二，蔡勝龍是否會入網上鈎。最後一個顧慮最重要，不然我們豈非自取其辱？」

「放心，這一點我最有把握，蔡勝龍心狠性詭，然而他却逃不過我這一張網。我現在就去……」覃秀姑話未說完，就掉頭走了。

覃秀姑是一個拿定了主意就立刻付諸實施的人，她毫不猶豫地向船橋下面艙房行去，在跨進鐵門的時候，她突然發現從暗影中伸出來一隻脚攔住了她的去路。雖然光綫很暗，她是看得見那個人，那人穿着一身黑衣，以背對着她，她根本就不用看他的臉，也知道他是誰。兩年了，他是第一次現身。

覃秀姑站住了，却沒有開口。

對方也是沉默的，過了許久，才說道：「妳想清楚了？」

「我不知道你問什麼。」

「我認為妳那個飛蛾撲火的計劃並不妙。」

「妙不妙是我的事。」

「聽妳的口氣，好像我們之間已經完了。」

「早就完了，如今你是你，我是我，各不相干。」

「那麼，我的那件東西妳還留着幹麼？還給我豈不是一了百了。」

「在雙龍灘，你曾經偷開過我們的箱籠，那件東西就放在箱籠裏，你為啥不拿去？」

「胡說！」低沉的咆哮顯示了他的憤怒。「我何曾去偷開過妳的箱籠？妳好像看走了眼，我絕不會作那種下流事。」

「不是你？」覃秀姑有些吃驚。「那麼是誰？」

「妳的箱子裏放了什麼寶貝？值得人家去翻箱倒籠？」

「不要說這些閑話！」覃秀姑叱喝了一聲。「兩年來，你一直跟着我，到底是為了啥？你混上這條船，目的又何在？你最好說說清楚。我現在敵人很多再多你一個也無所謂。」

「我永遠都不會成為妳的敵人。」

「那麼，你為什麼一直像鬼魂般的跟着我，使我……？」

「使妳不安嗎？」那人的語氣始終是婉婉而歉疚的。「我只是想終止妳的流浪，阻止妳的冒險。我眞不懂，做一個安份守己，平平凡凡的人有什麼不好？」

「我很想做一個平凡的人，不幸在我身上發生了不平凡的事。別妄想阻止我。」覃秀姑的語調本來還有輕微的激動。她突然冷漠下來：「聽我最後一次忠告，遠離我，這樣對我們彼此都好。至於你當年給我的信物，我可以還給你。」

「妳一直帶在身邊？」

「嗯！我放在箱子裏……」

「難怪你以為是我偷開妳的箱籠，妳以為我要將訂情表記偷回去。錯了，我不是那種人。」

「謝謝你告訴我，現在我要將情勢重新估計，如果暗中偷開箱籠的人不是你，那麼，我又多了一個敵人。敵人再多我也不怕，但我害怕潛伏在暗中不露面的……」說到這裏，覃秀姑擺了擺手。「好了！請吧！各有各的事，各有各的路，祝你旅途順風。」

她跨過那條橫在走道上的腿，以一種大無畏的神態向艙房內走去。

她本來還有一絲猶豫，現在在那個又愛又恨的男人前面她反倒堅定了。她擧起穩定的手，敲响了蔡勝龍住宿的那間艙房的鐵門。

「誰？」詢問聲立刻响起，這顯示蔡勝龍並未入睡。

「是我。覃秀姑。」

「哦？」有些驚異。「這麼晚……」

「夜深人靜，才方便我們的交易，快開門吧！」

「好！請稍為等一下。」

一陣悉悉索索之聲，房內的人在穿衣服。過了好一陣子，房門才打開，覃秀姑一閃身從門縫中擠了進去。現在，感到驚異的是她了，因為艙房內除了蔡勝龍之外還有一個女人——被人口販子潘五登帶來的阿娥。

阿娥雲鬢蓬亂，面頰酡紅，羞羞答答地坐在床邊。覃秀姑不是苗圃上的綠芽兒，自然知道在她敲門之前艙房內是什麼局面了。她心裏實在有些估不透，阿娥臉上沒有半點淚痕，難道是心甘情願投懷送抱的？

蔡勝龍多少有點兒尷尬，他向阿娥擺擺手，道：「妳回去吧！我要跟覃姑娘說句話。」

阿娥乖順地走了，一點反應也沒有。艙房門關上，覃秀姑一屁股坐了下來，冷冷道：「姓彭的砸了潘五登的飯碗，搶了他的貨，想不到檢便宜的却是你。」

「嘿嘿！」蔡勝龍乾笑了一聲。「逢場作戲，那個女娃兒倒是很好上手，可惜不是個清水貨。」

「我可不管你剛才喝的是清水還是渾湯，開門見山，直截了當，我們來談一筆交易。」

「什麼交易？」

「我賣了，」覃秀姑落落大方地拍着胸脯。「看你出個什麼樣的價。」

蔡勝龍先是一楞，接着微微地笑了，他瞇着眼，將覃秀姑看了又看，他要看的不是她的風情，不是她的體態，而是她心中的羅機，這對他來說，是個意外中的意外。

「貨賣識家，」覃秀姑見他笑而不語，忙又開腔。「你不買，有人買，請立刻作個表示。」

蔡勝龍面上的笑容漸漸收斂，繃着臉道：「覃姑娘是要賣身？還是賣心？」

這句話雖然稍嫌問得直截了當，却是問得犀利非凡，立刻教覃秀姑瞠目結舌，答不上話來。

蔡勝龍微側身子，將目光望向一邊，緩緩地說道：「以覃姑娘的風情，姿色來說，江湖上，想吃這塊天鵝肉的癩蛤蟆簡直可以用籮筐裝。說得坦白一點，我也是這羣癩蛤蟆當中的一個。只是，覃姑娘一開口就提到買賣二字，突然使人感到意興索然……」

覃秀姑冷笑道：「想不到你還是個雅人，買賣不成仁義在，打擾。」

她轉身要走，蔡勝龍一個大步橫身攔住了她，開門見山地問道：「妳遭遇了什麼困難？」

「這句話問得好！」覃秀姑深深了解蔡勝龍的性格，是以一開口又接觸到了主題。「老實說，不幹買賣不出門，這回到興隆場是要幹活兒的。缺少個好幫手，所以才來跟你談買賣。」

蔡勝龍笑道：「覃姑娘！能不能不談買賣兩個字？」

「不行！」覃秀姑一口回絕，她面上沒有絲毫笑容，然而她却有信心這種冷艷更能使男人動心。「我是一個無情的人，所以不喜歡跟任何人套交情。買賣最乾脆，一樣換一樣。」

「好！」蔡勝龍點點頭，收斂了笑容，態度也嚴肅起來。「我先聽聽妳開出來的價錢。」

覃秀姑道：「我到興隆場是為了找一個人，這個人雖是高手，我自信獨力可以對付得下……」

「那又何需幫手？」

「我不希望任何人插手其間，你要作的就是這件事。」

「聽起來好像很簡單。」

「其實並不簡單，你最好仔細攷慮一下才點頭。」

「正巧相反。」蔡勝龍傲然地道：「愈是有困難的事我愈有興趣，這樁買賣可以說成了。不過，有句話先要聲明，我要買妳的心，而不買妳的身。」

「對不住！我是賣身不賣心。」

「那就免談。」蔡勝龍的態度表示得很堅決。

覃秀姑凝視着他，緩緩道：「女人的心是看不見，摸不透的，你買那種靠不住的東西幹嗎？」

「我知道女人的心最不可靠，但是妳那顆心却有些不同，除非妳不點頭，否則一定大有用處。」蔡勝龍那張慘白的臉上突然又浮現了陰冷的笑意。「覃姑娘！說句妳不要見怪的話，妳的身體在我眼裏不值分文錢。」

「哦！」覃秀姑杏眼圓睜，柳眉倒豎，憤怒已極，若非她是有所圖謀而來，她定會不計任何後果地猛摑對方兩個耳光。

「一具沒有感情的軀體就像一段冰冷的石頭，再笨的男人也不會抱着一段石頭去睡覺。」

覃秀姑冷冷道：「話是非常漂亮，其實你是存心檢便宜。」

「這話是怎麼個說法？」

「當你得到一個女人的身體時，未必能得到那個女人的心；倘若你得到了那個女人的心，那麼她的身體你已垂手可得。你口頭上說是買心不買身，其實你是想身心都要，而只付出一樣東西的價錢。」

「厲害！厲害！」蔡勝龍流露出一副衷心折服的神態。「若論作買賣，討價還價，只怕誰也不是妳的對手。不過，妳却將我的心意看錯了。」

「看錯了！」

「而且錯得離了譜。」蔡勝龍沒有繼續解釋，話題突然一轉：「覃姑娘！我看咱們最好還是心換心，這樣該公平吧？」

「哼！」覃秀姑打從鼻孔裏噴出一股冷氣。「女人的心靠不住，男人的心更靠不住……」

蔡勝龍截住她的話，道：「我們都生了一副太活的心眼，由於情況所迫，我們必須彼此信賴。魚幫水，水幫魚，大家都有好處。」

覃秀姑翻翻眼皮，似是畧感意外，然後以冷漠的語氣道：「你們蔡家在興隆場聲勢雄厚，水旱兩路，三教九流全抓在手裏，難道還有什麼地方用得到我嗎？」

蔡勝龍目光狡黠地一閃，壓低了嗓門道：「覃秀姑！這裏可不是興隆場啊！」

「哼！」覃秀姑冷笑了一聲，心裏有一萬個不痛快，却沒有說出來。「說吧！現在要我為你幹什麼？」

「幹一個人。」

「哦？原來要我當劊子手。」

「覃秀姑！請不要說得那樣難聽。現在請妳先表示答不答應，若是搖頭，就不必往下談了。」

「我還是想知道那個被你定了死罪的人是誰？」

「那麼，妳到興隆場要找的人又是誰呢？」

覃秀姑稍為猶豫了一下，才回答道：「我要找的是白碧雲。」

蔡勝龍笑道：「這是我意料中的事。只要妳願意，妳儘可坐在茶館，酒樓裏等，我會把白碧雲綁好送到妳面前來。」

「那倒不需要，現在輪到你說出你要我去殺誰了。」

「林——慶——山。」

覃秀姑幾乎連一秒鐘也沒有攷慮，就斬釘截鐵地說道：「對不起，這筆交易談不攏。我心裏願意幹，我手却不想幹。」

「妳怕他？」

「談不上怕字。」（未完）

新派武俠長篇

臥龍生·文
盧令·圖

神眼遊龍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岳秀、譚雲和侍衞宮宮主張一清，在副宮主王丹住院中，擊斃龍鳳會的一名在侍衞宮臥底的頭目老董後，王丹願改過追隨岳秀，清除侍衞宮內奸，他們的矛頭，首先指向侍衞宮的長老院。由王丹領路，直闖長老院，張一清先以禮求見院主滕奇，要他召集全院長老，爲皇上効命，滕奇抗命，岳秀挺身而出，以玄奇功力懾服滕奇後，說明身份，並宣稱奉旨清肅內奸，違者以反叛論處，着令滕奇速卽下令召集院中老長齊集候命，滕奇無可奈何地傳命下去，進來數位長老，岳秀向其中一矮胖長老請教姓名——

技壓長老院　智揭奸佞謀

矮胖老人道：「在下麼？復姓公孫，單名一個亮。」

岳秀道：「原來是公孫兄。」

公孫亮道：「不敢，老朽等，都已經是退休的人了，很少問事。」

岳秀說道：「但目下情形不同，只怕諸位退休的前輩們，還要爲朝廷出一次力了。」

公孫亮道：「出什麼力？」

岳秀道：「公孫兄是眞的不知呢？還是明知故問？」

公孫亮哈哈一笑，道：「岳侯，在下是眞的不知，那有明知故問之理。」

岳秀點點頭，道：「既是如此，在下就叫這位馬兄，簡明說一遍了。」

馬鵬應了一聲，說明了目下情勢。他經驗豐富，口才又好，雖然說話不多，但却把事情說的很明白。

公孫亮道：「有這等事，爲什麼？老朽一點也不知道？」

目光轉注到滕奇的臉上，道：「院主，這些事，在下怎麼沒有聽過！」

滕奇道：「我也和公孫兄一樣，沒有聽到過這些事情，事實，咱們已經退休了，這些事，實也不是咱們應該問的。」

公孫亮一皺眉頭，道：「怎麼回事，張宮主，也不通知咱們一聲麼？」

張一清道：「在下都有專函通報，送到貴院，滕院主應該知道。」

滕奇嘿嘿一笑，說道：「我們既已退休，就不願再多問事，所以，本座不願看那些公報。」

公孫亮道：「滕院主，這就是你的不對了，你怎麼可以把這等大事，積壓下來，不讓我們知道。」

滕奇臉色微變，道：「公孫兄，你如還有興趣多問是非，就不該退休到這長老院來。」

公孫亮冷聲道：「事有輕重大小，像這等大事，咱們自然應該知道，再說，一旦出了大變，咱們這長老院，只怕也住不安了。」

滕奇一皺眉頭，欲言又止。

公孫亮冷笑一聲，接道：「院主，在下覺着，這件事和咱們的長老院也有着很大的關係，至少，院主應該把咱們召集起來，談談這件事情。」

滕奇道：「咱們既都是退休的人了，老夫覺着管的事情越少越好。」

公孫亮道：「但有些事情，太過重大，非要我們知道不可。」

滕奇哦了一聲，道：「這個麼？老夫很難分辯，因爲，他們送來的東西，老夫很少看它。」

公孫亮道：「所以，禁宮之中的大變，你也不清楚了。」

滕奇道：「老夫不太清楚。」

岳秀道：「至少，現在你清楚了。」

滕奇道：「不錯，現在，老夫清楚了，所以，我要召請長老院中所有的人，大家會商一番。」

岳秀道：「還有幾個人？」

滕奇道：「現在，已到了三位，再有三位到來，咱們就可以商談一番了。」

張一清道：「還有那三位？」

滕奇還未來得及答話，只見三個人魚貫行了進來。

張一清道：「他們來了。」

岳秀抬頭看去，只見三人行了進來。當先一個身軀很高大，足足有八尺以上，但人却很瘦，細細高高的，像根竹竿一樣，頭下長鬚如雪。

瘦高個子身後兩個人却是一對面日平凡的中年人，面色紅潤，泛着油光，說明了他們在長老院中，日子過的很舒適。

這兩個人，實在看不出有很大的年紀，說他們四十多歲，不能算錯，但如若說他們超過六十歲，却難叫人相信。

有一點奇怪的地方是，這兩個人的顎下光禿禿的，不見鬍鬚。

岳秀心中一動，低聲道：「宮主，這兩個不長鬍鬚的人，是不是太監？」

張一清道：「不是，他們是侍衞宮中很有名的兩位兄弟……」

但見左首那無鬚人雙目一瞪，冷冷接道：「張宮主，可是在譏笑咱們兄弟？」

張一清道：「不要誤會，本座並無此意。」

無鬚人日光轉注到岳秀的身上，道：「這位是什麼人？」

岳秀道：「在下岳秀。」

無鬚人道：「岳秀，你是那位官封布衣侯，御賜金鳳剪的岳秀？」

岳秀道：「正是區區，看來長老院的消息，也是靈通的很。」

無鬚人冷笑一聲，道：「老夫聽到此事，心中就不忿的很，想不到的是，咱們這麼快會見了面。」

岳秀道：「哦！閣下準備如何對付區區。」

無鬚人冷冷說道：「官封布衣侯，那是皇帝老兒高興，也還罷了，但把金鳳剪，輕易賜人，却叫在下不滿的很。」

岳秀淡淡一笑，道：「爲什麼？」

無鬚人道：「當年，金鳳剪被人盜走，咱們兄弟奉了滕宮主之命，率領侍衞宮中，五大高手，遠追大漠，搏殺十七陣，負傷三處，隨行五大高手，全數成仁，咱們二兄弟，僅保性命而歸，追回金鳳剪，那剪上有我們的血汗。」

岳秀微微一笑，道：「閣下，那金鳳剪本是進貢之物，你們兄弟是食王俸祿的人，理應爲朝廷出手，多少過關，禦外埋骨大漠，多少忠臣義士，慷慨就義，爲國捐軀，侍衞宮中人，未能保持金鳳剪，被人由大內竊走，老實說，理當追回，功過相抵，實也算不得什麼大勛，大功。」

無鬚人怒道：「好狂大的口氣。」

馬鵬冷笑一聲，道：「岳爺官封侯位，論官位，當列一品，你這不長鬚的人，怎能出言無禮。」

無鬚人怒道：「你是什麼人？」

馬鵬道：「在下姓馬，岳侯長隨。」

左首無鬚人怒道：「你犯了老夫的忌諱，非死不可。」

馬鵬道：「死亡非難事，只可惜在下還很珍惜這條命……」

左首無鬚人突然一上步，道：「那容易，老夫成全你。」

突然一掌，拍了過來。

馬鵬右手，正想封架，突覺一股強大勁力，已然先襲上身。

那力道很怪異，似是在那無鬚人掌勢之前。

但覺前胸一震，身不由已的向後退了三步。

馬鵬本是見多識廣之人，立時心生驚覺，駭然叫道：「無影掌。」

無鬚人哈哈一笑，道：「不錯，你小子還算有點見識，再接老夫一掌試試。」

岳秀一橫身，攔在了馬鵬身前，冷冷喝道：「給我住手。」

無鬚人收住了掌勢，道：「怎麼，岳侯想親自出手了？」

岳秀未理會那無鬚人，目光却轉到滕奇的身上，道：「滕院主，他們是兩兄弟麼？」

滕奇道：「不錯，昔年在侍衞宮中，是特級侍衞，建了不少大功。」

岳秀道：「他們叫什麼名字？」

滕奇望了兩個無鬚人一眼，說道：「岳侯和他們相對而立，爲何不肯問問他們呢？」

岳秀淡淡一笑，道：「滕院主，你可是害怕麼？」

滕奇道：「談不上什麼害怕，不過，進入長老院中的人，大家的身份，都差不多，至於院主之稱，那只不過是徒具虛名罷了。」

岳秀嗯了一聲，目光轉到兩個無鬚人的身上，道：「兩位，怎麼稱呼，滕院主不敢說，兩位自己可以說吧？」

左首無鬚人冷笑一聲，道：「在下仇仁，舍弟仇義。」

岳秀點點頭，說道：「兩位的名字不錯。」

仇仁冷笑一聲，道：「你還想知道什麼？」

岳秀道：「兩位內功精湛，全無老邁之徵，爲什麼竟然退隱於長老院中？」

一直沒有開口的仇義，突然開口說道：「你可是替咱們兄弟算命的？」

岳秀道：「在下對星相之術，自信學有素養，如若兩位肯相信在下之言，在下

倒也願奉送數言。」

仇義怒道：「你們如眞有相命的本領，爲什麼不相相你自己的命？」

岳秀道：「在下的命很好，官至公侯，長命百歲。」

仇義道：「大概你小子沒有好命，封了侯，就離死不遠了？」

岳秀道：「仇義，你旣知我的身份，還敢如此不敬，可有什麼仗恃麼？」

仇義道：「你是王侯，就不該穿上三等侍衞的衣服……」

岳秀淡淡一笑，接道：「滕院主，在下明白你的苦衷了。」

仇仁道：「你明白什麼？」

岳秀道：「滕院主說的不錯，他只是一個名義上的院主，眞正控制這長老院的，是你們兩位。」

仇義道：「你小子太聰明了，聰明都活不長久。」

突然，一揚手，拍出一掌。

岳秀揮手一封而出。

但覺一股暗勁，突然間擊中前胸。

岳秀驟不及防，被震的向後蹌退了三步。

這一掌，仇義用的力道不輕，岳秀感覺到前胸處一陣血氣翻動。

馬鵬低聲道：「岳爺，無影掌不帶掌風，傷人於無影，無形之中。」

岳秀點點頭，道：「我知道了。」

仇義發出了一記無影掌，雖然把岳秀震退了三步，但他自己却也感覺到一股强大的反震之力，彈了回來。

心中暗暗驚駭，忖道：這小子，內功好生精純，深厚。

岳秀暗暗吸一口氣，又緩緩向前逼近兩步，說道：「仇義，你的無影掌法很高明。」

仇義道：「誇獎，誇獎。」

岳秀道：「閣下再發一掌試試。」

仇義道：「好！你小心了。」

忽然舉手，虛空一擊。

這一次，岳秀早已有了準備，看他掌勢方位，舉手封去。

所謂無影掌，只是練就一股陰，柔之力，他力道綿綿如絲，不帶一點破空風聲，直到擊中了人身之後，才會發出强大的力量，使人防不勝防。

岳秀中了一掌之後，可以覺到個中之秘。

一股强猛的陽剛內勁，和仇義發出的陰柔之力，半途觸接。

那股無聲無形的陰柔暗勁，一與岳秀打出的掌力相接觸，忽然間，捲起了一股風。

仇義身不由主的向後退了兩步，岳秀卻紋風未動。

岳秀冷笑一聲，道：「仇義，在下要反擊了。」

一側身子，直攻過去，右手五指箕張，抓向仇義的肩頭。

仇義一側，右手揮出，又發出一記無影掌力。

岳秀早已戒備，左手蓄勁待敵。

仇義掌勢擊出，岳秀的左手，也同時推了出去。

兩人的掌勢還相距有兩尺左右，暗勁已先觸接。

這一次，岳秀用出了八成內力。

仇義身子搖顫，感覺掌上的陰柔內勁，硬被逼了回來。

這是內力互拚，誰也取巧不得。

仇義身不由己，又向後退了三步。

內腑血氣翻湧，眼前金星閃爍。

岳秀攻出的右手，招數未變，踏前一步，一把抓住了仇義的左肩，一收一甩。

仇義整個的身子，失去了控制，一個跟斗跌了出去，摔落在七八尺外。

這一交摔的不輕，仇義停息了一下，才站起身子。

岳秀冷笑一聲，道：「仇義，你還要再試試麼？」

仇義冷哼一聲，沒有接口。

岳秀淡淡一笑，道：「仇仁，該到你了，仇義口中雖然沒有說話，但他心中早已生畏，無勇再戰。」

仇仁冷冷說道：「至少，他還有再戰之能。」

忽然一側身子，攻了上去。

雙掌幌動，迎面一招。

岳秀也嚐到過無影掌的厲害，這一掌如被他打中面門，非得鼻子開花不可。右手一抬，護住面門，左手却疾探而出，抓住仇仁的右腕。

但覺得後背一震，一股暗勁，撞上肩頭。

這無影掌，發時無聲無息，實叫人防不勝防。

岳秀已抓住了仇仁的右腕。

雖然，岳秀早已運氣戒備，這一掌，並未受傷，但也覺心頭震蕩，血氣翻動，不禁心頭火起。

五指加刀，一帶仇仁身軀，擋在自己身前，冷冷說道：「你們練成了無影掌，學會了暗箭傷人。留在世上，也是有害無益。」

右手加力一扭一抖。

但聞仇仁慘叫一聲，整個癱了下去，口中流出鮮血。

原來，岳秀這運勁一抖，使得仇仁整個的骨骼散去，五臟離位。

他很少下這等辣手殺人，自己也有着太過殘忍的感覺。

仇義楞住了，滕奇也楞住，公孫亮，和早些入室的兩位老者，全都呆住了。

這些人，都是殺了一輩子人的人，但却從未見這等殺法，用手一抖之下，竟然把一個人，生生抖死。

仇義奔了過去，伸手一摸，仇仁早已氣絕而逝。

岳秀突然一欺步，直逼到仇義身前，道：「我不想殺人，但如情勢逼的我無可選擇時，我也只好殺了。」

仇義道：「你，你……」

他一連幾個你字，却說不出下文。

岳秀冷冷接道：「我可以殺死仇仁，一樣可以殺了你。」

仇義道：「我，我……」

驚恐之情，溢於言表之間。

岳秀道：「你相不相信！」

仇義驚恐地連聲道：「相信，相信，我相信……。」

岳秀道：「除非你肯回答我的問話，

要不然，立刻死亡。」

大約是岳秀的殺人手法，極少見到，仇義完全被鎭住。

想也沒想，仇義立刻說道：「岳侯，要問什麼？在下知無不言。」

岳秀道：「告訴我，你們是受何人所命，用心何在？」

仇義道：「咱們是……」

突然一翻眼睛，倒摔在地上。

岳秀怔了一怔，流目四顧。

滕奇快步行了過來，伸手扶起了仇義。一探鼻息，早已氣絕。

岳秀道：「什麼人下的手。」

公孫亮道：「至少，不是我。」

滕奇道：「是不是他自絕而死？」

岳秀道：「不像，他如是有自絕而死的勇氣，也不會這樣貪生怕死了。」

滕奇道：「岳侯的意思，可是說，我們在座之人，其中之一人，是兇手了。」

岳秀道：「至少，都有嫌疑。」

滕奇道：「以岳侯耳目之聰，如是這大廳中，有人暗算仇義，決逃不過岳侯的雙目了。」

岳秀沉吟了一陣，道：「殺死仇義，旨在滅口，因爲，他在驚恐之下，很可能會說出個中隱密。」

滕奇道：「岳侯，仇氏兄弟的事，在下實在不太清楚。」

岳秀道：「你身爲一院之主……。」

滕奇接道：「表面上，確然如此，不過，這是長老院，長老院中的院主，一向不太管事。」

岳秀冷聲說道：「這麼說來，滕院主，你對這長老院中的人人事事，完全不知道了。」

滕奇道：「那倒不是。」

岳秀道：「那麼，滕院主，知道些甚麼？」

滕奇道：「岳侯，我知道的很少，但不能說，完全不知道。」

岳秀道：「好！把你知道的完全說出來吧。」

滕奇怔了一怔，道：「岳侯，我和他們共事多年，彼此之間，都有相當的認識，別的事，老朽很少過問。」

岳秀道：「他們身在長老院，有甚麼行動，自然也無法可以瞞得過你滕老的耳目了。」

滕奇道：「岳侯！就算老朽，知道他們有些異常的行動，老朽也不會去過問他們。」

岳秀道：「這麼說來，豈不是有愧你這院主的責任了。」

滕奇道：「岳侯，這是退休養頤的長老院，至少，在表面上，都是不再問事的人？」

岳秀道：「所以，你這個院主，很放任，不論他們在長老院中，做出些甚麼事，你都不聞不問了。」

滕奇道：「岳侯，有些事，我也問不了，他們不會聽我的。」

岳秀道：「這麼吧！滕院主不管別人，至少可以管到自己吧！」

滕奇道：「岳侯有甚麼吩咐？」

岳秀道：「我只要你滕院主，表明一下自己，願不願意，追隨張宮主，再爲當今出一次力，目下內宮驚變，侍衞中的好手，大都調往內院，保護皇上去，我們清查亂黨，很需要人手，像你滕院主這樣的高手，又是長老院主，必可助我們一臂之力了。」

滕奇道：「老朽太老了，有很多功夫，也被擱下，久疏練習。」

岳秀道：「滕院主不用客氣，願不願單憑一言。」

滕奇不再理會岳秀，却望着張一清道：「張宮主如若覺着老朽還可以爲國効力，希望能給老朽一點指示。」

張一清道：「岳侯請吩咐，滕兄就勉爲其難吧！」

滕奇無法再推辭，只好長長吁一口氣，道：「張宮主也這麼說，老朽就恭敬不如從命了。」

岳秀目光轉到公孫亮的身上，道：「閣下如何？」

公孫亮道：「咱們食王俸祿，皇上如需有咱們効力之處，咱們萬死不辭，張宮主吩咐一聲，在下願爲先驅。」

張一清一抱拳，說道：「多謝公孫長老。」

岳秀目光轉到兩個葛衣老人的身上，道：「這兩位老人家，有何高見。」

兩個葛衣老人，仍然端坐不動。

滕奇道：「他們兩人，出於同門，都是在八十左右年紀……」

譚雲突然接口說道：「看上去，他們眞的很老了。」

滕奇接口說道：「不但老邁了，而且，兩耳重聽，岳侯的問話，只怕他們沒有聽到。」

岳秀微微一笑，舉步直行到兩個葛衣老人的前面，說道：「兩位老人家，在下岳秀……」

滕奇高聲接道：「黃兄，成兄，這位是岳侯爺，有話請教兩位。」

兩個葛衣人，本來微閉雙目，聽到了滕奇大喝，才睜開了眼睛。

左首一個葛衣老人，微微一側身子，目光轉到岳秀的臉上，說道：「你是岳侯爺。」

岳秀拱一拱手，說道：「晚進岳秀，老前輩是……。」

聲音不大，但覺用內力送入那葛衣老人的耳中。

葛衣老人點一點頭，說道：「老朽黃通。」

岳秀道：「原來是黃前輩。」

黃通笑一笑，道：「我和成師弟，都是年邁，衰老之人，不願再問江湖中事，事實上，我們這樣大的年紀，也無法再問是非了。」

岳秀沉吟了一陣，道：「兩位前輩，既然決心脫離是非，晚進有一點愚見，提供兩位，不知可否接納。」

黃通道：「你說吧，只要我們能夠辦到的，我們自會答應。」

岳秀說道：「這侍衞宮長老院，已非久居之地，兩位可以離開了。」

黃通道：「岳侯的意思，是讓我們搬離此地了。」

岳秀道：「在下正是此意。」

黃通冷冷道：「好吧！岳侯既然覺着

我們不宜久居此地，咱們就恭敬不如從命了。」

岳秀道：「好！兩位很合作，但不知可否答應第二個條件。」

黃通道：「岳侯可否明示？」

岳秀道：「可以，第二條件麼？就是請兩位把一身武功放了。」

黃通微微一怔，說道：「我們這麼老邁的人了，行動都有些不便，那會甚麼武功？」

岳秀道：「這方面，兩位就不够老實了，說實話。」

黃通怔了一怔，說道：「岳侯的意思是……」

岳秀接道：「表面上看去，兩位確然是有些年紀老邁了，更難的是，你們這份裝作，實是叫人有些摸不清底細，可惜的是，在下看法不同，兩位不但武功未擱下，反而日有精進。」

黃通冷笑一聲，道：「岳侯！你這是給我老頭子開玩笑麼？」

岳秀冷冷說道：「黃兄，在下說的很認眞。」

黃通道：「我不明白，岳侯，像我這樣的人，那裏還會有甚麼功夫？」

岳秀點點頭，道：「好！咱們想個法子來證明一下，……」

回顧了馬鵬一眼，道：「有沒有一種藥物，食下之後，可以使一個人的武功，消退，身體又不會受傷。」

馬鵬說道：「屬下身上，就有這種藥物。」

岳秀轉對黃通道：「黃兄，要不要服用一些？」

黃通搖了搖頭，說道：「我這把年紀了，岳侯還不放過我，難道定要毒死我們麼？」

岳秀道：「黃兄，在下很敬重兩位，希望兩位三思。」

黃通搖頭道：「岳侯，咱們不能吃藥物……」

岳秀道：「兩位深藏不露，因而外形，又能現出如此老邁之態，連在下也幾乎被兩位瞞過了。」

黃通道：「岳侯！你說些甚麼？」

岳秀道：「小不忍則亂大謀，黃兄千不該，萬不該，不該忍不下那口氣憤，出手傷了仇義……」

黃通苦笑一下，接道：「岳侯，眞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詞，岳侯怎能指老朽傷人。」

岳秀冷冷說道：「你百密一疏，能够手不揚，身不動，發出毒針，那確是另一種境界的武功，不過，你忘了一件事。」

黃通急道：「甚麼事？」

這一問，無疑是承認了自己是殺人兇手。

岳秀道：「怎麼？閣下承認了。」

黃通道：「岳侯，不用抓老夫的話柄，我要事實。」

岳秀道：「好！你百密一疏，忽略了角度，我查看過仇義身上所中的毒針，那是從你這個角度射中，除你之外，別人無法從那裏射出毒針。」

黃通突然哈哈一笑，道：「佩服，佩服，既然被你找出來了，老朽也不想再否認了，你們準備如何對付老夫。」

岳秀冷冷說道：「看來，黃前輩也不是願意束手就縛的人了。」

黃通道：「是！」

岳秀道：「那就請黃兄劃個道子出來，岳某人一定奉陪。」

黃通說道：「這個麼？在下倒不敢當，不過，岳侯，你已經發覺了老朽之秘，老朽就是想裝作，也有些裝作不來了，對麼？」

岳秀道：「黃兄，想不到，你已把武功練到不着皮相之境了。」

黃通緩緩站起了身子，說道：「岳侯！看來，你如不賜教老朽幾招，定然是不甘心了。」

岳秀忽然一揚手，點出一指。

一縷指風，疾襲向黃通的右腕。

黃通原本已微抬的手臂，吃指風一迫，只好向後縮去。

波的一聲，一枚極細小毒針，射入了磚地之中。

力道强勁，毒針直沒入地磚之中。

岳秀道：「黃兄，故技不可重施，重施就不高明了。」

黃通忽然一側身，左手一掌，横裏擊了過來。

岳秀右掌疾出，拍的一聲，硬接下了黃通一掌。

一招硬拚，彼此心中都感到了震駭異常。

原來，這一掌竟是平分秋色，不見勝負。

只不過，兩人用的力道不同，黃通用出了九成眞力，希望一掌能傷岳秀。

岳秀只用出了八成力道，封阻對方的掌勢。

但這已够人驚駭了。

岳秀輕輕吁一口氣，道：「閣下，是眞人不露像啊！」

黃通道：「岳侯之名，也非虛傳，老夫三十年參悟的神功，竟然被岳侯一掌化開。」

岳秀神情肅然，道：「接了閣下這一掌，使我感覺到長老院沒有白來。」

黃通道：「岳侯的推想之力，實够豐富，想來是把我們兄弟和造反事連在一起了。」

岳秀道：「在下確有此想。」

黃通道：「老朽可以奉告岳侯，我們師兄弟並未參與此事。」

岳秀雙目中暴射出兩道神芒，道：「黃老，你和令師弟聯手一戰如何？」

黃通道：「岳侯的意思是，要老朽師兄弟兩人，合力一戰岳侯。」

岳秀道：「在下正是此意。」

黃通笑一笑，道：「老朽有一事不明，請教岳侯。」

岳秀道：「請說。」

黃通道：「岳侯爺再三迫使我們兄弟聯手出戰，但不知用心何在？」

岳秀道：「兩位如若勝了岳秀，在下回頭就走，決不再多問一事，如在下幸勝了，在下也希望兩位能據實回答在下幾句問話。」

黃通道：「一葉知秋，適和岳侯對掌，已覺出岳侯武功不凡。」（未完）

新派武俠長篇

秦紅·文　盧令·圖

千里不留行

（大結局）

前文提要： 上面書至年書劍藉着大雨，料定僞扮殭尸者必會在泥濘山路上留下足迹，果然由此而尋獲僞扮殭尸的存身之處，先後擊殺了青竹屍牟撫天、石頭屍米永福後，生擒了樹腹屍皮昌，最後一名花屍梅香香失去踪迹，年書劍料定她並非聞風先遁，必是因事離開，自願留下作守株待兔之舉，趙公鴻遂命仲孫逸留下協助年書劍，率領其餘各人逕回仙霞山莊，那晚，梅香香果然自山下回來，年書劍親自出手將她生擒下來，向她迫問留在仙霞山莊僞冒王公公的人是誰，梅香香搖頭說未到最後關頭，不願全盤供出——

殭屍謎團揭　沉冤眞相白

年書劍冷笑道：「等下回到山莊，我就要叫他露出原形了，妳以爲他還逃得了麼？」

花屍梅香香狡黠的笑道：「也許等下回到山莊，你會發現情況剛好相反！」

仲孫逸也感到不妙，忙向年書劍問道：「武林三公，尚不知道那王公公是假的吧？」

年書劍道：「是的。」

仲孫逸道：「那麼，咱們須快些回去，要知明槍易敵暗箭難防，那假王公公在看到『樹腹屍皮昌』落網之後，可能會採取行動呢！」

年書劍點點頭，轉對年長壽道：「長壽，點她穴道，將她帶起來。」

年長壽依言點了花屍梅香香的軟麻穴，將她攬腰抱起，四人於是動身趕返仙霞山莊，一路施展輕功提縱術，約莫四更天左右，已趕回到山莊門口。

一眼望入，但見莊中大廳燈火通明，只沒聽見一點人聲，情況似乎有異！

年書劍停住脚步，說道：「長壽，等一下！」

年長壽正要步入，聞言住足道：「甚麼事啊？」

年書劍一指他手上的花屍梅香香，低聲道：「再點她啞穴，免得她叫嚷！」

年長壽又依言點了花屍梅香香啞穴。

仲孫逸也低聲道：「年書劍，莊中好像已發生變故，你覺得是不是？」

年書劍亦覺有異，點點頭道：「不錯，咱們回到此處，照說滿衞士等人應現身出迎才對，而現在却靜悄悄的沒見一點人影……」

仲孫逸自腰內解下一柄軟劍，道：「快進去瞧瞧！」

說着，飛身縱入。

年書劍仗劍隨後奔入，四人快速奔到大廳門口，已看到廳上的情形，登時面色大變，呆住了。

原來，此刻廳上倒着十一人！

他們是武林三公，怪俠歐陽善，雲裏金剛滿天星，鐵笛客晁基，劍迷李飛及那四個跟劉金堂一起來的武林朋友！

十一人昏迷倒在一張四方桌的四邊，而桌上有吃剩的飯菜，分明是在吃飯時，突然中毒的！

年書劍一呆之後，疾忙跳入廳中，一把將趙公鴻抱起，急叫道：「師伯！師伯！你們怎麼啦？」

趙公鴻面泛紫黑，沒有一點反應，但尚未死亡，還有一絲氣在。

其餘十人的情況相同，都面泛紫黑，昏迷不省人事！

仲孫逸面色陣陣蒼白，驚聲道：「是中毒的吧？」

年書劍點點頭，輕輕放下趙公鴻，站起身子叫道：「王公公！王公公！」

仲孫逸冷笑一聲，道：「哼，我看他早已——」

年書劍連忙示意他住口，又高聲喊道：「王公公！王公公！」

喊聲落下不久，只見王公公神色慌張的自外跑入，嚷道：「謝天謝地！年少爺，你終於回來了，你看他們十一人……可把老朽急死啦！」

年書劍問道：「這是怎麼一回事？」

王公公氣急敗壞的直搓手，道：「老朽也弄不清楚，晚間老朽準備了這桌飯菜讓他們吃，誰知不到一刻間，突然一個一個的倒了下去，看樣子是中了毒，可是……可是……老朽燒的飯菜沒有問題呀！」

年書劍沉着臉，說道：「他們中毒多久了？」

王公公道：「大約有一個多時辰了，老朽急得要死，曾出莊去找你，可是又不知你在哪裏……」

年書劍道：「那樹腹屍皮昌呢？」

王公公道：「還在地窖中，他們把他抓回莊中時，就將他關禁在地窖中。」

年書劍沉吟有頃，轉對年長壽道：「長壽，將花屍放下，和長福一道去地窖看看，如果『樹腹屍皮昌』還在，便將他帶到這廳上來。」

年長壽應聲放下花屍梅香香，與年長福匆匆出廳，赶往後院去了。

王公公滿面憂急地道：「年少爺，你看這怎麼辦呀？」

年書劍沉着一笑道：「不要緊，他們中毒已一個時辰而未死，即表示中毒不深，也表示兇手尚無立刻毒殺他們之意…」

王公公說道：「有沒有甚麼藥可以解毒？」

年書劍道：「沒有，除非抓到那下毒的兇手。」

他接着轉對仲孫逸說道：「仲孫衞士，你可知他們所中何毒？」

仲孫逸搖頭道：「看不出！」

年書劍走近桌前，看着桌上的飯菜，道：「不知那一盤菜裏有毒藥？」

仲孫逸道：「讓我來嚐嚐看。」

他趨前拿起一雙筷子，逐一沾一點菜汁入口嚐試，當嚐到一盤青菜時，立刻指出那盤青菜道：「這盤青菜有毒，好像是砒霜，不過份量不重。」

他看了王公公一眼問道：「王公公，你在炒這盤青菜時，可曾離開過厨房？」

王公公想想，點頭道：「對了，老朽曾離開了一下，去外面解手，那兇手必是乘老朽離開時，偷偷進入厨房下毒的，哼哼，眞是混帳！」

年書劍微微冷笑道：「那人既要下毒，却又放的不多，不知是何用意？」

仲孫逸道：「這是他聰明之處！」

年書劍問道：「怎麼說？」

仲孫逸道：「三公等十一人均是老江湖，食物中如有劇毒，不致察覺不出來，因此那人不敢下的太重，這就是他聰明的地方。」

正說着，只見年長壽和年長福已架着那受傷無力行動的「樹腹屍皮昌」入廳來了。

年書劍道：「點他軟痲穴！」

年長壽點了「樹腹屍皮昌」的軟痲穴，然後將他放倒在花屍梅香香的身邊。

年書劍端起那盤有毒的青菜，遞給年長壽道：「把這盤青菜分給他們吃下！」

年長壽一怔道：「幹甚麼？」

年書劍道：「也讓他們嚐嚐毒藥的滋味！」

年長壽這才知道那盤青菜有毒，當即接了過去，叫年長福强迫「樹腹屍皮昌」和「花屍梅香香」張開嘴巴，把青菜分別塞入他們嘴裏。

王公公忙道：「年少爺，使不得！」

年書劍一笑道：「爲甚麼？」

王公公道：「他們若中毒死了，如何追緝那下毒的人索取解藥呢？」

年書劍哈哈笑道：「不要緊，那下毒的人尚在這仙霞山莊之中！」

王公公一愕，道：「噢，他……在莊內？」

年書劍笑道：「不錯！」

王公公道：「那快去抓他出來呀！」

年書劍道：「好的，我抓他出來。」身形一閃，掌出如電，一把扣住了王公公的右手脈門！

王公公大吃一驚，叫道：「年少爺！你……你這是幹甚麼？」

年書劍冷冷一笑道：「朋友，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我雖失算一着，但你也大大的失策，大概你要等我們四人回來一網打盡之後才下手，是吧？」

王公公駭然道：「年少爺，你到底在說甚麼呀？」話聲未了，突然飛起一脚，猛力踢向年書劍的胯下！

年書劍閃身避開。

王公公緊接着左手暴起，駢伸兩指搶點年書劍雙目，大喝一聲：「放手！」

敢情他的技藝和功力均較年書劍高出不少，年書劍在偏頭閃避之際，終於被他掙脫了右手，但是年書劍也不放鬆，立時曲肘猛撞他腰部，同時大喝道：「仲孫衞士，守住廳門！」

一肘撞出，正中王公公腰部，把他撞得顛出數步。

仲孫逸疾忙倒退三步，手握軟劍緊緊守住廳門。

王公公顛出數步之後，忽然縱聲大笑道：「年書劍，你眞聰明，居然識破了老夫，不過今夜老夫要收拾你們四人，可謂輕而易舉！」

年書劍冷冷道：「你是何人？」

王公公狂笑道：「要知老夫是誰，等掌下見勝負再說不遲！」

年書劍道：「好，你我就在這廳上一決雄雌！」

他向年長壽做了個手勢，年長壽會意，即將長劍擲給他，同時問道：「老爺，要不要小的幫忙？」

年書劍接劍在手，答道：「不必，這是我第一次有能力施展家傳劍法，我要親手制服這老賊頭！」語畢，深深吸了一口氣，凝神貫注，準備運劍出擊。

王公公嘿嘿冷笑道：「老夫一生最大的遺憾就是沒有機會與你父親過招，今夜正要看看你的家傳絕藝有多厲害！」

雙掌一錯，十指微抖，顯然已運聚全身功力於雙手十指之上。

年書劍心知此老武功必遠在「樹腹屍皮昌」等師兄妹之上，故一點不敢大意，極力使情緒趨於穩定，然後跨前一步，慢慢舉劍對準對方……

王公公腳踩寒鷄步，雙掌也慢慢舞動，陰惻惻地道：「快進招吧！」

年書劍不理，只是凝視着他，似乎不尋出對方破綻絕不輕舉妄動。

王公公向前跨出一步，冷笑道：「快啊！」

年書劍突然筆直一劍點了過去。

王公公不退反進，右掌斜揚倏沉，竟對着迎面刺到的長劍抓下！

年書劍心中一驚，立刻看出對方有一身橫練功夫，當下身形一横，長劍化點爲拖，再迅速上挑，攻向對方咽喉！

王公公大笑一聲，左掌一招「李靖托塔」拍的托開年書劍的長劍，繼之五指暴探，如鷹張爪倏然抓向年書劍的面門！

年書劍欲待變招搶救已感太遲，只得抽劍倒退一步。

王公公又大笑一聲，左掌五指原式不變，欺身再抓年書劍面門。

年書劍斜身横竄四尺，手中長劍一式「流星趕月」，自側面飛刺過去。

王公公一彎腰，巧妙的讓年書劍的劍貼身刺過，右脚突地倒踢而起，砰的一聲，正中年書劍的大腿！

年書劍登時踉蹌顛去。

王公公毫不放鬆，身形一旋，袍袖揚處，又一掌追擊到了年書劍頸部。

掌未到，一股勁風已使年書劍感到如置身於狂風之中！但年書劍應變亦極靈巧迅捷，只見他在踉蹌顛行中，長劍「呼！」的横掃而出，劈向王公公的頭顱！

敢情王公公的頭部還未練到刀槍不入的境界，故不敢不避，連忙撤掌自救，再探掌抓拿年書劍的手腕……

兩人就在大廳上展開一場劇烈的拚鬥，掌劍到處，廳上傢俱碎裂迸飛，年長壽和年長福怕傷及趙公鴻十一人，覓隙將他們一一拖出大廳，然後再入廳爲主人掠陣助威。

仲孫逸則緊緊把守着廳門。

搏鬥約莫一刻時，畢竟年書劍的功力略遜一籌，已漸漸屈居下風了。

王公公突狂笑一聲道：「小子，十招之內，老夫若不能制服你，今夜便放你一條生路！」

話尤未了，掌法陡然一變，怪招接連而出，勢如鬼怪張牙舞爪！

年書劍從未見過如此怪異的掌法，一時被攻得章法大亂，幾幾乎招架不住。

仲孫逸看到這情形，已知年書劍不是對方之敵，當下急向年長壽兄弟道：「年長壽，你們兄弟守着廳門，讓我來助他一臂之力！」

不待年長壽兄弟過來接替，他即騰身向前，一抖手中軟劍，加入助戰。

他的軟劍靈如蛇信，一捲一直，倏忽已刺臨王公公的背心！

王公公背部好像長着眼睛，上身忽然向前一彎，讓軟劍自背脊上走空過去，同時右脚倒飛，砰然一响，竟反踢中了仲孫逸的手臂。

次瞬間，身形如風一轉，掌刀暴探，對準仲孫逸的心口切去！仲孫逸也不含糊，百忙中左膝向上一頂，撞開他的手掌，隨之左脚猛可伸直踹出——

「蓬！」的一聲，正中王公公的小腹，也將他踢得顛退了兩步！

年書劍乘機疾進，一劍點向他咽喉。

仲孫逸的軟劍一掄，捲向他下盤。

王公公一聲長笑，身子一個飛騰，横飛空中，不但巧妙的避過了雙劍的攻擊，而且適時雙腿一張分向年書劍和仲孫逸猛踢過去。雖然面臨兩人的聯手攻擊，但是對他似乎沒有半點壓力，出手更爲凌厲！

年書劍和仲孫逸心中明白，對方是個武林罕見的厲冷人物，今日正邪之間的勝敗生死，即將取決於自己兩人身上，如果自己兩人不敵落敗，那麼趙公鴻等十一人便難逃慘死一途，因此兩人雖覺對方武功超絕難以取勝，仍然奮力向前攻擊，決心跟對方拚到底。

三人在廳上兔起鶻落，搏鬥之劇烈，使得年長壽兄弟看了也爲之目怵心驚。

再戰一刻時，佔盡上風的，依然是王公公！

年長福見主人和仲孫逸雙戰王公公不下，心中着急，便向年長壽道：「哥哥，咱們得想個辦法助老爺一臂之力才行！」

年長壽道：「不成，咱們若上前助戰，反而碍手碍脚……」

年長福道：「我知道，我是說另想個辦法來牽制那老賊頭。」

年長壽問道：「怎麼牽制他呢？」

年長福眼睛瞟向倒在地上的「樹腹屍皮昌」和「花屍梅香香」，道：「我想到一個辦法，怕只怕老爺會責備我……」

年長壽道：「事急從權，你若有辦法，趕快進行就是，不要顧忌！」

年長福道：「好，我幹了！」說畢仗劍走到「樹腹屍皮昌」身邊，將劍抵上「樹腹屍皮昌」心口，大喝道：「老賊頭，你快投降，要不然我宰了這個姓皮的！」

誰知王公公對此竟不加理睬，繼續對年書劍和仲孫逸猛施殺手！

年長福又喝道：「老賊頭，我說得到做得出，不信你瞧！」

說着，長劍一揚，對着「樹腹屍皮昌」的左腕「呼！」的砍了下去！

樹腹屍皮昌原被點了軟痲穴和啞穴，後又被强迫吞下滲有砒霜的青菜，早已毒發不省人事，故年長福這一劍砍下時，他根本沒有一絲反應。

像屠夫剁肉一樣，樹腹屍皮昌的左手應劍而斷，剎那間鮮血迸射！

王公公當然看見了樹腹屍皮昌被砍斷

手腕的情景，但是他全不當一回事，仍不停的出掌攻擊年書劍和仲孫逸，就好像樹腹屍皮昌與他毫不相干似的。

年長福見他無動於衷，大感意外，以爲他沒見到，大聲喝道：「老賊頭，你看啊，我把『樹腹屍皮昌』的左手給砍下來啦！」

王公公獰笑道：「你若有興，不妨再砍他右手！」

年長福一怔道：「怎麼着，他不是你的部下？」

王公公一面廝鬥一面答道：「沒有錯，他是老夫非常器重的一個部下。」

年長福大怒道：「那麼，你竟不關心他的死活？」

王公公哈哈大笑道：「他對老夫已無用處，何況在目前這種情況之下，老夫又如何能够關心他的死活呢？」

年長福道：「你只要立刻投降，即可挽救他的性命！」

王公公笑道：「辦不到！一個部下豈能壞了老夫的大事，你要殺就殺吧！」

年長福罵道：「老賊頭，我看你根本不是人，而是禽獸！」

王公公不再答腔，繼續對年書劍和仲孫逸發動猛攻，一掌比一掌兇猛，强勁的掌風充塞整個大廳。

年長福見主人和仲孫逸已有招架不住之勢，連忙揚劍大喝道：「聽着，你再不投降，我要對付這個『花屍梅香香』！」

這次，王公公似乎有些着忙怒吼道：「你敢傷她一根汗毛，老夫剝你的皮！」

年長福聽了大喜，道：「好，我砍她的手，你剝我的皮！」說着，一劍砍下！

王公公大吃一驚厲聲道：「住手！」喝聲中，雙足疾頓，人如飛魚朝年長福電撲過去。

年長福見他撲來，砍下長劍適時收住，使出一招「轉身射雁」振劍迎刺而出！

可是，縱身撲到的王公公，整個人就好像一股狂飈，人未到掌風已倏然捲至！

年長福感到吃不消，立時打消刺敵之念，身子就地打一翻滾，逃避開去。

而怪事就在這一瞬間發生，但見王公公身形撲落年長福原先立足之處時，突似變成一個洩了氣的皮球，竟然收勢不住，而蓬然摔倒地上！

「啊！」年長壽和年長福一見之下，驚喜的叫了起來。

原來，王公公的背上——距離靈台穴約三寸之處——插着一把劍！

那是年書劍所使用的劍！長劍刺入王公公的背部，深達六寸！

他是怎麼中劍的呢？

說來不足爲奇，年書劍是乘他撲向年長福之際，孤注一擲的投出了長劍，而王公公由於欲搶救花屍梅香香，一時失算無防，就被擲中了。

他也許有一身刀槍不入的功夫，可是這種功夫並不是時時刻刻遍佈在他身上，而是要運功才能形成的，由於急欲搶救花屍一時失神，他終於在勝利的邊緣慘敗了下來。他摔倒地上只一瞬間，忽聽他重重「哼！」了一聲，插在他背上的長劍忽地自動跳起，掉落地上！

敢情年書劍的長劍沒有擲中他的要害，他還有能力運氣逼出插在背上的長劍，這份功力，放眼當今武林，大概也只有武林三公等少數幾人才能辦到，由此也可見他的武功絕不在武林三公之下了。

但是，就在他正要爬起身子之際，仲孫逸已先一步趕到，手中軟劍一運眞力，變得其硬如鐵棒，一下抵住他後頸，沉聲道：「別動！」

王公公果然不敢再動了。

不管他有多厲害的功力，他畢竟已受了重傷，而且仲孫逸能被聘爲三公會的衞士，豈非泛泛之輩，現在他的劍一旦抵上了王公公的後頸，是絕對不會失手的。

王公公背上的傷口，鮮血汩汩流出，但是他還挺得住，滿面獰容，嘿嘿冷笑道：「你動手啊！」

仲孫逸冷冷笑道：「除非你反抗，否則，我不會殺你！」

王公公笑道：「你們不以爲老夫死有餘辜？」

仲孫逸道：「你是該死，但你將接受三公會的審判，然後才是你授首之時！」

王公公陰笑道：「老夫不會受審判的，武林三公算甚麼東西，他們根本不配審判老夫！」

仲孫逸道：「快把解藥拿出來！」

王公公斷然道：「沒有解藥！」

年書劍走上前一脚踢中他的軟痳穴，道：「別跟他嚕囌，搜他身上看看。」

王公公悶哼一聲，頓時軟倒地上。

仲孫逸乃撤回軟劍，伸手入他懷中掏摸，將他身上的所有東西取出，終於找出一隻小小的木盒，打開一看，發現是二十幾粒丹藥，不禁色喜道：「這可能是解藥吧？」

年書劍拿起兩粒道：「是解藥或是毒藥，一試便知。」

他轉身走到花屍梅香香身邊蹲下，將兩粒丹藥塞入她口中，見廳上有一個被打翻的茶壺的破片上還有一些茶水，又去拿來灌入她口中，再拍開了她受制的啞穴。

四人焦急的等了一會，發現花屍梅香香本是紫黑的臉色已轉爲紅潤，並且還發出輕微的呻吟，情知她服食的丹藥正是解藥不錯，年書劍急向年長壽道：「長壽，快去厨房取些水來！」

年長壽應聲疾去。不久端來一大碗清水，年書劍便和仲孫逸走到廳外，動手救人，把那盒丹藥各取兩粒分別塞入趙公鴻等十一人口中，合着清水讓他們服下去。

過了約莫兩刻時，趙公鴻等十一人果然都有起色，雖然還靜靜的躺在地上，但眼皮都能動了。

仲孫逸甚喜，輕輕推動片瓦老人趙公鴻喊道：「會主，會主……」

趙公鴻輕唔一聲，慢慢睜開眼睛來。

仲孫逸大喜叫道：「會主，您沒事了吧？」

趙公鴻怔怔的望着仲孫逸，神智和視力好像尚未完全恢復過來，表情痴呆的問道：「你是……何人？」

仲孫逸道：「屬下仲孫逸呀！」

趙公鴻一哦，眨眨眼睛，似已漸漸看清了眼前的仲孫逸，當下努力撐起身子，坐起來道：「仲孫衞士，老夫等人被人暗算中了毒……」

仲孫逸道：「是的，但會主等已服下解藥，沒事了。」

趙公鴻一下變得有精神起來，驚喜的問道：「你哪來的解藥？」

仲孫逸說道：「從下毒人的身上搜出來的，……」他正要把經過情形說出，只見無邊子，百忍上人，怪俠歐陽善等人已一個個的復甦，自地上坐了起來。

歐陽善揉着眼睛叫道：「他奶奶的，我老人家到底怎麼了？」

年書劍連忙趨前道：「善叔，你們中了毒，不過現在已沒事了。」

歐陽善這才想起晚間中毒的情形，不覺睜大雙目叫道：「對了，我們是在吃飯的時候中了毒的，他奶奶的不知是哪個王八蛋做的手脚！」

年書劍道：「下毒之人是王公公。」

這一句話，頓使那些神智尚有些迷迷糊糊的人一下全都驚醒過來，一齊脫口驚問道：「怎麼是王公公？」

年書劍見他們都已清醒，便將發現王公公是冒牌貨及剛才與他一番搏鬥的經過，一五一十的說了出來。

趙公鴻很吃驚，問道：「他既非王公公，那麼他究竟是誰？」

年書劍道：「小可爲了搶救會主等人，尚未揭去他的假面具。」

片瓦老人趙公鴻又接着問道：「他現在何處？」

年書劍道：「與樹腹屍皮昌和花屍梅香香在廳上。」

趙公鴻立即起身道：「去看看！」

其餘十人，聽到眞兇已獲，個個精神大振亦紛紛站起，隨着趙公鴻一起入廳。

衆人步入廳中，年書劍和仲孫逸視綫瞥處，不禁「咦！」的叫了一聲，首先發呆起來。原來，廳上只躺臥着一個樹腹屍皮昌，假王公公和花屍梅香香却不見了！

趙公鴻還不明白已發生變化，見假王公公未在廳上，乃回對年書劍問道：「他在哪裏？」

年書劍駭然道：「怪事！怪事！小可曾點了他的軟痳穴，怎麼不見了呢？」

趙公鴻面色一變道：「你是說他們跑了？」

年書劍道：「是呀！剛才還在這廳上，花屍梅香香的穴道亦受制，怎麼可能逃掉呢？」

仲孫逸舉目四掃，發現廳右一扉木雕窗敞開，立刻一指那扉窗道：「他們必是從那窗上逃出去的！」

年書劍驚疑不置地道：「可是，他們穴道受制，怎能逃走呀？」

趙公鴻問道：「你擲中他背部的一劍，不是傷在要害吧？」

年書劍道：「雖未傷在要害，但傷勢亦頗不輕——」

趙公鴻打岔道：「不，那老匹夫既能力敵你和仲孫衞士，其一身功力必已達到出神入化之境，你那一劍既未傷到他要害，他必然仍有餘力運功衝開穴道，然後乘你們不注意時帶着花屍梅香香逃走了。」

年書劍道：「那花屍梅香香曾中了小可一掌，吐了不少的血，傷勢亦不輕，量他們尚未逃遠，咱們快追上去如何？」

趙鴻公頷首道：「那假王公公背部受傷流血，路上必有血漬，咱們去廳外瞧瞧吧！」衆人當即出廳來到廳右的院上，果見窗下有幾點鮮血，再仔細搜視院地又發現鮮血一路滴向後院，衆人於是循血漬尋去。一路尋到莊後，但見後門敞開，顯然假王公公和花屍梅香香正是自莊後逃出。

衆人繼續循血漬尋入莊後樹林，行入數百步，血漬忽然不見，地上亦無足印，不知假王公公和花屍梅香香逃往何處去。

趙公鴻停步四顧道：「奇怪，怎麼不見了呢？」

無邊子道：「那假王公公不是傻瓜，他必然料到咱們會循血漬追趕搜捕，故設法止住了血。」

百忍上人道：「不錯，現在咱們只好分頭搜捕，老衲相信他們尚未逃遠，一定可以追上。」

趙公鴻道：「好，咱們十五人分爲四組——」

年書劍插口道：「別忙，要是小可料的不錯，他們可能躲在這附近。」

趙公鴻一怔道：「你怎知道？」

年書劍舉手一指數丈外的一棵參天古木，微微一笑道：「小可有一種感覺，那棵大樹說不定也是空心的！」

衆人一聽此言，聳然動容，立時一齊舉步朝着那棵參天古木圍了過去。

走到參天古木之下，年書劍用劍敲敲樹身，聽出裏面果是空心的，又微笑道：「沒錯——王公公，你請出來吧！」

沒有動靜！年書劍再敲敲樹身，大聲道：「王公公，捉迷藏的遊戲已告終止，何不大方一些自動出來？」

「啊唷！」樹腹中突然响起聲慘叫！

女人的慘叫！

緊接着是「拍！」的一聲，樹身突然洞開——假王公公和花屍梅香香果然雙雙藏身於樹腹之中！

假王公公緊緊摟抱着花屍梅香香，而花屍梅香香的一顆螓首已然垂下，一看即知已經死了！

也一看即知是被假王公公殺死的！

衆人不禁瞠目愕然。

那假王公公面上掛着一絲苦澀笑容，緩緩說道：「這個陰謀老夫計劃準備了兩年，沒想到竟功敗垂成……」說到這裏，他鬆開攬着花屍梅香香腰肢的手臂，讓她跌出樹腹，接着道：「但是你們沒有機會審判老夫了，永遠沒有機會了！」

這時，衆人才看清楚花屍梅香香是怎麼死的，原來她的心房挨了一刀，血已染滿整個前身。而殺死她的那把刀，此刻已插在假王公公的小腹上，敢情他在打開樹門之前，已自作了斷！

趙公鴻神色一震道：「你是何人？」

假王公公身子微微發抖，但仍直立不倒，苦笑道：「老夫雖已慘敗，但畢竟仍有值得驕傲之處，因爲你們到現在還不知老夫是誰！」語至此，雙膝慢慢彎曲，背部貼着樹腹滑落，最後終於蹲坐在樹腹中，寂然不動！

百忍上人合掌口喧佛號，一臉感慨之色。趙公鴻嘆了口氣道：「仲孫衞士，把他的屍體移出來，揭去他臉上的人皮面具！」仲孫逸走上兩步，將假王公公的屍體拖出放倒地上，再伸手自他頸下揭起一層

人皮……剎那間，假王公公的眞面目顯露出來了！「啊，怎麼是他？」衆人齊聲驚呼起來。假王公公的面貌並不太難看，那是一張瘦削的臉，較爲特別的是雙目深陷，顴骨凸出，面色慘白！

年齡，約在七十以上。

年書劍沒有跟着衆人驚呼，因爲他不認識對方，不過聽見衆人失聲驚呼，他已隱約猜出對方是誰，當下轉對趙公鴻問道：「師伯，他莫非是——」

趙公鴻神色凝重地道：「不錯，他是『殭屍王』！」

年書劍吃驚道：「他不是已死了？」

趙公鴻畧現激動地道：「可不是，當年他被老夫三人聯手圍擊，最後跌落萬丈深淵，老夫只道他萬無生理，却不料竟然還活着！」

歐陽善道：「我老人家一直在懷疑他可能還活着，不過今天看見了他，也感到很意外。」年書劍道：「他爲何要殺死花屍梅香香呢？」

歐陽善道：「看情形，梅香香是他的徒弟，也是他的妻子，大概他自知落入咱們手裏已難活命，是以先殺死梅香香而後自殺。」

年書劍嘆道：「天作孽猶可救，自作孽不可活，當年他跌落萬丈深淵而不死，就應引以爲戒歸隱江湖善渡餘生才對。」

無邊子也長嘆一聲道：「可不是，他一身修爲，當世無匹，若能好自爲之，不知要贏得多少人的尊敬呢！」

趙公鴻冷冷道：「此人天性殘暴兇悍，爲惡江湖數十年，死在他手中的人不計其數，實是死有餘辜，不値得同情！」

歐陽善道：「正是，今後武林，再不會有『殭屍門』一門了。」他說到這裏，轉對年書劍笑道：「賢侄，你們父子寃屈已雪，如今你做何打算？」

年書劍躬身道：「小侄打算留在中原，幹一些有意義的事。」

百忍上人道：「年施主如今已恢復健康之軀，以你目前身手，天下去得，不過本會須增聘幾位衞士，要是年施主——」

年書劍忙道：「上人好意，小可萬分感激，只是小可病體初癒，極想去各地走走，一來增加見識，二來遂生平之願，將來貴會如有需要，小可再効棉薄之力！」

百忍上人點點頭道：「如此亦佳。」

年書劍轉對趙公鴻拱手道：「師伯，據說先父遺體被移葬於墳墓附近，小侄想去尋尋看……」

趙公鴻道：「好，這裏的一切由本會來收拾，你們去吧！」

年書劍於是拜別衆人，帶着年長壽和年長福穿林而去，當主僕三人的身形消失於遠方時，在塲的趙公鴻等人聽到一片歌聲遠遠飄送過來。

獨輪遊四海
書劍論天下
任他荊棘遍野
大地起龍蛇
我自劍彈淸音
上天入地
千里不留行

（續完）

武林軼事

白鶴派

·神龍·

白鶴派在香港之出名，那是由「吳陳」比武而起的。吳公儀與陳克夫在澳門搭起擂台比武，轟動港澳，陳克夫是白鶴派的，所以白鶴派之名，便响起來了。

許多人都知道有白鶴派，但是「獅子吼拳」，這個名字，就恐怕許多人都感到陌生了。其實「獅子吼拳」就是白鶴派了，不過，這個名字知道的人並不多。

白鶴派的起源，是來自西藏喇嘛達陀的，在光緒年間，藏僧昇隆長老東來，廣東人學得這一派功夫的，有王隱林，朱子堯，陳蔭，周香遠，黃林開等幾個人。

香港白鶴派宗師吳肇鍾的功夫，是學自朱子堯和黃林開兩人的，據說，白鶴派的功夫雖然是來自西藏，但是和西藏各派別拳術相較，無論在形式及心法都有很大的差別，這一派的拳術用勢，都是從白鶴的姿勢領悟出來的，與西藏各拳派有別，所以稱爲「白鶴派」。

吳肇鍾學得了白鶴拳之後，一心要發揚白鶴派，剛巧這時候，廣州名拳師大力程華，在黃沙將軍廟前設館授徒，在門前貼起「修整爛拳脚」的字條。

大力程華以他的籐籮手著名，在南中國沒有人敢去碰他，所以，他雖然在館前張貼「修整爛拳脚」幾個大字，但却沒有人敢去招惹他，個個都知道他的功夫了得。

大力程華在廣州門徒衆，卅年來風平浪靜，吳肇鍾想發展白鶴派，便選擇程華來挑戰。

據說，當時是吳肇鍾登門去找程華的，至於如何打法，却沒有人知道，但這件事在第二天，省港各報，都用大字標題刋載這件事情，並且還說，吳肇鍾把程華打傷，這件事立刻轟動了整個武林界。

事後，大力程華雖然如何辯護，但報紙刋出的消息却先入爲主，吳肇鍾並乘機宣傳白鶴派的拳術，白鶴派這三個字，便在這個時候响起來了，也奠定了白鶴派在省港澳的武術界的地位。

吳肇鍾雖然打傷了大力程華，白鶴派三個字深印在人的腦海裏，可是由於當時，北方的拳師相繼南下，各人仗着他的勢力，在各機關和軍部中充當武術敎官，南拳壓倒之勢，南拳師有很深的保守性，況且對北方拳師有一種嫉妒的意思，他們認爲吳肇鍾之打擊程華，是同室操戈，雖勝而不武。

吳肇鍾在這種情形之下，便毅然來到香港，決定在香港發展白鶴派。

吳肇鍾到達香港之後，第一位拜吳肇鍾爲師的，可算是李劍琴了。

李劍琴是學西洋拳的，中國人學西洋拳也算李劍琴最早，當時的西洋拳是歐西人士學的，中國人寥若晨星，但李劍琴却孜孜不倦的去學，況且李劍琴的拳頭很重，在香港的西洋拳中，李劍琴便打出一個名堂來。

凡是學西洋拳的人，一向對中國拳是認識不大的，也不在眼內。

據說，吳肇鍾一到香港來，李劍琴就拜會他，亦有人說李劍琴在這個時候，曾經和吳肇鍾研究過手法，對吳肇鍾佩服得了不得，當然，這事情是否屬實，則不敢斷定。自此之後，李劍琴便正式拜吳肇鍾門下，學習白鶴拳，直到吳陳比武，白鶴派這三個字重又轟動起來。